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. It depicts a mountainous terrain with gnarled, brown pine trees and a pavilion with a thatched roof. The style uses fine ink lines and light washes of color to create a sense of depth and texture.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vertical,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rolls.

笑傲江湖

金庸

迷迷糊糊之中，但觉胸口烦恶，全身气血倒转，说不出的难受，过了良久，神智渐复，蛤觉身子似乎在一只火炉中烧烤，忍不住呻吟出声，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别作声。”

十一 聚气

令狐冲向厅内瞧去，只见宾位上首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，右手执着五岳剑派令旗，正是嵩山派的仙鹤手陆柏。他下首坐着一个中年道人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，从服色瞧来，分别属于泰山、衡山两派，更下手又坐着三人，都是五、六十岁年纪，腰间所佩长剑均是华山派的兵刃，第一人满脸戾气，一张黄焦焦的面皮，想必是陆大有所说的那个封不平。师父和师娘坐在主位相陪。桌上摆了清茶和点心。

只听那衡山派的老者说道：“岳兄，贵派门户之事，我们外人本来不便插嘴。只是我五岳剑派结盟联手，共荣共辱，要是有一派处事不当，为江湖同道所笑，其余四派共蒙其羞，适才岳夫人说道，我嵩山、泰山、衡山三派不该多管闲事，这句话未免不对了。”这老者一双眼睛黄澄澄地，倒似生了黄胆病一般。

令狐冲心下稍宽：“原来他们仍在争执这件事，师父并未屈服让位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鲁师兄这么说，那是咬定我华山派处事不当，连累贵派的名声了？”

衡山派这姓鲁的老者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素闻华山派宁女侠是太上掌门，往日在下也还不信，今日一见，才知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岳夫人怒道：“鲁师兄来到华山是客，今日我可不便得罪。只不过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，想不到却会这般胡言乱语，下次见到莫大先生，倒要向他请教。”那姓鲁老者冷笑道：“只因在下是客，岳夫人才不能得罪，倘若这里不是华山，岳夫人便要挥剑斩我的人头了，是也不是？”岳夫人道：“这却不敢，我华山派怎敢来理会贵派门户之事？贵派中人和魔教勾结，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，不用敝派插手。”

衡山派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双双死于衡山城外，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杀。她提及此事，一来揭衡山派的疮疤，二来讥刺这姓鲁老者不念本门师兄弟被杀之仇，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来跟自己夫妇为难。那姓鲁老者脸色大变，厉声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哪一派中没有不肖弟子？我们今日来到华山，正是为了主持公道，相助封大哥清理门户中的奸邪之辈。”

岳夫人手按剑柄，森然道：“谁是奸邪之辈？拙夫岳不群外号人称‘君子剑’，阁下的外号叫作甚么？”

那姓鲁老者脸上一红，一双黄澄澄的眼睛对着岳夫人怒目而视，却不答话。

这老者虽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，在江湖上却无多大名气，令狐冲不知他来历，回头问劳德诺道：“这人是谁？匪号叫作甚么？”他知劳德诺带艺投师，拜入华山派之前在江湖上历练已久，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轶事。劳德诺果然知道，低声道：“这老儿叫鲁连荣，正式外号叫作‘金眼雕’。但他多嘴多舌，惹人讨厌，武林中人背后都管他叫‘金眼乌鸦’。”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这不雅的外号虽然没人敢当面相称，但日子久了，总会传入他耳里。师娘问他外号，他自然明白指的决不会是‘金眼雕’而是‘金眼乌鸦’。”

只听鲁连荣大声道：“哼，甚么‘君子剑’？‘君子’二字之上，只怕得再加上一个‘伪’字。”令狐冲听他如此当面侮辱师父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叫道：“瞎眼乌鸦，有种的给我滚了出来！”

岳不群早听得门外令狐冲和劳德诺的对答，心道：“怎地冲儿下峰来了？”当即斥道：“冲儿，不得无礼。鲁师伯远来是客，你怎可没上没下的乱说？”

鲁连荣气得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华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闹的事，他是听人说过的，当即骂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在这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！华山派门下果然是人才济济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，结识的婊子姓鲁！”

岳不群怒喝：“你……你还在胡说八道！”令狐冲听得师父动怒，不敢再说，但厅上陆柏和封不平等已忍不住脸露微笑。

鲁连荣倏地转身，左足一抬，砰的一声，将一扇长窗踢得飞了出去，他不认得令狐冲，指着华山派群弟子喝道：“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？”华山群弟子默然不语。鲁连荣又骂：“他妈的，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刚才才是你自己在说话。我怎知是甚么畜生？”鲁连荣怒不可遏，人吼一声，便向令狐冲扑去。

令狐冲见他来势凶猛，向后跃开，突然间人影一闪，厅堂中飘出一个人来，银光闪烁，铮铮有声，已和鲁连荣斗在一起，正是岳夫人。她出厅，拔剑，挡架，还击，一气呵成，姿势又复美妙之极，虽是极快，旁人瞧在眼中却不见其快，但见其美。

岳不群道：“大家是自己人，有话不妨慢慢的说，何必动手？”缓步走到厅外，顺手从劳德诺腰边抽出长剑，一递一翻，将鲁连荣和岳夫人两柄长剑压住。鲁连荣运劲于臂，向上力抬，不料竟然纹丝不动，脸上一红，又再运气。

岳不群笑道：“我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便如自家人一般，鲁师兄不必和小孩子们一般见识。”回过头来，向令狐冲斥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还不快向鲁师伯赔礼？”

令狐冲听了师父吩咐，只得上前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鲁师伯，弟子瞎了眼，不知轻重，便如臭乌鸦般哑哑乱叫，污蔑了武林高人的声誉，当真连畜生也不如。你老人家别生气，我可不是骂你。臭乌鸦乱叫乱噪，咱们只当他是放屁！”他臭乌鸦长、臭乌鸦短的说不不休，谁都知他又是在骂鲁连荣，旁人还可忍住，岳灵珊已咕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岳不群感到鲁连荣接连运了三次劲，微微一笑，收起长剑，交还给劳德诺，鲁连荣剑上压力陡然消失，手臂向上急举，只听得当当两声响，两截断剑掉在地下，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剩下了半截断剑。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群相拚，这时运劲正猛，半截断剑向上疾挑，险些劈中了自己额角，幸好他膂力甚强，这才及时收住，但已闹得手忙脚乱，面红耳赤。

他嘶声怒喝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两个打一个！”但随即想到，岳夫人的长剑也被岳不群以内力压断，眼见陆柏、封不平等人都已出厅观斗，人人都看得出来，岳不群只是劝架，请二人罢手，却无偏袒，但妻子的长剑被丈夫压断并无干系，鲁连荣这一下却无论如何受不了。他又叫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右足重重一顿，握着半截断剑，头也不回的急冲下山。

岳不群压断二人长剑之时，便已见到站在令狐冲身后的桃谷六仙，只觉得这六人形相非常，甚感诧异，拱手道：“六位光临华山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”桃谷六仙瞪眼瞧着他，既不还礼，也不说话，令狐冲道：“这位是我师父，华山派掌门岳先生……”

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封不平插口道：“是你师父，那是不错，是不是华山派掌门，却要走着瞧了。岳师兄，你露的这手紫霞神功可帅的很啊，可是单凭这手气功，却未必便能执掌华山门户。谁不知道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，剑派剑派，自然是以剑为主。你一味练气，那是走入魔道，修习的可不是本门正宗心法了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封兄此言未免太过。五岳剑派都使剑，那固然不错，可是不论哪一门、哪一派，都讲究‘以气御剑’之道。剑术是外学，气功是内学，须得内外兼修，武功方克得有小成。以封兄所言，倘若只是勤练剑术，遇上了内家高手，那便相形见绌了。”

封不平冷笑道：“那也不见得。天下最佳之事，莫如九流三教、医卜星相、四书五经、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，事事皆精，刀法也好，枪法也好，无一不是出人头地。可是世人寿命有限，哪能容得你每一门都去练上一练？一个人专练剑法，尚且难精，又怎能分心去练别的功夫？我不是说练气不好，只不过咱们华山派的正宗武学乃是剑术。你要涉猎旁门左道的功夫，有何不可，去练魔教的‘吸星大法’，旁人也还管你不着，何况练气？但寻常人贪多务得，练坏了门道，不过是自作自受，你眼下执掌华山一派，这般走上了歪路，那可是贻祸子弟，流毒无穷。”

令狐冲心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：“风太师叔只教我练剑，他……他多半是剑宗的。我跟他老人家学剑，这……这可错了吗？”霎时间毛骨悚然，背上满是冷汗。

岳不群微笑道：“‘贻祸子弟，流毒无穷’，却也不见得。”

封不平身旁那个矮子突然大声道：“为甚么不见得？你教了这么一大批没个屁用的弟子出来，还不是‘贻祸子弟，流毒无穷’？封师兄说你所练的功夫是旁门左道，不配做华山派的掌门，这话一点不错，你到底是自动退位呢？还是吃硬不吃软，要叫人拉下位来？”

这时陆大有已赶到厅外，见大师哥瞧着那矮子，脸有疑问之色，便低声道：“先前听他们跟师父对答，这矮子名叫成不忧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成兄，你们‘剑宗’一支，二十五年前早已离开本门，自认不再是华山派弟子，何以今日又来生事？倘若你们自认功夫了得，不妨自立门户，在武林中扬眉吐气，将华山派压了下来，岳某自也佩服，今日这等噜唆不清，除了徒伤和气，更有何益？”

成不忧大声道：“岳师兄，在下和你无怨无仇，原本不必伤这和气，只是你霸占华山派掌门之位，却教众弟子练气不练剑，以致我华山派声名日衰，你终究卸不了重责。成某既是华山弟子，终不能袖手旁观，置之不理。再说，当年‘气宗’排挤‘剑宗’，所使的手段实在不明不白，殊不光明正大，我‘剑宗’弟子没一个服气。我们已隐忍了二十五年，今日该得好好算一算这笔帐了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本门气宗剑宗之争，由来已久。当日两宗玉女峰上比剑，胜负既决，是非亦分。事隔二十五年，三位再来旧事重提，复有何益？”

成不忧道：“当日比剑胜负如何，又有谁来见？我们三个都是‘剑宗’弟子，就一个也没见。总而言之，你这掌门之位得来不清不白，否则左盟主身为五岳剑派的首领，怎么他老人家也会颁下令旗，要你让位？”岳不群摇头道：“我想其中必有蹊跷。左盟主向来见事极明，依情依理，决不会突然颁下令旗，要华山派更易掌门。”成不忧指着五岳剑派的令旗道：“难道这

令旗是假的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令旗是不假，只不过令旗是哑巴，不会说话。”

陆柏一直旁观不语，这时终于插口：“岳师兄说五岳令旗是哑巴，难道陆某也是哑巴不成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不敢，兹事体大，在下当面谒左盟主后，再定行止。”陆柏阴森森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岳师兄毕竟是信不过陆某的言语了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不敢！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，他老人家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辞，便传下号令，总也得听听在下的言语才是。再说，左盟主为五岳剑派盟主，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。至于泰山、恒山、衡山、华山四派自身的门户之事，自有本派掌门人作主。”

成不忧道：“哪有这么许多噜唆的？说来说去，你这掌门人之位是不肯让的了，是也不是？”他说了“不肯让的了”这五个字后，刷的一声，已然拔剑在手，待说那“是”字时便刺出一剑，说“也”字时刺出一剑，说“不”字时刺出一剑，说到最后一个“是”字时又刺出一剑，“是也不是”四个字一口气说出，便已连刺了四剑。

这四剑出招固然捷迅绝伦，四剑连刺更是四下凌厉之极的不同招式，极尽变幻之能事。第一剑穿过岳不群左肩上衣衫，第二剑穿过他右肩衣衫，第三剑刺他左臂之旁的衣衫，第四剑刺他右肋旁衣衫。四剑均是前后一通而过，在他衣衫上刺了八个窟窿，剑刃都是从岳不群身旁贴肉掠过，相去不过半寸，却没伤到他丝毫肌肤，这四剑招式之妙，出手之快，拿捏之准，势道之烈，无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风范。华山群弟子除令狐冲外尽皆失色，均想：“这四剑都是本派剑法，却从来没见过师父用过。‘剑宗’高手，果然不凡。”

但陆柏、封不平等却对岳不群更是佩服，眼见成不忧连刺四剑，每一剑部是狠招杀着，剑剑能致岳不群的死命，但岳不群始终脸露微笑，坦然而受，这养气功夫却尤非常人所能，成不忧等人来到华山，摆明了要夺掌门之位，岳不群人再厚道，也不能不防对方暴起伤人，可是他不避不让，满不在乎的受了四剑，自是胸有成竹，只须成不忧一有加害之意，他便有克制之道。在这间不容发的瞬息之间，他竟能随时出手护身克敌，则武功远比成不忧为高，自可想而知。他虽未出手，但慑人之威，与出手致胜已殊无二致。

令狐冲眼见成不忧所刺的四剑，正是后洞石壁所刻华山派剑法中的一招招式，他将之一化为四，略加变化，似乎四招截然不同，其实只是一招，心想：“剑宗的招式再奇，终究越不出石壁上所刻的范围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成兄，拙夫总是瞧着各位远来是客，一再容让。你已在他衣上刺了四剑，再不知趣，华山派再尊敬客人，总也有止境。”

成不忧道：“甚么远来是客，一再容让？岳夫人，你只须破得我这四招剑法，成某立即乖乖的下山，再也不敢上玉女峰一步。”他虽然自负剑法了得，然见岳不群如此不动声色，倒也不敢向他挑战，心想岳夫人在华山派中虽也名声不小，终究是女流之辈，适才见到自己这四剑便颇有骇然色变之态，只须激得她出手，定能将她制住，那时岳不群或者心有所忌，就此屈服，或者章法大乱，便易为封不平所乘了，说着长剑一立，大声道：“岳夫人请。宁女侠乃华山气宗高手，天下知闻。剑宗成不忧今日领教宁女侠的气功。”他这么说，竟揭明了要重作华山剑气二宗的比拚。

岳夫人虽见成不忧这四剑招式精妙，自己并无必胜把握，但他这等咄咄逼人，如何能就此忍让？刷的一声，抽出了长剑。

令狐冲抢着道：“师娘，剑宗练功的法门误入歧途，岂是本门正宗武学之可比？先让弟子和他斗斗，倘若弟子的气功没练得到家，再请师娘来打发

他不迟。”他不等岳夫人允可，已纵身拦在她身前，手中却握着一柄顺手在墙边捡起来的破扫帚。他将扫帚一晃一晃，向成不忧道：“成师傅，你已不是本门中人，甚么师伯师叔的称呼，只好免了。你如迷途知返，要重投本门，也不知我师父肯不肯收你。就算我师父肯收，本门规矩，先入师门为大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师兄了，请请！”倒转了扫帚柄，向他一指。

成不忧大怒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，胡说八道！你只须挡得住我适才这四剑，成不忧拜你为师。”令狐冲摇头道：“我可不收你这个徒弟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成不忧已叫道：“拔剑领死！”令狐冲道：“真气所至，草木皆是利剑。对付成兄这几招不成气候的招数，又何必用剑？”成不忧道：“好，是你狂妄自大，可不能怨我出手狠辣！”

岳不群和岳夫人知道这人武功比令狐冲可高得太多，一柄扫帚管得甚用？以空手挡他利剑，凶险殊甚，当下齐声喝道：“冲儿退开！”

但见白光闪处，成不忧已挺剑向令狐冲刺出，果然便是适才曾向岳不群刺过的那一招。他不变招式，一来这几招正是他生平绝学，二来有言在先，三来自己旧招重使，显得是让对方有所准备，双方各有所利，扯了个直，并非单是自己在兵刃上占了便宜令狐冲向他挑战之时，早已成竹在胸，想好了拆招之法，后洞石壁上所刻图形，均是以奇门兵刃破剑，自己倘若使剑，此刻独孤九剑尚未练成，并无必胜之方，这柄破扫帚却正好当作雷震挡，眼见成不忧长剑刺来，破扫帚便往他脸上扫了过去。

令狐冲这一下却也甘冒极大凶险，雷震挡乃金钢所铸，扫上了不死也必受伤，如果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挡，这一扫妙到颠毫，对方自须回剑自救，但这把破扫帚却又有甚么胁敌之力？他内力平常，甚么“真气所至，草木即是利剑”云云，全是信口胡吹。这一扫帚便扫在成不忧脸上，最多也不过划出几条血丝，有甚大碍？可是成不忧这一剑，却在他身上穿膛而过了。只是他料想对手乃前辈名宿，决不愿自己这柄沾满了鸡粪泥尘的破扫帚在他脸上扫上一下，纵然一剑将自己杀了，也难雪破帚扫脸之耻。

果然众人惊呼声中，成不忧偏脸闪开，回剑去斩扫帚。

令狐冲将破帚一搭，避开了这剑。成不忧被他一招之间即逼得回剑自救，不由得脸上一热，他可不知令狐冲破扫帚这一扫，其实是魔教十余位高手长老，不知花了多少时光，共同苦思琢磨，才创出来克制他这一招的妙着，实是呕心沥血、千锤百练的力作，还道令狐冲乱打误撞，竟然破解了自己这一招。他恼怒之下，第二剑又已刺出，这一剑可并非按着原来次序，却是本来刺向岳不群腋下的第四剑。

令狐冲一侧身，帚交左手，似是闪避他这一剑，那破帚却如闪电般疾穿而出，指向成不忧前胸。帚长剑短，帚虽后发，却是先至，成不忧的长剑尚未圈转，扫帚上的几根竹丝已然戳到了他胸口，令狐冲叫道：“着！”嗤的一声响，长剑已将破帚的帚头斩落。但旁观众高手人人看得明白，这一招成不忧已然输了，如果令狐冲所使的不是一柄竹帚，而是钢铁所铸的雷震挡、九齿钉耙、月牙铲之类武器，成不忧胸口已受重伤。

对方若是一流高手，成不忧只好撒剑认输，不能再行缠斗，但令狐冲明明只是个二代弟子，自己败在他一柄破扫帚下，颜面何存？当下刷刷连刺三剑，尽是华山派的绝招，三招之中，倒有两招是后洞石壁上所刻。另一招令狐冲虽未见过，但他自从学了独孤九剑的“破剑式”后，于天下诸种剑招的破法，心中都已有了些头绪，闪身避开对方一剑之后，跟着便以石壁上棍

棒破剑之法，以扫帚柄当作棍棒，一棍将成不忧的长剑击歪，跟着挺棍向他剑尖撞了过去。

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铁棍铁棒，则棍坚剑柔，长剑为双方劲力所撞，立即折断，使剑者更无解救之道。不料他在危急中顺手使出，没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，以竹棍遇利剑，并非势如破竹，而是势乃破竹，擦的一声响，长剑插进了竹棍之中，直没至剑柄。

令狐冲念头转得奇快，右手顺势一掌横击帚柄，那扫帚挟着长剑，斜刺里飞了出去。

成不忧又羞又怒，左掌疾翻，喀的一声，正击在令狐冲胸口。他是数十年的修为，令狐冲不过熟悉剑招变化，拳脚功夫如何是他对手，身子一仰，立即翻倒，口中鲜血狂喷。

突然间人影闪动，成不忧双手双脚被人提了起来，只听他一声惨呼，满地鲜血内脏，一个人竟被拉成了四块，两只手两只脚分持在四个形貌奇丑的怪人手里，正是桃谷四仙将他活生生的分尸四片。

这一下变起俄顷，众人都吓得呆了。岳灵珊见到这血肉模糊的惨状，眼前一黑，登时晕倒。饶是岳不群、陆柏等皆是武林中见多识广的大高手，却也都骇然失措。

便在桃谷四仙撕裂成不忧的同时，桃化仙与桃实仙已抢起躺在地上的令狐冲，迅捷异常的向山下奔去。岳不群和封不平双剑齐出，向桃干仙和桃叶仙二人背心刺去，桃根仙和桃枝仙各自抽出一根短铁棒，铮铮两响，同时格开。桃谷四仙展开轻功，头也不回的去。

瞬息之间，六怪和令狐冲均已不见踪影。

陆柏和岳不群、封不平等人面面相觑，眼见这六个怪人去得如此快速，再也追赶不上，各人瞧着满地鲜血和成不忧分成四块的肢体，又是惊惧，又是惭愧。

隔了良久，陆柏摇了摇头，封不平也摇了摇头。

令狐冲被成不忧一掌打得重伤，随即被桃谷二仙抬着下山。过不多时，便已昏晕过去，醒转来时，眼前只见两张马脸、两对眼睛凝视着自己，脸上充满着关切之情。

桃花仙见令狐冲睁开眼睛，喜道：“醒啦，醒啦，这小子死不了啦。”桃实仙道：“当然死不了，给人轻轻的打上一掌，怎么会死？”桃花仙道：“你倒说得稀松平常，这一掌打在你身上，自然伤不了你，但打在这小子身上，或许便打死了他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他明明没死，你怎么说打死了他？”桃花仙道：“我不是说一定死，我是说：或许会死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他既然活转，就不能再说‘或许会死’。”桃花仙道：“我说都说了，你待怎样？”桃实仙道：“那就证明你眼光不对，也可说你根本没有眼光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你既有眼光，知道他决计死不了，刚才又为甚么唉声叹气，满脸愁容？”桃实仙道：“第一，我刚才唉声叹气，不是担心他死，是担心小尼姑见了他这等模样之后，为他担心。第二，咱们打赌赢了小尼姑，说好要到华山来请令狐冲去见她，现下请了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令狐冲去，只怕小尼姑不答应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你既然知他一定不会死，就可以告诉小尼姑不用担心，小尼姑既然不担心，你又担心些甚么？”桃实仙道：“第一，我叫小尼姑不担心，她未必就听我话，就算她听了我的话，假装不担心，其实还是在担心。第二，这小子虽然死不了，这伤势着实不轻，说不定难好，那么我自然也有

点担心。”

令狐冲听他兄弟二人辩个不停，虽是听着可笑，但显然他二人对自己的生死实深关切，不禁感激，又听他二人口口声声说到“小尼姑为自己担心”，想必那“小尼姑”便是恒山派的仪琳小师妹了，当下微笑道：“两位放心，令狐冲死不了。”

桃实仙大喜，对桃花仙道：“你听，他自己说死不了，你刚才还说或许会死。”桃花仙道：“我说那句话之时，他还没开口说话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他既然睁开了眼睛，当然就会开口说话，谁都料想得到。”

令狐冲心想二人这么争辩下去，不知几时方休，笑道：“我本来是要死的，不过听见两位盼望我不死，我想桃谷六仙何等的声威，江湖上何等……何等的……咳咳……名望，你们要我不死，我怎敢再死？”

桃花仙、桃实仙二人一听，心花怒放，齐声道：“对，对！这人的话十分有理！咱们跟大哥他们说去。”二人奔了出去。

令狐冲这时只觉自己是睡在一张板床之上，头顶帐子陈旧破烂，也不知是在甚么地方，轻轻转头，便觉胸口剧痛难当，只得躺着不动。

过不多时，桃根仙等四人也都走进房来。六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个不休，有的自夸功劳，有的称赞令狐冲不死的好，更有人说当时救人要紧，无暇去跟嵩山派那老狗算帐，否则将他也是拉成四块，瞧他身子变成四块之后，还能不能将桃谷六仙像捏蚂蚁般捏死。

令狐冲为凑桃谷六仙之兴，强提精神，和他们谈笑了几句，随即又晕了过去。

迷迷糊糊之中，但觉胸口烦恶，全身气血倒转，说不出的难受，过了良久，神智渐复，只觉身子似乎在一只大火炉中烧烤，忍不住呻吟出声，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别作声。”

令狐冲睁开眼来，但见桌上一灯如豆，自己全身赤裸，躺在地下，双手双脚分别被桃谷四仙抓住，另有二人，一个伸掌按住他小腹，一个伸掌按在他脑门的“百会穴”上。令狐冲骇异之下，但觉有一股热气从左足足心向上游去，经左腿、小腹、胸口、右臂，而至右手掌心，另有一股热气则从左手掌心向下游去，经左臂、胸口、心腹、右腿，而至右足足心。两股热气交互盘旋，只蒸得他大汗淋漓，炙热难当。

他知道桃谷六仙正在以上乘内功给自己疗伤，心中好生感激，暗暗运起师父所授的华山派内功心法，以便加上一份力道，不料一股内息刚从丹田中升起，小腹间便突然剧痛，恰如一柄利刃插进了肚中，登时哇哇一声，鲜血狂喷。

桃谷六仙齐声惊呼：“不好了！”桃叶仙反手一掌，击在令狐冲头上，立时将他打晕。

此后令狐冲一直在昏迷之中，身子一时冷，一时热，那两股热气也不断在四肢百骸间来回游走，有时更有数股热气相互冲突激荡，越发的难当难熬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终于头脑间突然清凉了一阵，只听得桃谷六仙正在激辩，他睁开眼来，听桃于仙说道：“你们瞧，他大汗停了，眼睛也睁开了，是不是我的法子才是真行？我这股真气，从中读而至风市、环跳，在他渊液之间回来，必能治好他的内伤。”桃根仙道：“你还在胡吹大气呢，前日倘若不用我的法子，以真气游走他足厥阴肝经诸经脉，这小子早已死定了，哪里还轮得你今日在他渊液之间来回？”桃枝仙道：“不错，不过大哥的法

子纵然将他内伤治好了，他双足不能行走，总是美中不足，还是我的法子好，这小子的内伤，是属于心包络，须得以真气通他肾络三焦。”桃根仙怒道：“你又没钻进过他身子，怎知他的内伤一定属于心包络？当真胡说八道！”三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争执不休。

桃叶仙忽道：“这般以真气在他渊液间来回，我看不大妥当，还是先治他的足少阴肾经为是。”也不等旁人是否同意，立即伸手按住令狐冲左膝的阴谷穴，一股热气从穴道中透了进去。桃干仙大怒，喝道：“嘿！你又来跟我捣蛋啦。咱们便试一试，到底谁说得对。”当即催动内力，加强真气。

令狐冲又想作呕，又想吐血，心里连珠价只是叫苦：“糟了，糟了！这六人一片好心，要救我性命，但六兄弟意见不同，各凭己法为我医治，我令狐冲这次可倒足大霉了。”他想出声抗辩，叫六仙住手，苦在开口不得。

只听桃根仙道：“他胸口中掌，受了内伤，自然当以治他手太阳肺经为主。我用真气贯注他中府、尺泽、孔最、列缺、太渊、少商诸穴，最是对症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大哥，别的事情我佩服你，这以真气疗伤的本领，却是你不及我了。这小子全身发高烧，乃是阳气太旺的实证，须得从他手太阳经入手。我决意通他商阳、合谷、手三里、曲池、迎香诸处穴道。”桃枝仙摇头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错之极矣。”桃干仙怒道：“你知道甚么？为甚么说我错之极矣？”桃根仙却十分高兴，笑道：“究竟三弟医理明白，知道是我对，二弟错了。”桃叶仙道：“二哥固然错了，大哥却也没对。你们瞧，这小子双眼发直，口唇颤动，偏偏不想说话……”（令狐冲心中暗骂：“我怎地不想说话？给你们用真气内力在我身上乱通乱钻，我怎么还说得出话来？”）桃叶仙续道：“……那自然是头脑发昏，心智糊涂，须得治他阳明胃经。”（令狐冲暗骂：“你才头脑发昏，心智糊涂！”）桃叶仙一声甫毕，令狐冲便觉眼眶下凹陷处的四白穴上一痛，口角旁的地仓穴上一酸，跟着脸颊上大迎、颊车，以及头上头维、下关诸穴一阵剧痛，又是一阵酸痒，只搅得他脸上肌肉不住跳动。

桃实仙道：“你整来整去，他还是不会说话，我看倒不是他脑子有病，只怕乃是舌头发强，这是里寒上虚的病症，我用内力来治他的隐白、太白、公孙、商丘、地机诸处穴道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倘若治不好，你们可不要怪我。”桃干仙道：“治不好，人家性命也给你送了，怎可不怪你？”桃实仙道：“但如果不治，你明知他是舌头发强，不治他足太阴脾经，岂不是见死不救？”桃枝仙道：“倘若治错了，可糟糕得很了。”

桃花仙道：“治错了糟糕，治不好也糟糕。咱们治了这许多时候始终治不好，我料得他定是害了心病，须得从手心经着手。可见少海、通理、神门、少冲四个穴道，乃是关窍之所在。”桃实仙道：“昨天你说当治他足少阴肾经，今天却又说手少阳心经了。少阳是阳气初盛，少阴是阴气甫生，一阴一阳，二者截然相反，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对？”桃花仙道：“由阴生阳，此乃一物之两面，乃是一分为二之意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复合而为太极，可见有时一分为二，有时合二为一，少阳少阴，互为表里，不能一概而论者也。”

令狐冲暗暗叫苦：“你在这里强辞夺理，胡说八道，却是在将我的性命来当儿戏。”

桃根仙道：“试来试去，总是不行，我是决心一意孤行的了。”桃干仙、桃枝仙等五人齐声道：“怎么一意孤行？”桃根仙道：“这显然是一门奇症，既是奇症，便须从经外奇穴入手。我要以凌虚点穴之法，点他印堂、金律、

玉液、鱼腰、百劳和十二井穴。”桃干仙等齐道：“大哥，这个使不得，那可太过凶险。”

只听得桃根仙大喝：“甚么使不得？再不动手，这小子性命不保。”令狐冲便觉印堂、金律等诸处穴道之中，便似有一把把利刀戳了进去，痛不可当，到后来已全然分辨不出是何处穴道中剧痛。他张嘴大叫，却呼唤不出半点声音。便在此时，一道热气从足太阴脾经诸处穴道中急剧流转，跟着少阳心经的诸处穴道中也出现热气，两股真气相互激荡。过不多时，又有三道热气分从不同经络的各穴道中透入。

令狐冲心内气苦，身上更是难熬无比，以往桃谷六仙在他身上胡乱医治，他昏迷之中懵然不知，那也罢了，此刻苦在神智清醒，于六人的胡闹却是全然无能为力。只觉得这六道真气在自己体内乱冲乱撞，肝、胆、肾、肺、心、脾、胃、大肠、小肠、膀胱、心包、三焦、五脏六腑，到处成了六兄弟真气激荡之所，内功比拚之场。令狐冲怒极，心中大喝：“我此次若得不死，日后定将你这六个狗贼碎尸万段。”他内心深处自知桃谷六仙纯是一片好意，而且这般以真气助他疗伤，实是大耗内力，若不是有与众不同的交情，轻易不肯施为，可是此刻经历如汤如沸、如煎如烤的折磨，痛楚难当，倘若他能张口作声，天下最恶毒的言语也都骂将出来了。

桃谷六仙一面各运真气、各凭己意替令狐冲疗伤，一面兀自争执不休，却不知这些日子之中，早已将令狐冲体内经脉搅得乱七八糟，全然不成模样。令狐冲自幼研习华山派上乘内功，虽然修为并不深湛，但所学却是名门正宗的内家功夫，根基扎得极厚，幸亏尚有这一点儿底子，才得苟延残喘，不给桃谷六仙的胡搅立时送了性命。

桃谷六仙运气多时，眼见令狐冲心跳微弱，呼吸越来越沉，转眼便要气绝身亡，都不禁担心，桃实仙道：“我不干啦，再干下去，弄死了他，这小子变成冤鬼，老是缠着我，可不吓死了我？”手掌便从令狐冲的穴道上移开。桃根仙怒道：“要是这小子死了，第一个就怪你。他变成冤鬼，阴魂不散，总之是缠住了你。”桃实仙大叫一声，越窗而走。

桃干仙、桃枝仙诸人次第缩手，有的皱眉，有的摇头，均不知如何是好。

桃叶仙道：“看来这小子不行啦，那怎么办？”桃干仙道：“你们去对小尼姑说，他给那个矮家伙拍了一掌，抵受不住，因此死了。咱们为他报仇，已将那矮家伙撕成了四块。”桃根仙道：“说不说咱们以真气替他医伤之事？”桃干仙道：“这个万万说不得！”桃根仙道：“但如小尼姑又问，咱们为甚么不设法给他治伤，那便如何？”桃干仙道：“那咱们只好说，医是医过了，只不过医不好。”桃根仙道：“小尼姑岂不要怪桃谷六仙全无屁用，还不如六条狗子。”桃干仙大怒，喝道：“小尼姑骂咱们是六条狗子，太也无理！”桃根仙道：“小尼姑又没骂，是我说的。”桃干仙怒道：“她既没有骂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桃根仙道：“她说不定会骂的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也说不定会不骂。你不是胡说八道么？”桃根仙道：“这小子一死，小尼姑大大生气，多半要骂。”桃干仙道：“我说小尼姑一定放声大哭，却不会骂。”桃根仙道：“我宁可她骂咱们是六条狗子，不愿见她放声大哭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她也未必会骂咱们是六条狗子。”桃根仙问：“那骂甚么？”桃干仙道：“咱们六兄弟像狗子么！我看一点也不像。说不定骂咱们是六条猫儿。”桃叶仙插嘴：“为甚么？难道咱们像猫儿么？”桃花仙加入战团：“骂人的话，又不必像。咱们六兄弟是人，小尼姑要是说咱们六个是人，就

不是骂了。”桃枝仙道：“她如骂我们六个都是蠢人、坏人，那还是骂。”桃花仙道：“这总比六条狗子好。”桃枝仙道：“如果那六条狗子是聪明狗、能干狗、威风狗、英雄好汉狗、武林中的六大高狗呢？到底是人好还是狗好？”

令狐冲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，听得他们如此争执不体，忍不住好笑，不知如何，一股真气上冲，忽然竟能出声：“六条狗子也比你们好得多！”

桃谷五仙尽皆一愕，还未说话，却听得桃实仙在窗外问道：“为甚么六条狗子也比咱们好？”桃谷五仙齐声问道：“是啊，为甚么六条狗子也比咱们好？”

令狐冲只想破口大骂，却实在半点力气也无，断断续续的道：“你……你们送我……送我回华山去，只……只有我师父能救……救我性命……”桃根仙道：“甚么？只有你师父能救你性命？桃谷六仙便救你不得？”令狐冲点了点头，张大了口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桃叶仙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？你师父有甚么了不起？难道比我们桃谷六仙还要厉害？”桃花仙道：“哼，叫他师父来跟我们比拚比拚！”桃干仙道：“咱们四人抓住他师父的两只手，两只脚，喀的一声，撕成他四块。”

桃实仙跳进房来，说道：“连华山上所有男男女女，一个个都撕成了四块。”桃花仙道：“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、猪羊鸡鸭、乌龟鱼虾，一只只都抓住四肢，撕成四块。”

桃枝仙道：“鱼虾有甚么四肢？怎么抓住四肢？”桃花仙一愕，道：“抓其头尾，上下鱼鳍，不就成了？”桃枝仙道：“鱼头就不是鱼的四肢。”桃花仙道：“那有甚么干系？不是四肢就不是四肢。”桃枝仙道：“当然大有干系，既然不是四肢，那就证明你第一句话说错了。”桃花仙明知给他抓住了痛脚，兀自强辩：“甚么我第一句话说错了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你说，‘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、猪羊鸡鸭、乌龟鱼虾，一只只都抓住四肢，撕成四块。’你没说过吗？”桃花仙道：“我说过的。可是这句话，却不是我的第一句话。今天我已说过几千几百句话，怎么你说我这句话是第一句话？如果从我出娘胎算起，我不知说过几万万句了，这更加不是第一句话。”桃枝仙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

桃干仙道：“你说乌龟？”桃花仙道：“不错，乌龟有前腿后腿，自然有四肢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但咱们分抓乌龟的前腿后腿，四下一拉，怎么能将之撕成四块？”桃花仙道：“为甚么不能？乌龟有甚么本事，能挡得住咱们四兄弟的一撕？”桃干仙道：“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，那是容易，可是它那张硬壳呢？你怎么能抓住乌龟的四肢，连它硬壳也撕成四块？倘若不撕硬壳，那就成为五块，不是四块。”桃花仙道：“硬壳是一张，不是一块，你说五块，那就错了。”桃枝仙道：“乌龟壳背上共有十三块格子，说四块是错，说五块也错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我说的是撕成五块，又不是说乌龟背上的格子共有五块。你怎地如此缠夹不清？”桃根仙道：“你只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，却没撕及乌龟的硬壳，只能说‘撕成四块，再加一张撕不开的硬壳’，所以你说‘撕成五块’云云，大有语病。不但大有语病，而且根本错了。”桃叶仙道：“大哥，你这可又不对了。大有语病，就不是根本错了。根本错了，就不是大有语病。这两者截然不同，岂可混为一谈？”

令狐冲听他们喋喋不休的争辩，若不是自己生死悬于一线，当真要大笑

一场，这些人言行可笑已极，自己却越听越是烦恼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一下居然与这六个天地间从所未有的怪人相遇，也算是难得之奇，造化弄人，竟有这等滑稽之作，而自己躬逢其盛，人生于世，也不算枉了，真当浮一大白。言念及此，不禁豪兴大发，叫道：“我……我要喝酒！”

桃谷六仙一听，立时脸现喜色，都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他要喝酒，那就死不了。”

令狐冲呻吟道：“死得了也……也好……死……死不了也好。总之先……先喝……喝个痛快再说。”

桃枝仙道：“是，是！我去打酒来。”过不多时，便提了一大壶进房。

令狐冲闻到酒香，精神大振，道：“你喂我喝。”桃枝仙将酒壶嘴插在他口中，慢慢将酒倒入。令狐冲将一壶酒喝得干干净净，脑子更加机灵了，说道：“我师父……平时常说：天下……大英雄，最厉害的是桃……桃……桃……”桃谷六仙心痒难搔，齐问：“天下大英雄最厉害的是桃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是……是桃……桃……桃……”六仙齐声道：“桃谷六仙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正是。我师父又说，他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几杯酒，交个朋友，再请他六位……六位大……大……”桃谷六仙齐声道：“六位大英雄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是啊，再请他六位大英雄在众弟子之前大献身手，施展……施展绝技……”

桃谷六仙你一言，我一语：“那便如何？”“你师父怎知我们本事高强？”“华山派掌门是个大大的好人哪，咱们可不能动华山的一草一木。”“那个自然，谁要动了华山的一草一木，决计不能和他甘休。”“我们很愿意跟你师父交个朋友，这就上华山去罢！”

令狐冲当即接口：“对，这就上华山去罢！”

桃谷六仙立即抬起令狐冲动身。走了半天，桃根仙突然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对！小尼姑要咱们带这小子去见她，怎么带他去华山？不带这小子去见小尼姑，咱们岂不是又……又……又那个赢了一场？连赢两场，不大好意思罢？”桃干仙道：“这一次大哥说对了，咱们还是带他去见了小尼姑，再上华山，免得又多赢一场。”六人转过身来，又向南行。

令狐冲大急，问道：“小尼姑要见的是活人呢，还是死人？”

桃根仙道：“当然要见活小子，不要见死小子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你们不送我上华山，我立即自绝经脉，再也不活了。”桃实仙喜道：“好啊，自绝经脉的高深内功如何练法，正要请教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你一练成这功夫，自己登时就死了，那有甚么练头？”令狐冲气喘吁吁的道：“那也是有用的，若是为人……为人胁迫，生不如死，苦恼不堪，还不如自绝经脉来得……来得痛快。”

桃谷六仙一齐脸色大变，道：“小尼姑要见你，决无恶意。咱们也不是胁迫于你。”令狐冲叹道：“六位虽是一片好心，但我不禀明师父，得到他老人家的许可，那是宁死也不从命。再说，我师父、师娘一直想见见六位……六位……当世……当世……无敌的……大……大……大……”桃谷六仙齐声道：“大英雄！”令狐冲点了点头。

桃根仙道：“好！咱们送你回华山一趟便是。”

几个时辰之后，一行七人又上了华山。

华山弟子见到七人，飞奔回去报知岳不群。岳氏夫妇听说这六个怪人带了令狐冲后去而复回，不禁一惊，当即率领群弟子迎了出来。桃谷六仙来得

好快，岳氏夫妇刚出正气堂，便见这六人已从青石路上走来。其中二人抬着一个担架，令狐冲躺在担架上。

岳夫人忙抢过去察看，只见令狐冲双颊深陷，脸色蜡黄，伸手一搭他脉搏，更觉脉象散乱，性命便在呼吸之间，惊叫：“冲儿，冲儿！”令狐冲睁开眼来，低声道：“师……师……师娘！”岳夫人眼泪盈眶，道：“冲儿，师娘与你报仇。”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便欲向抬着担架的桃花仙刺去。

岳不群叫道：“且慢。”拱手向桃谷六仙说道：“六位大驾光临华山，不曾远迎，还乞恕罪。不知六位尊姓大名，是何门派。”

桃谷六仙一听，登时大为气恼，又是大为失望，他们听了令狐冲的言语，只道岳不群真的对他六兄弟十分仰慕，哪知他一出口便询问姓名，显然对桃谷六仙一无所知。桃根仙道：“听说你对我们六兄弟十分钦仰，难道并无其事？如此孤陋寡闻，太也岂有此理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你曾说天下大英雄中，最厉害的便是桃谷六仙。啊哈，是了！定是你久仰桃谷六仙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却不知我们便是桃谷六仙，倒也怪不得。”桃枝仙道：“二哥，他说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几杯酒，交个朋友。此刻咱六兄弟上得山来，他却既不显得欢天喜地，又不像想请咱们喝酒，原来是徒闻六仙之名，却不识六仙之面。哈哈！好笑啊好笑。”

岳不群只听得莫名其妙，冷冷的道：“各位自称桃谷六仙，岳某凡夫俗子，没敢和六位仙人结交。”

桃谷六仙登时脸现喜色。桃枝仙道：“那也无所谓。我们六仙和你徒弟是朋友，和你交个朋友那也不妨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你武功虽然低微，我们也不会看不起你，你放心好啦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你武艺上有甚么不明白的，尽管问好了，我们自会点拨于你。”

岳不群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多谢了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多谢是不必的。我们桃谷六仙既然当你是朋友，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桃实仙道：“我这就施展几手，让你们华山派上下，大家一齐大开眼界如何？”

岳夫人自不知这六人天真烂漫，不明世务，这些话纯是一片好意，但听他们言语放肆，早就愤怒之极，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长剑一起，剑尖指向桃实仙胸口，叱道：“好，我来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。”桃实仙笑道：“桃谷六仙跟人动手，极少使用兵刃，你既说仰慕我们的武功，此节如何不知？”

岳夫人只道他这句话又是辱人之言，道：“我便是不知！”长剑陡地刺出。

这一剑出手既快，剑上气势亦是凌厉无比。桃实仙对她没半分敌意，全没料到她说刺便刺，剑尖在瞬息之间已刺到了他胸口，他如要抵御，以他武功，原也来得及，只是他胆子实在太小，霎时间目瞪口呆，只吓得动弹不得，噗的一声，长剑透胸而入。

桃枝仙急抢而上，一掌击在岳夫人肩头。岳夫人身子一晃，退后两步，脱手松剑，那长剑插在桃实仙胸中，兀自摇晃。桃根仙等五人齐声大呼。桃枝仙抱起桃实仙，急忙退开。余下四仙倏地抢上，迅速无伦的抓住了岳夫人双手双足，提了起来。

岳不群知道这四人跟着便是往四下一分，将岳夫人的身子撕成四块，饶是他临事镇定，当此情景之下，长剑向桃根仙和桃叶仙分刺之时，手腕竟也发颤。

令狐冲身在担架，眼见师娘处境凶险无比，急跃而起，大叫：“不得伤我师娘，否则我便自绝经脉。”这两句话一叫出，口中鲜血狂喷，立时晕去。

桃根仙避开了岳不群的一剑，叫道：“小子要自绝经脉，这可使得不得，饶了婆娘！”四仙放下岳夫人，牵挂着桃实仙的性命，追赶桃枝仙和桃实仙而去。

岳不群和岳灵珊同时赶到岳夫人身边，待要伸手相扶，岳夫人已一跃而起，惊怒交集之下，脸上更没半点血色，身子不住发颤。岳不群低声道：“师妹不须恼怒，咱们定当报仇。这六人大是劲敌，幸好你已杀了其中一人。”

岳夫人想起当日成不忧被这桃谷六仙分尸的情景，一颗心反而跳得更加厉害了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身子发抖，竟尔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岳不群知道妻子受惊着实不小，对女儿道：“珊儿，你陪妈妈进房去休息休息。”再去看令狐冲时，只见他脸上胸前全是鲜血，呼吸低微，已是出气多、入气少，眼见难活了。

岳不群伸手按住他后心灵台穴，欲以深厚内力为他续命，甫一运气，突觉他体内几股诡奇之极的内力反击出来，险些将自己手掌震开，不禁大为骇异，随又发觉，这几股古怪内力在令狐冲体内竟也自行互相撞击，冲突不休。

再伸掌按到令狐冲胸口的膻中穴上，掌心又是剧烈的一震，竟带得胸口也隐隐生疼，这一下岳不群惊骇更甚，但觉令狐冲体内这几股真气逆冲斜行，显是旁门中十分高明的内功。每一股真气虽较自己的紫霞神功略逊，但只须两股合而为一，或是分进而击，自己便抵挡不住，再仔细辨认，察觉他体内真气共分六道，每一道都甚是怪诞。岳不群不敢多按，撒掌寻思：“这真气共分六道，自是那六个怪人注入冲儿体内的了。这六怪用心险恶，竟将各人内力分注六道经脉，要冲儿吃尽苦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皱眉摇了摇头，命高根明和陆大有将令狐冲抬入内室，自去探视妻子。

岳夫人受惊不小，坐在床沿握住女儿之手，兀自脸色惨白，怔忡不安，一见岳不群，便问：“冲儿怎样？伤势有碍吗？”岳不群将他体内有六道旁门真气互斗的情形说了。岳夫人道：“须得将这六道旁门真气一一化去才是，只不知还来得及吗？”岳不群抬头沉吟，过了良久，道：“师妹，你说这六怪如此折磨冲儿，是甚么用意？”

岳夫人道：“想是他们要冲儿屈膝认输，又或是逼问我派的甚么机密。冲儿当然宁死不屈，这六个丑八怪便以酷刑相加。”岳不群点头道：“照说该是如此。可是我派并没甚么机密，这六怪和咱夫妇并不相识，并无仇怨。他们擒了冲儿而去，又再回来，那为了甚么？”岳夫人道：“只怕是……”随即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自圆其说，摇头道：“不对的。”

夫妇俩相视不语，各自皱起眉头思索。

岳灵珊插嘴道，“我派虽没隐秘，但华山武功，天下知名。这六个怪人擒住了大师哥，或许是逼问我派气功和剑法的精要。”岳不群道：“此节我也曾想过，但冲儿内力修为，并不高明，这六怪内功甚深，一试便知。至于外功，六怪武功的路子和华山剑法没丝毫共通之处，更不会由此而大费周章的来加逼问。再说，若要逼问，就该远离华山，慢慢施刑相迫，为甚么又带他回山？”岳夫人听他语气越来越是肯定，和他多年夫妇，知他已解开疑团，便问：“那到底是甚么缘故？”

岳不群脸色郑重，缓缓的道：“借冲儿之伤，耗我内力。”

岳夫人跳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不错！你为了要救冲儿之命，势必以内力替

他化去这六道真气，待得大功将成之际，这六个丑八怪突然现身，以逸待劳，便能制咱们的死命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幸好现在只剩五怪了。师哥，适才他们明明已将我擒住，何以听得冲儿一喝，便又放了我？”想到先前的险事，兀自心有余悸，不由得语音发颤。

岳不群道：“我便是由这件事而想到的。你杀了他们一人，那是何等的深仇大恨？但他们竟怕冲儿自绝经脉，便即放你。你想，若不是其中含有重大图谋，这六怪又何爱于冲儿的一条性命？”

岳夫人喃喃的道：“阴险之极！毒辣之极！”寻思：“这四个怪物撕裂成不忧，下手之狠，武林中罕见罕闻，这两天想起来便心中怦怦乱跳。他们这么一扰，封不平要夺掌门之位的事是搁下了，随同陆柏等扫兴下山，这六怪倒为华山派暂时挡去了一桩麻烦，哪想到他们又上华山来生事挑衅。师哥所料，必是如此。”说道：“你不能以内力给冲儿疗伤。我内力虽远不如你，但盼能暂且助他保住性命。”说着便走向房门。

岳不群叫道：“师妹！”岳夫人回过头来。岳不群摇头道：“不行的，没用。这六怪的旁门真气甚是了得。”岳夫人道：“只有你的紫霞功才能消解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”岳不群道：“眼下只有见一步，行一步，先给冲儿吊住一口气再说，那也不用耗费多少内力。”

三人走进令狐冲躺卧的房中。岳夫人见他气若游丝，忍不住掉下眼泪来，伸手欲去搭他脉搏。岳不群伸出手去，握住了岳夫人的手掌，摇了摇头，再放了她手，以双掌抵住令狐冲双掌的掌心，将内力缓缓送将过去。内力与令狐冲体内的真气一碰，岳不群全身一震，脸上紫气大盛，退开了一步。

令狐冲忽然开口说话：“林……林师弟呢？”岳灵珊奇道：“你找小林子干么？”令狐冲双目仍然紧闭，道：“他父亲……临死之时，有句话要我转……转告他。我……我一直没时间跟他说……我是不成的了，快……快找他来。”岳灵珊眼中泪水滚来滚去，掩面奔出。

华山派群弟子都守在门外，林平之一听岳灵珊传言，当即进房走到令狐冲榻前，说道：“大师哥，你保重身子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……是林师弟么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正是小弟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令……令尊逝世之时，我在他……他身边，要我跟……跟你说……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息渐微。各人屏住呼吸，房中更无半点声音。过了好一会，令狐冲缓过一口气来，说道：“他说向阳……向阳巷……老宅……老宅中的物事，要……要你好好照看。不过……不过千万不可翻……翻看，否则……否则祸患无穷……”

林平之奇道：“向阳巷老宅？那边早就没人住了，没甚么要紧物事的。爹叫我不可翻看甚么东西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你爹爹……就是这么两句话……这么两句话……要我转告你，别的话没有了……他们就……就死了……”声音又低了下去。

四人等了半晌，令狐冲始终不再说话。岳不群叹了口气，向林平之和岳灵珊道：“你们陪着大师哥，他伤势倘若有变，立即来跟我说。”林岳二人答应了。

岳不群夫妇回入自己房中，想起令狐冲伤势难治，都是心下黯然。过了一会，岳夫人两道泪水，从脸颊上缓缓流下。

岳不群道：“你不用难过，冲儿之仇，咱们非报不可。”岳夫人道：“这六怪既伏下了这条毒计，定然去而复来，咱们若和他们硬拚，虽然未必便输，但如有个闪失……”岳不群摇头道：“‘未必便输’四字，谈何容易？以我

夫妇敌他三人，不过打个平手，敌他四人，多半要输。他五人齐上……”说着缓缓摇头。

岳夫人本来也知自己夫妇并非这五怪的敌手，但知道丈夫近年来练成紫霞神功后功力大进，总还存着个侥幸之心，这时听他如此说，登时大为焦急，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难道咱们便束手待毙不成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你可别丧气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胜负之数，并非决于一时，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。”岳夫人道：“你说咱们逃走？”

岳不群道：“不是逃走，是暂时避上一避。敌欢我寡，咱夫妇只有二人，如何敌得过他们五人联手？何况你已杀了一怪，咱们其实已经大占上风，暂且避开，并不堕了华山派的威名。再说，只要咱们谁也不说，外人也未必知道此事。”

岳夫人哽咽道：“我虽杀了一怪，但冲儿性命难保，也只……也只扯了个直。冲儿……冲儿……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就依你的话，咱们带了冲儿一同走，慢慢设法替他治伤。”

岳不群沉吟不语。岳夫人急道：“你说不能带了冲儿一齐走？”岳不群道：“冲儿伤势极重，带了他兼程急行，不到半个时辰便送了他性命。”岳夫人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当真没法子救他性命了么？”岳不群叹道：“唉，那日我已决意传他紫霞神功，岂知他竟会胡思乱想，误入剑宗的魔道。当时他如习了这部秘笈，就算只练得一二页，此刻也已能自行调气疗伤，不致为这六道旁门真气所困了。”

岳夫人立即站起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立即去将紫霞神功传他，就算他在重伤之下，无法全然领悟，总也胜于不练。要不然，将《紫霞秘笈》留给他，让他照书修习。”

岳不群拉住她手，柔声道：“师妹，我爱惜冲儿，和你毫无分别。可是你想，他此刻伤得这般厉害，又怎能听我口授口诀和练功的法门？我如将《紫霞秘笈》交了给他，让他神智稍清时照书自练，这五个怪物转眼便找上山来，冲儿无力自卫，咱华山派这部镇山之宝的内功秘笈，岂不是一转手便落入五怪手中？这些旁门左道之徒，得了我派的正宗内功心法，如虎添翼，为祸天下，再也不可复制，我岳不群可真成为千古罪人了。”

岳夫人心想丈夫之言甚是有理，不禁怔怔的又流下泪来。

岳不群道：“这五个怪物行事飘忽，人所难测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即动身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咱们难道将冲儿留在这里，任由这五个怪人折磨？我留下保护他。”此言一出，立即知道那是一时冲动的寻常妇人之见，与自己“华山女侠”的身份殊不相称，自己留下，徒然多送一人性命，又怎保护得了令狐冲？何况自己倘若留下，丈夫与女儿又怎肯自行下山？又是着急，又是伤心，不禁泪如泉涌。

岳不群摇了摇头，长叹一声，翻开枕头，取出一只扁扁的铁盒，打开铁盒盖，取出一本锦面册子，将册子往怀中一揣，推门而出。

只见岳灵珊便就在门外，说道：“爹爹，大师哥似乎……似乎不成了。”岳不群惊道：“怎么？”岳灵珊道：“他口中胡言乱语，神智越来越不清了。”岳不群问道：“他胡言乱语些甚么？”岳灵珊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明白他胡言乱语些甚么？”

原来令狐冲体内受桃谷六仙六道真气的交攻煎逼，迷迷糊糊中见岳灵珊

站在眼前，冲口而出的便道：“小师妹，我……我想得你好苦！你是不是爱上了林师弟，再也不理我了？”岳灵珊万不料他竟会当着林平之的面问出这句话来，不由得双颊飞红，忸怩之极，只听令狐冲又道：“小师妹，我和你自幼一块儿长大，一同游玩，一同练剑，我……我实在不知甚么地方得罪了你，你恼了我，要打我骂我，便是……便是用剑在我身上刺几个窟窿，我也没半句怨言。只是你对我别这么冷淡，不理睬我……”这一番话，几个月来在他心中不知已翻来复去的想了多少遍，若在神智清醒之时，纵然只和岳灵珊一人独处，也决计不敢说出口来。此时全无自制之力，尽数吐露了心底言语。

林平之甚是尴尬，低声道：“我出去一会儿。”

岳灵珊道：“不，不！你在这里瞧着大师哥。”夺门而出，奔到父母房外，正听到父母谈论以“紫霞神功”疗伤之事，不敢冲进去打断了父母话头，便候在门外。

岳不群道：“你传我号令，大家在正气堂上聚集。”岳灵珊应道：“是，大师哥呢？谁照料他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你叫大有照料。”岳灵珊应了，即去传令。

片刻之间，华山群弟子都已在正气堂上按序站立。

岳不群在居中的交椅上坐下，岳夫人坐在侧位。岳不群一瞥之间，见群弟子除令狐冲、陆大有二人外，均已到齐，便道：“我派上代前辈之中，有些人练功时误入歧途，一味勤练剑法，忽略了气功。殊不知天下上乘武功，无不以气功为根基，倘若气功练不到家，剑法再精，终究不能登峰造极。可叹这些前辈们执迷不悟，自行其是，居然自成一宗，称为华山剑宗，而指我正宗功夫为华山气宗。气宗和剑宗之争，迁延数十年，大大阻挠了我派的发扬光大，实堪浩叹。”他说到这里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岳夫人心道：“那五个怪人转眼便到，你却还在这里慢条斯理的述说旧事。”向丈夫横了一眼，却不敢插嘴，顺眼又向厅上“正气堂”三字匾额瞧了一眼，心想：“我当年初入华山派练剑，这堂上的匾额是‘剑气冲霄’四个大字。现下改作了‘正气堂’，原来那块匾可不知给丢到哪里去了。唉，那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小丫头，如今……如今……”

岳不群道：“但正邪是非，最终必然分明。二十五年前，剑宗一败涂地，退出了华山一派，由为师执掌门户，直至今日。不料前数日竟有本派的弃徒封不平、成不忧等人，不知使了甚么手段，竟骗信了五岳剑派的盟主左盟主，手持令旗，来夺华山掌门之位。为师接任我派掌门多年，俗务纷纭，五派聚会，更是口舌甚多，早想退位让贤，以便静下心来，精研我派上乘气功心法，有人肯代我之劳，原是求之不得之事。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。

高根明道：“师父，剑宗封不平这些弃徒，早都已入了魔道，跟魔教教徒不相上下。他们便要再入我门，也是万万不许，怎能任由他们痴心妄想的来接掌本派门户？”劳德诺、梁发、施戴子等都道：“决不容这些大胆狂徒的阴谋得逞。”

岳不群见众弟子群情激昂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自己做不做掌门，实是小事一件。只是剑宗的左道之士倘若统率了我派，华山一派数百年来博大精深纯的武学毁于一旦，咱们死后，有何面目去见本派的列代先辈？而华山派的名头，从此也将在江湖上为人所不齿了。”

劳德诺等齐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那怎么成？”

岳不群道：“单是封不平等这几个剑宗弃徒，那也殊不足虑，但他们既请到了五岳剑派的令旗，又勾结了嵩山、泰山、衡山各派的人物，倒也不可小觑了。因此上……”他目光向众弟子一扫，说道：“咱们即日动身，上嵩山去见左盟主，和他评一评这个道理。”

众弟子都是一凛。嵩山派乃五岳剑派之首，嵩山掌门左冷禅更是当今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，武功固然出神入化，为人尤富机智，机变百出，江湖上一提到“左盟主”三字，无不惕然。武林中说到评理，可并非单是“评”一“评”就算了事，一言不合，往往继之以动武。众弟子均想：“师父武功虽高，未必是左盟主的对手，何况嵩山派左盟主的师弟共有十余人之多，武林中号称‘嵩山十三太保’，大嵩阳手费彬虽然逝世，也还剩下十二人。这一十二人，无一不是武功卓绝的高手，决非华山派的第二代弟子所能对敌。咱们贸然上嵩山去生事，岂非太也卤莽？”群弟子虽这么想，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。

岳夫人一听丈夫之言，立即暗暗叫好，心想：“师哥此计大妙，咱们为了逃避桃谷五怪，舍却华山根本之地而远走他方，江湖上日后必知此事，咱华山派颜面何存？但若上嵩山评理，旁人得知，反而钦佩咱们的胆识了。左盟主并非蛮不讲理之人，上得嵩山，未必便须拚死，尽有回旋余地。”当即说道：“正是，封不平他们持了五岳剑派的令旗，上华山来罗唆，焉知这令旗不是偷来的盗来的？就算令旗真是左盟主所颁，咱们华山派自身门户之事，他嵩山派也管不着。嵩山派虽然人多势众，左盟主武功盖世，咱们华山派却也是宁死不屈。哪一个胆小怕死，就留在这里好了。”

群弟子哪一个肯自承胆小怕死，都道：“师父师娘有命，弟子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事不宜迟，大伙儿收拾收拾，半个时辰之内，立即下山。”

当下她又去探视令狐冲，见他气息奄奄，命在顷刻，心下甚是悲痛，但桃谷五怪随时都会重来，决不能为了令狐冲一人而令华山一派尽数覆灭，当即命陆大有将令狐冲移入后进小舍之中，好生照料，说道：“大有，我们为了本派百年大计，要上嵩山去向左盟主评理，此行大是凶险，只盼在你师父主持之下，得以伸张正义，平安而归，冲儿伤势甚重，你好生照看，倘若有外敌来侵，你们尽量忍辱避让，不必枉自送了性命。”陆大有含泪答应。

陆大有在山口送了师父、师娘和一众师兄弟下山，恹恹惶惶的回到令狐冲躺卧的小舍，诺大一个华山绝顶，此刻只剩下一个昏昏沉沉的大师哥，孤零零的一个自己，眼见暮色渐深，不由得心生惊惧。

他到厨下去煮了一锅粥，盛了一碗，扶起令狐冲来喝了两口。喝到第三口时，令狐冲将粥喷了出来，白粥变成了粉红之色，却是连腹中鲜血也喷出来了。陆大有甚是惶恐，扶着他重行睡倒，放下粥碗，望着窗外黑沉沉的一片只是发呆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但听得远处传来几下猫头鹰的夜啼，心想：“夜猫子啼叫是在数病人的眉毛，要是眉毛的根数给它数清了，病人便死。”当即用手指蘸些唾沫，涂在令狐冲的双眉之上，好教猫头鹰难以数清。

忽听得上山的路上，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陆大有忙吹熄灯火，拔出长剑，守在令狐冲床头。但听脚步声渐近，竟是直奔这小舍而来，陆大有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脖子中跳将出来，暗道：“敌人竟知大师哥在此疗伤，那可糟糕之极，我怎生护得大师哥周全？”

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低声叫道：“六猴儿，你在屋里吗？”竟是岳灵珊的口音。

陆大有大喜，忙道：“是小师妹么？我……我在这里。”忙晃火折点亮了油灯，兴奋之下，竟将灯盏中的灯油泼了一手。

岳灵珊推门进来，道：“大师哥怎么了？”陆大有道：“又吐了好多血。”

岳灵珊走到床边，伸手摸了摸令狐冲的额头，只觉着手火烫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又吐血了？”令狐冲突然说道：“小……小师妹，是你？”岳灵珊道：“是，大师哥，你身上觉得怎样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也……也没……怎么样。”

岳灵珊从怀内取出一个布包，低声道：“大师哥，这是《紫霞秘笈》，爹爹说道……”令狐冲道：“《紫霞秘笈》？”岳灵珊道：“正是，爹爹说，你身上中了旁门高手的内功，须得以本派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来予以化解。六猴儿，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给大师哥听，你自己可不许练，否则给爹爹知道了，哼哼，你自己知道会有甚么后果。”

陆大有大喜，忙道：“我是甚么胚子，怎敢偷练本门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？小师妹尽管放心好啦。恩师为了救大师哥之命，不惜破例以秘笈相授，大师哥这可有救了。”岳灵珊低声道：“这事你对谁也不许说。这部秘笈，我是从爹爹枕头底下偷出来的。”陆大有惊道：“你偷师父……师父的内功秘笈？他老人家发觉了那怎么办？”岳灵珊道：“甚么怎么办？难道还能将我杀了？至多不过骂我几场，打我一顿。倘若由此救了大师哥，爹爹妈妈一定喜欢，甚么也不计较了。”陆大有道：“是，是！眼前是救命要紧。”

令狐冲忽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带回去，还……还给师父。”

岳灵珊奇道：“为甚么？我好不容易偷到秘笈，黑夜里几十里山道赶了回来，你为甚么不要？这又不是偷学功夫，这是救命啊。”陆大有也道：“是啊，大师哥，你也不用练全，练到把六怪的邪气化除了，便将秘笈缴还给师父，那时师父多半便会将秘笈传你。你是我派掌门大弟子，这部《紫霞秘笈》不传你，又传谁了？只不过是迟早之分，打甚么紧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我……我宁死不违师命。师父说过的，我不能……不能学练这紫霞神功。小……小师妹，小……小师妹……”他叫了两声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又晕了过去。

岳灵珊探他鼻下，虽然呼吸微弱，仍有气息，叹了口气，向陆大有道：“我赶着回去，要是天光时回不到庙里，爹爹妈妈可要急死了。你劝劝大师哥，要他无论如何得听我的话，修习这部《紫霞秘笈》。别……别辜负了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我这一夜奔波的辛苦。”

陆大有道：“我一定劝他。小师妹，师父他们住在哪里？”岳灵珊道：“我们今晚在白马庙住。”陆大有道：“嗯，白马庙离这儿是三十里的山道，小师妹，这来回六十里的黑夜奔波，大师哥永远不会忘记。”岳灵珊眼眶一红，哽咽道：“我只盼他能复元，那就好了。这件事他记不记得，有甚么相干？”说着双手捧了《紫霞秘笈》，放在令狐冲床头，向他凝视片刻，奔了出去。

又隔了一个多时辰，令狐冲这才醒转，眼没睁开，便叫：“小……师妹，小师妹。”陆大有道：“小师妹已经走了。”令狐冲大叫：“走了？”突然坐起，一把抓住了陆大有胸口。陆大有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是，小师妹下山去了，她说，要是不能在天光之前回去，怕师父师娘担心，大师哥，你躺下歇歇。”令狐冲对他的话听而不闻，说道：“她……她走了，她和林师弟一起

去了？”陆大有道：“她是和师父师娘在一起。”

令狐冲双眼发直，脸上肌肉抽搐。陆大有低声道：“大师哥，小师妹对你关心得很，半夜三更从白马庙回山来，她一个小姑娘家，来回奔波六十里，对你这番情意可重得紧哪。她临去时千叮万嘱，要你无论如何，须得修习这部《紫霞秘笈》，别辜负了她……她对你的一番心意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她这样说了？”陆大有道：“是啊，难道我还敢向你说谎？”

令狐冲再也支持不住，仰后便倒，砰的一声，后脑重重撞在炕上，却也不觉疼痛。

陆大有又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大师哥，我读给你听。”拿起那部《紫霞秘笈》，翻开第一页来，读道：“天下武功，以练气为正。浩然正气，原为天授，惟常人不善养之，反以性伐气。武夫之患，在性暴、性骄、性酷、性贼。暴则神扰而气乱，骄则真离而气浮，酷则丧仁而气失，贼则心狠而气促。此四事者，皆是截气之刀可拘泥小节？眼前咱们是救命要紧。我再读给你听。”他接着读下去，便是上乘气功练法的详情，如何“鸣天鼓，饮玉浆”，又如何“荡华池，叩金梁”。令狐冲大声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陆大有呆了一呆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大师哥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甚么地方不舒服？”令狐冲怒道：“我听着你读师父的……内功秘笈，周身都不舒服。你要叫我成为一个……不忠不义之徒，是不是？”陆大有愕然道：“不，不，那怎么会不忠不义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部《紫霞秘笈》，当日师父曾携到思过崖上，想要传我，但发觉我练功的路子固然不合，资质……资质也不对，这才改变了主意……主意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气喘吁吁，很是辛苦。陆大有道：“这一次却是为了救命，又不是偷练武功，那……那是全然不同的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咱们做弟子的，是自己性命要紧，还是师父的旨意要紧？”陆大有道：“师父师娘要你活着，那是最最要紧的事了，何况……何况，小师妹黑夜奔波，这一番情意，你如何可以辜负了？”

令狐冲胸口一酸，泪水便欲夺眶而出，说道：“正因为是她……是她拿来我的……我令狐冲堂堂丈夫，岂受人怜？”他这一句话一出口，不由得全身一震，心道：“我令狐冲向来不是拘泥不化之人，为了救命，练一练师门内功又打甚么紧？原来我不肯练这紫霞神功，是为了跟小师妹赌气，原来我内心深处，是在怨恨小师妹和林师弟好，对我冷淡。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如何这等小气？”但想到岳灵珊一到天明，便和林平之会合，远去嵩山，一路上并肩而行，途中不知将说多少言语，不知将唱多少山歌，胸中酸楚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

陆大有道：“大师哥，你这可是想左了，小师妹和你自幼一起长大，你们……你们便如是亲兄妹一般。”令狐冲心道：“我便不要和她如亲兄妹一般。”只是这句话难以出口，却让陆大有续道：“我再读下去，你慢慢听着，一时记不住，我便多读几遍。天下武功，以练气为正。浩然正气，原为天授……”令狐冲厉声道：“不许读！”

陆大有道：“是，是，大师哥，为了盼你迅速痊愈，今日小弟只好不听你的话了。违背师令的罪责，全由我一人承当。你说甚么也不肯听，我陆大有却偏偏说甚么也要读。这部《紫霞秘笈》，你一根手指头都未碰过，秘笈上所录的心法，你一个字也没瞧过，你有甚么罪过？你是卧病在床，这叫做身不由主，是我陆大有强迫你练的。天下武功，以练气为正。浩然正气，原为天授……”跟着便滔滔不绝的读了下去。

令狐冲待要不听，可是一个字一个字钻入耳来。他突然大声呻吟。陆大有惊问：“大师哥，觉得怎样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你将我……我枕头……枕头垫一垫高。”

陆大有道：“是。”伸出双手去垫他枕头。令狐冲一指倏出，凝聚力气，正戳在他胸口的膻中穴上。陆大有哼也没哼一声，便软软的垂在炕上了。

令狐冲苦笑道：“六师弟，这可对不住你了。你且在炕上躺几个时辰，穴……穴道自解。”他慢慢挣扎着起床，向那部《紫霞秘笈》凝神瞧了半晌，叹了一口气，走到门边，提起倚在门角的门闩，当作拐杖，支撑着走了出去。

陆大有大急，叫道：“大……大……到……到……到……哪……哪……去……去……”本来膻中穴当真给人点中了，说一个字也是不能，但令狐冲气力微弱，这一点只能令陆大有手足麻软，并没教他全身瘫痪。

令狐冲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六师弟，令狐冲要离开这部《紫霞秘笈》越远越好，别让旁人见到我的尸身横在秘笈之旁，说我偷练神功，未成而死……别让林师弟瞧我不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哇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喷出。

他不敢再稍有耽搁，只怕从此气力衰败，再也无法离去，当下撑着门闩，喘几口气，再向前行，凭着一股强悍之气，终于慢慢远去。

那一十五名蒙面客半步半步的慢慢逼近，三十只眼睛在面幕洞孔中炯炯生光，便如是猛兽的一对对眼睛，充满了凶恶残忍之意。

十二 围攻

令狐冲挨得十余丈，便拄门喘息一会，奋力挨了小半个时辰，已行了半里有余，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天旋地转，便欲摔倒，忽听得前面草丛中有人大声呻吟。令狐冲一凛，问道：“谁？”那人大声道：“是令狐兄么？我是田伯光，哎唷！哎唷！”显是身有剧烈疼痛。令狐冲惊道：“田……田兄，你……怎么了？”田伯光道：“我快死啦！令狐兄，请你做做好事，哎唷……哎唷……快将我杀了。”他说话时夹杂着大声呼痛，但语音仍十分洪亮。

令狐冲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受了伤么？”双膝一软，便即摔倒，滚在路旁。

田伯光惊道：“你也受了伤么？哎唷，哎唷，是谁害了你的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一言难尽。田……兄，却又是谁伤了你？”田伯光道：“唉，不知道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？”田伯光道：“我正在道上行走，忽然之间，两只手两只脚被人抓住，凌空提了起来，我也瞧不见是谁有这样的神通……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原来又是桃谷六仙……啊哟，田兄，你不是跟他们作一路么？”田伯光道：“甚么作一路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你来邀我去见仪……仪琳小师妹，他……他们也来邀我去见……她……”说着喘气不已。

田伯光从草丛中爬了出来，摇头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当然不是一路。他们上华山来找一个人，问我这人在哪里。我问他们找谁。他们说，他们已抓住了我，该他们问我，不应该我问他们。如果是我抓住了他们，那就该我问他们，不是他们问我。他们……哎唷……他们说，我倘若有本事，不妨将他们抓了起来，那……那就可以问他们了。”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笑得两声，气息不畅，便笑不下去了。田伯光道：“我身子凌空，脸朝地下，便有天大本事，也不能将他们抓起啊，真他奶奶的胡说八道。”令狐冲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田伯光道：“我说：‘我又不想问你们，是你们自己在问我。快放我下来。’其中一人说：‘既将你抓了起来，如不将你撕成四块，岂不损了我六位大英雄的威名？’另一人道：‘撕成四块之后，他还会说话不会？’”他骂了几句，喘了一口气。

令狐冲道：“这六人强辞夺理，缠夹不清，田兄也不必……不必再说了。”

田伯光道：“哼，他奶奶的。一人道：‘变成了四块之人，当然不会说话。咱六兄弟撕成四块之人，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。几时听到撕开之后，又会说话？’又一人道：‘撕成了四块之人所以不说话，因为我们不去问他。倘若有事问他。谅他也不敢不答。’另一人道：‘他既已成为四块，还怕甚么？还有甚么敢不敢的？难道还怕咱们将他撕成八块？’先前一人道：‘撕成八块，这门功夫非同小可，咱们以前是会的，后来大家都忘了。’”田伯光断断续续说来，亏他重伤之下，居然还能将这些胡说八道的话记得清清楚楚。

令狐冲叹道：“这六位仁兄，当真世间罕见，我……我也是被他们害苦了。”田伯光惊道：“原来令狐兄也是伤在他们手下？”令狐冲叹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！”

田伯光道：“我身子凌空吊着，不瞒你说，可真是害怕。我大声道：‘要是将我撕成四块，我是一定不会说话的了，就算口中会说，我心里气恼，也决计不说。’一人道：‘将你撕成四块之后，你的嘴巴在一块上，心又在另一块上，心中所想和口中所说，又怎能联在一起？’我当下也给他们来个乱

七八糟，叫道：‘有事快问，再拉住我不放，我可要大放毒气了。’一人问道：‘甚么大放毒气？’我说：‘我的屁臭不可当，闻到之后，三天三晚吃不下饭，还得将三天之前吃的饭尽数呕将出来。警告在先，莫谓言之不预也。’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这几句话，只怕有些道理。”

田伯光道：“是啊，那四人一听，不约而同的大叫一声，将我重重往地下一摔，跳了开去。我跃将起来，只见六个古怪之极的老人各自伸手掩鼻，显是怕了我的屁臭不可当。令狐兄，你说这六个人叫甚么桃谷六仙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正是，唉，可惜我没田兄聪明，当时没施这臭屁……之计，将他们吓退。田兄此计，不输于当年……当年诸葛亮吓退司马懿的空城计。”

田伯光干笑两声，骂了两句“他奶奶的”，说道：“我知道这六个家伙不好惹，偏生兵刃又丢在你那思过崖上了，当下脚底抹油，便想溜开，不料这六人手掩鼻子，像一堵墙似的排成一排，挡在我面前，嘿嘿，可谁也不敢站在我身后。我一见冲不过去，立即转身，哪知这六人犹似鬼魅，也不知怎的，竟已转将过来，挡在我面前。我连转几次，闪避不开，当即一步一步后退，终于碰到了山壁。这六个怪物高兴得紧，呵呵大笑，又问：‘他在哪里？这人在哪里？’

“我问：‘你们要找谁？’六个人齐声道：‘我们围住了你，你无路逃走，必须回答我们的话。’其中一人道：‘若是你围住了我们，教我们无路逃走，那就由你来问我们，我们只好乖乖的回答了。’另一人道：‘他只有一个人，怎能围得住我们六人？’先前那人道：‘假如他本领高强，以一胜六呢？’另一人道：‘那也只是胜过我们，而不是围住我们。’先一人道：‘但如将我们堵在一个山洞之中，守住洞门，不让我们出来，那不是围住了我们吗？’另一人道：‘那是堵住，不是围住。’先一人道：‘但如他张开双臂，将我们一齐抱住，岂不是围了？’另一人道：‘第一，世上无如此长臂之人；第二，就算世上真有，至少眼前此人就无如此长臂；第三，就算他将我们六人一把抱住，那也是抱住，不是围住。’先一人愁眉苦脸，无可辩驳，却偏又不肯认输，呆了半晌，突然大笑，说道：‘有了，他如大放臭屁，教我们不敢奔逃，以屁围之，难道不是围？’其余四人一齐拍手，笑道：‘对啦，这小子有法子将我们围住。’

“我灵机一动，撤退便奔，叫道：‘我……我要围你们啦。’料想他们怕我臭屁，不会再追，哪知这六个怪物出手快极，我没奔得两步，已给他们揪住，立即将我按着坐在一块大石之上，牢牢按住，令我就算真的放屁，臭屁也不致外泄。”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但笑得几声，便觉胸口热血翻涌，再也笑不下去了。

田伯光续道：“这六怪按住我后，一人问道：‘屁从何出？’另一人道：‘屁从肠出，自然属于阳明大肠经，点他商阳、合谷、曲池、迎香诸穴。’他说了这话，随手便点了我这四处穴道，出手之快，认穴之准，田某生平少见，当真令人好生佩服。他点穴之后，六个怪物都吁了口长气，如释重负，都道：‘这臭……臭……臭屁虫再也放不出臭屁了。’那点穴之人又问：‘喂，那人究竟在哪里？你如不说，我永远不给你解穴，叫你有屁难放，胀不可当。’我心里想，这六个怪物武功如此高强，来到华山，自不会是找寻泛泛之辈。令狐兄，尊师岳先生夫妇其时不在山上，就算已经回山，自是在正气堂中居住，一找便着。我思来想去，六怪所要找寻的，定是你太师叔风老前辈了。”

令狐冲心中一震，忙问：“你说了没有？”田伯光大是不怪，悻悻道：“呸，你当我是甚么人了？田某既已答应过你，决不泄漏风老前辈的行踪，难道我堂堂男儿，说话如同放屁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是，是，小弟失言，田兄莫怪。”田伯光道：“你如再瞧我不起，咱们一刀两断，从今而后，谁也别当谁是朋友。”令狐冲默然，心想：“你是武林中众所不齿的采花淫贼，谁又将你当朋友了？只是你数次可以杀我而没下手，总算我欠了你的情。”

黑暗之中，田伯光瞧不见他脸色，只道他已然默诺，续道：“那六怪不住问我，我大声道：‘我知道这人的所在，可是偏偏不说：这华山山岭连绵，峰峦洞谷，不计其数，我倘若不说，你们一辈子也休想找得到他。’那六怪大怒，对我痛加折磨，我从此就给他们来个不理不睬。今狐兄，这六怪的武功怪异非常，你快去禀告风老前辈，他老人家剑法虽高，却也须得提防才是。”

田伯光轻描淡写的说一句“六怪对我痛加折磨”，令狐冲却知道这“痛加折磨”四字之中，不知包括了多么毒辣苦刑，多少难以形容的煎熬。六怪对自己是一番好意的治伤，自己此刻尚在身受其酷，他们逼迫田伯光说话，则手段之厉害，可想而知，心下好生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你宁死不泄漏我风太师叔的行藏，真乃天下信人。不过……不过这桃谷六仙要找的是我，不是我风太师叔。”田伯光全身一震，道：“要找你？他们找你干甚么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他们和你一般，也是受了仪琳小师妹之托，来找我去见……见她。”

田伯光张大了口，说不出话来，不绝发出“荷荷”之声。

过了好一会，田伯光才道：“早知这六个怪人找的是你，我实该立即说与他们知晓，这六怪将你请了去，我跟随其后，也不致剧毒发作，葬身于华山了。咦，你既落入六怪手中，他们怎地没将你抬了去见那小师太？”令狐冲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总之一言难尽。田兄，你说是剧毒发作，葬身于华山？”田伯光道：“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给人点了死穴，下了剧毒，命我一月之内将你请去，和那小师太相会，便给我解穴解毒。眼下我请你请不动，打又打不过，还给六个怪物整治得遍体鳞伤，屈指算来，离毒发之期也不过十天了。”

令狐冲问道：“仪琳小师妹在哪里？从此处去，不知有几日之程？”田伯光道：“你肯去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你曾数次饶我不杀，虽然你行为不端，令狐冲却也不能眼睁睁的瞧着你为我毒发而死。当日你恃强相逼，我自是宁折不屈，但此刻情势，却又大不相同了。”田伯光道：“小师太在山西，唉……倘若咱二人身子安健，骑上快马，六七天功夫也赶到了。这时候两个都伤成这等模样，那还有甚么好说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反正我在山上也是等死，便陪你走一遭。也说不定老天爷保佑，咱们在山下雇到轻车快马，十天之间便抵达山西呢。”田伯光笑道：“田某生平作孽多端，不知已害死了多少好人，老天爷为甚么要保佑我？除非老天爷当真瞎了眼睛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老天爷瞎眼之事……嘿嘿，那……那也是有的。反正左右是死，试试那也不妨。”

田伯光拍手道：“不错，我死在道上和死在华山之上，又有甚么分别？下山去找些吃的，最是要紧，我给干搁在这里，每日只捡生栗子吃，嘴里可真是淡出鸟来了。你能不能起身？我来扶你。”

他口说“我来扶你”，自己却挣扎不起。令狐冲要伸手相扶，臂上又哪有半点力气？二人挣扎了好半天，始终无用，突然之间，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。

田伯光道：“田某纵横江湖，生平无一知己，与令狐兄一齐死在这里，倒也开心。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日后我师父见到我二人尸身，定道我二人一番恶斗，同归于尽，谁也料想不到，我二人临死之前，居然还曾称兄道弟一番。”

田伯光伸出手去，说道：“令狐兄，咱们握一握手再死。”

令狐冲不禁迟疑，田伯光此言，明是要与自己结成生死之交，但他是个声名狼藉的采花大盗，自己是名门高徒，如何可以和他结交？当日在思过崖上数次胜他而不杀，还可说是报他数度不杀之德，到今日再和他一起厮混，未免太也说不过去，言念及此，一只右手伸了一半，便伸不过去。

田伯光还道他受伤实在太重，连手臂也难以动弹，大声道：“令狐兄，田伯光交上了你这个朋友。你倘若伤重先死，田某决不独活。”

令狐冲听他说得诚挚，心中一凛，寻思：“这人倒很够朋友。”当即伸出手去，握住他右手，笑道：“田兄，你我二人相伴，死得倒不寂寞。”

他这句话刚出口，忽听得身后阴恻恻的一声冷笑，跟着有人说道：“华山派气宗首徒，竟堕落成这步田地，居然去和江湖下三滥的淫贼结交。”

田伯光喝问：“是谁？”令狐冲心中暗暗叫苦：“我伤重难治，死了也不打紧，却连累师父的清誉，当真糟糕之极了。”

黑暗之中，只见膝膝胧胧的一个人影，站在身前，那人手执长剑，光芒微闪，只听他冷笑道：“令狐冲，你此刻尚可反悔，拿这把剑去，将这姓田的淫贼杀了，便无人能责你和他结交。”噗的一声，将长剑插入地下。

令狐冲见这剑剑身阔大，是嵩山派的用剑，问道：“尊驾是嵩山派哪一位？”那人道：“你眼力倒好，我是嵩山派狄修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原来是狄师兄，一向少会。不知尊驾来到敝山，有何贵干？”狄修道：“掌门师伯命我到华山巡查，要看华山派的弟子们，是否果如外间传言这般不堪，嘿嘿，想不到一上华山，便听到你和这淫贼相交的肺腑之言。”

田伯光骂道：“狗贼，你嵩山派有甚么好东西了？自己不加检点，却来多管闲事。”狄修提起足来，砰的一声，在田伯光头上重重踢了一脚，喝道：“你死到临头，嘴里还在不干不净！”田伯光却兀自“狗贼、臭贼、直娘贼”的骂个不休。

狄修若要取他性命，自是易如探囊取物，只是他要先行折辱令狐冲一番，冷笑道：“令狐冲，你和他臭味相投，是决计不杀他的了？”令狐冲大怒，朗声道：“我杀不杀他，管你甚么事？你有种便一剑把令狐冲杀了，要是没种，给我乖乖的挟着尾巴，滚下华山去罢。”狄修道：“你决计不肯杀他，决计当这淫贼是朋友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不管我跟谁交朋友，总之是好过跟你交朋友。”

田伯光大声喝彩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妙！”

狄修道：“你想激怒了我，让我一剑把你二人杀了，天下可没这般便宜事。我要将你二人剥得赤条条地绑在一起，然后点了你二人哑穴，拿到江湖上示众，说道一个大胡子，一个小白脸，正在行那苟且之事，被我手到擒来。哈哈，你华山派岳不群假仁假义，装出一副道学先生的模样来唬人，从今而后，他还敢自称‘君子剑’么？”

令狐冲一听，登时气得晕了过去。田伯光骂道：“直娘贼……”狄修一脚踢中他腰间穴道。狄修嘿嘿一笑，伸手便去解令狐冲的衣衫。

忽然身后一个娇嫩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喂，这位大哥，你在这里干

甚么？”狄修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微光朦胧中只见一个女子身影，便道：“你又在这里干甚么？”

田伯光听到那女子声音正是仪琳，大喜叫道：“小……小师父，你来了，这可好啦。这直娘贼要……要害你的令狐大哥。”他本来想说：“直娘贼要害我”，但随即转念，这一个“我”，在仪琳心中毫无份量，当即改成了“你的令狐大哥”。

仪琳听得躺在地下的那人竟然是令狐冲，如何不急，忙纵身上前，叫道：“令狐大哥，是你吗？”

狄修见她全神贯注，对自己半点也不防备，左臂一屈，食指便往她肋下点去。手指正要碰到她衣衫，突然间后领一紧，身子已被人提起，离地数尺，狄修大骇，右时向后撞去，却撞了个空，跟着左足后踢，又踢了个空。他更是惊骇，双手反过去擒拿，便在此时，咽喉中已被一只大手扼住，登时呼吸为艰，全身再没半点力气。

令狐冲悠悠转醒，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在焦急地呼唤：“令狐大哥，令狐大哥！”依稀似是仪琳的声音。他睁开眼来，星光朦胧之下，眼前是一张雪白秀丽的瓜子脸，却不是仪琳是谁？

只听得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：“琳儿，这病鬼便是令狐冲么？”令狐冲循声向上瞧去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只见一个极肥胖，极高大的和尚，铁塔也似的站在当地。这和尚身高少说也有七尺，左手平伸，将狄修凌空提起。狄修四肢软垂，一动不动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

仪琳道：“爹，他……他便是令狐大哥，可不是病夫。”她说话之时，双目仍是凝视着令狐冲，眼光中流露出爱怜横溢的神情，似欲伸手去抚摸他的面颊，却又不敢。

令狐冲大奇，心道：“你是个小尼姑，怎地叫这大和尚做爹？和尚有女儿，已是骇人听闻，女儿是个小尼姑，更是奇上加奇那胖大和尚呵呵笑道：“你日思夜想，挂念着这个令狐冲，我只道是个怎生高大了得的英雄好汉，却原来是躺在地下装死、受人欺侮不能还手的小脓包。这病夫，我可不要他做女婿。咱们别理他，这就走罢。”

仪琳又着又急，嗔道：“谁日思夜想了？你……你就是胡说八道。你要走，你自己走好了。你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下面这“不要他做女婿”这几字，终究出不了口。

令狐冲听他既骂自己是“病夫”，又骂“脓包”，大是恼怒，说道：“你走就走，谁要你理了？”田伯光急叫：“走不得，走不得！”令狐冲道：“为甚么走不得！”田伯光道：“我的死穴要他来解，剧毒的解药也在他身上，他如一走，我岂不呜呼哀哉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怕甚么？我说过陪你一起死，你毒发身亡，我立即自刎便是。”

那胖大和尚哈哈大笑，声震山谷，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原来这小子倒是个有骨气的汉子。琳儿，他很对我胃口。不过，有一件事咱们还得问个明白，他喝酒不喝？”

仪琳还未回答，令狐冲已大声道：“当然喝，为甚么不喝？老子朝也喝，晚也喝，睡梦中也喝。你见了我喝酒的德性，包管气死了你这戒荤、戒酒、戒杀、戒撒谎的大和尚！”

那胖大和尚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琳儿，你跟他讲，爹爹的法名叫作甚么。”

仪琳微笑道：“令狐大哥，我爹爹法名‘不戒’。他老人家虽然身在佛

门，但佛门种种清规戒律，一概不守，因此法名叫作‘不戒’。你别见笑，他老人家喝酒吃荤，杀人偷钱，甚么事都干，而且还……还生了……生了个我。”说到这里，忍不住噗哧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“这样的和尚，才教人……才教人瞧着痛快。”说着想挣扎站起，总是力有未逮。仪琳忙伸手扶他起身。

令狐冲笑道：“老伯，你既然甚么都干，何不索性还俗，还穿这和尚袍干甚么？”不戒道：“这个你就知道了。我正因为甚么都干，这才做和尚的。我就像你这样，爱上了一个美貌尼姑……”仪琳插口道：“爹，你又来随口乱说了。”说这句话时，满脸通红，幸好黑夜之中，旁人瞧不清楚。不戒道：“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，做就做了，人家笑话也好，责骂也好，我不戒和尚堂堂男子，又怕得谁来？”

令狐冲和田伯光齐声喝彩，道：“正是！”

不戒听得二人称赞，大是高兴，继续说：“我爱上的那个美貌尼姑，便是她妈妈了。”

令狐冲心道：“原来仪琳小师妹的爹爹是和尚，妈妈是尼姑。”

不戒继续道：“那时候我是个杀猪屠夫，爱上了她妈妈，她妈妈睬也不睬我，我无计可施，只好去做和尚。当时我心里想，尼姑和尚是一家人，尼姑不爱屠夫，多半会爱和尚。”

仪琳啐道：“爹爹，你一张嘴便是没遮拦，年纪这样大了，说话却还是像孩子一般。”

不戒道：“难道我的话不对？不过我当时没想到，做了和尚，可不能跟女人相好啦，连尼姑也不行，要跟她妈妈相好，反而更加难了，于是不想做和尚啦。不料我师父偏说我有甚么慧根，是真正的佛门弟子，不许我还俗。她妈妈也胡里胡涂的被我真情感动，就这么生了个小尼姑出来。冲儿，你今日方便啦，要同我女儿小尼姑相好，不必做和尚。”

令狐冲人是尴尬，心想：“仪琳师妹其时为田伯光所困，我路见不平，拔剑相助。她是恒山派清修的女尼，如何能和俗人有甚情缘瓜葛？她遣了田伯光和桃谷六仙来邀我相见，只怕是少年女子初次和男子相处，动了凡心。我务须尽快避开，倘若损及华山、恒山两派的清誉，我虽死了，师父师娘仍会怪责，灵珊小师妹会瞧我不起。”

仪琳大是忸怩不安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令狐大哥早就……早就有了意中人，如何会将旁人放在眼里，你……你……今后再也别提这事，没的教人笑话。”

不戒怒道：“这小子另有意中人？气死我也气死我也！”右臂一探，一只蒲扇般的大手往令狐冲胸口抓去。令狐冲站也站不稳，如何能避，被他一把抓住，提了起来。不戒和尚左手抓住狄修后颈，右乎抓住令狐冲胸口，双臂平伸，便如挑担般挑着两人。

令狐冲本就动弹不得，给他提在半空，便如是一只破布袋般，软软垂下。

仪琳急叫：“爹爹，快放令狐大哥下来，你不放，我可要生气啦。”

不戒一听女儿说到“生气”两字，登时怕得甚么似的，立即放下令狐冲，口中兀自喃喃：“他又中意哪一个美貌小尼姑了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他自己爱上了美貌尼姑，便道世间除了美貌尼姑之外，别无可爱之人。

仪琳道：“令狐大哥的意中人，是他的师妹岳小姐。”

不戒大吼一声，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响，喝道：“甚么姓岳的姑娘？他妈的，不是美貌小尼姑吗？哪有甚么可爱了？下次给我见到，一把捏死了这

臭丫头。”

令狐冲心道：“这不戒和尚是个鲁莽匹夫，和那桃谷六仙倒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怕他说得出，做得到，真要伤害小师妹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仪琳心中焦急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令狐大哥受了重伤，你快设法给他治好了。另外的事，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不戒对女儿之言奉命唯谨，道：“治伤就治伤，那有甚么难处？”随手将狄修向后一抛，大声问令狐冲：“你受了甚么伤？”只听得狄修“啊哟”连声，从山坡上滚了下去。

令狐冲道：“我给人胸口打了一掌，那倒不要紧……”不戒道：“胸口中掌，定是震伤了任脉……”令狐冲道：“我给桃谷……”不戒道：“任脉之中，并没甚么桃谷。你华山派内功不精，不明其理。人身诸穴中虽有合谷穴，但那属于手阳明大肠经，在拇指与食指的交界处，跟任脉全无干系。好，我给你治任脉之伤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不，不，那桃谷六……”不戒道：“甚么桃谷六、桃谷七？全身诸穴，只有手三里、足三里、阴陵泉、丝空竹，哪里有桃谷六、桃谷七了？你不可胡言乱语。”随手点了他的哑穴，说道：“我以精纯内功，通你任脉的承浆、天突、膻中、鸠尾、巨阙、中脘、气海、石门、关元、中极诸穴，包你力到伤愈，休息七八日，立时变成个鲜龙活跳的小伙子。”

伸出两只蒲扇般的大手，右手按在他下颚承浆穴上，左手按在他小腹中极穴上，两股真气，从两处穴道中透了进去，突然之间，这两股真气和桃谷六仙所留下的六道真气一碰，双手险被震开。不戒大吃一惊，大声叫了出来。仪琳忙问：“爹，怎么样？”不戒道：“他身体内有几道古怪真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共有四道，不对，又有一道，一共是五道，这五道真气……啊哈又多了一道。他妈的，居然有六道之多！我这两道真气，就跟你他妈的六道真气斗上一斗！看看到底是谁厉害。只怕还有，哈哈，这可热闹之极了！好玩，好玩！再来好了，哼，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只有六道，我不戒和尚他奶奶的又怕你这狗贼的何来？”

他双手紧紧按住令狐冲的两处穴道，自己头上慢慢冒出白气，初时还大呼小叫，到后来内劲越运越足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其实天色渐明，但见他头顶白气愈来愈浓，直如一团浓雾，将他一个大脑袋围在其中。

过了良久良久，不戒双手一起，哈哈大笑，突然间大笑中绝，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

仪琳大惊，叫道：“爹爹，爹爹。”忙抢过去将他扶起，但不戒身子实在太重，只扶起一半，两人又一起坐倒。不戒全身衣裤都已被大汗湿透，口中不住喘气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他妈的……我……我……他妈的……”

仪琳听他骂出声来，这才稍稍放心，问道：“爹，怎么啦？你累得很么？”不戒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小子之身体内有六道厉害的真气，想跟老子……老子斗法。他奶奶的，老子催动真气，将这六道邪门怪气都给压了下去，嘿嘿，你放心，这小子死不了。”仪琳芳心大慰，回过脸去，果见令狐冲慢慢站起身来。

田伯光笑道：“大和尚的真气当真厉害，便这么片刻之间，就治愈了令狐兄的重伤。”

不戒听他一赞，甚是喜欢，道：“你这小子作恶多端，本想一把捏死了你，总算你找到了令狐冲这小子，有点儿功劳，饶你一命，乖乖的给我滚罢。”

田伯光大怒，骂道：“甚么叫做乖乖的给我滚？他妈的大和尚，你说的是人话不是？你说一个月之内给你找到令狐冲，便给我解开死穴，再给解药解毒，这时候却又来赖了。你不给解穴解毒，便是猪狗不如的下三滥臭和尚。”

田伯光如此狠骂，不戒倒也并不恼怒，笑道：“瞧你这臭小子，怕死怕成这等模样，生怕我不戒大师说话不算数，不给解药。他妈的混小子，解药给你。”说着伸手入怀，去取解药，但适才使力过度，一只手不住颤抖，将瓷瓶拿在手中，几次又掉在身上。仪琳伸手过去拿起，拔去瓶塞。不戒道：“给他三粒，服一粒后隔三天再服一粒，再隔六天后服第三粒，这九天中倘若给人杀了，可不干大和尚的事。”

田伯光从仪琳手中取过解药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你逼我服毒，现下又给解药，我不骂你已算客气了，谢是不谢的。我身上的死穴呢？”不戒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点你的穴道，七天之后，早就自行解开了。大和尚倘若当真点了你死穴，你这小子还能活到今日？”

田伯光早就察知身上穴道已解，听了不戒这几句话登时大为宽慰，又笑又骂：“他奶奶的，老和尚骗人。”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令狐兄，你和小师妹一定有些言语要说，我去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着一拱手，转身走向下山的大路。

令狐冲道：“田兄且慢。”田伯光道：“怎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田兄，令狐冲数次承你手下留情，交了你这朋友，有一件事我可要良言相劝。你若不改，咱们这朋友可做不长。”

田伯光笑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劝我从此不可再干奸淫良家妇女的勾当。好，田某听你的话，天下荡妇淫娃，所在多有，田某贪花好色，也不必定要去逼迫良家妇女，伤人性命。哈哈，令狐兄，衡山群玉院中的风光，不是妙得紧么？”

令狐冲和仪琳听他提到衡山群玉院，都不禁脸上一红。田伯光哈哈大笑，迈步又行，脚下一软，一个筋斗，骨碌碌的滚出老远。他挣扎着坐起，取出一粒解药吞入腹中，霎时间腹痛如绞，坐在地下，一时动弹不得。他知这是解治剧毒的应有之象，倒也并不惊恐。

适才不戒和尚将两道强劲之极的真气注入令狐冲体内，压制了桃谷六仙的六道真气，令狐冲只觉胸口烦恶尽去，脚下劲力暗生，甚是欢喜，走向前去，向不戒恭恭敬敬的一揖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师，救了晚辈一命。”

不戒笑嘻嘻的道：“谢倒不用，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你是我女婿，我是你丈人老头，又谢甚么？”

仪琳满脸通红，道：“爹，你……你又来胡说了。”不戒奇道：“咦！为甚么胡说？你日思夜想的记挂着他，难道不是想嫁给他当老婆？就算嫁不成，难道不想跟他生个美貌的小尼姑？”仪琳啐道：“老没正经，谁又……谁又……”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山道上脚步声响，两人并肩上山，正是岳不群和岳灵珊父女。令狐冲一见又惊又喜，忙迎将上去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小师妹，你们又回来啦！师娘呢？”

岳不群突见令狐冲精神健旺，浑不似昨日奄奄一息的模样，甚是欢喜，一时无暇寻问，向不戒和尚一拱手，问道：“这位大师上下如何称呼？光临敝处，有何见教？”

不戒道：“我叫做不戒和尚，光降敝处，是找我女婿来啦。”说着向令

狐冲一指。他是屠夫出身，不懂文诌诌的客套，岳不群谦称“光降敝处”，他也照样说“光降敝处”。

岳不群不明他底细，又听他说甚么“找女婿来啦”，只道有意戏侮自己，心中恼怒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淡淡的道：“大师说笑了。”见仪琳上来行礼，说道：“仪琳师侄，不须多礼。你来华山，是奉了师尊之命么？”仪琳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不是。我……我岳不群不再理她，向田伯光道：“田伯光，哼！你好大胆子！”田伯光道：“我跟你徒弟令狐冲很说得来，挑了两担酒上山，跟他喝个痛快，那也用不着多大胆子。”岳不群脸色愈益严峻，道：“酒呢？”田伯光道：“早在思过崖上跟他喝得干干净净了。”

岳不群转向令狐冲，问道：“此言不虚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师父，此中原委，说来话长，待徒儿慢慢禀告。”岳不群道：“田伯光来到华山，已有几日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约莫有半个月。”岳不群道：“这半个月中，他一直便是在华山之上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岳不群厉声道：“何以不向我禀明？”令狐冲道：“那时师父师娘不在山上。”岳不群道：“我和师娘到哪里去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到长安附近，去追杀田君。”

岳不群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田君，哼，田君！你既知此人积恶如山，怎地不拔剑杀他？就算斗他不过，也当给他杀了，何以贪生怕死，反而和他结交？”

田伯光坐在地下，始终无法挣扎起身，插嘴道：“是我不想杀他，他又有甚么法子？难道他斗我不过，便在我面前拔剑自杀？”

岳不群道：“在我面前，也有你说话的余地？”向令狐冲道：“去将他杀了！”

岳灵珊忍不住插口道：“爹，大师哥身受重伤，怎能与人争斗？”

岳不群道：“难道人家便没有伤？你担甚么心，明摆着我在这里，岂能容这恶贼伤我门下弟子？”他素知令狐冲狡谲多智，生平嫉恶如仇，不久之前又曾在田伯光刀下受伤，若说竟去和这大淫贼结交为友，那是决计不会，料想他是斗力不胜，便欲斗智，眼见田伯光身受重伤，多半便是这个大弟子下的手，因此虽听说令狐冲和这淫贼结交，倒也并不真怒，只是命他过去将之杀了，既为江湖上除一大害，也成孺子之名，料得田伯光重伤之余，纵然能与令狐冲相抗，却抵挡不住自己轻轻的一下弹指。

不料令狐冲却道：“师父，这位田兄已答应弟子，从此痛改前非，再也不做污辱良家妇女的勾当。弟子知他言而有信，不如岳不群厉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知他言而有信？跟这等罪该万死的恶贼，也讲甚么言而有信，言而无信？他这把刀下，曾伤过多少无辜人命？这种人不杀，我辈学武，所为何来？珊儿，将佩剑交给大师哥。”岳灵珊应道：“是！”拔出长剑，将剑柄向令狐冲递去。

令狐冲好生为难，他从来不敢违背师命，但先前临死时和田伯光这么一握手，已是结交为友，何况他确已答应改过迁善，这人过去为非作歹，说过了的话却必定算数，此时杀他，未免不义。他从岳灵珊手中接过剑来，转身摇摇晃晃的向田伯光走去，走出十几步，假装重伤之余突然间两腿无力，左膝一曲，身子向前直扑出去，扑的一声，长剑插入了自己左边的小腿。

这一下谁也意料不到，都是惊呼出来。仪琳和岳灵珊同时向他奔去。仪琳只跨出一步，便即停住，心想自己是佛门弟子，如何可以当众向一个青年男子这等情切关心？岳灵珊却奔到了令狐冲身旁，叫道：“大师哥，你怎么

了？”令狐冲闭目不答。岳灵珊握住剑柄，拔起长剑，创口中鲜血直喷。她随手从怀中取出本门金创药，敷在令狐冲腿上创口，一抬头，猛见仪琳俏脸全无血色，满脸是关注已极的神气。岳灵珊心头一震：“这小尼姑对大师哥竟这等关怀！”她提剑站起，道：“爹，让女儿去杀了这恶贼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你杀此恶贼，没的坏了自己名头。将剑给我！”田伯光淫贼之名，天下皆知，将来江湖传言，都说田伯光死于岳家小姐之手，定有不肖之徒加油添酱，说甚么强奸不遂之类的言语。岳灵珊听父亲这般说，当即 will 剑柄递了过去。

岳不群却不接剑，右手一拂，裹住了长剑。不戒和尚见状，叫道：“使不得！”除下两只鞋子在手。但见岳不群袖刀挥出，一柄长剑向着十余丈外的田伯光激飞过去。不戒已然料到，双手力掷，两只鞋子分从左右也是激飞而出。

剑重鞋轻，长剑又先挥出，但说也奇怪，不戒的两只僧鞋竟后发先至，便兜了转来，抢在头里，分从左右勾住了剑柄，硬生生拖转长剑，又飞出数丈，这才力尽，插在地下。两只僧鞋兀自挂在剑柄之上，随着剑身摇晃不已。

不戒叫道：“糟糕！糟糕！琳儿，爹爹今日为你女婿治伤，大耗内力，这把长剑竟飞了一半便掉将下来。本来该当飞到你女婿的师父面前两尺之处落下，吓他一大跳，唉！你和尚爹爹这一回丢脸之极，难为情死了。”

仪琳见岳不群脸色极是不善，低声道：“爹，别说啦。”快步过去，在剑柄上取下两只僧鞋，拔起长剑，心下踌躇，知道令狐冲之意是不欲刺杀田伯光，倘若将剑交还给岳灵珊，她又去向田伯光下手，岂不是伤了令狐冲之心？

岳不群以袖功挥出长剑，满拟将田伯光一剑穿心而过，万不料不戒和尚这两只僧鞋上竟有如许力道，而劲力又巧妙异常。这和尚大叫大嚷，对小尼姑自称爹爹，叫令狐冲为女婿，胡言乱语，显是个疯僧，但武功可当真了得，他还说适才给令狐冲治伤，大耗内力，若非如此，岂不是更加厉害？虽然自己适才衣袖这一拂之中未用上紫霞神功，若是使上了，未必便输于和尚，但名家高手，一击不中，怎能再试？他双手一拱，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。大师既一意回护着这个恶贼，在下今日倒不便下手了。大师意欲如何？”

仪琳听他说今日不会再杀田伯光，当即双手横捧长剑，走到岳灵珊身前，微微躬身，道：“姊姊，你……”岳灵珊哼的一声，抓住剑柄，眼睛瞧也不瞧，顺手擦的一声，便即还剑入鞘，手法干净利落之极。

不戒和尚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好姑娘，这一下手法可帅得很哪。”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小女婿儿，这就走罢。你师妹俊得很，你跟她在一块儿，我可不大放心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大师爱开玩笑，只是这等言语有损恒山、华山两派令誉，还请住口。”不戒愕然道：“甚么？好容易找到你，救活了你性命，你又不肯娶我女儿了？”令狐冲正色道：“大师相救之德，令狐冲终身不敢或忘。仪琳师妹恒山派门规精严，大师再说这等无聊笑话，定闲、定逸两位师太脸上须不好看。”不戒搔头道：“琳儿，你……你……你这个女婿儿到底是怎么搞的？这……这不是莫名其妙么？”

仪琳双手掩面，叫道：“爹，别说啦，别说啦！他自是他，我自是我，有……有……有甚么干系了？”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向山下疾奔而去。

不戒和尚更是摸不着头脑，呆了一会，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见不到他时，

拚命要见。见到他时，却又不要见了。就跟她妈妈一模一样，小尼姑的心事，真是猜想不透。”眼见女儿越奔越远，当即追了下去。

田伯光支撑着站起，向令狐冲道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！”转过身来，踉跄下山。

岳不群待田伯光远去，才道：“冲儿，你对这恶贼，倒挺有义气啊，宁可自刺一剑，也不肯杀他。”令狐冲脸有惭色，知道师父目光锐利，适才自己这番做作瞒不过他，只得低头说道：“师父，此人行止虽然十分不端，但一来他已答应改过迁善，二来他数次曾将弟子制住，却始终留情不杀。”岳不群冷笑道：“跟这种狼心狗肺的贼子也讲道义，你一生之中，苦头有得吃了。”

他对这个大弟子一向钟爱，见他居然重伤不死，心下早已十分欢喜，刚才他假装跌倒，自刺其腿，明知是诈，只是此人从小便十分狡狴，岳不群知之已稔，也不十分深究，再加令狐冲对不戒和尚这番言语应付得体，颇洽己意，田伯光这桩公案，暂且便搁下了，伸手说道：“书呢？”

令狐冲见师父和师妹去而复返，便知盗书事发，师父回山追索，此事正是求之不得，说道：“在六师弟处。小师妹为救弟子性命，一番好意，师父请勿怪责。但未奉师父之命，弟子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伸手碰那秘笈一碰，秘笈上所录神功，更是只字不敢入眼。”

岳不群脸色登和，微笑道：“原当如此。我也不是不肯传你。只是本门面临大事，时机紧迫，无暇从容指点，但若任你自习，只怕误入歧途，反有不测之祸。”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那不戒和尚疯疯癫癫，内功倒甚是高明，是他给你化解了身体内的六道邪气么？现下觉得怎样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弟子体内烦恶尽消，种种炙热冰冷之苦也已除去，不过周身没半点力气。”岳不群道：“重伤初愈，自是乏力。不戒大师的救命之恩，咱们该当图报才是。”令狐冲应道：“是。”

岳不群回上华山，一直担心遇上桃谷六仙，此刻不见他们踪迹，心下稍定，但也不愿多所逗留，道：“咱们会同大有，一起去嵩山罢。冲儿，你能不能长途跋涉？”令狐冲大喜，连声道：“能，能，能！”

师徒三人来到正气堂旁的小舍外。岳灵珊快步在前，推门进内，突然间“啊”的一声，尖叫出来，声音充满了惊怖。

岳不群和令狐冲同时抢上，向内望时，只见陆大有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不动。令狐冲笑道：“师妹勿惊，是我点倒他的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倒吓了我一跳，干么点倒了六猴儿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他也是一番好意，见我不肯观看秘笈，便念诵秘笈上的经文给我听，我阻止不住，只好点倒了他，他怎么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岳不群“咦”的一声，俯身一探陆大有的鼻息，又搭了搭他的脉搏，惊道：“他怎么……怎么会死了？冲儿，你点了他甚么穴道？”

令狐冲听说陆大有竟然死了，这一下吓得魂飞天外，身子晃了几晃，险些晕去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伸手去摸陆大有的脸颊，触手冰冷，死去已然多时，忍不住哭出声来，叫道：“六……六师弟，你真死了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书呢？”令狐冲泪眼模糊的瞧出来，不见了那部《紫霞秘笈》，也道：“书呢？”忙伸手到陆大有尸身的怀里一搜，并无踪影，说道：“弟子点倒他时，记得见到那秘笈翻开了摊在桌上，怎么会不见了？”

岳灵珊在炕上、桌旁、门角、椅底，到处寻找，却哪里有《紫霞秘笈》的踪迹？

这是华山派内功的无上典籍，突然失踪，岳不群如何不急？他细查陆大有尸身，并无一处致命的伤痕，再在小舍前后与屋顶踏勘一遍，也无外人到过的丝毫踪迹，寻思：“既无外人来过，那决不是桃谷六仙或不戒和尚取去的了。”厉声问道：“冲儿，你到底点的是甚么穴道？”

令狐冲双膝一曲，跪在师父面前，道：“弟子生怕重伤之余，手上无力，是以点的是膻中要穴，没想到……没想到竟然失手害死了六师弟。”一探手，拔出陆大有腰间的长剑，便往自己颈中刎去。

岳不群伸手一弹，长剑远远飞开，说道：“便是要死，也得先找到了《紫霞秘笈》。你到底把秘笈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令狐冲心下一片冰凉，心想：“师父竟然疑心我藏起了《紫霞秘笈》。”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师父，这秘笈定是为人盗去，弟子说甚么也要追寻回来，一页不缺，归还师父。”

岳不群心乱如麻，说道：“要是给人抄录了，或是背熟了，纵然一页不缺的得回原书，本门的上乘武功，也从此不再是独得之秘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温言说道：“冲儿，倘若是你取去的，你交了出来，师父不责备你便是。”

令狐冲呆呆的瞧着陆大有尸身，大声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今日立下重誓，世上若有人偷窥了师父的《紫霞秘笈》，有十个弟子便杀他十个，有一百个便杀他一百个。师父倘若仍然疑心是弟子偷了，请师父举掌击毙便是。”

岳不群摇头道：“你起来！你既说不是，自然不是了。你和大有向来交好，当然不是故意杀他。那么这部秘笈，到底是谁偷了去呢？”眼望窗外，呆呆的出神。

岳灵珊垂泪道：“爹，都是女儿不好，我……我自作聪明，偷了爹爹的秘笈，哪知道大师哥决意不看，反而害了六师弟的性命。女儿……女儿说甚么也要去找回秘笈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咱们四下再找一遍。”这一次三人将小舍中每一处都细细找过了，秘笈固然不见，也没发现半点可疑的线索。岳不群对女儿道：“此事不可声张，除了我跟你娘说明之外，向谁也不能提及。咱们葬了大有，这就下山去罢。”

令狐冲见到陆大有尸体的脸孔，忍不住又悲从中来，寻思：“同门诸师弟之中，六师弟对我情谊最深，哪知道我一个失手，竟会将他点毙。这件事实在万万料想不到，就算我毫没受伤，这样一指也决计不会送了他性命，莫非因为我体内有了桃谷六仙的邪门真气，因而指力便异乎寻常么？就算如此，那《紫霞秘笈》却何以又会不翼而飞？这中间的蹊跷，当真猜想不透。师父对我起疑，辩白也是无用，说甚么也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，那时再行自刎以谢六师弟便了。”他拭了眼泪，找把锄头，挖坑埋葬陆大有尸体，直累得全身大汗，气喘不已，还是岳灵珊在旁相助，这才安葬完毕。

三人来到白马庙，岳夫人见令狐冲性命无碍，随伴前来，自是不胜之喜。岳不群悄悄告知陆大有身亡、《紫霞秘笈》失踪的讯息，岳夫人又凄然下泪。《紫霞秘笈》失踪虽是大事，但在她想来，丈夫早已熟习，是否保有秘笈，已大不相干。可是陆大有在华山派门下已久，为人随和，一旦惨亡，自是伤心难过。众弟子不明缘由，只是见师父、师娘、大师哥和小师妹四人都神色郁郁，谁也不敢大声谈笑。

当下岳不群命劳德诺雇了两辆大车，一辆由岳夫人和岳灵珊乘坐，另一辆由令狐冲躺卧其中养伤，一行向东，朝嵩山进发。

这日行至韦林镇，天已将黑，镇上只有一家客店，已住了不少客人，华山派一行人有女眷，借宿不便。岳不群道：“咱们再赶一程路，到前面镇上再说。”哪知行不到三里路，岳夫人所乘的大车脱了车轴，无法再走。岳夫人和岳灵珊只得从车中出来步行。

施戴子指着东北角道：“师父，那边树林中有座庙宇，咱们过去借宿可好？”岳夫人道：“就是女眷不便。”岳不群道：“戴子，你过去问一声，倘若庙中和尚不肯，那就罢了，不必强求。”施戴子应了，飞奔而去。不多时便奔了回来，远远叫道：“师父，是座破庙，没有和尚。”众人大喜。陶钧、英白罗、舒奇等年幼弟子当先奔去。

岳不群、岳夫人等到得庙外时，只见东方天边乌云一层层的堆将上来，霎时间天色便已昏黑。岳夫人道：“幸好这里有一座破庙，要不然途中非遇大雨不可。”走进大殿，只见殿上供的是一座青面神像，身披树叶，手持枯草，是尝百草的神农氏药王菩萨。

岳不群率领众弟子向神像行了礼，还没打开铺盖，电光连闪，半空中忽喇喇的打了个霹雳，跟着黄豆大的雨点洒将下来，只打得瓦上刷刷直响。

那破庙到处漏水，众人铺盖也不打开了，各寻干燥之地而坐。高根明、梁发和三名女弟子自去做饭。岳夫人道：“今年春雷响得好早，只怕年成不好。”

令狐冲在殿角中倚着钟架而坐，望着檐头雨水倾倒下来，宛似一张水帘，心想：“倘若六师弟健在，大家有说有笑，那便开心得多了。”

这一路上他极少和岳灵珊说话，有时见她和林平之在一起，更加避得远远的，心中常想：“小师妹拚着给师父责骂，盗了《紫霞秘笈》来给我治伤，足见对我情义深厚。我只盼她一生快乐。我决意找到秘笈之后，便自刎以谢六师弟，岂可再去招惹于她？她和林师弟正是对壁人，但愿她将我忘得干干净净，我死之后，她眼泪也不流一滴。”心中虽这么想，可是每当见她和林平之并肩同行、娓娓而谈之际，胸中总是酸楚难当。

这时药王庙外大雨倾盆，眼见岳灵珊在殿上走来走去，帮着烧水做饭，她目光每次和林平之相对，两人脸上都露出一丝微笑。这情景他二人只道旁人全没注意，可是每一次微笑，从没逃过令狐冲的眼去。他二人相对一笑，令狐冲心中便是一阵难受，想要转过了头不看，但每逢岳灵珊走过，他总是情不自禁的要向她瞥上一眼。

用过晚饭后，各人分别睡卧。那雨一阵大，一阵小，始终不止，令狐冲心下烦乱，一时难以入睡，听得大殿上鼻息声此起彼落，各人均已沉沉睡去。

突然东南方传来一片马蹄声，约有十余骑，沿着大道驰来。令狐冲一凛：“黑夜之中，怎地有人冒雨奔驰？难道是冲着我们来么？”他坐起身来，只听岳不群大声喝道：“大家别作声。”过不多时，那十余骑在庙外奔了过去。这时华山派诸人都已全醒转，各人手按剑柄防敌，听得马蹄声越过庙外，渐渐远去，各人松了口气，正欲重行卧倒，却听得马蹄声又兜了转来。十余骑马来到庙外，一齐停住。

只听得一个清亮的声音叫道：“华山派岳先生在庙里么？咱们有一事请教。”

令狐冲是本门大弟子，向来由他出面应付外人，当即走到门边，把门开门，说道：“夤夜之际，是哪一路朋友过访？”望眼过去，但见庙外一字排开十五骑人马，有六七人手中提着孔明灯，齐往令狐冲脸上照来。

黑暗之中六七盏灯同时迎面照来，不免耀眼生花，此举极是无理，只这么一照，已显得来人充满了敌意。令狐冲睁大了眼，却见来人个个头上戴了个黑布罩子，只露出一对眼睛，心中一动：“这些人若不是跟我们相识，便是怕给我们记得了相貌。”只听左首一人说道：“请岳不群岳先生出见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阁下何人？请示知尊姓大名，以便向敝派师长禀报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们是何人，你也不必多问。你去跟你师父说，听说华山派得到了福威镖局的《辟邪剑谱》，要想借来一观。”令狐冲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华山派自有本门武功，要别人的《辟邪剑谱》何用？别说我们没有得到，就算得到了，阁下如此无理强索，还将华山派放在眼里么？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其余十四人也都跟着大笑，笑声从旷野中远远传了开去，声音洪亮，显然每一个人都是内功不弱。令狐冲暗暗吃惊：“今晚又遇上了劲敌，这一十五个人看来人人都是好手，却不知是甚么来头？”

众人大笑声中，一人朗声说道：“听说福威镖局姓林的那小子，已投入了华山派门下。素仰华山派君子剑岳先生剑术神通，独步武林，对那《辟邪剑谱》自是不值一顾。我们是江湖上无名小卒，斗胆请岳先生赐借一观。”那十四人的笑声呵呵不绝，但这一人的说话仍然清晰洪亮，未为嘈杂之声所掩，足见此人内功比之余人又胜了一筹。

令狐冲道：“阁下到底是谁？你……”这几个字却连自己也无法听见，心中一惊，随即住口，暗忖：“难道我十多年来所练内功，居然一点也没剩下？”他自下华山之后，曾数度按照本门心法修习内功，但稍一运气，体内便杂息奔腾，无法调御，越想控制，越是气闷难当，若不立停内息，登时便会晕了过去。练了数次，均是如此，当下便向师父请教，但岳不群只是冷冷的瞧他一眼，并不置答。令狐冲当时即想：“师父定是疑心我吞没《紫霞秘笈》，私自修习。那也不必辩白。反正我已命不久长，又去练这内功作甚？”此后便不再练。不料此刻提气说话，竟被对方的笑声压住了，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。

却听得岳不群清亮的声音从庙中传了出来：“各位均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怎地自谦是无名小卒？岳某素来不打诳语，林家《辟邪剑谱》，并不在我们这里。”他说这几句话时运上了紫霞神功，夹在庙外十余人的大笑声中，庙里庙外，仍然无人不听得清清楚楚，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和平时谈话殊无分别，比之那人力运中气的大声说话，显得远为自然。

只听另一人粗声说道：“你自称不在你这里，却到哪里去了？”岳不群道：“阁下凭甚么问这句话？”那人道：“天下之事，天下人管得。”岳不群冷笑一声，并不答话。那人大声道：“姓岳的，你到底交不交出来？可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不交出来，咱们只好动粗，要进来搜了。”

岳夫人低声道：“女弟子们站在一块，背靠着背，男弟子们，拔剑！”刷刷刷刷声响，众人都拔出了长剑。

令狐冲站在门口，手按剑柄，还未拔剑，已有两人一跃下马，向他冲了过来。令狐冲身子一侧，待要拔剑，只听一人喝道：“滚开！”抬腿将他踢了个筋斗，远远摔了出去。

令狐冲直飞出数丈之外，跌在灌木丛中。他头脑中一片混乱，心道：“他这一踢力道也不如何厉害，怎地我下盘竟然轻飘飘的没半点力气？”挣扎着待要坐起，突然胸腹间热血翻涌，七八道真气盘旋来去，在体内相互冲突碰撞，教他便要移动一根手指也是不能。

令狐冲大惊，张嘴大叫，却叫不出半点声息，这情景便如着了魔魇，脑子甚是清醒，可就丝毫动弹不得。耳听得兵器撞碰之声铮铮不绝，师父、师娘、二师弟等人已冲到庙外，和七八个蒙面人斗在一起，另有几个蒙面人已闯入了庙内，一阵阵叱喝之声，从庙门中传出来，还夹着几下女子的呼叱声音。

这时雨势又已转大，几盏孔明灯抛在地下，发出淡淡黄光，映着剑光闪烁，人影乱晃。

过不多时，只听得庙中传出一声女子的惨呼，令狐冲更是焦急，敌人都是男子，这声女子惨呼，自是师妹之中有人受了伤，眼见师父舞动长剑，以一敌四，师娘则在和两个敌人缠斗。他知师父师娘剑术极精，虽以少敌多，谅必不会败落。二师弟劳德诺大声叱喝，也是以一挡二，他两个敌人均使单刀，从兵器撞碰声中听来，显是膂力沉雄，时候一长，劳德诺势难抵挡。

眼见己方三人对抗八名敌人，形势已甚险恶，庙内情景只怕更是凶险。师弟师妹人数虽众，却无一高手，耳听得惨呼之声连连，多半已有几人遭了毒手。他越焦急，越是使不出半分力气，不住暗暗祷祝：“老天爷保佑，让我有半个时辰恢复力道，令狐冲只须进得庙中，自当力护小师妹周全，我便给敌人碎尸万段，身遭无比酷刑，也是心甘情愿。”

他强自挣扎，又运内息，陡然间六道真气一齐冲向胸口，跟着又有两道真气自上而下，将六道真气压了下去，登时全身空荡荡地，似乎五脏六腑全部不知去向，肌肤血液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心头登时一片冰冷，暗叫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原来如此。”

这时他方才明白，桃谷六仙竟以真气替他疗伤，六道真气分从不同经脉中注入，内伤固然并未治好，而这六道真气却停留在他体内，郁积难宣。偏生遇上了内功甚高而性子急躁的不戒和尚，强行以两道真气将桃谷六仙的真气压了下去，一时之间，似乎他内伤已愈，实则是他体内更多了两道真气，相互均衡抵制，使得他旧习内功半点也不留存，竟然成了废人。他胸口一酸，心想：“我遭此不测，等于是废去了我全身武功，今日师门有难，我竟然出不了半分力气。令狐冲身为华山派大弟子，眼睁睁的躺在地下，听凭师父、师娘受人欺辱，师弟、师妹为人宰割，当真是枉自为人了。好，我去和小师妹死在一块。”

他知道只稍稍一运气，牵动体内八道真气，全身便无法动弹，当下气沉丹田，丝毫不运内息，果然便能移动四肢，当下慢慢站起身来，缓缓抽出长剑，一步一步走进庙中。

一进庙门，扑鼻便闻到一阵血腥气，神坛上亮着两盏孔明灯，但见梁发、施戴子、高根明诸师弟正自和敌人浴血苦战，几名师弟、师妹躺在地下，不知死活，岳灵珊和林平之正并肩和一个蒙面敌人相斗。

岳灵珊长发披散，林平之左手持剑，显然右手已为敌人所伤。那蒙面人手持一根短枪，枪法矫夭灵活，林平之连使三招“苍松迎客”，才挡住了他攻势，苦在所学剑法有限，只见敌人短枪一起，枪上红缨抖开，耀眼生花，噗的一声，林平之右肩中枪。岳灵珊急刺两剑，逼得敌人退开一步，叫道：“小林子，快去裹伤。”林平之道：“不要紧！”刺出一剑，脚步已然踉跄。那蒙面人一声长笑，横过枪柄，拍的一声响，打在岳灵珊腰间。岳灵珊右手撒剑，痛得蹲下身去。

令狐冲大惊，当即持剑抢上，提气挺剑刺出，剑尖只递出一尺，内息上

涌，右臂登时软软的垂了下来。那蒙面人眼见剑到，本待侧身闪躲，然后还他一枪，哪知他这一剑刺不到一尺，手臂便垂了下来。那蒙面人微感诧异，一时不加细想，左腿横扫，将令狐冲从庙门中踢了出去。

砰的一声，令狐冲摔入了庙外的水潭。大雨兀自滂沱，他口中、眼中、鼻中、耳中全是泥浆，一时无法动弹，但见劳德诺已被人点倒，本来和他对战的两敌已分别去围攻岳不群夫妇。过不多时，庙中又拥出两个敌人，变成岳不群独斗七人，岳夫人力抗三敌的局面。

只听得岳夫人和一个敌人齐声呼叱，两人腿上同时受伤。那敌人退了下去，岳夫人眼前虽少了一敌，但腿上被重重砍了一刀，受伤着实不轻，又拆得几招，肩头被敌人刀背击中，委顿在地。两个蒙面人哈哈大笑，在她背心上点了几处穴道。

这时庙中群弟子相继受伤，一一被人制服。来攻之敌显是另有图谋，只将华山群弟子打倒擒获，或点其穴道，却不伤性命。

十五人团团围在岳不群四周，八名好手分站八方，与岳不群对战，余下七人手中各执孔明灯，将灯火射向岳不群双眼。华山派掌门内功虽深，剑术虽精，但对战的八人均属好手，七道灯光迎面直射，更令他难以睁眼。他知道今日华山派已然一败涂地，势将在这药王庙中全军覆没，但仍挥剑守住门户，气力悠长，剑法精严，灯火射到之时，他便垂目向下，八个敌人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。

一名蒙面人高声叫道：“岳不群，你投不投降？”岳不群朗声道：“岳某宁死不辱，要杀便杀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不投降，我先斩下你夫人的右臂！”说着提起一柄厚背薄刃的鬼头刀，在孔明灯照射之下，刀刃上发出幽幽蓝光，刀锋对住了岳夫人的肩头。

岳不群微一迟疑：“难道听凭师妹断去一臂？”但随即心想：“倘若弃剑投降，一般的受他们欺凌虐待，我华山派数百年的令名，岂可在我手中葬送？”突然间吸一口气，脸上紫气大盛，挥剑向左首的汉子劈去。那汉子举刀挡格，岂知岳不群这一剑伴随着紫霞神功，力道强劲，那刀竟然被长剑逼回，一刀一剑，同时砍上他右臂，将他右臂砍下了两截，鲜血四溅。那人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。

岳不群一招得手，嗤的一剑，又插入了另一名敌人左腿，那人破口大骂，退了下去。和他对战的少了二人，但情势并不稍缓，哥地里噗的一声，背心中了一记链子锤，连攻三剑，才驱开敌人，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。众敌齐声欢呼：“岳老儿受了伤，累也累死了他！”和他对战的六人眼见胜算在握，放开了圈子，这一来，岳不群更无可乘之机。

蒙面敌人一共一十五人，其中三人为岳不群夫妇所伤，只有一个被斩断手臂的伤得极重，其余二人伤腿，并无大碍，手中提着孔明灯，不住口的向岳不群嘲骂。

岳不群听他们口音南北皆有，武功更杂，显然并非一个门派，但趋退之余，相互间又默契甚深，并非临时聚在一起，到底是甚么来历？实是猜想不透，最奇的是，这一十五人无一不是弱者，以自己在江湖上见闻之博，不该一十五名武功好手竟然连一个也认不出来，但偏偏便摸不着半点头脑。他拿得定这些人从未和自己交过手，绝无仇冤，难道真是为了《辟邪剑谱》，才如此大举来和华山派为难么？

他心中思忖，手上却丝毫不懈，紫霞神功施展出来，剑尖末端隐隐发出

光芒，十余招后又有一名敌人肩头中剑，手中钢鞭跌落在地，圈外另一名蒙面人抢了过来，替了他出去，这人手持锯齿刀，兵刃沉重，刀头有一弯钩，不住去锁拿岳不群手中长剑。岳不群内力充沛，精神愈战愈长，突然间左手反掌，打中一人胸口，喀喇一声响，打断了他两根肋骨，那人双手所持的镔铁怀杖登时震落在地。

不料这人勇悍绝伦，肋骨一断，奇痛彻心，反而激起了狂怒。着地滚进，张开双臂便抱住了岳不群的左腿。岳不群吃了一惊，挥剑往他背心劈落，旁边两柄单刀同时伸过来格开。岳不群长剑未能砍落，右脚便往他头上踢去。那人是个擒拿好手，左臂长出，连他右腿也抱住了，跟着一滚。岳不群武功再强，也已无法站定，登时摔倒。顷刻之间，单刀、短枪、链子锤、长剑，诸般兵刃同时对准了他头脸喉胸诸处要害。

岳不群一声叹息，松手撤剑，闭目待死，只觉腰间、肋下、喉头、左乳各处，被人以重手点了穴道，跟着两个蒙面人拉着他站起。

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君子剑岳先生武功卓绝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我们合十五人之力对付你一人，还闹得四五人受伤，这才将你擒住，嘿嘿，佩服，佩服！老朽跟你单打独斗，那是斗不过你的了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我们有十五人，你们却有二十余人，比较起来，还是你华山派人多势众。我们今晚以少胜多，打垮了华山派，这一仗也算胜得不易，是不是？”其余蒙面人都道：“是啊，胜来着实不易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岳先生，我们和你无冤无仇，今晚冒昧得罪，只不过想借那《辟邪剑谱》一观。这剑谱吗，本来也不是你华山派的，你千方百计的将福威镖局的林家少年收入门下，自然是在图谋这部剑谱了。这件事太也不够光明正大，武林同道听了，人人十分愤怒。老朽好言相劝，你还是献了出来罢！”

岳不群大怒，说道：“岳某既然落入你手，要杀便杀，说这些废话作甚？岳不群为人如何，江湖上众皆知闻，你杀岳某容易，想要坏我名誉，却是作梦！”

一名蒙面人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“坏你名誉不容易么？你的夫人、女儿和几个女弟子都相貌不错，我们不如大伙儿分了，娶了作小老婆！哈哈，这一下，你岳先生在武林中可就大名鼎鼎了。”其余蒙面人都跟着大笑，笑声中充满了淫猥之意。

岳不群只气得全身发抖。只见几名蒙面人将一众男女弟子从庙中推了出来。众弟子都给点中了穴道，有的满脸鲜血，有的一到庙外便即跌倒，显是腿脚受伤。

那蒙面老者说道：“岳先生，我们的来历，或许你已经猜到了三分，我们并不是武林中甚么白道上的英雄好汉，没甚么事做不出来。众兄弟有的好色成性，倘若得罪了尊夫人和令爱，于你面上可不大光彩。”

岳不群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阁下既然不信，尽管在我们身上搜索便是，且看有甚么《辟邪剑谱》！”

一名蒙面人笑道：“我劝你还是自己献出来的好。一个个搜将起来，搜到你老婆、闺女身上，未必有甚么好看。”

林平之大声叫道：“一切祸事，都是由我林平之身上而起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福建林家，压根儿便没甚么《辟邪剑谱》，信与不信，全由你们了。”说着从地下拾起一根被震落的镔铁怀杖，猛力往自己额上击落。只是他双臂已被点了穴道，出手无力，嗒的一声，怀杖虽然击在头上，只擦损了一些油皮，

连鲜血也无。但他此举的用意，旁人都十分明白，他意欲牺牲一己性命，表明并无甚么剑谱落在华山派手中。

那蒙面老者笑道：“林公子，你倒挺够义气。我们跟你死了的爹爹有交情，岳不群害死你爹爹，吞没你家传的《辟邪剑谱》，我们今天是打抱不平来啦。你师父徒有君子之名，却无君子之实。不如你改投在我门下，包你学成一身纵横江湖的好武功。”

林平之叫道：“我爹娘是给青城派余沧海与木高峰害死的，跟我师父有甚么相干？我是堂堂华山派门徒，岂能临到危难，便贪生怕死？”

梁发叫道：“说得好！我华山派……”一个蒙面人喝道：“你华山派便怎样？”横挥一刀，将梁发的脑袋砍了下来，鲜血直喷。华山群弟子中，八九个人齐声惊呼。

岳不群脑海中种种念头此起彼落，却始终想不出这些人是甚么来头，听那老者的话，多半是黑道上的强人，或是甚么为非作歹的帮会匪首，可是秦晋川豫一带白道黑道上的成名人物，自己就算不识，也必早有所闻，绝无哪一个会帮、山寨拥有如此众多的好手。那人一刀便砍了梁发的脑袋，下手之狠，实是罕见。江湖上动武争斗，杀伤人命原是常事，但既已将对方擒住，绝少这般随手一刀，便斩人首级。

那人一刀砍死梁发后，纵声狂笑，走到岳夫人身前，将那柄染满鲜血的钢刀在半空中虚劈几刀，在岳夫人头顶掠过，相距不到半尺。岳灵珊尖声叫唤：“别……别伤我妈！”便晕了过去。岳夫人却是女中豪杰，毫不畏惧，心想他若将我一刀杀了，免受其辱，正是求之不得之事，昂首骂道：“脓包贼，有种便将我杀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东北角上马蹄声响，数十骑马奔驰而来。蒙面老者叫道：“甚么人？过去瞧瞧！”两名蒙面人应道：“是！”一跃上马，迎了上去。却听得蹄声渐近，跟着乒乒乓乓几下兵刃碰撞，有人叫道：“啊哟！”显是来人和那两名蒙面人交上了手，有人受伤。

岳不群夫妇和华山群弟子知是来了救星，无不大喜，模模糊糊的灯光之下，只见三四十骑马沿着大道，溅水冲泥，急奔而至，顷刻间在庙外勒马，团团站定。马上一人叫道：“是华山派的朋友。咦！这不是岳兄么？”

岳不群往那说话之人脸上瞧去，不由得大是尴尬，原来此人便是数日前持了五岳令旗、来到华山绝顶的嵩山派第三太保仙鹤手陆柏。他右首一人高大魁伟，认得是嵩山派第二太保托塔手丁勉。站在他左首的，赫然是华山派弃徒剑宗的封不平。那日来到华山的泰山派和衡山派的好手也均在内，只是比之其时上山的更多了不少人。孔明灯的黯淡光芒之下，影影绰绰，一时也认不得那许多。只听陆柏道：“岳兄，那天你不接左盟主的令旗，左盟主甚是不快，特令我丁师哥、汤师弟奉了令旗，再上华山奉访。不料深夜之中，竟会在这里相见，可真是料不到了。”岳不群默默不答。

那蒙面老者抱拳说道：“原来是嵩山派丁二侠、陆三侠、汤七侠三位到了。当真幸会，幸会。”嵩山派第七太保汤英颢道：“不敢，阁下尊姓大名，如何不肯以真面目相示？”蒙面老者道：“我们众兄弟多是黑道上的无名小卒，几个难听之极的匪号说将出来，没的污了各位武林高人的耳朵。冲着各位的金面，大伙儿对岳夫人和岳小姐是不敢无礼的了，只是有一件事，却要请各位主持武林公道。”

汤英颢道：“是甚么事，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这位岳不群先生，有个外号叫作君子剑，听说平日说话，向来满口仁义道德，最讲究武林规矩，可是最近的行为却有点儿大大的不对头了。福州福威镖局给人挑了，总镖头林震南夫妇给人害了，各位想必早已知闻。”

汤英颢道：“是啊，听说那是四川青城派干的。”那老者连连摇头，道：“江湖上虽这般传言，实情却未必如此。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人人都知道，福威镖局林家有一部祖传的《辟邪剑谱》，教有精微奥妙的剑法，练得之后，可以天下无故。林震南夫妇所以被害，便因于有人对这部《辟邪剑谱》眼红之故。”汤英颢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林震南夫妇到底是给谁害死的，外人不知详情。咱们只听说，这位君子剑暗使诡计，骗得林震南的儿子死心塌地的投入了华山派门下，那部剑谱，自然也带入了华山派门中。大伙儿一推敲，都说岳不群工于心计，强夺不成，便使巧取之计。想那姓林的小子有多大的年纪？能有多大见识？投入华山派门中之后，还不是让那老狐狸玩弄于掌股之上，乖乖的将《辟邪剑谱》双手献上。”

汤英颢道：“那恐怕不见得罢。华山派剑法精妙，岳先生的紫霞神功更是独步武林，乃是最神奇的一门内功，如何会去贪图别派的剑法？”

那老者仰天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汤老英雄这是以君子之心，去度小人之腹了。岳不群有甚么精妙剑法？他华山派气剑两宗分家之后，气宗霸占华山，只讲究练气，剑法平庸幼稚之极。江湖上震于‘华山派’三字的虚名，还道他们真有本领，其实呢，嘿嘿，嘿嘿……”他冷笑了几声，继道：“按理说，岳不群既是华山派掌门，剑术自必不差，可是众位亲眼目睹，眼下他是为我们几个无名小卒所擒。我们一不使毒药，二不用暗器，三不是以多胜少，乃是凭着真实本领，硬打硬拚，将华山派众师徒收拾了下来。华山派气宗的武功如何，那也可想而知了。岳不群当然有自知之明，他是急欲得到《辟邪剑谱》之后，精研剑法，以免徒负虚名，一到要紧关头，就此出丑露乖。”

汤英颢点头说：“这几句话倒也在理。”

那老者又道：“我们这些黑道上的无名小卒，说到功夫，在众位名家眼中看来，原是不值一笑，对那《辟邪剑谱》，也不敢起甚么贪心。不过以往十几年来，承蒙福威镖局的林总镖头瞧得起，每年都赠送厚礼，他的镖车经过我们山下，众兄弟冲着他的面子，谁也不去动他一动。这次听说林总镖头为了这部剑谱，闹得家破人亡，大伙儿不由得动了公愤，因此上要要和岳不群算一算这个帐。”他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环顾马上的众人，说道：“今晚驾到的，个个都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英雄好汉，更有与华山结盟的五岳剑派高手在内，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置，听凭众位吩咐，在下无有不遵。”

汤英颢道：“这位兄台很够朋友，我们领了这个交情。丁师哥、陆师哥，你们瞧这件事怎么办？”

丁勉道：“华山派掌门人之位，依左盟主说，该当由封先生执掌，岳不群今日又做出这等无耻卑鄙的事来，便由封先生自行清理门户罢！”

马上众人齐声说道：“丁二侠断得再明白也没有了。华山派之事，该由华山派掌门人自行处理，也免得江湖上朋友说咱们多管闲事。”

封不平一跃下马，向众人团团一揖，说道：“众位给在下这个面子，当真感激不尽。敝派给岳不群窃居掌门之位，搞得天怒人怨，江湖上声名扫地，今日竟做出杀人之父、夺人剑谱、勒逼收徒，种种无法无天的事来。在下无

德无能，本来不配居华山派掌门之位，只是念着敝派列祖列宗创业艰难，实不忍华山一派在岳不群这不肖门徒手中烟飞灰灭，只得勉为其难，还盼众位朋友今后时时指点督促。”说着又是抱拳作个四方揖。

这时马上乘客中已有七八人点燃了火把，雨尚未全歇，但已成为丝丝小雨。火把上光芒射到封不平脸上，显得神色得意非凡。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岳不群罪大恶极，无可宽赦，须当执行门规，立即处死！丛师弟，你为本派清理门户，将叛徒岳不群夫妇杀了。”

一名五十来岁的汉子应道：“是！”拔出长剑，走到岳不群身前，狞笑道：“姓岳的，你败坏本派，今日当有此报。”

岳不群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好！你剑宗为了争夺掌门之位，居然设下这条毒计。丛不弃，你今日杀我，日后在阴世有何面目去见华山派的列祖列宗？”

丛不弃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自己干下了这许多罪行，我若不杀你，你势必死于外人之手，那反而不美了。”封不平喝道：“丛师弟，多说无益，行刑！”

丛不弃道：“是！”提起长剑，手肘一缩，火把上红光照到剑刃之上，忽红忽碧。

岳夫人叫道：“且慢！那《辟邪剑谱》到底是在何处？捉贼捉赃，你们如此含血喷人，如何能令人心服？”

丛不弃道：“好一个捉贼捉赃！”向岳夫人走上两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那部《辟邪剑谱》，多半便藏在你身上，我可要搜上一搜了，也免得你说我们含血喷人。”说着伸出左手，便要往岳夫人怀中摸去。

岳夫人腿上受伤，又被点中了两处穴道，眼看丛不弃一只骨节棱棱的大手往自己身上摸来，若给他手指碰到了肌肤，实是奇耻大辱，大叫一声：“嵩山派丁师兄！”

丁勉没料到她突然会呼叫自己，问道：“怎样？”岳夫人道：“令师兄左盟主是五岳剑派盟主，为武林表率，我华山派也托庇于左盟主之下，你却任由这等无耻小人来辱我妇道人家，那是甚么规矩？”丁勉道：“这个？”沉吟不语。

岳夫人又道：“那恶贼一派胡言，说甚么并非以多胜少。这两个华山派的叛徒，倘若单打独斗能胜过我丈夫，咱们将掌门之位双手奉让，死而无怨，否则须难塞武林中千万英雄好汉的悠悠之口。”说到这里，突然呸的一声，一口唾沫向丛不弃脸上吐了过丛不弃和她相距甚近，这一下又是来得突然，竟不及避让，正中在双目之间，大骂：“你奶奶的！”

岳夫人怒道：“你剑宗叛徒，武功低劣之极，不用我丈夫出手，便是我一个女流之辈，若不是给人暗算点了穴道，要杀你也易如反掌。”

丁勉道：“好！”双腿一挟，胯下黑马向前迈步，绕到岳夫人身后。倒转马鞭，向前俯身戮出，鞭柄戳中了岳夫人背上三处穴道。她只觉全身一震，被点的两处穴道登时解了。

岳夫人四肢一得自由，知道丁勉是要自己与丛不弃比武，眼前这一战不但有关一家三口的生死，也将决定华山一派的盛衰兴亡，自己如能将丛不弃打败，虽然未必化险为夷，至少是个转机，倘若自己落败，那就连话也没得说了，当即从地下拾起自己先后被击落的长剑，横剑当胸，立个门户，便在此时，左腿一软，险些跪倒。她腿上受伤着实不轻，稍一用力，便难以支持。

丛不弃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你又说是妇道人家，又假装腿上受伤，那还比甚么剑？就算赢了你，也没甚么光荣！”岳夫人不愿跟他多说一句，叱道：“看剑！”刷刷刷三剑，疾刺而出，剑刃上带着内力，嗤嗤有声，这三剑一剑快似一剑，全是指向对方的要害。丛不弃退了两步，叫道：“好！”岳夫人本可乘势逼近，但她不敢移动腿脚，站着不动。丛不弃提剑又上，反击过去，铮铮铮三声，火光飞进，这三剑攻得甚是狠辣。岳夫人一一挡开，第三剑随即转守为攻，疾刺敌人小腹。

岳不群站在一旁，眼见妻子腿伤之余，力抗强敌，丛不弃剑招精妙，灵动变化，显是远在妻子之上。二人拆到十余招后，岳夫人下盘呆滞，华山气宗本来擅于内力克敌，但她受伤后气息不匀，剑法上渐渐为丛不弃所制。岳不群心中大急，见妻子剑招越使越快，更是担忧：“他剑宗所长者剑法，你却以剑招与他相拆，以己之短，抗敌之长，非输不可。”

这中间的关窍，岳夫人又何尝不知，只是她腿上伤势着实不轻，而且中刀之后，不久便被点中穴道，始终没能缓出手来裹伤，此刻兀自流血不止，如何能运气克敌？这时全仗着一股精神支持，剑招上虽然丝毫不懈，劲力却已迅速减弱。十余招一过，丛不弃已察觉到对方弱点，心中大喜，当下并不急切求胜，只是严密守住门户。

令狐冲眼睁睁瞧着两人相斗，但见丛不弃剑路纵横，纯是使招不使力的打法，与师父所授全然不同，心道：“怪不得本门分为气宗、剑宗，两宗武功所尚，果然完全相反。”他慢慢支撑着站起身来，伸手摸到地下一柄长剑，心想：“今日我派一败涂地，但师娘和师妹清白的名声决不能为奸人所污，看来师娘非此人之敌，待会我先杀了师娘、师妹，然后自刎，以全华山派的名声。”

只见岳夫人剑法渐乱，突然之间长剑急转，呼的一声刺出，正是她那招“无双无对，宁氏一剑”。这一剑势道凌厉，虽然在重伤之余，刺出时仍然虎虎有威。

丛不弃吃了一惊，向后急纵，侥幸躲开。岳夫人倘若双腿完好，乘势追击，敌人必难幸免，此刻却是脸上全无血色，以剑拄地，喘息不已。

丛不弃笑道：“怎么？岳夫人，你力气打完啦，可肯给我搜一搜么？”说着左掌箕张，一步步的逼近，岳夫人待要提剑而刺，但右臂便是有千斤之重，说甚么也提不起来。

令狐冲叫道：“且慢！”迈步走到岳夫人身前，叫道：“师娘！”便欲出剑将她刺死，以保她的清白。

岳夫人目光中露出喜色，点头道：“好孩子！”再也站立不住，一交坐倒在泥泞之中。丛不弃喝道：“滚开！”挺剑向令狐冲咽喉挑去。

令狐冲眼见剑到，自知手上无半分力气，倘若伸剑相格，立时会给他将长剑击飞，当下更不思索，提剑也向他喉头刺去，那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，这一剑出招并不迅捷，但部位却妙到巅毫，正是“独孤九剑”中“破剑式”的绝招。

丛不弃大吃一惊，万不料这个满身泥污的少年突然会使出这一招来，情急之下，着地打了个滚，直滚出丈许之外，才得避过，但已惊险万分。

旁观众人见他狼狈不堪，跃起身来时，头上、脸上、手上、身上，全是泥水淋漓，有的人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但稍加思索，都觉除了这么一滚之外，实无其他妙法可以拆解此招。

丛不弃听到笑声，羞怒更甚，连人带剑，向令狐冲直扑过去。

令狐冲已打定了主意：“我不可运动丝毫内息，只以太师叔所授的剑法与他拆招。”那“独孤九剑”他本未练熟，原不敢贸然以之抗御强敌，但当此生死系于一线之际，脑筋突然清明异常，“破剑式”中种种繁复神奇的拆法，霎时间尽皆清清楚楚的涌现，眼见丛不弃势如疯虎的拚扑而前，早已看出他招式中的破绽，剑尖斜挑，指向他小腹。

丛不弃这般扑将过去，对方如不趋避，便须以兵刃挡架，因此自己小腹虽是空门，却不必守御。岂知令狐冲不避不格，只是剑尖斜指，候他自己将小腹撞到剑上去。丛不弃身子跃起，双足尚未着地，已然看到自己陷入险境，忙挥剑往令狐冲的长剑上斩去。令狐冲早料到此着，右臂轻提，长剑提起了两尺，剑尖一抬，指向丛不弃胸前。

丛不弃这一剑斩出，原盼与令狐冲长剑相交，便能借势跃避，万不料对方突然会在这要紧关头转剑上指，他一剑斩空，身子在半空中无可回旋，口中哇哇大叫，便向令狐冲剑尖上直撞过去。封不平纵身而起，伸手往丛不弃背心抓去，终于迟了一步，但听得扑的一声响，剑尖从丛不弃肩胛一穿而过。

封不平一抓不中，拔剑已斩向令狐冲后颈。按照剑理，令狐冲须得向后急跃，再乘机还招，但他体内真气杂沓，内息混乱，半分内劲也没法运使，绝难后跃相避，无可奈何之中，长剑从丛不弃肩头抽出，便又使出“独孤九剑”中的招式，反剑刺出，指向封不平的肚脐。这一招似乎又是同归于尽的拚命打法，但他的反手剑部位奇特，这一剑先刺入敌人肚脐，敌人的兵器才刺到他身上，相距虽不过瞬息之间，这中间毕竟有了先后之差。

封不平眼见自己这一剑敌人已绝难挡架，哪知这少年随手反剑，竟会刺向自己小腹，委实凶险之极，立即后退，吸一口气，登时连环七剑，一剑快似一剑，如风如雷般攻上。

令狐冲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心中所想，只是风清扬所指点的种种剑法，有时脑中一闪，想到了后洞石壁上的剑招，也即顺手使出，挥洒如意，与封不平片刻间便拆了七十余招，两人长剑始终没有相碰，攻击守御，全是精微奥妙之极的剑法。旁观众人瞧得目为之眩，无不暗暗喝彩，各人都听到令狐冲喘息沉重，显然力气不支，但剑上的神妙招数始终层出不穷，变幻无穷。封不平每逢招数上无法抵挡，便以长剑硬砍硬劈，知道对方不会与自己斗力而以剑挡剑，这么一来，便得解脱窘境。

旁观诸人中眼见封不平的打法迹近无赖，有的忍不住心中不满。泰山派的一个道士说道：“气宗的徒儿剑法高，剑宗的师叔内力强，这到底怎么搞的？华山派的气宗、剑宗，这可不是颠倒来玩了么？”

封不平脸上一红，一柄长剑更使得犹如疾风骤雨一般。他是当今华山派剑宗第一高手，剑术确是了得。令狐冲无力移动身子，勉强支撑，方能站立，失却了许多可胜的良机，而初使“独孤九剑”，便即遭逢大敌，不免心有怯意，剑法又不纯熟，是以两人酣斗良久，一时仍胜败难分。

再拆三十余招后，令狐冲发觉自己倘若随手乱使一剑，对方往往难以抵挡，手忙脚乱；但如在剑招中用上了本门华山派剑法，或是后洞石壁上所刻的嵩山、衡山、泰山等派剑法，封不平却乘势反击，将自己剑招破去。有一次封不平长剑连划三个弧形，险些将自己右臂齐肩斩落，实在凶险之极。危急之中，风清扬的一句话突然在脑海中响起：“你剑上无招，敌人便无法可破，无招胜有招，乃剑法之极诣。”

其实他与封不平拚斗已逾二百招，对“独孤九剑”中的精妙招式领悟越来越多，不论封不平以如何凌厉狠辣的剑法攻来，总是一眼便看到他招式中的破绽所在，随手出剑，便迫得他非回剑自保不可，再斗一会，信心渐增，待得突然间想到风清扬所说“以无招破有招”的要诀，轻吁一口长气，斜斜刺出一剑，这一剑不属于任何招数，甚至也不是独孤九剑中“破剑式”的剑法，出剑全然无力，但剑尖歪斜，连自己也不知指向何方。

封不平一呆，心想：“这是甚么招式？”一时不知如何拆解才好，只得舞剑护住了上盘。令狐冲出剑原无定法，见对方护住上盘，剑尖轻颤，便刺向他腰间。封不平料不到他变招如此奇特，大惊之下，向后跃开三步。令狐冲无力跟他纵跃，适才斗了良久，虽然不动用半分真气内息，但提剑劈刺，毕竟颇耗力气，不由得左手抚胸，喘息不已。

封不平见他并不追击，如何肯就此罢手？随即纵上，刷刷刷刷四剑，向令狐冲胸、腹、腰、肩四处连刺。令狐冲手腕一抖，挺剑向他左眼刺去。封不平惊叫一声，又向后跃开了三步。

泰山派那道人又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这人的剑法，当真令人好生佩服。”旁观众人均有同感，都知他所佩服的“这人的剑法”，自不是封不平的剑法，必是令狐冲的剑法。

封不平听在耳里，心道：“我以剑宗之长，图入掌华山一派，倘若在剑法上竟输了给气宗的一个徒儿，做华山派掌门的雄图固然从此成为泡影，势必又将入山隐居，再也没脸在江湖上行走了。”言念及此，暗叫：“到这地步，我再能隐藏甚么？”仰天一声清啸，斜行而前，长剑横削直击，迅捷无比，未到五六招，剑势中已发出隐隐风声。他出剑越来越快，风声也是渐响。这套“狂风快剑”，是封不平在中条山隐居十五年而创制出来的得意剑法，剑招一剑快似一剑，所激起的风声也越来越强。他胸怀大志，不但要执掌华山一派，还想成了华山派掌门人之后，更进而为五岳剑派盟主，所凭持的便是这套一百零八式“狂风快剑”。这项看家本领本不愿贸然显露，一显之后，便露了底，此后再和一流高手相斗，对方先已有备，便难收出奇制胜之效。但此刻势成骑虎，若不将令狐冲打败，当时便即颜面无存，实逼处此，也只好施展了。

这套“狂风快剑”果然威力奇大，剑锋上所发出的一股劲气渐渐扩展，旁观众人只觉寒气逼人，脸上、手上被疾风刮得隐隐生疼，不由自主的后退，围在相斗两人身周的圈子渐渐扩大，竟有四五丈方圆。

此刻纵是嵩山、泰山、衡山诸派高手，以及岳不群夫妇，对封不平也已不敢再稍存轻视之心，均觉他剑法不但招数精奇，而且剑上气势凌厉，并非徒以剑招取胜，此人在江湖上无藉藉之名，不料剑法竟然这等了得。

马上众人所持火把的火头被剑气逼得向外飘扬，剑上所发的风声尚有渐渐增大之势。

在旁观众人的眼中看来，令狐冲便似是百丈洪涛中的一叶小舟，狂风怒号，骇浪如山，一个又一个的滔天白浪向小舟扑去，小舟随波上下，却始终未被波涛所吞没。

封不平攻得越急，令狐冲越领略到风清扬所指点的剑学精义，每斗一刻，便多了几分体会。他以剑法上种种招数明白得越透彻，自信越强，当下并不急于求胜，只是凝神观看对方剑招中的种种变化。

“狂风快剑”委实快极，一百零八招片刻间便已使完，封不平见始终奈

何对方不得，心下焦躁，连声怒喝，长剑斜劈直斫，猛攻过去，非要对方出剑挡架不可。令狐冲眼见他势如拚命，倒也有些胆怯，不敢再斗下去，长剑抖动，嗤嗤嗤嗤四声轻响，封不平左臂、右臂、左腿、右腿上各已中剑，当的一声，长剑落地。令狐冲手上无力，这四剑刺得甚轻。

封不平霎时间脸色苍白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回身向丁勉、陆柏、汤英颢三人拱手道：“嵩山派三位师兄，请你们拜上左盟主，说在下对他老人家的盛意感激不尽。只是……只是技不如人，无颜……无颜……”又是一拱手，向外疾走，奔出十余步后，突然站定，叫道：“那位少年，你剑法好生了得，在下拜服。但这等剑法，谅来岳不群也不如你。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，剑法是哪一位高人所授？也好叫封不平输得心服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在下令狐冲，是恩师岳先生座下大弟子。承蒙前辈相让，侥幸胜得一招半式，何足道哉！”

封不平一声长叹，声音中充满了凄凉落魄的滋味，缓步走入了黑暗之中。

丁勉、陆柏和汤英颢三人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以剑法而论，自己多半及不上封不平，当然更非令狐冲之敌，倘若一拥而上，乱剑分尸，自是立即可以将他杀了。但此刻各派好手在场，说甚么也不能干这等事。”三人心意相同，都点了点头。丁勉朗声道：“令狐贤侄，阁下剑法高明，教人大开眼界，后会有期！”

汤英颢道：“大伙儿这就走罢！”左手一挥，勒转了马头，双腿一挟，纵马直驰而去，其余各人都都跟随其后，片刻间均已奔入黑暗之中，但听得蹄声渐远渐轻。药王庙外除了华山派众人，便是那些蒙面客了。

那蒙面老者干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令狐少侠，你剑术高明，大家都是很佩服的。岳不群的功夫和你差得太远，照理说，早就该由你来当华山派掌门人才是。”他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今晚见识了阁下的精妙剑法，原当知难而退，只是我们得罪了贵派，日后祸患无穷，今日须得斩草除根，欺侮你身上有伤，只好以多为胜了。”说着一声呼啸，其余十四名蒙面人团团围了上来。

当丁勉等一行人离去时，火把随手抛在地下，一时未熄，但只照得各人下盘明亮，腰围以上便瞧不清楚，十五个蒙面客的兵刃闪闪生光，一步步向令狐冲逼近。

令狐冲适才酣斗封不平，虽未耗内力，亦已全身大汗淋漓。他所以得能胜过这华山派剑宗高手，全仗学过独孤九剑，在招数上着着占了先机。但这十五个蒙面客所持的是诸般不同的兵刃，所使的诸般不同的招数，同时攻来，如何能一一拆解？他内力全无，便想直纵三尺，横纵半丈，也是无能为力，怎能在这十五名好手的分进合击之下突围而出？

他长叹一声，眼光向岳灵珊望去，知道这是临死时最后一眼，只盼能从岳灵珊的神色中得到一些慰藉，果见她一双妙目正凝视着自己，眼光中流露出十分焦虑关切之情。令狐冲心中一喜，火光中却见她一只纤纤素手垂在身边，竟是和一只男子的手相握，一瞥眼间，那男子正是林平之。令狐冲胸口一酸，更无斗志，当下便想抛下长剑，听由宰割。

那一十五名蒙面客惮于他适才恶斗封不平的威势，谁也不敢抢先发难，半步半步的慢慢逼近。

令狐冲缓缓转身，只见这一十五人三十只眼睛在面幕洞孔间炯炯生光，便如是一对对猛兽的眼睛，充满了凶恶残忍之意。突然之间，他心中如电光石火般闪过了一个念头：“独孤九剑第七剑‘破箭式’专破暗器。任凭敌人

千箭万弩射将过来，或是数十人以各种各样暗器同时攒射，只须使出这一招，便能将千百件暗器同时击落。”

只听得那蒙面老者道：“大伙儿齐上，乱刀分尸！”

令狐冲更无余想，长剑倏出，使出“独孤九剑”的“破箭式”，剑尖颤动，向十五人的眼睛点去。

只听得“啊！”“哎唷！”“啊哟！”惨呼声不绝，跟着叮当、呛啷、乒乒，诸般兵刃纷纷堕地。十五名蒙面客的三十只眼睛，在一瞬之间被令狐冲以迅捷无伦的手法尽数刺中。

独孤九剑“破箭式”那一招击打千百件暗器，千点万点，本有先后之别，但出剑实在太快，便如同时发出一般。这路剑招须得每刺皆中，只稍疏漏了一刺，敌人的暗器便射中了自己。令狐冲这一式本未练熟，但刺人缓缓移近的眼珠，毕竟远较击打纷纷攒落的暗器为易，刺出三十剑，三十剑便刺中了三十只眼睛。

他一刺之后，立即从人丛中冲出，左手扶住了门框，脸色惨白，身子摇晃，跟着“当”的一声响，手中长剑落地。

但见那十五名蒙面容各以双手按住眼睛，手指缝中不住渗出鲜血。有的蹲在地下，有的大声号叫，更有的在泥泞中滚来滚去。

十五名蒙面客眼前突然漆黑，又觉疼痛难当，惊骇之下，只知按住眼睛，大声呼号，若能稍一镇定，继续群起而攻，令狐冲非给十五人的兵刃斩成肉酱不可。但任他武功再高，蓦然间双目被人刺瞎，又如何镇定得下来？又怎能继续向敌人进攻？这一十五人便似没头苍蝇一般，乱闯乱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令狐冲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居然一击成功，大喜过望，但看到这十五人的惨状，却不禁又是害怕，又是惻然生悯。

岳不群惊喜交集，大声喝道：“冲儿，将他们挑断了脚筋，慢慢拷问。”

令狐冲应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俯身捡拾长剑，哪知适才使这一招时牵动了内力，全身只是发战，说甚么也无法抓起长剑。双腿一软，坐倒在地。

那蒙面老者叫道：“大伙儿右手拾起兵刃，左手拉住同伴腰带。跟着我去！”

十四名蒙面客正自手足无措，听得那老者的呼喝，一齐俯身在地下摸索。不论碰到甚么兵刃，便随手抬起，也有人摸到两件而有人一件也摸不到的。各人左手牵住同伴的腰带，连成一串，跟着那老者，七高八低，在大雨中践踏泥泞而去。

华山派众人除岳夫人和令狐冲外，个个被点中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岳夫人双腿受伤，难以移步。令狐冲又是全身脱力，软瘫在地。众人眼睁睁瞧着这一十五名蒙面客明明已全无还手之力，却无法将之留住。

令狐冲试奏《碧霄吟》，虽有数音不准，指法生涩，但琴韵中洋洋有青天一碧、万里无云的空阔气象。

十三 学琴

一片寂静中，惟闻众男女弟子粗重的喘息之声。岳不群忽然冷冷的道：“令狐冲令狐大侠，你还不解开我的穴道，当真要大伙儿向你哀求不成？”

令狐冲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你怎地跟弟子说笑？我……我立即给师父解穴。”挣扎着爬起，摇摇晃晃的走到岳不群身前，问道：“师……师父，解甚么穴？”

岳不群恼怒之极，想起先前令狐冲在华山上装腔作势的自刺一剑，说甚么也不肯杀田伯光，眼下自然又是老戏重演，既放走那十五名蒙面容，又故意拖延，不即替自己解穴，怕自己去追杀那些蒙面恶徒，怒道：“不用你费心了！”继续暗运紫霞神功，冲荡被封的诸处穴道。他自被敌人点了穴道后，一直以强劲内力冲击不休，只是点他穴道之人所使劲力着实厉害，而被点的又是“玉枕”、“膻中”、“巨椎”、“肩贞”、“志堂”等几处要紧大穴，经脉运行在这几处要穴中被阻，紫霞神功威力大减，一时竟冲解不开。

令狐冲只想尽快替师父解穴，却半点力道也使不出来，数次勉力想提起手臂，总是眼前金星乱舞，耳中嗡嗡作响，差一点便即晕去，只得躺在岳不群身畔，静候他自解穴道。

岳夫人伏在地下，适才气恼中岔了真气，全身脱力，竟抬不起手来按住腿上伤口。

眼见天色微明，雨也渐渐住了，各人面目慢慢由朦胧变为清楚。岳不群头顶白雾漫漫，脸上紫气大盛，忽然间一声长啸，全身穴道尽解。他一跃而起，双手或拍或打，或点或捏，顷刻间将各人被封的穴道重解开了，然后以内力输入岳夫人体内，助她顺气。岳灵珊忙给母亲包扎腿伤。

众弟子回思昨晚死里逃生的情景，当真恍如隔世。高根明、施戴子等看到梁发身首异处的惨状，都潸然落泪，几名女弟子更放声大哭。众人均道：“幸亏大师哥击败了这批恶徒，否则委实不堪设想。”高根明见令狐冲兀自躺在泥泞之中，过去将他扶起。

岳不群淡淡的道：“冲儿，那一十五个蒙面人是甚么来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弟子……弟子不知。”岳不群道：“你识得他们吗？交情如何？”令狐冲骇然道：“弟子在此以前，从未见过其中任何一人。”岳不群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为甚么我命你留他们下来仔细查问，你却听而不闻，置之不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弟子……弟子……实在全身乏力，半点力气也没有了，此刻……此刻……”说着身子摇晃，显然单是站立也颇为艰难。

岳不群哼的一声，道：“你做好戏！”令狐冲额头汗水涔涔而下，双膝一曲，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弟子自幼孤苦，承蒙师父师娘大恩大德，收留抚养，看待弟子便如亲生儿子一般。弟子虽然不肖，却也决不敢违背师父意旨，有意欺骗师父师娘。”岳不群道：“你不敢欺骗我和你师娘？那你这些剑法，哼哼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难道真是梦中神人所授，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来不成？”令狐冲叩头道：“请师父恕罪，传授剑法这位前辈曾要弟子答应，无论如何不可向人吐露剑法的来历，即是对师父、师娘，也不得禀告。”

岳不群冷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武功到了这地步，怎么还会将师父、师娘瞧在眼里？我们华山派这点点儿微末功力，如何能当你神剑之一击？那个蒙面老者不说过么？华山派掌门一席，早该由你接掌才是。”

令狐冲不敢答话，只是磕头，心中思潮起伏：“我若不吐露风太师叔传

授剑法的经过，师父师娘终究不能见谅。但男儿汉须当言而有信，田伯光一个采花淫贼，在身受桃谷六仙种种折磨之时，尚自决不泄漏风太师叔的行踪。令狐冲受人大恩，决不能有负于他。我对师父师娘之心，天日可表，暂受一时委屈，又算得甚么？”说道：“师父、师娘，不是弟子胆敢违抗师命，实是有难言的苦衷。日后弟子去求恳这位前辈，请他准许弟子向师父、师娘禀明经过，那时自然不敢有丝毫隐瞒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好，你起来罢！”令狐冲又叩两个头，待要站起，双膝一软，又即跪倒。林平之正在他的身畔，一伸手，将他拉了起来。

岳不群冷笑道：“你剑法高明，做戏的本事更加高明。”令狐冲不敢回答，心想：“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今日错怪了我，日后终究会水落石出。此事太也蹊跷，那也难怪他老人家心中生疑。”他虽受委屈，倒无丝毫怨怼之意。

岳夫人温言道：“昨晚若不是凭了冲儿的神妙剑法，华山派全军覆没，固然不用说了，我们娘儿们只怕还难免惨受凌辱。不管传授冲儿剑法那位前辈是谁，咱们所受恩德，总之是实在不浅。至于那一十五个恶徒的来历吗，日后总能打听得出。冲儿怎么跟他们会有交情？他们不是要将冲儿乱刀分尸、冲儿又都刺瞎了他们的眼睛？”

岳不群抬起了头呆呆出神，岳夫人这番话似乎一句也没听进耳去。

众弟子有的生火做饭，有的就地掘坑，将梁发的尸首掩埋了。用过早饭后，各人从行李中取出于衣，换了身上湿衣。大家眼望岳不群，听他示下，均想：“是不是还要到嵩山去跟左盟主评理？封不平既然败于大师哥剑底，再也没脸来争这华山派掌门人之位了。”

岳不群向岳夫人道：“师妹，你说咱们到哪里去？”岳夫人道：“嵩山是不必去了。但既然出来了，也不必急急的就回华山。”她害怕桃谷六仙，不敢便即回山。岳不群道：“左右无事，四下走走那也不错，也好让弟子们增长些阅历见闻。”

岳灵珊大喜，拍手道：“好极，爹爹……”但随即想到梁发师哥刚死，登时便如此欢喜，实是不合，只拍了一下手，便即停住。岳不群微笑道：“提到游山玩水，你最高兴了。爹爹索性顺你的性，珊儿，你说咱们到哪里去玩的好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瞧向林平之。

岳灵珊道：“爹爹，既然说玩，那就得玩个痛快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别要走出几百里路，又回家了。咱们到小林子家里玩儿去。我跟二师哥去过福州，只可惜那次扮了个丑丫头，不想在外面多走动，甚么也没见到。福建龙眼又大又甜，又有福橘、榕树、水仙花岳夫人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从这里到福建，万里迢迢，咱们哪有这许多盘缠？莫不成华山派变了丐帮，一路乞食而去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师父、师娘，咱们没几天便入河南省境，弟子外婆家是在洛阳。”岳夫人道：“嗯，你外祖父金刀无敌王元霸是洛阳人。”林平之道：“弟子父母双亡，很想去拜见外公、外婆，禀告详情。师父、师娘和众位师哥、师姊如肯赏光，到弟子外祖家盘桓数日，我外公、外婆必定大感荣宠。然后咱们再慢慢游山玩水，到福建舍下去走走。弟子在长沙分局中，从青城派手里夺回了不少金银珠宝，盘缠一节……倒不必挂怀。”

岳夫人自刺了桃实仙一剑之后，每日里只是担心被桃谷四仙抓住四肢，登时全身麻木，无法动弹，更忧被撕成四块、遍地都是脏腑的惨状，当真心胆俱裂，已不知做了多少恶梦。这次下山虽以上嵩山评理为名，实则是逃难

避祸。她见丈夫注目林平之后，林平之便邀请众人赴闽，心想逃难自然逃得越远越好，自己和丈夫生平从未去过南方，到福建一带走走倒也不错，便笑道：“师哥，小林子管吃管住，咱们去不去吃他的白食啊？”

岳不群微笑道：“平之的外公金刀无敌威震中原，我一直好生相敬，只是缘慳一面。福建莆田是南少林所在之地，自来便多武林高手。咱们便到洛阳、福建走一遭，如能结交到几位说得来的朋友，也就不虚此行了。”

众弟子听得师父答应去福建游玩，无不兴高采烈。林平之和岳灵珊相视而笑，都是心花怒放。

这中间只令狐冲一人黯然神伤，寻思：“师父、师娘甚么地方都不去，偏偏先要去洛阳会见林师弟的外祖父，再万里迢迢的去福建作客，不言而喻，自是要将小师妹许配给他了。到洛阳是去见他家长辈，说定亲事：到了福建，多半便在他林家完婚。我是个没爹没娘、无亲无戚的孤儿，怎能和他分局遍天下的福威镖局相比？林师弟去洛阳叩见外公、外婆，我跟了去却又算甚么？”眼见众师弟、师妹个个笑逐颜开，将梁发惨死一事丢到了九霄云外，更是不愉，寻思：“今晚投宿之后，我不如黑夜里一个人悄悄走了。难道我竟能随着大家，吃林师弟的饭，使林师弟的钱？再强颜欢笑，恭贺他和小师妹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？”

众人启程后，令狐冲跟随在后，神困力乏，越走越慢，和众人相距也越来越远。行到中午时分，他坐在路边一块石上喘气，却见劳德诺快步回来，道：“大师哥，你身子怎样？走得很累罢？我等等你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好，有劳你了。”劳德诺道：“师娘已在前边镇上雇了一辆大车，这就来接你。”令狐冲心中感到一阵暖意：“师父虽然对我起疑，师母仍然待我极好。”过不多时，一辆大车由骡子拉着驰来。令狐冲上了大车，劳德诺在一旁相陪。

这日晚上，投店住宿，劳德诺便和他同房。如此一连两日，劳德诺竟和他寸步不离。令狐冲见他顾念同门义气，照料自己有病之身，颇为感激，心想：“劳师弟是带艺投师，年纪比我大得多，平时跟我话也不多说几句，想不到我此番遭难，他竟如此尽心待我，当真是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别的师弟们见师父对我神色不善，便不敢来跟我多说话。”

第三日晚上，他正在炕上合眼养神，忽听得小师弟舒奇在房门口轻声说话：“二师哥，师父问你，今日大师哥有甚么异动？”劳德诺嘘的一声，低声道：“别作声，出去！”只听了这两句话，令狐冲心下已是一片冰凉，才知师父对自己的疑忌实已非同小可，竟然派了劳德诺在暗中监视自己。

只听得舒奇蹑手蹑脚的走了开去。劳德诺来到炕前，察看他是否真的睡着。令狐冲心下大怒，登时便欲跳起身来，直斥其非，但转念一想：“此事跟他有甚么相干？他是奉了师命办事，怎能违抗？”当下强忍怒气，假装睡熟。劳德诺轻步走出房去。

令狐冲知他必是去向师父禀报自己的动静，暗自冷笑：“我又没做丝毫亏心之事，你们就有十个、一百个对我日夜监视，令狐冲光明磊落，又有何惧？”胸中愤激，牵动了内息，只感气血翻涌，极是难受，伏在枕上只大声喘息，隔了好半天，这才渐渐平静。坐起身来，披衣穿鞋，心道：“师父既已不当我弟子看待，便似防贼一般提防，我留在华山派中还有甚么意味，不如一走了之。将来师父明白我也罢，不明白也罢，一切由他去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窗外有人低声说道：“伏着别动！”另一人低声道：“好像大师哥起身下地。”这二人说话声音极低，但这时夜阑人静，令狐冲

耳音又好，竟听得清清楚楚，认出是两名年轻师弟，显是伏在院子之中，防备自己逃走。令狐冲双手抓拳，只捏得骨节格格直响，心道：“我此刻倘若一走，反而显得作贼心虚，好，好！我偏不走，任凭你们如何对付我便了。”突然大叫：“店小二，店小二，拿酒来。”

叫了好一会，店小二才答应了送上酒来。令狐冲喝了个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。次日早晨由劳德诺扶入大车，还兀自叫道：“拿酒来，我还要喝！”

数日后，华山派众人到了洛阳，在一家大客店投宿了。林平之单身到外祖父家去。岳不群等众人都换了干净衣衫。

令狐冲自那日药王庙外夜战后，穿的那件泥泞长衫始终没换，这日仍是满身污秽，醉眼乜斜。岳灵珊拿了一件长袍，走到他身前，道：“大师哥，你换上这件袍子，好不好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师父的袍子，干么给我穿？”岳灵珊道：“待会小林子请咱们到他家去，你换上爹爹的袍子罢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到他家去，就非穿漂亮衣服不可？”说着向她上下打量。

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翠绸缎子薄棉袄，下面是浅绿缎裙，脸上薄施脂粉，一头青丝梳得油光乌亮，鬓边插着一朵珠花，令狐冲记得往日只过年之时，她才如此刻意打扮，心中一酸，待要说几句负气之言，转念一想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何以如此小气？”当下忍住不说。

岳灵珊给他锐利的目光看得忸怩不安，说道：“你不爱着，那也不用换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不惯穿新衣，还是别换了罢！”岳灵珊不再跟他多说，拿着长袍出房。

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：“岳大掌门远到光临，在下未曾远迎，可当真失礼之极哪！”

岳不群知是金刀无敌王元霸亲自来客店相会，和夫人对视一笑，心下甚喜，当即双双迎了出去。

只见那王元霸已有七十来岁，满面红光，颔下一丛长长的白须飘在胸前，精神矍铄，左手呛啷啷的玩着两枚鹅蛋大小的金胆。武林中人手玩铁胆，甚是寻常，但均是镶铁或纯钢所铸，王元霸手中所握的却是两枚黄澄澄的金胆，比之铁胆固重了一倍有余，而且大显华贵之气。他一见岳不群，便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幸会，幸会！岳大掌门名满武林，小老儿二十年来无日不在思念，今日来到洛阳，当真是中州武林的大喜事。”说着握住了岳不群的右手连连摇晃，喜欢之情，甚是真诚。

岳不群笑道：“在下夫妇带了徒儿出外游历访友，以增见闻，第一位要拜访的，便是中州大侠、金刀无敌王老爷子。咱们这几十个不速之客，可来得卤莽了。”

王元霸大声道：“‘金刀无敌’这四个字，在岳大掌门面前谁也不许提。谁要提到了，那不是捧我，而是损我王元霸来着。岳先生，你收容我的外孙，恩同再造，咱们华山派和金刀门从此便是一家，哥儿俩再也休分彼此。来来来，大家到我家去，不住他一年半载的，谁也不许离开洛阳一步。岳大掌门，我老儿亲自给你背行李去。”

岳不群忙道：“这个可不敢当。”

王元霸回头向身后两个儿子道：“伯奋、仲强，快向岳师叔、岳师母叩头。”王伯奋、王仲强齐声答应，屈膝下拜。岳不群夫妇忙跪下还礼，说道：“咱们平辈相称，‘师叔’二字，如何克当？就从平之身上算来，咱们也是平辈。”王伯奋、王仲强二人在鄂豫一带武林中名头甚响，对岳不群虽然素

来佩服，但向他叩头终究不愿，只是父命不可违，勉强跪倒，见岳不群夫妇叩头还礼，心下甚喜。当下四人交拜了站起。

岳不群看二人时，见兄弟俩都身材甚高，只王仲强要肥胖得多。两人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手上筋骨突出，显然内外功造诣都甚了得。岳不群向众弟子道：“大家过来拜见王老爷子和二位师叔。金刀门武功威震中原，咱们华山派的上代祖师，向来对金刀门便十分推崇。今后大家得王老爷子和二位师叔指点，一定大有进益。”

众弟子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登时在客店的大堂中跪满了一地。

王元霸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王伯奋、王仲强各还了半礼。

林平之站在一旁，将华山群弟子一一向外公通名。王元霸手面豪阔，早就备下每人一份四十两银子的见面礼，由王氏兄弟逐一分派。

林平之引见到岳灵珊时，王元霸笑嘻嘻的向岳不群道：“岳老弟，你这位令爱真是一表人才，可对了婆家没有啊？”岳不群笑道：“女孩儿年纪还小，再说，咱们学武功的人家，大姑娘家整日价也是动刀抡剑，甚么女红烹饪可都不会，又有谁家要她这样的野丫头？”

王元霸笑道：“老弟说得太谦了，将门虎女，寻常人家的子弟自是不敢高攀的了。不过女孩儿家，学些闺门之事也是好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放低了，颇为喟然。岳不群知他是想起了在湖南逝世的女儿，当即收起了笑容，应道：“是！”

王元霸为人爽朗，丧女之痛，随即克制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令爱这么才貌双全，要找一位少年英雄来配对儿，可还真不容易。”

劳德诺到店房中扶了令狐冲出来。令狐冲脚步踉跄，见了王元霸与王氏兄弟也不叩头，只是深深作揖，说道：“弟子令狐冲，拜见王老爷子、两位师叔。”

岳不群皱眉道：“怎么不磕头？”王元霸早听得外孙禀告，知道令狐冲身上有伤，笑道：“令狐贤侄身子不适，不用多礼了。岳老弟，你华山派内功向称五岳剑派中第一，酒量必定惊人，我和你喝十大碗去。”说着挽了他手，走出客店。

岳夫人、王伯奋、王仲强以及华山弟子在后相随。

一出店门，外边车辆坐骑早已预备妥当。女眷坐车，男客乘马，每一匹牲口都是鞍辔鲜明。自林平之去报讯到王元霸客店迎宾，还不到一个时辰，仓促之间，车马便已齐备，单此一节，便知金刀王家在洛阳的声势。

到得王家，但见房舍高大，朱红漆的大门，门上两个大铜环，擦得晶光雪亮，八名壮汉垂手在大门外侍候。一进大门，只见梁上悬着一块黑漆大匾，写着“见义勇为”四个金字，下面落款是河南省的巡抚某人。

这一晚王元霸大排筵席，宴请岳不群师徒，不但广请洛阳武林中知名之士相陪，宾客之中还有不少的士绅名流，富商大贾。

令狐冲是华山派大弟子，远来男宾之中，除岳不群外便以他居长。众人见他衣衫褴褛，神情萎靡，均是暗暗纳罕。但武林中独特异行之士甚多，丐帮中的侠士高手便都个个穿得破破烂烂，众宾客心想此人既是华山派首徒，自非寻常，谁也不敢瞧他不起。

令狐冲坐在第二席上，由王伯奋作主人相陪。酒过三巡，王伯奋见他神情冷漠，问他三句，往往只回答一句，显是对自己老大瞧不在眼里，又想起先前在客店之中，这人对自己父子连头也不曾磕一个，四十两银子的见面礼

倒是老实不客气的收了，不由得暗暗生气，当下谈到武功上头，旁敲侧击，提了几个疑难请教。

令狐冲唯唯喏喏，全不置答。他倒不是对王伯奋有何恶感，只是眼见王家如此豪奢，自己一个穷小子和之相比，当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林平之一到外公家，便即换上蜀锦长袍，他本来相貌十分俊美，这一穿戴，越发显得富贵都雅，丰神如玉。令狐冲一见之下，更不由得自惭形秽，寻思：“莫说小师妹在山上时便已和他相好，就算她始终对我如昔，跟了我这穷光蛋又有甚么出息？”他一颗心来来回回，尽是在岳灵珊身上缠绕，不论王伯奋跟他说甚么话，自然都是听而不闻了。

王伯奋在中州一带武林之中，人人对他趋奉唯恐不及，这一晚却连碰了令狐冲这个年轻人的几个钉子，依着他平时心性，早就要发作，只是一来念着死去了的姊姊，二来见父亲对华山派甚是尊重，当下强抑怒气，连连向令狐冲敬酒。令狐冲酒到杯干，不知不觉已喝了四十来杯。他本来酒量甚宏，便是百杯以上也不会醉，但此时内力已失，大大打了个折扣，兼之酒入愁肠，加倍易醉，喝到四十余杯时已大有醺醺之意。王伯奋心想：“你这小子太也不通人情世故，我外甥是你师弟，你就该当称我一声师叔或是世叔。你一声不叫，那也罢了，对我竟然不理不睬。好，今日灌醉了你，叫你在众人之前大大出个丑。”

眼见令狐冲醉眼惺忪，酒意已有八分了，王伯奋笑道：“令狐老弟华山首徒，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，武功高，酒量也高。来，来，来，换上大碗，给令狐少爷倒酒。”

王家家人轰声答应，上来倒酒。令狐冲一生之中，人家给他斟酒，那可从未拒却过，当下酒到碗干，又喝了五六大碗，酒气涌将上来，将身前的杯筷都拂到了地下。

同席的人都道：“令狐少侠醉了。喝杯热茶醒醒酒。”王伯奋笑道：“人家华山派掌门弟子，哪有这么容易醉的？令狐老弟，干了！”又跟他斟满了一碗酒。

令狐冲道：“哪……哪里醉了？干了！”举起酒碗，骨嘟骨嘟的喝下，倒有半碗酒倒在衣襟之上，突然间身子一晃，张嘴大呕，腹中酒菜淋漓漓漓的吐满了一桌。同席之人一齐惊避，王伯奋却不住冷笑。令狐冲这么一呕，大厅上数百对眼光都向他射来。

岳不群夫妇皱起了眉头，心想：“这孩子便是上不得台盘，在这许多贵宾之前出丑。”

劳德诺和林平之同时抢过来扶住令狐冲。林平之道：“大师哥，我扶你歇歇去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我……我没醉，我还要喝酒，拿酒来。”林平之道：“是，是，快拿酒来。”令狐冲醉眼斜睨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小林子，怎地不去陪小师妹？拉着我干么？”劳德诺低声道：“大师哥，咱们歇歇去，这里人多，别乱说话！”令狐冲怒道：“我乱说甚么了？师父派你来监视我，你……你找到了甚么凭据？”劳德诺生怕他醉后更加口不择言，和林平之二人左右扶持，硬生生将他架入后进厢房中休息。

岳不群听到他说“师父派你来监视我，你找到了甚么凭据”这句话，饶是他修养极好，却也忍不住变色。王元霸笑道：“岳老弟，后生家酒醉后胡言乱语，理他作甚？来来来，喝酒！”岳不群强笑道：“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，倒教王老爷子见笑了。”

筵席散后，岳不群嘱咐劳德诺此后不可跟随令狐冲，只暗中留神便是。

令狐冲这一醉，直到次日午后才醒，当时自己说过些甚么，却一句话也不记得了。只觉头痛欲裂，见自己独睡一房，卧具甚是精洁。他踱出房来，众师弟一个也不见，一问下人，原来是在后面讲武厅上，和金刀门王家的子侄、弟子切磋武艺。令狐冲心道：“我跟他们混在一块干甚么？不如到外面逛逛去。”当即扬长出门。

洛阳是历代皇帝之都，规模宏伟，市肆却不甚繁华。令狐冲识字不多，于古代史事所知有限，见到洛阳城内种种名胜古迹，茫然不明来历，看得毫无兴味。信步走进一条小巷，只见七八名无赖正在一家小酒店中赌骰子。他挤身进去，摸出王元霸昨日所给的见面礼封包，取出银子，便和他们呼么喝六的赌了起来。到得傍晚，在这家小酒店中喝得醺醺而归。

一连数日，他便和这群无赖赌钱喝酒，头几日手气不错，赢了几两，第四日上却一败涂地，四十几两银子输得干干净净。那些无赖便不许他再赌。令狐冲怒火上冲，只管叫酒喝，喝得几壶，店小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输光了钱，这酒帐怎么还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欠一欠，明日来还。”店小二摇头道：“小店本小利薄，至亲好友，概不赊欠！”令狐冲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欺侮小爷没钱么？”店小二笑道：“不管你是小爷、老爷，有钱便卖，无钱不赊。”

令狐冲回顾自身，衣衫褴褛，原不似是个有钱人模样，除了腰间一口长剑，更无他物，当即解下剑来，往桌上一抛，说道：“给我去当舖里当了。”

一名无赖还想赢他的钱，忙道：“好！我给你去当。”捧剑而去。

店小二便又端了两壶酒上来。令狐冲喝干了一壶，那无赖已拿了几块碎银子回来，道：“一共当了三两四钱银子。”将银子和当票都塞给了他。令狐冲一掂银子，连三两也不到，当下也不多说，又和众无赖赌了起来。赌到傍晚，连喝酒带输，三两银子又是不知去向。

令狐冲向身旁一名无赖陈歪嘴道：“借三两银子来，赢了加倍还你。”陈歪嘴笑道：“输了呢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输了？明天还你。”陈歪嘴道：“谅你这小子家里也没银子，输了拿甚么来还？卖老婆么？卖妹子么？”令狐冲大怒，反手便是一记耳光，这时酒意早有了八九分，顺手便将他身前的几两银子都抢了过来。陈歪嘴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这小子是强盗。”众无赖本是一伙，一拥而上，七八个拳头齐往令狐冲身上招呼。

令狐冲手中无剑，又是力气全失，给几名无赖按在地下，拳打足踢，片刻间便给打得鼻青目肿。忽听得马蹄声响，有几乘马经过身旁，马上有人喝道：“闪开，闪开！”挥起马鞭，将众无赖赶散。令狐冲俯伏在地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
一个女子声音突然叫道：“咦，这不是大师哥么？”正是岳灵珊。另一人道：“我瞧瞧去！”却是林平之。他翻身下马，扳过令狐冲的身子，惊道：“大师哥，你怎么啦？”令狐冲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喝醉啦！赌输啦！”林平之忙将他抱起，扶上马背。

除了林平之、岳灵珊二人外，另有四乘马，马上骑的是王伯奋的两个女儿和王仲强的两个儿子，是林平之的表兄姊妹。他六人一早便出来在洛阳各处寺观中游玩，直到此刻才尽兴而归，哪料到竟在这小巷之中见令狐冲给人打得如此狼狈。那四人都大为讶异：“他华山派位列五岳剑派，爷爷平日提起，好生赞扬，前数日和他们众弟子切磋武功，也确是各有不凡功夫。这令狐冲是华山派首徒，怎地连几个流氓地痞也打不过？”眼见他给打得鼻孔流

血，又不是假的，这可真奇了？

令狐冲回到王元霸府中，将养了数日，这才渐渐康复。岳不群夫妇听说他和无赖赌博，输了钱打架，甚是气恼，也不来看他。

到第五日上，王仲强的小儿子王家驹兴冲冲的走进房来，说道：“令狐大哥，我今日给你出了一口恶气。那日打你的七个无赖，我都已找了来，狠狠的给抽了一顿鞭子。”

令狐冲对这件事其实并不介怀，淡淡的道：“那也不必了。那日是我喝醉了酒，本来是我的不是。”

王家驹道：“那怎么成？你是我家的客人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金刀王家的客人，怎能在洛阳城中教人打了不找回场子？这口气倘若不出，人家还能把我金刀王家瞧在眼里么？”

令狐冲内心深处，对“金刀王家”本就颇有反感，又听他左一个“金刀王家”，右一个“金刀王家”，倒似“金刀王家”乃是武林权势熏天的大豪门一般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对付几个流氓混混，原是用得着金刀王家。”他话一出口，已然后悔，正想致歉，王家驹脸色已沉了下来，道：“令狐兄，你这是甚么话？那日若不是我和哥哥赶散了这七个流氓混混，你今日的生命还在么？”令狐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原要多谢两位的救命之恩。”

王家驹听他语气，知他说的乃是反话，更加有气，大声道：“你是华山派掌门大弟子，连洛阳城中几个流氓混混也对付不了，嘿嘿，旁人不知，岂不是要说你浪得虚名？”

令狐冲百无聊赖，甚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说道：“我本就连虚名也没有，‘浪得虚名’四字，却也谈不上了。”

便在这时，房门外有人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跟令狐兄在说甚么？”门帷一掀，走进一个人来，却是王仲强的长子王家骏。

王家驹气愤愤的道：“哥哥，我好意替他出气，将那七个痞子找齐了，每个人都狠狠给抽了一顿鞭子，不料这位令狐大侠却怪我多事呢。”王家骏道：“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适才我听得岳师妹说道，这位令狐兄真人不露相，那日在陕西药王庙前，以一柄长剑，只一招便刺瞎了一十五位一流高手的双眼，当真是剑术如神，天下罕有，哈哈！”他这一笑神气间颇为轻浮，显然对岳灵珊之言全然不信。王家驹跟着也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想来那一十五位一流高手，比之咱们洛阳城中的流氓，武艺却还差了这么老大一截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令狐冲也不动怒，嘻嘻一笑，坐在椅上抱住了右膝，轻轻摇晃。

王家骏这一次奉了伯父和父亲之命，前来盘问令狐冲。王伯奋、仲强兄弟本来叫他善言套问，不可得罪了客人，但他见令狐冲神情傲慢，全不将自己兄弟瞧在眼里，渐渐的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令狐兄，小弟有一事请教。”声音说得甚响。令狐冲道：“不敢。”王家骏道：“听平之表弟言道，我姑丈姑母逝世之时，就只令狐兄一人在他二位身畔送终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正是。”王家骏道：“我姑丈姑母的遗言，是令狐兄带给了我平之表弟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不错。”王家骏道：“那么我姑丈的《辟邪剑谱》呢？”

令狐冲一听，霍地站起，大声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

王家骏防他暴起动手，退了一步，道：“我姑丈有一部《辟邪剑谱》，托你交给平之表弟，怎地你至今仍未交出？”令狐冲听他信口诬蔑，只气得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“谁……谁说有一部《辟……辟邪剑谱》，托……托……”

托我交给林师弟？”王家骏笑道：“倘若并无其事，你又何必作贼心虚，说起话来也是胆战心惊？”令狐冲强抑怒气，说道：“两位王兄，令狐冲在府上是客，你说这等话，是令祖、令尊之意，还是两位自己的意思？”

王家骏道：“我不过随口问问，又有甚么大不了的事？跟我爷爷、爹爹可全不相干。不过福州林家的辟邪剑法威震天下，武林中众所周知，林姑丈突然之间逝世，他随身珍藏的《辟邪剑谱》又不知去向，我们既是至亲，自不免要查问查问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是小林子叫你问的，是不是？他自己为甚么不来问我？”

王家驹嘿嘿嘿的笑了三声，说道：“平之表弟是你师弟，他又怎敢开口问你？”令狐冲冷笑道：“既有你洛阳金刀王家撑腰，嘿嘿，你们现下可以一起逼问我啦。那么去叫林平之来罢。”王家骏道：“阁下是我家客人，‘逼问’二字，那可担当不起。我兄弟只是心怀好奇，这么问上一句，令狐兄肯答固然甚好，不肯答呢，我们也是无法可施。”

令狐冲点头道：“我不肯答！你们无法可施，这就请罢！”

王氏兄弟面面相觑，没料到 he 干净爽快，一句话就将门封住了。

王家骏咳嗽一声，另找话头，说道：“令狐兄，你一剑刺瞎了一十五位高手的双眼，这手剑招如此神奇，多半是从《辟邪剑谱》中学来的罢！”

令狐冲大吃一惊，全身出了一阵冷汗，双手忍不住发颤，登时心下一片雪亮：“师父、师娘和众师弟、师妹不感激我救了他们性命，反而人人都有疑忌之意，我始终不明白是甚么缘故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原来他们都认定我吞没了林震南的《辟邪剑谱》。他们既从来没见过独孤九剑，我又不肯泄露风太师叔传剑的秘密，眼见我在思过崖上住了数月，突然之间，剑术大进，连剑宗封不平那样的高手都敌我不过，若不是从《辟邪剑谱》中学到了奇妙高招，这剑法又从何处学来？风太师叔传剑之事太过突兀，无人能料想得到，而林震南夫妇逝世之时又只我一人在侧，人人自然都会猜想，那部武林高手大生觊觎之心的《辟邪剑谱》，必定是落入了我的手中。旁人这般猜想，并不希奇。但师父师母抚养我长大，师妹和我情若兄妹，我令狐冲是何等样人，居然也信我不过？嘿嘿，可真将人瞧得小了！”思念及此，脸上自然而然露出了愤慨不平之意。

王家驹甚为得意，微笑道：“我这句话猜对了，是不是？那《辟邪剑谱》呢？我们也不想瞧你的，只是物归原主，你将剑谱还了给林家表弟，也就是啦。”令狐冲摇头道：“我从来没见过甚么《辟邪剑谱》。林总镖头夫妇曾先后为青城派和塞北明驼木高峰所擒，他身上倘若有甚么剑谱，旁人早已搜了出来。”王家骏道：“照啊，那《辟邪剑谱》何等宝贵，我姑丈姑母怎会随身携带？自然是藏在一个万分隐秘的所在。他们临死之时，这才请你转告平之表弟，哪知道……哪知道……嘿嘿！”王家驹道：“哪知道你悄悄去找了出来，就此吞没！”

令狐冲越听越怒，本来不愿多辩，但此事关连太过重大，不能蒙此污名，说道：“林总镖头要是真有这么一部神妙剑谱，他自己该当无敌于世了，怎么连几个青城派的弟子也敌不过，竟然为他们所擒？”

王家驹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一时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王家骏却能言善辩，说道：“天下之事，无独有偶。令狐兄学会了辟邪剑法，剑术通神，可是连几个流氓地痞也敌不过，竟然为他们所擒，那是甚么缘故？哈哈，这叫做真人不露相。可惜哪，令狐兄，你做得未免也太过份了些，堂堂华山

派掌门大弟子，给洛阳城几个流氓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这番做作，任谁也难以相信。既是绝不可信，其中自然有诈。令狐兄，我劝你还是认了罢！”

接着令狐冲平日的性子，早就反唇相讥，只是此事太也凑巧，自己身处嫌疑之地，甚么“金刀王家”，甚么王氏兄弟，他半点也没放在心上，却不能让师父、师娘、师妹三人对自己起了疑忌之心，当即庄容说道：“令狐冲生平从未见过甚么《辟邪剑谱》。福州林总镖头的遗言，我也已一字不漏的传给了林师弟知晓。令狐冲若有欺骗隐瞒之事，罪该万死，不容于天地之间。”说着叉手而立，神色凛然。

王家骏微笑道：“这等关涉武林秘笈的大事，假使随口发了一个誓，便能混蒙了过去，令狐兄未免把天下人都当作傻子啦。”令狐冲强忍怒气，道：“依你说该当如何？”王家驹道：“我兄弟斗胆，要在令狐兄身边搜上一搜。”他顿了一顿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就算那日令狐兄给那七个流氓擒住了，动弹不得，他们也会在你身上里里外外的大搜一阵。”令狐冲冷笑道：“你们要在我身上搜检，哼，当我令狐冲是小贼么？”王家骏道：“不敢！令狐兄既说未取《辟邪剑谱》，又何必怕人搜检？搜上一搜，倘若身上并无剑谱，从此洗脱了嫌疑，岂不是好？”令狐冲点头道：“好！你去叫林师弟和岳师妹来，好让他二人作个证人。”

王家骏生怕自己一走开，兄弟落了单，立刻便被令狐冲所乘，若二人同去，他自然会将《辟邪剑谱》收了起来，再也搜检不到，说道：“要搜便搜，令狐兄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这般诸多推搪？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我容你们搜查身子，只不过要在师父、师娘、师妹三人面前证明自己清白，你二人信得过我也好，信不过也好，令狐冲理会有什么？小师妹若不在场，岂容你二人的兽爪子碰一碰我身子？”当下缓缓摇头，说道：“凭你二位，只怕还不配搜我！”

王氏兄弟越是见他不让搜检，越认定他身上藏了《辟邪剑谱》，一来要在伯父与父亲面前领功，二来素闻辟邪剑法好生厉害，这剑谱既是自己兄弟搜查出来，林表弟不能不借给自己兄弟阅看。王家骏日前眼见他给几个无赖按在地下殴打，无力抗拒，料想他只不过剑法了得，拳脚功夫却甚平常，此刻他手中无剑，正好乘机动手，当下向兄弟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令狐兄，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大家破了脸，却没甚么好看。”两兄弟说着便逼将过来。

王家驹挺起胸膛，直撞过去。令狐冲伸手一挡。王家驹大声道：“啊哟，你打人么？”刁住他手腕，往下便是一压。他想令狐冲是华山派首徒，终究不可小觑了，这一刁一压，使上了家传的擒拿手法，更运上了十成力道。

令狐冲临敌应变经验极是丰富，眼见他挺胸上前，便知他不怀好意，右手这一挡，原是藏了不少后着，给对方刁住了手腕，本当转臂斜切，转守为攻，岂知自己内力全失之后，虽然照式转臂，却发不出半点力道，只听得喀喇一声响，右臂关节一麻，手肘已然被他压断，这才觉得彻骨之痛。

王家驹下手极是狠辣，一压断令狐冲右臂，跟着一抓一扭，将他左臂齐肩的关节扭脱了臼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快搜！”王家骏伸出左腿，拦在令狐冲双腿之前，防他飞腿伤人，伸手到他怀中，将各种零星物事一件件掏了出来，突然摸到一本薄薄的书册，当即取出。二人同声欢叫：“在这里啦，在这里啦，搜到了林姑丈的《辟邪剑谱》！”

王氏兄弟忙不迭的揭开那本册子，只见第一页上写着“笑傲江湖之曲”

六个篆字。王氏兄弟只粗通文墨，这六个字如是楷书，倒也认得，既作篆体，那便一个也不识得了。再翻过一页，但见一个个均是奇文怪字，他二人不知这是琴箫曲谱，心中既已认定是《辟邪剑谱》，自是更无怀疑，齐声大叫：“《辟邪剑谱》，《辟邪剑谱》！”

王家骏道：“给爹爹瞧去。”拿了那部琴箫曲谱，急奔出房。王家驹在令狐冲腰里重重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不要脸的小贼！”又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。

令狐冲初时气得几乎胸膛也要炸了，但转念一想：“这两个小子无知无识，他祖父和父亲却不致如此粗鄙，待会得知这是琴谱箫谱，非来向我陪罪不可。”只是双臂脱臼，一阵阵疼痛难当，又想：“我内功全失，遇到街上的流氓无赖也毫无抵抗之力，已成废人一个，活在世上，更有何用？”他躺在床上，额头不住冒汗，伤心之际，忍不住眼泪扑籁籁的流下，但想王氏兄弟定然转眼便回，不可示弱于人，当即拭干了眼泪。

过了好一会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王氏兄弟快步回来。王家骏冷笑道：“去见我爷爷。”

令狐冲怒道：“不去！你爷爷不来向我赔罪，我去见他干么？”王氏兄弟哈哈大笑。王家驹道：“我爷爷向你这小贼赔罪？发你的春秋大梦了！去，去！”两人抓住令狐冲腰间衣服，将他从床上提了起来，走出房外。令狐冲骂道：“金刀王家还自夸侠义道呢，却如此狂妄欺人，当真卑鄙之极。”王家骏反手一掌，打得他满口是血。

令狐冲仍是骂声不绝，给王氏兄弟提到后面花厅之中。

只见岳不群夫妇和王元霸分宾主而坐，王伯奋、仲强二人坐在王元霸下首。令狐冲兀自大骂：“金刀王家，卑鄙无耻，武林中从未见过这等污秽肮脏的人家！”

岳不群脸一沉喝道：“冲儿，住口！”

令狐冲听到师父喝斥，这才止声不骂，向着王元霸怒目而视。

王元霸手中拿着那部琴箫曲谱，淡淡的道：“令狐贤侄，这部《辟邪剑谱》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”

令狐冲仰天大笑，笑声半晌不止。岳不群斥道：“冲儿，尊长问你，便当据实禀告，何以胆敢如此无礼？甚么规矩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师父，弟子重伤之后，全身无力，你瞧这两个小子怎生对付我，嘿嘿，这是江湖上待客的规矩吗？”

王仲强道：“倘若是朋友佳客，我们王家说甚么也不敢得罪。但你负人所托，将这部《辟邪剑谱》据为己有，这是盗贼之行，我洛阳金刀王家是清白人家，岂能再当他是朋友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你祖孙三代，口口声声的说这是《辟邪剑谱》。你们见过《辟邪剑谱》没有？怎知这便是《辟邪剑谱》？”王仲强一怔，道：“这部册子从你身上搜了出来，岳师兄又说这不是华山派的武功书谱，却不是《辟邪剑谱》是甚么？”

令狐冲气极反笑，说道：“你既说是《辟邪剑谱》，便算是《辟邪剑谱》好了。但愿你金刀王家依样照式，练成天下无敌的剑法，从此洛阳王家在武林中号称刀剑双绝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王元霸道：“令狐贤侄，小孙一时得罪，你也不必介意。人孰无过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既把剑谱交了出来，冲着你师父的面子，咱们还能追究么？这件事，大家此后谁也别提。我先给你接上了手膀再说。”说着下座

走向令狐冲，伸手去抓他左掌。

令狐冲退后两步，厉声道：“且慢！令狐冲可不受你买好。”

王元霸愕然道：“我向你买甚么好？”

令狐冲怒道：“我令狐冲又不是本头人，我的手臂你们爱折便折，爱接便接！”向左两步，走到岳夫人面前，叫道：“师娘！”

岳夫人叹了口气，将他双臂被扭脱的关节都给接上了。

令狐冲道：“师娘，这明明是一本七弦琴的琴谱，洞箫的箫谱，他王家目不识丁，硬说是《辟邪剑谱》，天下居然有这等大笑话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王老爷子，这本谱儿，给我瞧瞧成不成？”王元霸道：“岳夫人请看。”将曲谱递了过去。岳夫人翻了几页，也是不明所以，说道：“琴谱箫谱我是不懂，剑谱却曾见过一些，这部册子却不像是剑谱。王老爷子，府上可有甚么人会奏琴吹箫？不妨请他来看看，便知端的。”

王元霸心下犹豫，只怕这真是琴谱箫谱，这个人可丢得够瞧的，一时沉吟不答。王家驹却是个草包，大声道：“爷爷，咱们帐房里的易师爷会吹箫，去叫他来瞧瞧便是。这明明是《辟邪剑谱》，怎么会是甚么琴谱箫谱？”王元霸道：“武学秘笈的种类极多，有人为了守秘，怕人偷窥，故意将武功图谱写成曲谱模样，那也是有的。这并不足为奇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府上既有一位师爷会得吹箫，那么这到底是剑谱，还是箫谱，请他来一看便知。”王元霸无奈，只得命王家驹去请易师爷来。

那易师爷是个瘦瘦小小、五十来岁的汉子，颏下留着一部稀稀疏疏的胡子，衣履甚是整洁。王元霸道：“易师爷，请你瞧瞧，这是不是寻常的琴谱箫谱？”

易师爷打开琴谱，看了几页，摇头道：“这个，晚生可不大懂了。”再看到后面的箫谱时，双目登时一亮，口中低声哼了起来，左手两根手指不住在桌上轻打节拍。哼了一会，却又摇头，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”跟着又哼了下去，突然之间，声音拔高，忽又变哑，皱起了眉头，道：“世上决无此事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晚生实在难以明白。”

王元霸脸有喜色，问道：“这部书中是否大有可疑之处？是否与寻常箫谱大不相同？”

易师爷指着箫谱，说道：“东翁请看，此处宫调，突转变徵，实在大违乐理，而且箫中也吹不出来。这里忽然又转为角调，再转羽调，那也是从所未见的曲调。洞箫之中，无论如何是奏不出这等曲子的。”

令狐冲冷笑道：“是你不会吹，未见得别人也不会吹奏！”

易师爷点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，不过世上如果当真有人能吹奏这样的曲子，晚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！除非是……除非是东城……”

王元霸打断他话头，问道，“你说这不是寻常的箫谱？其中有些调子，压根儿无法在箫中吹奏出来？”

易师爷点头道：“是啊，大非寻常，大非寻常，晚生是决计吹不出。除非是东城……”

岳夫人问道：“东城有哪一位名师高手，能够吹这曲谱？”

易师爷道：“这个……晚生可也不能担保，只是……只是东城的绿竹翁，他既会抚琴，又会吹箫，或许能吹得出也不一定。他吹奏的洞箫，可比晚生要高明的多，实在是高明得太多，不可同日而语，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王元霸道：“既然不是寻常箫谱，这中间当然大有文章了。”

王伯奋在旁一直静听不语，忽然插口道：“爹，郑州八卦刀的那套四门六合刀法，不也是记在一部曲谱之中么？”

王元霸一怔，随即会意，知道儿子是在信口开河，郑州八卦刀的掌门人莫星与洛阳金刀王家是数代姻亲，他八卦刀门中可并没甚么四门六合刀法，但料想华山派只是专研剑法，别派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刀法，岳不群纵然渊博，也未必尽晓，当即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几年前莫亲家还提起过这件事。曲谱中记以刀法剑法，那是常有之事，一点也不足为奇。”

令狐冲冷笑道：“既然不足为奇，那么请教王老爷子，这两部曲谱中所记的剑法，却是怎么一副样子。”

王元霸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唉，我女婿既已逝世，这曲谱中的秘奥，世上除了老弟一人之外，只怕再也没第二人明白了。”

令狐冲若要辩白，原可说明《笑傲江湖》一曲的来历，但这一来可牵涉重大，不得不说到衡山派莫大先生如何杀死大嵩阳手费彬，师父知道此曲与魔教长老曲洋有关，势必将之毁去，那么自己受人所托，便不能忠人之事了，当下强忍怒气，说道：“这位易师爷说道，东城有一位绿竹翁精于音律，何不拿这曲谱去请他品评一番。”

王元霸摇头道：“这绿竹翁为人古怪之极，疯疯癫癫的，这种人的话，怎能信得？”

岳夫人道：“此事终须问个水落石出，冲儿是我们弟子，平之也是我们弟子，我们不能有所偏袒，到底谁是谁非，不妨去请那绿竹翁评评这个道理。”她不便说这是令狐冲和金刀王家的争执，而将争端的一造换作了林平之，又道：“易师爷，烦你派人用轿子去接了这位绿竹翁来如何？”

易师爷道：“这老人家脾气古怪得紧，别人有事求他，倘若他不愿过问的，便是上门磕头，也休想他理睬，但如他要插手，便推也推不开。”

岳夫人点头道：“这倒是我辈中人，想来这位绿竹翁是武林中的前辈了。师哥，咱们可孤陋寡闻得紧。”

王元霸笑道：“那绿竹翁是个篾匠，只会编竹篮，打篾席，哪里是武林中人了？只是他弹得好琴，吹得好箫，又会画竹，很多人出钱来买他的画儿，算是个附庸风雅的老匠人，因此地方上对他倒也有几分看重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如此人物，来到洛阳可不能不见。王老爷子，便请劳动你的大驾，咱们同去拜访一下这位风雅的篾匠如何？”

眼见岳夫人之意甚坚，王元霸不能不允，只得带同儿孙，和岳不群夫妇、令狐冲、林平之、岳灵珊等人同赴东城。

易师爷在前领路，经过几条小街，来到一条窄窄的巷子之中。巷子尽头，好大一片绿竹丛，迎风摇曳，雅致天然。

众人刚踏进巷子，便听得琴韵丁冬，有人正在抚琴，小巷中一片清凉宁静，和外面的洛阳城宛然是两个世界。岳夫人低声道：“这位绿竹翁好会享清福啊！”

便在此时，铮的一声，一根琴弦忽尔断绝，琴声也便止歇。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贵客枉顾蜗居，不知有何见教。”易师爷道：“竹翁，有一本奇怪的琴谱箫谱，要请你老人家的法眼鉴定鉴定。”绿竹翁道：“有琴谱箫谱要我鉴定？嘿嘿，可太瞧得起老篾匠啦。”

易师爷还未答话，王家驹抢着朗声说道：“金刀王家王老爷子过访。”他抬了爷爷的招牌出来，料想爷爷是洛阳城中响当当的脚色，一个老篾匠非

立即出来迎接不可。哪知绿竹翁冷笑道：“哼，金刀银刀，不如我老篾匠的烂铁刀有用。老篾匠不去拜访王老爷，王老爷也不用来拜访老篾匠。”王家驹大怒，大声道：“爷爷，这老篾匠是个不明事理的浑人，见他作甚？咱们不如回去罢！”

岳夫人道：“既然来了，请绿竹翁瞧瞧这部琴谱箫谱，却也不妨。”

王元霸“嘿”了一声，将曲谱递给易师爷。易师爷接过，走入了绿竹丛中。

只听绿竹翁道：“好，你放下罢！”易师爷道：“请问竹翁，这真的是曲谱，还是甚么武功秘诀，故意写成了曲谱模样？”绿竹翁道：“武功秘诀？亏你想得出！这当然是琴谱了！嗯。”接着只听得琴声响起，幽雅动听。

令狐冲听了片刻，记得这正是当日刘正风所奏的曲子，人亡曲在，不禁凄然。

弹不多久，突然间琴音高了上去，越响越高，声音尖锐之极，铮的一声响，断了一根琴弦，再高了几个音，铮的一声，琴弦又断了一根。绿竹翁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这琴谱好生古怪，令人难以明白。”

王元霸祖孙五人你瞧瞧我。我瞧瞧你，脸上均有得色。

只听绿竹翁道：“我试试这箫谱。”跟着箫声便从绿竹丛中传了出来，初时悠扬动听，情致缠绵，但后来箫声愈转愈低，几不可闻，再吹得几个音，箫声便即哑了，波波波的十分难听。绿竹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易老弟，你是会吹箫的，这样的低音如何能吹奏出来？这琴谱、箫谱未必是假，但撰曲之人却在故弄玄虚，跟人开玩笑。你且回去，让我仔细推敲推敲。”易师爷道：“是。”从绿竹丛中退了回来。

王仲强道：“那剑谱呢？”易师爷道：“剑谱？啊！绿竹翁要留着，说是要仔细推敲推敲。”王仲强急道：“快去拿回来，这是珍贵无比的剑谱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要抢夺，如何能留在不相干之人手中？”易师爷应道：“是！”正要转身再入竹丛，忽听得绿竹翁叫道：“姑姑，怎么你出来了？”

王元霸低声问道：“绿竹翁多大年纪？”易师爷道：“七十几岁，快八十了罢！”众人心想：“一个八十老翁居然还有姑姑，这位老婆婆怕没一百多岁？”

只听得一个女子低低应了一声。绿竹翁道：“姑姑请看，这部琴谱可有些古怪。”那女子又嗯了一声，琴音响起，调了调弘，停了一会，似是在将断了的琴弦换去，又调了调弦，便奏了起来。初时所奏和绿竹翁相同，到后来越转越高，那琴韵竟然履险如夷，举重若轻，毫不费力的便转了上去。

令狐冲又惊又喜，依稀记得便是那天晚上所听到曲洋所奏的琴韵。

这一曲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温柔雅致，令狐冲虽不明乐理，但觉这位婆婆所奏，和曲洋所奏的曲调虽同，意趣却大有差别。这婆婆所奏的曲调平和中正，令人听着只觉音乐之美，却无曲洋所奏热血如沸的激奋。奏了良久，琴韵渐缓，似乎乐音在不住远去，倒像奏琴之人走出了数十丈之遥，又走到数里之外，细微几不可再闻。

琴音似止未止之际，却有一二下极低极细的箫声在琴音旁响了起来。回旋婉转，箫声渐响，恰似吹箫人一面吹，一面慢慢走近，箫声清丽，忽高忽低，忽轻忽响，低到极处之际，几个盘旋之后，又再低沉下去，虽极低极细，每个音节仍清晰可闻。渐渐低音中偶有珠玉跳跃，清脆短促，此伏彼起，繁音渐增，先如鸣泉飞溅，继而如群卉争艳，花团锦簇，更夹着间关鸟语，彼

鸣我和，渐渐的百鸟离去，春残花落，但闻雨声萧萧，一片凄凉肃杀之象，细雨绵绵，若有若无，终于万籁俱寂。

箫声停顿良久，众人这才如梦初醒。王元霸、岳不群等虽都不懂音律，却也不禁心驰神醉。易师爷更是犹如丧魂落魄一般。

岳夫人叹了一口气，衷心赞叹，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冲儿，这是甚么曲子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叫做《笑傲江湖之曲》，这位婆婆当真神乎其技，难得是琴箫尽皆精通。”岳夫人道：“这曲子谱得固然奇妙，但也须有这位婆婆那样的琴箫绝技，才奏得出来。如此美妙的音乐，想来你也是生平首次听见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不！弟子当日所闻，却比今日更为精彩。”岳夫人奇道：“那怎么会？难道世上更有比这位婆婆抚琴吹箫还要高明之人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比这位婆婆更加高明，倒不见得。只不过弟子听到的是两个人琴箫合奏，一人抚琴，一人吹箫，奏的便是这《笑傲江湖之曲》他这句话未说完，绿竹丛中传出铮铮三响琴音，那婆婆的语音极低极低，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得她说：“琴箫合奏，世上哪里去找这一个人去？”

只听绿竹翁朗声道：“易师爷，这确是琴谱箫谱，我姑姑适才奏过了，你拿回去罢！”易师爷应道：“是！”走入竹丛，双手捧着曲谱出来。绿竹翁又道：“这曲谱中所记乐曲之妙，世上罕有，此乃神物，不可落入俗人手中。你不会吹奏，千万不得痴心妄想的硬学，否则于你无益有损。”易师爷道：“是，是！在下万万不敢！”将曲谱交给王元霸。

王元霸亲耳听了琴韵箫声，知道更无虚假，当即将曲谱还给令狐冲，讪讪的道：“令狐贤侄，这可得罪了！”

令狐冲冷笑一声接过，待要说几句讥刺的言语，岳夫人向他摇了摇头，令狐冲便忍住不说。王元霸祖孙五人面目无光，首先离去。岳不群等跟着也去。

令狐冲却捧着曲谱，呆呆的站着不动。

岳夫人道：“冲儿，你不回去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弟子多耽一会便回去。”岳夫人道：“早些回去休息。你手臂刚脱过臼，不可使力。”令狐冲应道：“是。”

一行人去后，小巷中静悄悄地一无声息，偶然间风动竹叶，发出沙沙之声。令狐冲看着手中那部曲谱，想起那日深夜刘正风和曲洋琴箫合奏，他二人得遇知音，创了这部神妙的曲谱出来。绿竹丛中这位婆婆虽能抚琴吹箫，曲尽其妙，可惜她只能分别吹奏，那绿竹翁便不能和她合奏，只怕这琴箫合奏的《笑傲江湖之曲》从此便音断响绝，更无第二次得闻了。

又想：“刘正风师叔和曲长老，一是正派高手，一是魔教长老，两人一正一邪，势如水火，但论到音韵，却心意相通，结成知交，合创了这曲神妙绝伦的《笑傲江湖》出来。他二人携手同死之时，显是心中绝无遗憾，远胜于我孤零零的在这世上，为师父所疑，为师妹所弃，而一个敬我爱我的师弟，却又为我亲手所杀。”不由得悲从中来，眼泪一滴滴的落在曲谱之上，忍不住哽咽出声。

绿竹翁的声音又从竹丛中传了出来：“这位朋友，为何哭泣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自伤身世，又想起撰作此曲的两位前辈之死，不禁失态，打扰老先生了。”说着转身便行。绿竹翁道：“小朋友，我有几句话请教，请进来谈谈如何？”

令狐冲适才听他对王元霸说话时傲慢无礼，不料对自己一个无名小卒却

这等客气，倒大出意料之外，便道：“不敢，前辈有何垂询，晚辈自当奉告。”缓步走进竹林。

只见前面有五间小舍，左二右三，均以粗竹子架成。一个老翁从右边小舍中走出来，笑道：“小朋友，请进来喝茶。”

令狐冲见这绿竹翁身子略形佝偻，头顶稀稀疏疏的已无多少头发，大手大脚，精神却十分矍烁，当即躬身行礼，道：“晚辈令狐冲，拜见前辈。”

绿竹翁呵呵笑道：“老朽不过痴长几岁，不用多礼，请进来，请进来！”

令狐冲随着他走进小舍，见桌椅几榻，无一而非竹制，墙上悬着一幅墨竹，笔势纵横，墨迹淋漓，颇有森森之意。桌上放着一具瑶琴，一管洞箫。

绿竹翁从一把陶茶壶中倒出一碗碧绿清茶，说道：“请用茶。”令狐冲双手接过，躬身谢了。绿竹翁道：“小朋友，这部曲谱，不知你从何处得来，是否可以见告？”

令狐冲一怔，心想这部曲谱的来历之中包含着许多隐秘，是以连师父、师娘也未禀告。但当日刘正风和曲洋将曲谱交给自己，用意是要使此曲传之后世，不致湮没，这绿竹翁和他姑姑妙解音律，他姑姑更将这一曲奏得如此神韵俱显，他二人年纪虽老，可是除了他二人之外，世上又哪里再找得到第三个人来传授此曲？就算世上另有精通音律的解人，自己命不久长，未必能有机缘遇到。他微一沉吟，便道：“撰写此曲的两位前辈，一位精于抚琴，一位善于吹箫，这二人结成知交，共撰此曲，可惜遭逢大难，同时逝世。二位前辈临死之时，将此曲交于弟子，命弟子访觅传人，免使此曲湮没无闻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适才弟子得聆前辈这位姑姑的琴箫妙技，深庆此曲已逢真主，便请前辈将此曲谱收下，奉交婆婆，弟子得以不负撰作此曲者的付托，完偿了一番心愿。”说着双手恭恭敬敬的将曲谱呈上。

绿竹翁却不便接，说道：“我得先行请示姑姑，不知她肯不肯收。”

只听得左边小舍中传来那位婆婆的声音道：“令狐先生高义，慨以妙曲见惠，咱们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只不知那两位撰曲前辈的大名，可能见告否？”声音却也并不如何苍老。令狐冲道：“前辈垂询，自当禀告。撰曲的两位前辈，一位是刘正风刘师叔，一位是曲洋曲长老。”那婆婆“啊”的一声，显得十分惊异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他二人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前辈认得刘曲二位么？”那婆婆并不径答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刘正风是衡山派中高手，曲洋却是魔教长老，双方乃是世仇，如何会合撰此曲？此中原因，令人好生难以索解。”

令狐冲虽未见过那婆婆之面，但听了她弹琴吹箫之后，只觉她是个又清雅又慈和的前辈高人，决计不会欺骗出卖了自己，听她言及刘曲来历，显是武林同道，当即源源本本的将刘正风如何金盆洗手，嵩山派左盟主如何下旗令阻止，刘曲二人如何中了嵩山派高手的掌力，如何荒郊合奏，二人临死时如何委托自己寻觅知音传曲等情，一一照实说了，只略去了莫大先生杀死费彬一节。那婆婆一言不发的倾听。

令狐冲说完，那婆婆问道：“这明明是曲谱，那金刀王元霸却何以说是武功秘笈？”

令狐冲当下又将林震南夫妇如何为青城派及木高峰所伤，如何请其转嘱林平之，王氏兄弟如何起疑等情说了。

那婆婆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她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此中情由，你只消跟你师父、师娘说了，岂不免去许多无谓的疑忌？我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

何以你反而对我直言无隐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弟子自己也不明白其中原因。想是听了前辈雅奏之后，对前辈高风大为倾慕，更无丝毫猜疑之意。”那婆婆道：“那么你对你师父师娘，反而有猜疑之意么？”令狐冲心中一惊，道：“弟子万万不敢。只是……恩师心中，对弟子却大有疑意，唉，这也怪恩师不得。”那婆婆道：“我听你说话，中气大是不足，少年人不该如此，却是何故？最近是生了大病呢，还是曾受重伤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是受了极重的内伤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竹贤侄，你带这位少年到我窗下，待我搭一搭脉。”绿竹翁道：“是。”引令狐冲走到左边小舍窗边，命他将左手从细竹窗帘下伸将进去。那竹帘之内，又障了一层轻纱，令狐冲只隐隐约约的见到有个人影，五官面貌却一点也无法见到，只觉有三根冷冰冰的手指搭上了自己腕脉。

那婆婆只搭得片刻，便惊“噫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奇怪之极！”过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请换右手。”她搭完两手脉搏后，良久无语。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前辈不必为弟子生死担忧。弟子自知命不久长，一切早已置之度外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你何以自知命不久长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弟子误杀师弟，遗失了师门的《紫霞秘笈》，我只盼早日找回秘笈，缴奉师父，便当自杀以谢师弟。”那婆婆道：“《紫霞秘笈》？那也未必是甚么了不起的物事。你又怎地误杀了师弟？”令狐冲当下又将桃谷六仙如何为自己治伤，如何六道真气在体内交战，如何师妹盗了师门秘笈来为自己治伤，如何自己拒绝而师弟陆大有强自诵读，如何自己将之点倒，如何下手太重而致其死命等情一一说了。

那婆婆听完，说道：“你师弟不是你杀的。”令狐冲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不是我杀的？”那婆婆道：“你真气不纯，点那两个穴道，决计杀不了他。你师弟是旁人杀的。”令狐冲喃喃的道：“那是谁杀了陆师弟？”那婆婆道：“偷盗秘笈之人，虽然不一定便是害你师弟之人，但两者多少会有些牵连。”

令狐冲吁了口长气，胸口登时移去了一块大石。他当时原也已经想到，自己轻轻点了陆大有两处穴道，怎能制其死命？只是内心深处隐隐觉得，就算陆大有不是自己点死，却也是为了自己而死，男子汉大丈夫岂可推卸罪责，寻些借口来为自己开脱？这些日子来岳灵珊和林平之亲密异常，他伤心失望之余，早感全无生趣，一心只往一个“死”字上去想，此刻经那婆婆一提，立时心生莫大愤慨：“报仇！报仇！必当替陆师弟报仇！”

那婆婆又道：“你说体内有六道真气相互交进，可是我觉你脉象之中，却有八道真气，那是何故？”令狐冲哈哈大笑，将不戒和尚替自己治病的情由说了。

那婆婆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阁下性情开朗，脉息虽乱，并无衰歇之象。我再弹琴一曲，请阁下品评如何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前辈眷顾，弟子衷心铭感。”

那婆婆嗯了一声，琴韵又再响起。这一次的曲调却是柔和之至，宛如一人轻轻叹息，又似是朝露暗润花瓣，晓风低拂柳梢。

令狐冲听不多时，眼皮便越来越沉重，心中只道：“睡不得，我在聆听前辈的抚琴，倘若睡着了，岂非大大的不敬？”但虽竭力凝神，却终是难以抗拒睡魔，不久眼皮合拢，再也睁不开来，身子软倒在地，便即睡着了。睡梦之中，仍隐隐约约听到柔和的琴声，似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自己头发，像是回到了童年，在师娘的怀抱之中，受她亲热怜惜一般。

过了良久良久，琴声止歇，令狐冲便即惊醒，忙爬起身来，不禁大是惭

愧，说道：“弟子该死，不专心聆听前辈雅奏，却竟尔睡着了，当真好生惶恐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你不用自责。我适才奏曲，原有催眠之意，盼能为你调理体内真气。你倒试自运内息，烦恶之情，可减少了些么？”

令狐冲大喜，道：“多谢前辈。”当即盘膝坐在地下，潜运内息，只觉那八股真气仍是相互冲突，但以前那股胸口立时热血上涌、便欲呕吐的情景却已大减，可是只运得片刻，又已头晕脑胀，身子一侧，倒在地下。

绿竹翁忙趋前扶起，将他扶入房中。

那婆婆道：“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功力深厚，所种下的真气，非我浅薄琴音所能调理，反令阁下多受痛楚，甚是过意不去。”

令狐冲忙道：“前辈说哪里话来？得闻此曲，弟子已大为受益。”

绿竹翁提起笔来，在砚池中蘸了些墨，在纸上写道：“恳请传授此曲，终身受益。”令狐冲登时省悟，说道：“弟子斗胆求请前辈传授此曲，以便弟子自行慢慢调理。”绿竹翁脸现喜色，连连点头。

那婆婆并不即答，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你琴艺如何？可否抚奏一曲？”

令狐冲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弟子从未学过，一窍不通，要从前辈学此高深琴技，实深冒昧，还请恕过弟子狂妄。”当下向绿竹翁长揖到地，说道：“弟子这便告辞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阁下慢走。承你慨赠妙曲，愧无以报，阁下伤重难愈，亦令人思之不安。竹侄，你明日以奏琴之法传授令狐冲君，倘若他有耐心，能在洛阳久耽，那么……那么我这一曲《清心普善咒》，便传了给他，亦自不妨。”最后两句话语声细微，几不可闻。

次日清晨，令狐冲便来小巷竹舍中学琴。绿竹翁取出一张焦尾桐琴，授以音律，说道：“乐律十二律，是为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中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、应钟。此是自古已有，据说当年黄帝命伶伦为律，闻凤凰之鸣而制十二律。瑶琴七弦，具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，一弦为黄钟，三弦为宫调。五调为慢角、清商、宫调、慢宫、及蕤宾调。”当下依次详加解释。

令狐冲虽于音律一窍不通，但天资聪明，一点便透。绿竹翁甚是喜欢，当即授以指法，教他试奏一曲极短的《碧霄吟》。令狐冲学得几遍，弹奏出来，虽有数音不准，指法生涩，却洋洋然颇有青天一碧、万里无云的空阔气象。

一曲既终，那婆婆在隔舍听了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令狐少君，你学琴如此聪明，多半不久便能学《清心普善咒》了。”绿竹翁道：“姑姑，令狐兄弟今日初学，但弹奏这曲《碧霄吟》，琴中意象已比侄儿为高。琴为心声，想是因他胸襟豁达之故。”令狐冲谦谢道：“前辈过奖了，不知要到何年何月，弟子才能如前辈这般弹奏那《笑傲江湖之曲》。”

那婆婆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你也想弹奏那《笑傲江湖之曲》么？”

令狐冲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弟子昨日听得前辈琴箫雅奏，心下甚是羡慕，那当然是痴心妄想，连绿竹前辈尚且不能弹奏，弟子又哪里够得上？”

那婆婆不语，过了半晌，低声道：“倘若你能弹琴，自是大佳……”语音渐低，随后是轻轻的一声叹息。

如此一连二十余日，令狐冲一早便到小巷竹舍中来学琴，直至傍晚始归，中饭也在绿竹翁处吃，虽是青菜豆腐，却比王家的大鱼大肉吃得更有滋味，

更妙在每餐都有好酒。绿竹翁酒量虽不甚高，备的酒却是上佳精品。他于酒道所知极多，于天下美酒不但深明来历，而且年份产地，一尝即辨。令狐冲听来闻所未闻，不但跟他学琴，更向他学酒，深觉酒中学问，比之剑道琴理，似乎也不遑多让。

有几日绿竹翁出去贩卖竹器，便由那婆婆隔着竹帘教导。到得后来，令狐冲于琴中所提的种种疑难，绿竹翁常自无法解答，须得那婆婆亲自指点。

但令狐冲始终未见过那婆婆一面，只是听她语音轻柔，倒似是位大家的千金小姐，哪像陋巷贫居的一个老妇？料想她雅善音乐，自幼深受熏冶，因之连说话的声音也好听了，至老不变。

这日那婆婆传授了一曲《有所思》，这是汉时古曲，节奏婉转。令狐冲听了数遍，依法抚琴。他不知不觉想起当日和岳灵珊两小无猜、同游共乐的情景，又想到瀑布中练剑，思过崖上送饭，小师妹对自己的柔情密意，后来无端来了个林平之，小师妹对待自己竟一日冷淡过一日。他心中凄楚，突然之间，琴调一变，竟尔出现了几下福建山歌的曲调，正是岳灵珊那日下崖时所唱。他一惊之下，立时住手不弹。

那婆婆温言道：“这一曲《有所思》，你本来奏得极好，意与情融，深得曲理，想必你心中想到了往昔之事。只是忽然出现闰音，曲调似是俚歌，令人大为不解，却是何故？”

令狐冲生性本来开朗，这番心事在胸中郁积已久，那婆婆这二十多天来又对他极好，忍不住便吐露自己苦恋岳灵珊的心情。他只说了个开头，便再难抑止，竟原原本本的将种种情由尽行说了，便将那婆婆当作自己的祖母、母亲，或是亲姊妹、妹妹一般，待得说完，这才大感惭愧，说道：“婆婆，弟子的无聊心事，唠唠叨叨的说了这半天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”

那婆婆轻声道：“‘缘’之一事，不能强求。古人道得好：‘各有因缘莫羡人’。令狐少君，你今日虽然失意，他日未始不能另有佳偶。”

令狐冲大声道：“弟子也不知能再活得几日，室家之想，那是永远不会有了的。”

那婆婆不再说话，琴音轻轻，奏了起来，却是那曲《清心普善咒》。令狐冲听得片刻，便已昏昏欲睡。那婆婆止了琴音，说道：“现下我起始授你此曲，大概有十日之功，便可学完。此后每日弹奏，往时功力虽然不能尽复，多少总会有些好处。”令狐冲应道：“是。”

那婆婆当即传了曲谱指法，令狐冲用心记忆。

如此学了四日，第五日令狐冲又要到小巷去学琴，劳德诺忽然匆匆过来，说道：“大师哥，师父吩咐，咱们明日要走了。”令狐冲一怔，道：“明日便走了？我……我……”想要说“我的琴曲还没学全呢”，话到口边，却又缩回。劳德诺道：“师娘叫你收拾收拾，明儿一早动身。”

令狐冲答应了，当下快步来到绿竹小舍，向婆婆道：“弟子明日要告辞了。”那婆婆一怔，半晌不语，隔了良久，才轻轻道：“去得这么急！你……你这一曲还没学全呢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弟子也这么想。只是师命难违。再说，我们异乡为客，也不能在人家家中久居。”那婆婆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”当下传授曲调指法，与往日无异。

令狐冲与那婆婆相处多日，虽然从未见过她一面，但从琴音说话之中，知她对自己颇为关怀，无异亲人。只是她性子淡泊，偶然说了一句关切的话，

立即杂以他语，显是不想让他知道心意。这世上对令狐冲最关心的，本来是岳不群夫妇、岳灵珊与陆大有四人，现下陆大有已死，岳灵珊全心全意放在林平之身上，师父师母对他又有了疑忌之意，他觉得真正的亲人，倒是绿竹翁和那婆婆二人了。这一日中，他几次三番想跟绿竹翁陈说，要在这小巷中留居，既学琴箫，又学竹匠之艺，不再回归华山派，但一想到岳灵珊的情影，终究割舍不下，心想：“小师妹就算不理我，不睬我，我每日只见她一面，纵然只见到她的背影，听到一句她的说话声音，也是好的。何况她又没不睬我？”

傍晚临别之际，对绿竹翁和那婆婆甚有依恋之情，走到婆婆窗下，跪倒拜了几拜，依稀见竹帘之中，那婆婆却也跪倒还礼，听她说道：“我虽传你琴技，但此是报答你赠曲之德，令狐少君为何行此大礼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得能再聆前辈雅奏。令狐冲但教不死，定当再到洛阳，拜访婆婆和竹翁。”心中忽想：“他二人年纪老迈，不知还有几年可活，下次我来洛阳，未必再能见到。”言下想到人生如梦如露，不由得声音便哽咽了。

那婆婆道：“令狐少君，临别之际，我有一言相劝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是，前辈教诲，令狐冲不敢或忘。”

但那婆婆始终不说话，过了良久良久，才轻声说道：“江湖风波险恶，多多保重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心中一酸，躬身向绿竹翁告别。只听得左首小舍中琴声响起，奏的正是那《有所思》古曲。

次日岳不群等一行向王元霸父子告别，坐舟沿洛水北上。王元霸祖孙五人直送到船上，盘缠酒菜，致送得十分丰盛。

自从那日王家骏、王家驹兄弟折断了令狐冲的手臂，令狐冲和王家祖孙三代不再交言，此刻临别，他也是翻起了一双白眼，对他五人漠然而视，似乎眼前压根儿便没一个“金刀王家”一般。岳不群对这个大弟子甚感头痛，知他素来生性倔强，倘若硬要他向王元霸行礼告别，他当时师命难违，勉强顺从，事后多半会去向王家寻仇捣蛋，反而多生事端，是以他自行向王元霸一再称谢，于令狐冲的无礼神态，装作不见。

令狐冲冷眼旁观，见王家大箱小箱，大包小包，送给岳灵珊的礼物极多。一名名仆妇走上船来，呈上礼物，说道这是老太太送给岳姑娘路上吃的，又说这是大奶奶送给姑娘路上穿的，二奶奶送给姑娘船中戴的，简直便将岳灵珊当作了亲戚一般。岳灵珊欢然道谢，说道：“啊哟，我哪里穿得了这许多，吃得了这许多！”

正热闹间，忽然一名敝衣老者走上船头，叫道：“令狐少君！”令狐冲见是绿竹翁，不由得一怔，忙迎上躬身行礼。绿竹翁道：“我姑姑命我将这件薄礼送给令狐少君。”说着双手奉上一个长长的包裹，包袱布是印以白花的蓝色粗布。令狐冲躬身接过，说道：“前辈厚赐，弟子拜领。”说着连连作揖。

王家骏、王家驹兄弟见他对一个身穿粗布衣衫的老头儿如此恭敬，而对名满江湖的金刀无故王家爷爷却连正眼也不瞧上一眼，自是心中十分有气，若不是碍着岳不群夫妇和华山派众师兄师妹的面子，二人又要将令狐冲拉了出来，狠狠打他一顿，方出胸中恶气。

眼见绿竹翁交了那包裹后，从船头踏上跳板，要回到岸上，两兄弟使个眼色，分从左右向绿竹翁挤了过去。二人一挺左肩，一挺右肩，只消轻轻一

撞，这糟老头儿还不摔下洛水之中？虽然岸边水浅淹不死他，却也大大削了令狐冲的面子。令狐冲一见，忙叫：“小心！”正要伸手去抓二人，陡然想起自己功力全失，别说这一下抓不住王氏兄弟，就算抓上了，那也全无用处。他只一怔之间，眼见王氏兄弟已撞到了绿竹翁身上。

王元霸叫道：“不可！”他在洛阳是有家有业之人，与寻常武人大不相同。他两个孙儿年轻力壮，倘若将这个衰翁一下子撞死了，官府查究起来那可后患无穷。偏生他坐在船舱之中，正和岳不群说话，来不及出手阻止。

但听得波的一声响，两兄弟的肩头已撞上了绿竹翁，蓦地里两条人影飞起，扑通扑通两响，王氏兄弟分从左右摔入洛水之中。那老翁便如是个鼓足了气的大皮囊一般，王氏兄弟撞将上去，立即弹了出来。他自己却浑若无事，仍是颤巍巍的一步步从跳板走到岸上。

王氏兄弟一落水，船上登时一阵大乱，立时便有水手跳下水去，救了二人上来。此时方当春寒，洛水中虽已解冻，河水却仍极冷。王氏兄弟不识水性，早已喝了好几口河水，只冻得牙齿打战，狼狈之极。王元霸正惊奇间，一看之下，更加大吃一惊，只见两兄弟的四条胳膊，都是在肩关节和肘关节处脱了臼，便如当日二人折断令狐冲的胳膊一模一样。两人不停的破口大骂，四条手臂却软垂垂的悬在身边。

王仲强见二子吃亏，纵身跃上岸去，抢在绿竹翁面前，拦住了他去路。

绿竹翁也是弓腰曲背，低着头慢慢走去。王仲强喝道：“何方高人，到洛阳王家显身手来着？”绿竹翁便如不闻，继续前行，慢慢走到王仲强身前。

舟中众人的眼光都射在二人身上。但见绿竹翁一步步的上前，王仲强微张双臂，挡在路心。渐渐二人越来越远，相距自一丈而五尺，自五尺而自三尺，绿竹翁又踏前一步，王仲强喝道：“去罢！”伸出双手，往他背上猛力抓落。

眼见他双手手指刚要碰到绿竹翁背脊，突然之间，他一个高大的身形腾空而起，飞出数丈。众人惊呼声中，他在半空中翻了半个筋斗，稳稳落地。倘若二人分从远处急速奔至，相撞时有一人如此飞了出去，倒也不奇，奇在王仲强站着不动，而绿竹翁缓缓走近，却陡然间将他震飞，即连岳不群、王元霸这等高手，也瞧不出这老翁使了甚么手法，竟这般将人震得飞出数丈之外。王仲强落下时身形稳实，绝无半分狼狈之态，不会武功之人还道他是自行跃起，显了一手轻功。众家丁轿夫拍手喝彩，大赞王家二老爷武功了得。

王元霸初见绿竹翁不动声色的将两个孙儿震得四条手臂脱臼，心下已十分惊讶，自忖这等本事自己虽然也有，但使出之时定然十分威猛霸道，决不能如这老头儿那么举重若轻，也决不能如此迅捷，待见他将儿子震飞，心下已非惊异，而是大为骇然。他知自己次子已全得自己武功真传，一手单刀固然使得沉稳狠辣，而拳脚上功夫和内功修为，也已不弱于自己壮年之时，但二人一招未交，便给对方震飞，那是生平从未见之事，眼见儿子吃了这亏，又欲奔上去动手，忙叫道：“仲强，过来！”

王仲强转过身来，跃上船头，吐了口唾沫，幸幸骂道：“这臭老儿，多半会使妖法！”王元霸低声问道：“身上觉得怎样？没受伤么？”王仲强摇了摇头。王元霸心下盘算，凭着自己本事，未必对付得了这个老人，若要岳不群出手相助，胜了也不光彩，索性不提此事，含糊过去，反正那老人手下留情，没将儿子震倒震伤，已然给了自己面子。眼见绿竹翁缓缓远去，心头实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寻思：“这老儿自是令狐冲的朋友，只因孙儿折断

了令狐冲两条胳膊，他便来震断他二人的胳膊还帐。我在洛阳称雄一世，难道到得老来，反要摔个大筋斗么？”

这时王伯奋已将两个侄儿关节脱臼处接上。两乘轿子将两个湿淋淋的少年抬回府去。

王元霸眼望岳不群，说道：“岳先生，这人是甚么来历？老朽老眼昏花，可认不出这位高人。”岳不群道：“冲儿，他是谁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他便是绿竹翁。”

王元霸和岳不群同时“哦”的一声。那日他们虽曾同赴小巷，却未见绿竹翁之面，而唯一识得绿竹翁的易师爷，在府门口送别后没到码头来送行，是以谁都不识此人。

岳不群指着那蓝布包裹，问道：“他给了你些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弟子不知。”打开包裹，露出一具短琴，琴身陈旧，显是古物，琴尾刻着两个篆字“燕语”；另有一本册子，封面上写着“清心普善咒”五字。令狐冲胸口一热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岳不群凝视着他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位前辈不但给了我一张瑶琴，还抄了琴谱给我。”翻开琴谱，但见每一页都写满了簪花小楷，除了以琴字书明曲调之外，还详细列明指法、弦法，以及抚琴的种种关窍，纸张墨色，均是全新，显是那婆婆刚写就的。令狐冲想到这位前辈对自己如此眷顾，心下感动，眼中泪光莹然，差点便掉下泪来。

王元霸和岳不群见这册子上所书确然全是抚琴之法，其中有些怪字，显然也与那本《笑傲江湖之曲》中的怪字相似，虽然心下疑窦不解，却也无话可说。岳不群道：“这位绿竹翁真人不露相，原来是武林中的一位高手。冲儿，你可知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？”他料想令狐冲纵然知道，也不会据实以答，只是这人武功太高，若不问明底细，心下终究不安。果然令狐冲说道：“弟子只是跟随这位前辈学琴，实不知他身负武功。”

当下岳不群夫妇向王元霸和王伯奋、仲强兄弟拱手作别，起篙解缆，大船北驶。

那船驶出十余文，众弟子便纷纷议论起来。有的说那绿竹翁武功深不可测，有的却说这老儿未必有甚么本领，王氏兄弟自己不小心才摔入洛水之中，王仲强只是不愿跟这又老又贫的老头子一般见识，这才跃起相避。

令狐冲坐在后梢，也不去听众师弟师妹谈论，自行翻阅琴谱，按照书上所示，以指按捺琴弦，生怕惊吵了师父师娘，只是虚指作势，不敢弹奏出声。

岳夫人眼见坐船顺风顺水，行驶甚速，想到绿竹翁的诡异形貌，心中思潮起伏，走到船头，观赏风景，看了一会，忽听得丈夫的声音在耳畔说道：“你瞧那绿竹翁是甚么门道？”这句话正是她要问丈夫的，他虽先行问起，岳夫人仍然问道：“你瞧他是甚么门道？”岳不群道：“这老儿行动诡异，手不动，足不抬，便将王家父子三人震得离身数丈，多半不是正派武功。”岳夫人道：“不过他对冲儿似乎甚好，也不像真的要金刀王家生事。”

岳不群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但愿此事就此了结，否则王老爷子一生英名，只怕未必有好结果呢。”隔了半晌，又道：“咱们虽然走的是水道，大家仍是小心点的好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你说会有人上船来生事？”

岳不群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咱们一直给蒙在鼓里，到底那晚这一十五名蒙面客是甚么路道，还是不明所以。咱们在明，而敌人在暗，前途未必会很

太平呢。”他自执掌华山一派以来，从未遇到过甚么重大挫折，近月来却深觉前途多艰，但到底敌人是谁，有甚么图谋，却半点摸不着底细，正因为愈是无着力处，愈是心事重重。

他夫妇俩叮嘱弟子日夜严加提防，但坐船自巩县附近入河，顺流东下，竟没半点意外。离洛阳越远，众人越放心，提防之心也渐渐懈了。祖千秋伸手入怀，掏了一只酒杯出来，光润柔和，竟是一只羊脂白玉杯，只见他一只又一只，不断从怀中取出酒杯。

十四 论杯

这一日将到开封，岳不群夫妇和众弟子谈起开封府的武林人物。岳不群道：“开封府虽是大都，但武风不盛，像华老镖头、海老拳师、豫中三英这些人，武功和声望都并没甚么了不起。咱们在开封玩玩名胜古迹便是，不再拜客访友，免得惊动了人家。”

岳夫人微笑道：“开封府有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，师哥怎地忘了？”岳不群道：“大大有名？你说是……是谁？”岳夫人笑道：“‘医一人，杀一人。杀一人，医一人。医人杀人一样多，蚀本生意决不做。’那是谁啊？”岳不群微笑道：“‘杀人名医’平一指，那自是大大的有名。不过他脾气太怪，咱们便去拜访，他也未必肯见。”岳夫人道：“是啊，否则冲儿一直内伤难愈，咱们又来到了开封，该当去求这位杀人名医瞧瞧才是。”

岳灵珊奇道：“妈，甚么叫做‘杀人名医’？既会杀人，又怎会是名医？”岳夫人微笑道：“这位平老先生，是武林中的一个怪……一位奇人，医道高明之极，当真是着手成春，据说不论多么重的疾病伤势，只要他答应医治，便决没治不好的。不过他有个古怪脾气。他说世上人多人少，老天爷和阎罗王心中自然有数。如果他医好许多人的伤病，死的人少了，难免活人太多而死人太少，对不起阎罗王。日后他自己死了之后，就算阎罗王不加理会，判官小鬼定要和他为难，只怕在阴间日子很不好过。”众弟子听着都笑了起来。

岳夫人续道：“因此他立下誓愿，只要救活了一个人，便须杀一个人来抵数。又如他杀了一人，必定要救活一个人来补数。他在他医寓中挂着一幅大中堂，写明：“医一人，杀一人。杀一人，医一人。医人杀人一样多，蚀本生意决不做。”他说这么一来，老天爷不会怪他杀伤人命，阎罗王也不会怨他抢了阴世地府的生意。”众弟子又都大笑。

岳灵珊道：“这位平一指大夫倒有趣得紧。怎么他又取了这样一个奇怪名字？他只有一根手指么？”岳夫人道：“好像不是一根手指的。师哥，你可知他为甚么取这名字？”

岳不群道：“平大夫十指俱全，他自称‘一指’，意思说：杀人医人，俱只一指。要杀人，点人一指便死了，要医人，也只用一根手指搭脉。”岳夫人道：“啊，原来如此。那么他的点穴功夫定然厉害得很了？”岳不群道：“那就不大清楚了，当真和这位平大夫动过手的，只怕也没几个。武林中的好手都知他医道高明之极，人生在世，谁也难保没三长两短，说不定有一天会上门去求他，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。但若不是迫不得已，也不敢贸然请他治病。”岳灵珊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岳不群道：“武林中人请他治病疗伤，他定要那人先行立下重誓，病好伤愈之后，须得依他吩咐，去杀一个他所指定之人，这叫做一命抵一命。倘若他要杀的是个不相干之人，倒也罢了，要是他指定去杀的，竟是求治者的至亲好友，甚或是父兄妻儿，那岂不是为难之极？”众弟子均道：“这位平大夫，那可邪门得紧了。”

岳灵珊道：“大师哥，这么说来，你的伤是不能去求他医治的了。”

令狐冲一直倚在后梢舱门边，听师父师娘述说“杀人名医”平一指的怪癖，听小师妹这么说，淡谈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！只怕他治好我伤之后，叫我杀了我的小师妹。”华山群弟子都笑了起来。

岳灵珊笑道：“这位平大夫跟我无冤无仇，为甚么要你杀我？”她转过头去，问父亲道：“爹，这平大夫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？”岳不群道：“听

说他行事喜怒无常，亦正亦邪，说不上是好人，也不能算坏人。说得好些，是个奇人，说得坏些，便是个怪人了。”

岳灵珊道：“只怕江湖上传言，夸大其事，也是有的。到得开封府，我倒想去拜访拜访这位平大夫。”岳不群和岳夫人齐声喝道：“千万不可胡闹！”岳灵珊见父亲和母亲的脸色都十分郑重，微微一惊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你想惹祸上身么？这种人都见得？”岳灵珊道：“见上一见，也会惹祸上身了？我又不是去求他治病，怕甚么？”岳不群脸一沉，说道：“咱们出来是游山玩水，可不是惹事生非。”岳灵珊见父亲动怒，便不敢再说了，但对这个“杀人名医平一指”却充满了好奇之心。

次日辰牌时分，舟至开封，但到府城尚有一截路。

岳不群笑道：“离这里不远有个地方，是咱岳家当年大出风头之所，倒是不可不去。”岳灵珊拍手笑道：“好啊，知道啦，那是朱仙镇，是岳鹏举岳爷爷大破金兀术的地方。”凡学武之人，对抗金卫国的岳飞无不极为敬仰，朱仙镇是昔年岳飞大破金兵之地，自是谁都想去瞧瞧。岳灵珊第一个跃上码头，叫道：“咱们快去朱仙镇，再赶到开封城中吃中饭。”

众人纷纷上岸，令狐冲却坐在后梢不动。岳灵珊叫道：“大师哥，你不去么？”令狐冲自失了内力之后，一直倦怠困乏，懒于走动，心想各人上岸游玩，自己正好乘机学弹《清心普善咒》，又见林平之站在岳灵珊身畔，神态亲热，更是心冷，便道：“我没力气，走不快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好罢，你在船里歇歇，我到开封给你打几斤好酒来。”

令狐冲见她和林平之并肩而行，快步走在众人前头，心中一酸，只觉那《清心普善咒》学会之后，即使真能治好自己内伤，却又何必去治？这琴又何必去学？望着黄河中浊流滚滚东去，一霎时间，只觉人生悲苦，亦如流水滔滔无尽，这一牵动内力，丹田中立时大痛。

岳灵珊和林平之并肩而行，指点风物，细语喁喁，却另是一般心情。

岳夫人扯了扯丈夫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珊儿和平儿年轻，这般男女同行，在山野间浑没要紧，到了大城市中却是不妥，咱们二老陪陪他们罢。”岳不群一笑，道：“你我年纪已经不轻，男女同行便浑没要紧了。”岳夫人哈哈一笑，抢上几步，走到女儿身畔。四人向行人问明途径，径向朱仙镇而去。

将到镇上，只见路旁有座大庙，庙额上写着“杨将军庙”四个金字。岳灵珊道：“爹，我知道啦，这是杨再兴杨将军的庙，他误走小商河，给金兵射死的。”岳不群点头道：“正是。杨将军为国捐躯，令人好生敬仰，咱们进庙去瞻仰遗容，跪拜英灵。”眼见其余众弟子相距尚远，四人不待等齐，先行进庙。

只见杨再兴的神像粉面银铠，英气勃勃，岳灵珊心道：“这位杨将军生得好俊！”转头向林平之瞧了一眼，心下暗生比较之意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庙外有人说道：“我说杨将军庙供的一定是杨再兴。”岳不群夫妇听得声音，脸色均是一变，同时伸手按住剑柄。却听得另一人道：“天下姓杨的将军甚多，怎么一定是杨再兴？说不定是后山金刀杨老令公，又说不定是杨六郎、杨七郎？”又有一人道：“单是杨家将，也未必是杨令公、杨六郎、杨七郎，或许是杨宗保、杨文广呢？”另一人道：“为甚么不能是杨四郎？”先一人道：“杨四郎投降番邦，决不会起一座庙来供他。”另一人道：“你讥刺我排行第四，就会投降番邦，是不是？”先一人道：“你排行第四，跟杨四郎有甚么相干？”另一人道：“你排行第五，杨五郎五台

山出家，你又为甚么不去当和尚？”先一人道：“我如做和尚，你便得投降番邦。”

岳不群夫妇听到最初一人说话，便知是桃谷诸怪到了，当即打个手势，和女儿及林平之一齐躲入神像之后。他夫妇躲在左首，岳灵珊和林平之躲在右首。

只听得桃谷诸怪在庙外不住口的争辩，却不进来看个明白。岳灵珊暗暗好笑：“那有甚么好争的，到底是杨再兴还是杨四郎，进来瞧瞧不就是了？”

岳夫人仔细分辨外面话声，只是五人，心想余下那人果然是给自己刺死了，自己和丈夫远离华山，躲避这五个怪物，防他们上山报仇，不料狭路相逢，还是在这里碰上了，虽然尚未见到，但别的弟子转眼便到，如何能逃得过？心下好生担忧。

只听五怪愈争愈烈，终于有一人道：“咱们进去瞧瞧，到底这庙供的是甚么臭菩萨。”五人一涌而进。一人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啊哈，你瞧，这里不明明写着‘杨公再兴之神’，这当然是杨再兴了。”说话的是桃枝仙。

桃干仙搔了搔头，说道：“这里写的是‘杨公再’，又不是‘杨再兴’。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，名字叫公再。唔，杨公再，杨公再，好名字啊，好名字。”桃枝仙大怒，大声道：“这明明是杨再兴，你胡说八道，怎么叫做杨公再？”桃干仙道：“这里写的明明是‘杨公再’，可不是‘杨再兴’。”桃根仙道：“那么‘兴之神’三个字是甚么意思？”桃叶仙道：“兴，就是高兴，兴之神，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。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，死了有人供他，精神当然很高兴了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很是，很是。”

桃花仙道：“我说这里供的是杨七郎，果然不错，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。”桃枝仙怒道：“是杨再兴，怎么是杨七郎了？”桃干仙也怒道：“是杨公再，又怎么是杨七郎了？”

桃花仙道：“三哥，杨再兴排行第几？”桃枝仙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桃花仙道：“杨再兴排行第七，是杨七郎。二哥，杨公再排行第几？”桃干仙道：“从前我知道的，现下忘了。”桃花仙道：“我倒记得，他排行也是第七，因此是杨七郎。”桃根仙道：“这神像倘若是杨再兴，便不是杨公再；如果是杨公再，便不是杨再兴。怎么又是杨再兴，又是杨公再？”桃叶仙道：“大哥你有所不知。这个‘再’字，是甚么意思？‘再’，便是再来一个之意，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，因此既是杨公再，又是杨再兴。”余下四人都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

突然之间，桃枝仙说道：“你说名字中有个‘再’字，便要再来一个，那么杨七郎有七个儿子，那是众所周知之事！”桃根仙道：“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，便生一千个儿子，有个万字，便生一万个儿子？”五人越扯越远。岳灵珊几次要笑出声来，却都强自忍住。

桃谷五怪又争了一会，桃干仙忽道：“杨七郎啊杨七郎，你只要保佑咱们六弟不死，老子向你磕几个头也是不妨。我这里先磕头了。”说着跪下磕头。

岳不群夫妇一听，互视一眼，脸上均有喜色，心想：“听他言下之意，那怪人虽然中了一剑，却尚未死。”这桃谷六仙莫名奇妙，他夫妇实不愿结上这不知所云的冤家。

桃枝仙道：“倘若六弟死了呢？”桃干仙道：“我便把神像打得稀巴烂，再在烂泥上撒泡尿。”桃花仙道：“就算你把杨七郎的神像打得稀巴烂，又

撒上一泡尿，就算再拉上一堆屎，却又怎地？六弟死都死了，你磕了头，总之是吃了亏啦！”桃枝仙道：“言之有理，这头且不忙磕，咱们去问个清楚，到底六弟的伤治得好呢，还是治不好。治得好再来磕头，治不好便来拉尿。”桃根仙道：“倘若治得好，不磕头也治得好，这头便不用磕了。倘若治不好，不拉尿也治不好，这尿便不用拉了。”桃叶仙道：“六弟治不好，咱们大家便不拉尿？不拉尿，岂不是要胀死？”桃干仙突然放声大哭，道：“六弟要是活不成，大伙儿不拉尿便不拉尿，胀死便胀死。”其余四人也都大哭起来。

桃枝仙突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六弟倘若不死，咱们白哭一场，岂不吃亏？去去去，问个明白，再哭不迟。”桃花仙道：“这句话大有语病。六弟倘若不死，‘再哭不迟’这四个字，便用不着了。”五人一面争辩，快步出庙。

岳不群道：“那人到底死活如何，事关重大，我去探个虚实。师妹，你和珊儿他们在这里等我回来。”岳夫人道：“你孤身犯险，没有救应，我和你同去。”说着抢先出庙。岳不群过去每逢大事，总是夫妇联手，此刻听妻子这么说，知道拗不过她，也不多言。

两人出庙后，遥遥望见桃谷五怪从一条小路转入一个山坳。两人不敢太过逼近，只远远跟着，好在五人争辩之声甚响，虽然相隔甚远，却听得五人的所在。沿着那条山路，经过十几株大柳树，只见一条小溪之畔有几间瓦屋，五怪的争辩声直响入瓦屋之中。

岳不群轻声道：“从屋后绕过去。”夫妇俩展开轻功，远远向右首奔出，又从里许之外兜了转来。瓦屋后又是一排柳树，两人隐身柳树之后。

猛听得桃谷五怪齐声怒叫：“你杀了六弟啦！”“怎……怎么剖开了他胸膛？”“要你这狗贼抵命。”“把你胸膛也剖了开来。”“啊哟，六弟，你死得这么惨，我……我们永远不拉尿，跟着你一起胀死。”

岳不群夫妇大惊：“怎么有人剖了他们六弟的胸膛？”两人打个手势，弯腰走到窗下，从窗缝向屋内望去。

只见屋内明晃晃的点了七八盏灯，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大床。床上仰卧着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，胸口已被人剖开，鲜血直流，双目紧闭，似已死去多时，瞧他面容，正是那日在华山顶上身中岳夫人一剑的桃实仙。桃谷五怪围在床边，指着一个矮胖子大叫大嚷。

这矮胖子脑袋极大，生一撇鼠须，摇头晃脑，形相十分滑稽。他双手都是鲜血，右手持着一柄雪亮的短刀，刀上也染满了鲜血。他双目直瞪桃谷五怪，过了一会，才沉声道：“放屁放完了没有？”桃谷五怪齐声道：“放完了，你有甚么屁放？”那矮胖子道：“这个活死人胸口中剑，你们给他敷了金创药，千里迢迢的抬来求我救命。你们路上走得太慢，创口结疤，经脉都对错了。要救他性命是可以的，不过经脉错乱，救活后武功全失，而且下半身瘫痪，无法行动。这样的废人，医好了又有甚么用处？”桃根仙道：“虽是废人，总比死人好些。”那矮胖子怒道：“我要就不医，要就全部医好。医成一个废人，老子颜面何在？不医了，不医了！你们把这死尸抬去吧，老子决心不医了。气死我也，气死我也！”

桃根仙道：“你说‘气死我也’，怎么又不气死？”那矮胖子双目直瞪着他，冷冷的道：“我早就给你气死了。你怎知我没死？”桃干仙道：“你既没医好我六弟的本事，干么又剖开了他胸膛？”那矮胖子冷冷的道：“我的外号叫作甚么？”桃干仙道：“你的狗屁外号有道是‘杀人名医’！”

岳不群夫妇心中一凛，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原来这个形相古怪的矮胖

子，居然便是大名鼎鼎的‘杀人名医’。不错，普天下医道之精，江湖上都说以这平一指为第一，那怪人身受重伤，他们来求他医治，原在清理之中。”

只听平一指冷冷的道：“我既号称‘杀人名医’，杀个把人，又有甚么希奇？”桃花仙道：“杀人有甚么难？我难道不会？你只会杀人，不会医人，枉称了‘名医’二字。”平一指道：“谁说我不会医人？我将这活死人的胸膛剖开，经脉重行接过，医好之后，内外武功和未受伤时一模一样，这才是杀人名医的手段。”

桃谷五怪大喜，齐声道：“原来你能救活我们六弟，那可错怪你了。”桃根仙道：“你怎……怎么还不动手医治？六弟的胸膛给你剖开了，一直流血不止，再不赶紧医治，便来不及了。”平一指道：“杀人名医是你还是我？”桃根仙道：“当然是你，那还用问？”平一指道：“既然是我，你怎知来得及来不及？再说，我剖开他胸膛后，本来早就在医治，你们五个讨厌鬼来啰唆不休，我怎么医法？我叫你们去杨将军庙玩上半天，再到牛将军庙、张将军庙去玩玩，为甚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桃干仙道：“快动手治伤罢，是你自己在啰唆，还说我们啰唆呢。”

平一指又向他瞪目凝视，突然大喝一声：“拿针线来！”

他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，桃谷五仙和岳不群夫妇都吃了一惊，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妇人走进房来，端着一只木盘，一言不发的放在桌上。这妇人四十来岁年纪，方面大耳，眼睛深陷，脸上全无血色。

平一指道：“你们求我救活这人，我的规矩，早跟你们说过了，是不是？”桃根仙道：“是啊。我们也早答应了，誓也发过了。不论要杀甚么人，你吩咐下来好了，我们六兄弟无不遵命。”平一指道：“那就是了，现下我还没想到要杀哪一个人，等得想到了，再跟你们说。你们通统给我站在一旁，不许出一句声，只要发出半点声息，我立即停手，这人是死是活，我可再也不管了。”桃谷六兄弟自幼同房而睡，同桌而食，从没片刻停嘴，在睡梦中也常自争辩不休。这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个个都是满腹言语，须得一吐方快，但想到只须说一个字，便送了六弟性命，唯有竭力忍住，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，又唯恐一不小心，放一个屁。

平一指从盘里取过一口大针，穿上了透明的粗线，将桃实仙胸口的剖开处缝了起来。他十根手指又粗又短，便似十根胡萝卜一般，岂知动作竟灵巧之极，运针如飞，片刻间将一条九寸来长的伤口缝上了，随即反手从许多磁瓶中取出药粉、药水，纷纷敷上伤口，又撬开桃实仙的牙根，灌下几种药水，然后用湿布抹去他身上鲜血。那高瘦妇人一直在旁相助，递针递药，动作也极熟练。

平一指向桃谷五仙瞧了瞧，见五人唇动舌摇，个个急欲说话，便道：“此人还没活，等他活了过来，你们再说话罢。”五人张口结舌，神情尴尬之极。平一指“哼”了一声，坐在一旁。那妇人将针线刀等物移了出去。

岳不群夫妇躲在窗外，屏息凝气，此刻屋内鸦雀无声，窗外只须稍有动静，屋内诸人立时便会察觉。

过了良久，平一指站起身来，走到桃实仙身旁，突然伸掌在桃实仙头顶“百会穴”上重重一击。六个人“啊”的一声，同时惊呼出来。这六个人中五个是桃谷五仙，另一个竟是躺卧在床、一直昏迷不醒的桃实仙。

桃实仙一声呼叫，便即坐起，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为甚么打我头顶？”平一指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老子不用真气通你百会穴，你能好得这么快么？”

桃实仙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老子好得快好得慢，跟你又有甚么相干？”平一指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好得慢了，岂非显得我‘杀人名医’的手段不够高明？你老是躺在我屋里，岂不讨厌？”桃实仙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讨厌我，老子走好了，希罕么？”一骨碌站起身来，迈步便行。

桃谷五仙见他说走就走，好得如此迅速，都是又惊又喜，跟随其后，出门而去。

岳不群夫妇心下骇然，均想：“平一指医术果然惊人，而他内力也非同小可，适才在桃实仙头顶百会穴上这一拍，定是以浑厚内力注入其体，这才能令他立时苏醒。”二人微一犹豫，只见桃谷六仙已去得远了，平一指站起身来，走向另一间屋中。

岳不群向妻子打个手势，两人立即轻手轻脚的走开，直到离那屋子数十丈处，这才快步疾行。岳夫人道：“那杀人名医内功好生了得，瞧他行事，又委实邪门。”岳不群道：“桃谷六怪既在这里，这开封府就势必是非甚多，咱们及早离去罢，不用跟他们歪缠了。”岳夫人哼的一声，毕生之中，近几个月来所受委屈特多，丈夫以五岳剑派一派掌门之尊，居然不得不东躲西避，天下虽大，竟似无容身之所。他夫妇间无话不谈，话题一涉及此事，却都避了开去，以免同感尴尬。此刻想到桃实仙终得不死，心头都如放下了一块大石。

两人回到杨将军庙，只见岳灵珊、林平之和劳得诺等诸弟子均在后殿相候。岳不群道：“回船去罢！”众人均已得知桃谷五怪便在当地，谁也没有多问，便即匆匆回舟。

正要吩咐船家开船，忽听得桃谷五仙齐声大叫：“令狐冲，令狐冲，你在哪里？”

岳不群夫妇及华山群弟子脸色一齐大变，只见六个人匆匆奔到码头边，桃谷五仙之外，另一个便是平一指。

桃谷五仙认得岳不群夫妇，远远望见，便即大声欢呼，五人纵身跃起，齐向船上跳来。

岳夫人立即拔出长剑，运劲向桃根仙胸口刺去。岳不群也已长剑出手，当的一声，将妻子的剑刃压了下去，低声道：“不可鲁莽！”只觉船头微微一沉，桃谷五仙已站在船头。

桃根仙大声道：“令狐冲，你躲在哪里？怎地不出来？”

令狐冲大怒，叫道：“我怕你们么？为甚么要躲？”

便在这时，船身微晃，船头又多了一人，正是杀人名医平一指。岳不群暗自吃惊：“我和师妹刚回舟中，这矮子跟着也来了，莫非发现了我二人在窗外偷窥的踪迹？桃谷五怪已极难对付，再加上这个厉害人物，岳不群夫妇的性命，今日只怕要送在开封了。”

只听平一指道：“哪一位是令狐兄弟？”言辞居然甚为客气。令狐冲慢慢走到船头，道：“在下令狐冲，不知阁下尊姓大名，有何见教。”

平一指向他上下打量，说道：“有人托我来治你之伤。”伸手抓住他手腕，一根食指搭上他脉搏，突然双眉一轩，“咦”的一声，过了一会，眉头慢慢皱了拢来，又是“啊”的一声，仰头向天，左手不住搔头，喃喃的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”隔了良久，伸手去搭令狐冲另一只手的脉搏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说道：“古怪得紧，老夫生平从未遇。”

桃根仙忍不住道：“那有甚么奇怪？他心经受伤，我早已用内力真气替

他治过了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你还在说他心经受伤，明明是肺经不妥，若不是我用真气通他肺经诸穴，这小子又怎活得到今日？”桃枝仙、桃叶仙、桃花仙三人也纷纷大发谬论，各执一辞，自居大功。

平一指突然大喝：“放屁，放屁！”桃根仙怒道：“是你放屁，还是我五兄弟放屁？”平一指道：“自然是你们六兄弟放屁！令狐兄弟体内，有两道较强真气，似乎是不戒和尚所注，另有六道较弱真气，多半是你们六个大傻瓜的了。”

岳不群夫妇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这平一指果然了不起，他一搭脉搏，察觉冲儿体内有八道不同真气，那倒不奇，奇在他居然说得出来历，知道其中两道来自不戒和尚。”

桃干仙怒道：“为甚么我们六人较弱，不戒和尚的较强？明明是我们的强，他的弱！”

平一指冷笑道：“好不要脸！他一个人的两道真气，压住了你们六个人的，难道还是你们较强？不戒和尚这老混蛋，武功虽强，却毫无见识，他妈的，老混蛋！”

桃花仙伸出一根手指，假意也去搭令狐冲右手的脉搏，道：“以我搭脉所知，乃是桃谷六仙的真气，将不戒和尚的真气压得无法动……”突然间大叫一声，那根手指犹如被人咬了一口，急缩不迭，叫道：“唉唷，他妈的！”

平一指哈哈大笑，十分得意。众人均知他是以上乘内功借着令狐冲的身子传力，狠狠的将桃花仙震了一下。

平一指笑了一会，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们都给我在船舱里等着，谁都不许出声！”

桃叶仙道：“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我们为甚么要听你的话？”平一指道：“你们立过誓，要给我杀一个人，是不是？”桃枝仙道：“是啊，我们只答应替你杀一个人，却没答应听你的话。”平一指道：“听不听话，原在你们。但如我叫你们去杀了桃谷六仙中的桃实仙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桃谷五仙齐声大叫：“岂有此理！你刚救活了他，怎么又叫我们去杀他？”

平一指道：“你们五人，向我立过甚么誓？”桃根仙道：“我们答应了你，倘若你救活了我们的兄弟桃实仙，你吩咐我们去杀一个人，不论要杀的是谁，都须照办，不得推托。”平一指道：“不错。我救活了你们的兄弟没有？”桃花仙道：“救活了！”平一指道：“桃实仙是不是人？”桃叶仙道：“他当然是人，难道还是鬼？”平一指道：“好了，我叫你们去杀一个人，这个人便是桃实仙！”

桃谷五仙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均觉此事太也匪夷所思，却又难以辩驳。

平一指道：“你们倘若真的不愿去杀桃实仙，那也可以通融。你们到底听不听话？我叫你们到船舱里去乖乖的坐着，谁都不许乱说乱动。”桃谷五仙连声答应，一晃眼间，五人均已双手按膝，端庄而坐，要有多规矩便有多规矩。

令狐冲道：“平前辈，听说你给人治病救命，有个规矩，救活之后，要那人去代你杀一人。”平一指道：“不错，确是有这规矩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不愿替你杀人，因此你也不用给我治病。”平一指听了这话，“哈”的一声，又自头至脚的向令狐冲打量了一番，似乎在察看一件希奇古怪的物事一般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第一，你的病很重，我治不好。第二，就算治好了，自有人答应给我杀人，不用你亲自出手。”

令狐冲自从岳灵珊移情别恋之后，虽然已觉了无生趣，但忽然听得这位有号称再生之能的名医断定自己的病已无法治愈，心中却也不禁感到一阵凄凉。

岳不群夫妇又对望一眼，均想：“甚么人这么大的面子，居然请得动‘杀人名医’到病人的住处来出诊？这人跟冲儿又有甚么交情？”

平一指道：“令狐兄弟，你体内有八道异种真气，驱不出、化不掉、降不服、压不住，是以为难。我受人之托，给你治病，不是我不肯尽力，实在你的病因与真气有关，非针灸药石所能奏效，在下行医以来，从未遇到过这等病象，无能为力，十分惭愧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，倒出十粒朱红色的丸药，说道：“这十粒‘镇心理气丸’，多含名贵药材，制炼不易，你每十天服食一粒，可延百日之命。”

令狐冲双手接过，说道：“多谢。”平一指转过身来，正欲上岸，忽然又回头道：“瓶里还有两粒，索性都给了你罢。”令狐冲不接，说道：“前辈如此珍视，这药丸自有奇效，不如留着救人。晚辈多活十日八日，于人于己，都没甚么好处。”

平一指侧头又瞧了令狐冲一会，说道：“生死置之度外，确是大丈夫本色。怪不得，怪不得！唉，可惜，可惜！惭愧，惭愧！”一颗大头摇了几摇，一跃上岸，快步而去。

他说来便来，说去便去，竟将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视若无物。

岳不群好生有气，只是船舱中还坐着五个要命的瘟神，如何打发，可煞费周章。只见五仙坐着一动也不动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便是老僧入定一般。若命船家开船，势必将五个瘟神一齐带走，若不开船，不知他五人坐到甚么时候，又不知是否会暴起伤人，以报岳夫人刺伤桃实仙的一剑之仇？

劳得诺、岳灵珊等都亲眼见过他们撕裂成不忧的凶状，此刻思之犹有余悸，各人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敢向五人瞧去。

令狐冲回身走进船舱，说道：“喂，你们在这里干甚么？”桃根仙道：“乖乖的坐着，甚么也不干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们要开船了，你们请上岸罢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平一指叫我们在船舱中乖乖的坐着，不许乱说乱动，否则便要我们去杀了我们兄弟。因此我们便乖乖的坐着，不敢乱说乱动。”令狐冲忍不住好笑，说道：“平大夫早就上岸去了，你们可以乱说乱动了！”桃花仙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万一他瞧见我们乱说乱动，那可大事不妙。”

忽听得岸上有个嘶哑的声音叫道：“五个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东西在哪里？”

桃根仙道：“他是在叫我们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为甚么是叫我们？我们怎会是不像人、鬼不像鬼？”那人又叫道：“这里又有一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东西，平大夫刚给他治好了伤，你们要不要？如果不要，我就丢下黄河里去喂大王八了。”

桃谷五仙一听，呼得一声，五个人并排从船舱中纵了出去，站在岸边。只见那个相助平一指缝伤的中年妇人笔挺站着，左手平伸，提着一个担架，桃实仙便躺在担架上。这妇人满脸病容，力气却也真大，一只手提了个百来斤的桃实仙再加上木制担架，竟全没当一回事。

桃根仙忙道：“当然要的，为甚么不要？”桃干仙道：“你为甚么要说我们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？”

桃实仙躺在担架之上，说道：“瞧你相貌，比我们更加人不像人、鬼不

像鬼。”原来桃实仙经平一指缝好了伤口，服下灵丹妙药，又给他在顶门一拍，输入真气，立时起身行走，但毕竟失血太多，行不多时，便又晕倒，给那中年妇人提了转去。他受伤虽重，嘴上仍是决不让人，忍不住要和那妇人顶撞几句。

那妇人冷冷的道：“你们可知平大夫生平最怕的是甚么？”桃谷六仙齐道：“不知道，他怕甚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他最怕老婆！”桃谷六仙哈哈大笑，齐声道：“他这么一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人，居然怕老婆，哈哈，可笑啊可笑！”那妇人冷冷的道：“有甚么好笑？我就是他老婆！”桃谷六仙立时不作一声。那妇人道：“我有甚么吩咐，他不敢不听。我要杀甚么人，他便会叫你们去杀。”桃谷六仙齐道：“是，是！不知平夫人要杀甚么人？”

那妇人的眼光向船舱中射去，从岳不群看到岳夫人，又从岳夫人看到岳灵珊，逐一瞧向华山派群弟子，每个人都给她看得心中发毛，各人都知道，只要这个形容丑陋、全无血色的妇人向谁一指，桃谷五仙立时便会将这厮撕了，纵是岳不群这样的高手，只怕也难逃毒手。

那妇人的眼光慢慢收了回来，又转向桃谷六仙脸上瞧去，六兄弟也是心中怦怦乱跳。那妇人“哈”的一声，桃谷六仙齐道：“是，是！”那妇人又“哼”的一声，桃谷六仙又一齐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那妇人道：“此刻我还没想到要杀之人。不过平大夫说道，这船中有一位令狐冲令狐公子，是他十分敬重的。你们须得好好服侍他，直到他死为止。他说甚么，你们便听甚么，不得有违。”桃谷六仙皱眉道：“服侍到他死为止？”平夫人道：“不错，服侍他到死为止。不过他已不过百日之命，在这一百天中，你们须得事事听他吩咐。”

桃谷六仙听说令狐冲已不过再活一百日，登时都高兴起来，都道：“服侍他一百天，倒也不是难事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平前辈一番美意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只是晚辈不敢劳动桃谷六仙照顾，便请他们上岸，晚辈这可要告辞了。”

平夫人脸上冷冰冰的没半点喜怒之色，说道：“平大夫言道，令狐公子的内伤，是这六个混蛋害的，不但送了令狐公子一条性命，而且使得平大夫无法医治，大失面子，不能向嘱托他的人交代，非重重责罚这六个混蛋不可。平大夫本来要他们依据誓言，杀死自己一个兄弟，现下从宽处罚，要他们服侍令狐公子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这六个混蛋倘若不听令狐公子的话，平大夫知道了，立即取他六人中一人的性命。”

桃花仙道：“令狐兄的伤既是由我们而起，我们服侍他一下，何足道哉，这叫做大丈夫恩怨分明。”桃枝仙道：“男儿汉为朋友双肋插刀，尚且不辞，何况照料一下他的伤势？”桃实仙道：“我的伤势本来需人照料，我照料他，他照料我，有来有往，大家便宜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何况只服侍一百日，时日甚是有限。”桃根仙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古人听得朋友有难，千里赴义，我六兄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……”平夫人自了白眼，径自去了。

桃枝仙和桃干仙抬了担架，跃入船中。桃根仙等跟着跃入，叫道：“开船，开船！”

令狐冲见其势无论如何不能拒却他六人同行，便道：“六位桃兄，你们要随我同行，那也未始不可，但我师父师母，必须恭敬有礼，这是我第一句吩咐。你们倘若不听，我便不要你们服侍了。”桃叶仙道：“桃谷六仙本来便是彬彬君子，天下知名，别说是你的师父师母，就算是你的徒子徒孙，

我们也一般的礼敬有加。”

令狐冲听他居然自称是“彬彬君子”，忍不住好笑，向岳不群道：“师父，这六个桃兄想乘咱们坐船东行，师父意下如何？”

岳不群心想，这六人目前已不致向华山派为难，虽然同处一舟，不免是心腹之患，但瞧情形也无法将他们赶走，好在这六人武功虽强，为人却是疯疯癫癫，若以智取，未始不能对付，便点头道：“好，他们要乘船，那也不妨，只是我生性爱静，不喜听他们争辩不休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岳先生此言错矣，人生在世，于甚么有一张嘴巴？这张嘴除了吃饭之外，是还须说话的。又干甚么有两只耳朵，那自是听人说话之用。你如生性爱静，便辜负了老天爷造你一张嘴巴、两只耳朵的美意。”

岳不群知道只须和他一接上口，他五兄弟的五张嘴巴一齐加入，不知要嘈到甚么地步，打架固然打他们不过，辩论也辩他们不赢，当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船家，开船！”

桃叶仙道：“岳先生，你要船家开船，便须张口出声，倘若当真生性爱静，该当打手势叫他开船才是。”桃干仙道：“船家在后梢，岳先生在中舱，他打手势，船家看不见，那也枉然。”桃根仙道：“他难道不能到后梢去打手势么？”桃花仙道：“倘若船家不懂他的手势，将‘开船’误作‘翻船’，岂不糟糕？”

桃谷六仙争辩声中，船家已拔锚开船。

岳不群夫妇不约而同的向令狐冲望了一眼，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，又互相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心中所想的是同一件事：“平一指说受人之托来给冲儿治病，从他话中听来，那个托他之人在武林中地位甚高，以致他虽将华山派掌门人没瞧在眼里，对华山派的一个弟子却偏偏十分客气。到底是谁托了他给冲儿治病？他骂不戒和尚为‘他妈的老混蛋’，自然不会受了不戒和尚之托。”若在往日，他夫妇早就将令狐冲叫了过来，细问端详，但此刻师徒间不知不觉已生出许多隔阂，二人均知还不是向令狐冲探问的时候。

岳夫人想到江湖上第一名医平一指也治不了令狐冲的伤，说他已经只有百日之命，心下难过，禁不住掉下泪来。

顺风顺水，舟行甚速，这晚停泊处离兰封已不甚远。船家做了饭菜，各人正要就食，忽听得岸上有人朗声说道：“借问一声，华山派诸位英雄，是乘这艘船的么？”

岳不群还未答话，桃枝仙已抢着说道：“桃谷六仙和华山派的诸位英雄好汉都在船上，有甚么事？”

那人欢然道：“这就好了，我们在这里已等了一日一夜。快，快，拿来。”

十多名大汉分成两行，从岸旁的一个茅棚中走出，每人手中都捧了一只朱漆匣子。一个空手的蓝衫汉子走到船前，躬身说道：“敝上得悉令狐少侠身子欠安，甚是挂念，本当亲来探候，只是实在来不及赶回，飞鸽传书，特命小人奉上一些菲礼，请令狐少侠赏收。”一众大汉走上船头，将十余只匣子放在船上。

令狐冲奇道：“贵上不知是哪一位？如此厚赐，令狐冲愧不敢当。”那汉子道：“令狐少侠福泽深厚，定可早日康复，还请多多保重。”说着躬身行礼，率领一众大汉径自去了。

令狐冲道：“也不知是谁给我送礼，可真希奇古怪。”桃谷五仙早就忍

耐不住，齐声道：“先打开瞧瞧。”五人七手八脚，将一只只朱漆匣子的匣盖揭开，只见有的匣中装满了精致点心，有的是熏鸡火腿之类的下酒物，更有人参、鹿茸、燕窝、银耳一类珍贵滋补的药材。最后两盒却装满了小小的金锭银锭，显是以备令狐冲路上花用，说是“菲礼”，为数可着实不菲。桃谷五仙见到糖果蜜饯，水果点心，便抓起来塞入口中，大叫：“好吃，好吃！”

令狐冲翻遍了几十只匣子，既无信件名刺，亦无花纹表记，到底送礼之人是谁，实无半分线索可寻，向岳不群道：“师父，这件事弟子可真摸不着半点头脑。这送礼之人既不像是有恶意，也不似是开玩笑。”说着捧了点心，先敬师父师娘，再分给众师弟师妹。

岳不群见桃谷六仙吃了食物，一无异状，瞧模样这些食物也不似下了毒药，问令狐冲道：“你有江湖上的朋友是住在这一带的么？”令狐冲沉吟半晌，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只听得马蹄声响，八乘马沿河驰来，有人叫道：“华山派令狐少侠是在这里么？”

桃谷六仙欢然大叫：“在这里，在这里！有甚么好东西送来？”

那人叫道：“敝帮帮主得知令狐少侠来到兰封，又听说令狐少侠喜欢喝上几杯，命小人物色到十六坛陈年美酒，专程赶来，请令狐少侠船中饮用。”八乘马奔到近处，果见每一匹马的鞍上都挂着两坛酒。酒坛上有的写着“极品贡酒”，有的写着“三锅良汾”，更有的写着“绍兴状元红”，十六坛酒竟似各不相同。

令狐冲见了这许多美酒，那比送甚么给他都欢喜，忙走上船头，拱手说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不知贵帮是哪一帮？兄台尊姓大名？”

那汉子笑道：“敝帮帮主再三嘱咐，不得向令狐少侠提及敝帮之名。他老人家言道，这一点小小礼物，实在太过菲薄，再提出敝帮的名字来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他左手一挥，马上乘客便将一坛坛美酒搬了下来，放上船头。

岳不群在船舱中凝神看这八名汉子，只见个个身手矫捷，一手提一只酒坛，轻轻一跃，便上了船头，这八人都没甚么了不起的武功，但显然八人并非同一门派，看来同是一帮的帮众，倒是不假。八人将十六坛酒送上船头后，躬身向令狐冲行礼，便即上马而去。

令狐冲笑道：“师父，这件事可真奇怪了，不知是谁跟弟子开这个玩笑，送了这许多坛酒来。”岳不群沉吟道：“莫非是田伯光？又莫非是不戒和尚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不错，这两人行事古里古怪，或许是他们也未可知。喂！桃谷六仙，有大批好酒在此，你们喝不喝？”

桃谷六仙笑道：“喝啊！”喝啊！岂有不喝之理？”桃根仙、桃干仙二人捧起两坛酒来，拍去泥封，倒在碗中，果然香气扑鼻。六人也不和令狐冲客气，便即骨嘟嘟的喝酒。

令狐冲也去倒了一碗，捧在岳不群面前，道：“师父，你请尝尝，这酒着实不错。”岳不群微微皱眉，“嗯”的一声。劳德诺道：“师父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酒不知是谁送来，焉知酒中没有古怪。”岳不群点点头，道：“冲儿，还是小心些儿的好。”

令狐冲一闻到醇美的酒香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笑道：“弟子已命不久长，这酒中有毒无毒，也没多大分别。”双手捧碗，几口喝了个干净，赞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

只听得岸上也有人高声赞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令狐冲举目往声音来处

望去，只见柳树下有个衣衫褴褛的落魄书生，右手摇着一柄破扇，仰头用力嗅着从船上飘去的酒香，说道：“果然是好酒！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这位兄台，你并没品尝，怎知此酒美恶？”那书生道：“你一闻酒气，便该知道这是藏了六十二年的三锅头汾酒，岂有不好之理？”

令狐冲自得绿竹翁悉心指点，于酒道上的学问已着实不凡，早知这是六十年左右的三锅头汾酒，但要辨出不多不少恰好是六十二年，却所难能，料想这书生多半是夸张其辞，笑道：“兄台若是不嫌，便请过来喝几杯如何？”

那书生摇头晃脑的道：“你我素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一闻酒香，已是干扰，如何再敢叨兄美酒，那是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闻兄之言，知是酒国前辈，在下正要请教，便请下舟，不必客气。”

那书生慢慢踱将过来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晚生姓祖，祖宗之祖。当年祖逖闻鸡起舞，那便是晚生的远祖了。晚生双名千秋，千秋者，百岁千秋之意。不敢请教兄台尊姓大名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在下复姓令狐，单名一个冲字。”那祖千秋道：“姓得好，姓得好，这名字也好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从跳板走向船头。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我请你喝酒，便甚么都好了。”当即斟了一碗酒，递给祖千秋，道：“请喝酒！”只见他五十来岁年纪，焦黄面皮，一个酒糟鼻，双眼无神，疏疏落落的几根胡子，衣襟上一片油光，两只手伸了出来，十根手指甲中都是黑黑的污泥。他身材瘦削，却挺着个大肚子。

祖千秋见令狐冲递过酒碗，却不便接，说道：“令狐兄虽有好酒，却无好器皿，可惜啊可惜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旅途之中，只有些粗碗粗盏，祖先生将就着喝些。”祖千秋摇头道：“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你对酒具如此马虎，于饮酒之道，显是未明其中三味。饮酒须得讲究酒具，喝甚么酒，使用甚么酒杯。喝汾酒当用玉杯，唐人有诗云：“玉碗盛来琥珀光。”可见玉碗玉杯，能增酒色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正是。”

祖千秋指着一坛酒，说道：“这一坛关外白酒，酒味是极好的，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，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，那就醇美无比，须知玉杯增酒之色，犀角杯增酒之香，古人诚不我欺。”

令狐冲在洛阳听绿竹翁谈论讲解，于天下美酒的来历、气味、酿酒之道、窖藏之法，已十知八九，但对酒具一道却一窍不通，此刻听得祖千秋侃侃而谈，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

只听他又道：“至于饮葡萄酒嘛，当然要用夜光杯了。古人诗云：‘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’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，我辈须眉男儿饮之，未免豪气不足。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，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，饮酒有如饮血。岳武穆词云：‘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’，岂不壮哉！”

令狐冲连连点头，他读书甚少，听得祖千秋引证诗词，于文义不甚了了，只是“笑谈渴饮匈奴血”一句，确是豪气于云，令人胸怀大畅。

祖千秋指着一坛酒道：“至于这高粱美酒，乃是最古之酒。夏禹时仪狄作酒，禹饮而甘之，那便是高粱酒了。令狐兄，世人眼光短浅，只道大禹治水，造福后世，殊不知治水甚么的，那也罢了，大禹真正的大功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令狐冲和桃谷六仙齐声道：“造酒！”祖千秋道：“正是！”

八人一齐大笑。

祖千秋又道：“饮这高粱酒，须用青铜酒爵，始有古意。至于那米酒呢，上佳米酒，其味虽美，失之于甘，略稍淡薄，当用大斗饮之，方显气概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在下草莽之人，不明白这酒浆和酒具之间，竟有这许多讲究。”

祖千秋拍着一只写着“百草美酒”字样的酒坛，说道：“这百草美酒，乃采集百草，侵入美酒，故酒气清香，如行春郊，令人未饮先醉。饮这百草酒须用古藤杯。百年古藤雕而成杯，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。”令狐冲道：“百年古藤，倒是很难得的。”祖千秋正色道：“令狐兄言之差矣，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，可更为难得。你想，百年古藤，尽可求之于深山野岭，但百年美酒，人人想饮，一饮之后，便没有了。一只古藤杯，就算饮上千次万次，还是好端端的一只古藤杯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正是。在下无知，承先生指教。”

岳不群一直在留神听那祖千秋说话，听他言辞夸张，却又非无理，眼见桃枝仙、桃干仙等捧起了那坛百草美酒，倒得满桌淋漓，全没当是十分珍贵的美酒。岳不群虽不嗜饮，却闻到酒香扑鼻，甚是醇美，情知那确是上佳好酒，桃谷六仙如此糟蹋，未免可惜。祖千秋又道：“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，最好是北宋瓷杯，南宋瓷杯勉强可用，但已有衰败气象，至于元瓷，则不免粗俗了。饮这坛梨花酒呢？那该当用翡翠杯。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：

‘红袖织绡夸柿叶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。’你想，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，挂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，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，饮这梨花酒，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。饮这玉露酒，当用琉璃杯。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，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，方可见其佳处。”

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嘟嘟嘟，吹法螺！”说话之人正是岳灵珊，她伸着右手食指，刮自己右颊。岳不群道：“珊儿不可无理，这位祖先生说的，大有道理。”岳灵珊道：“甚么大有道理，喝几杯酒助助兴，那也罢了，成日成晚的喝酒，又有这许多讲究，岂是英雄好汉之所为？”

祖千秋摇头晃脑的道：“这位姑娘，言之差矣。汉高祖刘邦，是不是英雄？当年他若不是大醉之后剑斩白蛇，如何能成汉家几百年基业？樊哙是不是好汉？那日鸿门宴上，樊将军盾上割肉，大斗喝酒，岂非壮士哉？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先生既知此是美酒，又说英雄好汉，非酒不欢，却何以不饮？”

祖千秋道：“我早已说过，若无佳器，徒然糟蹋了美酒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你胡吹大气，说甚么翡翠杯、夜光杯，世上哪有这种酒杯？就算真的有，也不过一两只，又有谁能一起齐备了的？”祖千秋道：“讲究品酒的雅士，当然具备。似你们这等牛饮驴饮，自然甚么粗杯粗碗都能用了。”桃叶仙道：“你是不是雅士？”祖千秋道：“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三分风雅是有的。”桃叶仙哈哈大笑，问道：“那么喝这八种美酒的酒杯，你身上带了几只？”祖千秋道：“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每样一只是有的。”

桃谷六仙齐声叫嚷：“牛皮大王，牛皮大王！”

桃根仙道：“我跟你打个赌，你如身上有这八只酒杯，我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。你要是没有，那又如何？”祖千秋道：“就罚我将这些酒杯酒碗，也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！”

桃谷六仙齐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且看他怎生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只见祖千秋伸手入怀，掏了一只酒杯出来，光润柔和，竟是一只羊脂白玉杯。桃谷六仙吃了一惊，便不敢再说下去，只见他一只又一只，不断从怀中取出酒杯，果然是翡翠杯、犀角杯、古藤杯、青铜爵、夜光杯、琉璃杯、古瓷杯无不具备。他取出八只酒杯后，还继续不断取出，金光灿烂的金杯，镂刻精致的银杯，花纹斑斓的石杯，此外更有象牙杯、虎齿杯、牛皮杯、竹筒杯、紫檀杯等等，或大或小，种种不一。

众人只瞧得目瞪口呆，谁也料想不到这穷酸怀中，竟然会藏了这许多酒杯。

祖千秋得意洋洋的向桃根仙道：“怎样？”桃根仙脸色惨然，道：“我输了，我吃八只酒杯便是。”拿起那只古藤杯，格的一声，咬成两截，将小半截塞入口中，咕咕咯咯一阵咀嚼，便吞下肚中。

众人见他说吃当真便吃，将半只古藤杯嚼得稀烂，吞下肚去，无不骇然。桃根仙一伸手，又去拿那只犀角杯，祖千秋左手撩出，去切他脉门。桃根仙右手一沉，反拿他手腕，祖千秋中指弹向他掌心，桃根仙愕然缩手，道：“你不给我吃了？”祖千秋道：“在下服了你啦，我这八只酒杯，就算你部已吃下了肚去便是。你有这股狠劲，我可舍不得了。”众人又都大笑。

岳灵珊初时对桃谷六仙甚是害怕，但相处时刻既久，见他们未露凶悍之气，而行事说话甚为滑稽可亲，便大着胆子向桃根仙道：“喂，这只古藤杯的味道好不好？”

桃根仙舐唇咂舌，嗒嗒有声，说道：“苦极了，有甚么好吃？”

祖千秋皱起了眉头，道：“给你吃了一只古藤杯，可坏了我的大事。唉，没了古藤杯，这百草酒用甚么杯来喝才是？只好用一只木杯来将就就将就了。”他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巾，拿起半截给桃根仙咬断的古藤杯抹了一会，又取过檀木杯，里里外外的拭抹不已，只是那块手中又黑又湿，不抹倒也罢了，这么一抹，显然越抹越脏，他抹了半天，才将木杯放在桌上，八只一列，将其余金杯、银杯等都收入怀中，然后将汾酒、葡萄酒、绍兴酒等八种美酒，分别斟入八只杯里，吁了一口长气，向令狐冲道：“令狐仁兄，这八杯酒，你逐一喝下，然后我陪你喝八杯。咱们再来细细品评，且看和你以前所喝之酒，有何不同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好！”端起木杯，将酒一口喝下，只觉一股辛辣之气直钻入腹中，不由得心中一惊，寻思道：“这酒味怎地如此古怪？”

祖千秋道：“我这些酒杯，实是饮者至宝。只是胆小之徒，尝到酒味有异，喝了第一杯后，第二杯便不敢再喝了。古往今来，能够连饮八杯者，绝无仅有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就算酒中有毒，令狐冲早就命不久长，给他毒死便毒死便了，何必输这口气？”当即端起酒杯，又连饮两杯。只觉一杯极苦而另一杯甚涩，决非美酒之味，再拿起第四杯酒时，桃根仙忽然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，我肚中发烧，有团炭火，”

祖千秋笑道：“你将我半只古藤酒杯吞下肚中，岂有不肚痛之理？这古藤坚硬如铁，在肚子里是化不掉的，快些多吃泻药，泻了出来，倘若泻不出，只好去请杀人名医平一指开肚剖肠取出来了。”

令狐冲心念一动：“他这八只酒杯之中必有怪异。桃根仙吃了那只古藤杯，就算古藤坚硬不化，也不过肚中疼痛，哪有发烧之理？嘿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他的毒药越毒越好。”一仰头，又喝了一杯。

岳灵珊忽道：“大师哥，这酒别喝了，酒杯之中说不定有毒。你刺瞎了那些人的眼睛，可须防人暗算报仇。”

令狐冲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位祖先生是个豪爽汉子，谅他也不会暗算于我。”内心深处，似乎反而盼望酒中有毒，自己饮下即死，尸身躺在岳灵珊眼前，也不知她是否有点儿伤心？当即又喝了两杯。这第六杯酒又酸又咸，更有些臭味，别说当不得“美酒”两字，便连这“酒”字，也加不上去。他吞下肚中之时，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。

桃干仙见他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忍不住也要试试，说道：“这两杯给我喝罢。”伸手去取第七杯酒。祖千秋挥扇往他手背击落，笑道：“慢慢来，轮着喝，每个人须得连喝八杯，方知酒中真味。”桃干仙见他扇子一击之势极是沉重，倘若给击中了，只怕手骨也得折断，一翻手便去抓他扇子，喝道，“我偏要先喝这杯，你待怎地？”

祖千秋的扇子本来折成一条短棍，为桃干仙手指抓到之时，突然之间呼的一声张开，扇缘便往他食指上弹去。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桃干仙险被弹中，急忙缩手，食指上已微微一麻，啊啊大叫，向后退开。祖千秋道：“令狐兄，你快些将这两杯酒喝了……”

令狐冲更不多想，将余下的两杯酒喝了。这两杯酒臭倒不臭，却是一杯刺喉有如刀割，一杯药气冲鼻，这哪里是酒，比之最浓烈的草药，药气还更重了三分。

桃谷六仙见他脸色怪异，都是极感好奇，问道：“八杯酒喝下之后，味道怎样？”

祖千秋抢着道：“八杯齐饮，甘美无穷。古书上是有得说的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胡说八道，甚么古书？”突然之间，也不知他使了甚么古怪暗号，四人同时抢上，分别抓住了祖千秋的四肢。桃谷六仙捉人手足的手法既怪且快，突如其来，似鬼似魅，饶是祖千秋武功了得，还是给桃谷四仙捉住手足，提将起来。

华山派众人见过桃谷四仙手撕成不忧的惨状，忍不住齐声惊呼。

祖千秋心念电闪，立即大呼：“酒中有毒，要不要解药？”

抓住祖千秋手足的桃谷四仙都已喝了不少酒，听得“酒中有毒”四字，都是一怔。

祖千秋所争的正是四人这片刻之间的犹豫，突然大叫：“放屁，放屁！”桃谷四仙只觉手中一滑，登时便抓了个空，跟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船篷顶上穿了个大孔，祖千秋破篷而遁，不知去向。桃根仙和桃枝仙两手空空，桃花仙和桃叶仙手中，却分别多了一只臭袜，一只沾满了烂泥的臭鞋。

桃谷五仙身法也是快极，一晃之下，齐到岸上，祖千秋却已影踪不见。五人正要展开轻功去追，忽听得长街尽头有人呼道：“祖千秋你这坏蛋臭东西，快还我药丸来，少了一粒，我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！”那人大声呼叫，迅速奔来。桃谷五仙听到有人大骂祖千秋，深合我意，都要瞧瞧这位如此够朋友之人是怎样一号人物，当即停步不追，往那人瞧去。

但见一个肉球气喘吁吁的滚来，越滚越近，才看清楚这肉球居然是个活人。此人极矮极胖，说他是人，实在颇为勉强。此人头颈是决计没有，一颗既扁且阔的脑袋安在双肩之上，便似初生下地之时，给人重重当头一锤，打得他脑袋挤下，脸颊口鼻全部向横里扯了开去，众人一见，无不暗暗好笑，均想：“那平一指也是矮胖子，但和此人相比，却是全然小巫见大巫了。”

平一指不过矮而横阔，此人却腹背俱厚，兼之手足短到了极处，似乎只有前臂而无上臂，只有大腹而无小腹。

此人来到船前，双手一张，老气横秋的问道：“祖千秋这臭贼躲到哪里去了？”桃根仙笑道：“这臭贼逃走了，他脚程好快，你这么慢慢滚啊滚的，定然追他不上。”

那人睁着圆溜溜的小眼向他一瞪，哼了一声，突然大叫：“我的药丸，我的药丸！”双足一弹，一个肉球冲入船舱，嗅了几嗅，捉起桌上一只空着的酒杯，移近鼻端闻了一下，登时脸色大变。他脸容本就十分难看，这一变脸，更是奇形怪状，难以形容，委实是伤心到了极处。他将余下七杯逐一拿起，嗅一下，说一句：“我的药丸！”说了八句“我的药丸”，哀苦之情更是不忍卒睹，忽然往地下一坐，放声大哭。

桃谷五仙更是好奇，一齐围在身旁，问道：“你为甚么哭？”“是祖千秋欺侮你吗？”“不用难过，咱们找到这臭贼，把他撕成四块，给你出气。”

那人哭道：“我的药丸给他和酒喝了，便杀……杀了这臭贼，也……也……没用啦。”

令狐冲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那是甚么药丸？”

那人垂泪道：“我前后足足花了一十二年时光，采集千年人参、伏苓、灵芝、鹿茸、首乌，灵脂，熊胆、三七、麝香种种珍贵之极的药物，九蒸九晒，制成八颗起死回生的‘续命八丸’，却给祖千秋这天杀的偷了去，混酒喝了。”

令狐冲大惊，问道：“你这八颗药丸，味道可是相同？”那人道：“当然不同，有的极臭，有的极苦，有的入口如刀割，有的辛辣如火炙，只要吞服了这‘续命八丸’，不论多大的内伤外伤，定然起死回生。”令狐冲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这祖千秋将你的续命八丸偷了来，不是自己吃了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”那人问道：“而是怎样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而是混在酒里，骗我吞下了肚中。我不知酒中有珍贵药丸，还道他是下毒呢。”

那人怒不可遏，骂道：“下毒，下毒！下你奶奶个毒！当真是你吃了我这续命八丸？”令狐冲道：“那祖千秋在八只酒杯之中，装了美酒给我饮下，确是有的极苦，有的甚臭，有的犹似刀割，有的好如火炙。甚么药丸，我可没瞧见。”那人瞪眼向令狐冲凝视，一张胖脸上的肥肉不住跳动，突然一声大叫，身子弹起，便向令狐冲扑去。

桃谷五仙见他神色不善，早有提防，他身子刚纵起，桃谷四仙出手如电，已分别拉住他的四肢。

令狐冲忙叫：“别伤他性命！”

可是说也奇怪，那人双手双足被桃谷四仙拉住了，四肢反而缩拢，更似一个圆球。桃谷四仙大奇，一声呼喝，将他四肢拉了开来，但见这人的四肢越拉越长，手臂大腿，都从身体中伸展出来，便如是一只乌龟的四只脚给人从壳里拉了出来一般。

令狐冲又叫：“别伤他性命！”

桃谷四仙手劲稍松，那人四肢立时缩拢，又成了一个圆球。桃实仙躺在担架之上，大叫：“有趣，有趣！这是甚么功夫？”桃谷四仙使劲向外一拉，那人的手足又长了尺许，岳灵珊等女弟子瞧着，无不失笑。桃根仙道：“喂，我们将你身子手足拉长，可俊得多啦。”

那人大叫：“啊哟，不好！”桃谷四仙一怔，齐道：“怎么了”手上劲

力略松。那人四肢猛地一缩，从桃谷四仙下中滑了出来。砰的一声响，船底已给他撞破一个大洞，从黄河中逃走了。

众人齐声惊呼，只见河水不绝从破洞中冒将上来。

岳不群叫道：“各人取了行李物件，跃上岸去。”

船底撞破的大洞有四尺方圆。河水涌进极快，过不多时，船舱中水已齐膝。好在那船泊在岸边，各人都上了岸。船家愁眉苦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令狐冲道：“你不用发愁，这船值得多少银子，加倍赔你便是。”心中好生奇怪：“我和那祖千秋素不相识，为甚么他要盗了如此珍贵的药物来骗我服下？”微一运气，只觉丹田中一团火热，但体内的八道真气仍是冲突来去，不能聚集。

当下劳德诺去另雇一船，将各物搬了上去。令狐冲拿了几锭不知是谁所送的银子，赔给那撞穿了船底的船家。岳不群觉得当地异人甚多，来意不明，希奇古怪之事层出不穷，以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宜，只是天色已黑，河水急湍，不便夜航，只得在船中歇了。

桃谷五仙两次失手，先后给祖千秋和那肉球人逃走，实是生平罕有之事，六兄弟自吹自擂，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说到后来，总觉有点不能自圆其说，喝了一会闷酒，也就睡了。

枕上躺着一张更无半点血色的脸蛋，一头三尺来长的头发散在布被之上。那姑娘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低声叫道：“爹！”却不睁眼。

十五 灌药

岳不群躺在船舱中，耳听河水拍岸，思潮如涌。过了良久，迷迷糊糊中忽听得岸上脚步声响，由远而近，当即翻身坐起，从船窗缝中向外望去。月光下见两个人影迅速奔来，突然其中一人右手一举，两人都在数丈外站定。

岳不群知道这二人倘若说话，语音必低，当即运起“紫霞神功”，登时耳目加倍灵敏，听觉视为均可及远，只听一人说道：“就是这艘船，日间华山派那老儿雇了船后，我已在船篷上做了记号，不会弄错的。”另一人道：“好、咱们就去回报诸师伯。师哥，咱们“百药门”几时跟华山派结上了梁子啊？为甚么诸师伯要这般大张旗鼓的截拦他们？”

岳不群听到“百药门”三字，吃了一惊，微微打个寒噤，略一疏神，紫霞神功的效力便减，只听得先一人说道：“……不是截拦……诸师伯是受人之托，欠了人家的情，打听一个人……倒不是……”那人说话的语音极低，断断续续的听不明白，待得再运神功，却听得脚步声渐远，二人已然走了。

岳不群寻思：“我华山派怎地会和“百药门”结下了梁子？那个甚么诸师伯，多年便是“百药门”的掌门人了。此人外号“毒不死人”，据说他下毒的本领高明之极，下毒而毒死人，人人都会，毫不希奇，这人下毒之后，被毒者却并不毙命，只是身上或如千刀万剐，或如虫蚁攒啮，总之是生不如死，却又是求死不得，除了受他摆布之外，更无别条道路可走。江湖上将‘百药门’与云南‘五仙教’并称为武林中两大毒门，虽然‘百药门’比之‘五仙教’听说还颇不如，究竟也非同小可。这姓诸的要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为难，‘受人之托’，受了谁的托啊？”想来想去，只有两个缘由：其一，百药门是由剑宗封不平等人邀了来和自己过不去；其二，令狐冲所刺瞎的一十五人之中，有百药门的朋友在内。

忽听得岸上有一个女子声音低声问道：“到底你家有没有甚么《辟邪剑谱》啊？”正是女儿岳灵珊，不必听第二人说话，另一人自然是林平之了，不知何时，他二人竟尔到了岸上。岳不群心下恍然，女儿和林平之近来情愫日增，白天为防旁人耻笑，不敢太露形迹，却在深宵之中到岸上相聚。只因发觉岸上来了敌人，这才运功侦查，否则运这紫霞功颇耗内力，等闲不轻运用，不料除了查知敌人来历之外，还发觉了女儿的秘密。

只听林平之道：“《辟邪剑法》是有的，我早练给你瞧过了几次，剑谱却真的没有。”岳灵珊道：“那为甚么你外公和两个舅舅，总是疑心大师哥吞没了你的剑谱？”林平之道：“这是他们疑心，我可没疑心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哼，你倒是好人，让人家代你疑心，你自己一点也不疑心。”林平之叹道：“倘若我家真有甚么神妙剑谱，我福威镖局也不致给青城派如此欺侮，闹得家破人亡了。”岳灵珊道：“这话也有道理。那么你外公、舅舅对大师哥起疑，你怎么又不替他分辩？”林平之道：“到底爹爹妈妈说了甚么遗言，我没亲耳听见，要分辩也无从辩起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心中毕竟是有些疑心了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千万别说这等话，要是给大师哥知道了，岂不伤了同门义气？”岳灵珊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偏你便有这许多做作！疑心便疑心，不疑心便不疑心，换作是我，早就当面去问大师哥了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的脾气和爹爹倒也真像，两人心中都对大师哥犯疑，猜想他暗中拿了你家的剑谱……”林平之插口问道：“师父也在犯疑？”岳灵珊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

自己若不犯疑，何以用上这个‘也’字？我说你和爹爹的性格儿一模一样，就只管肚子里做功夫，嘴上却一句不提。”

突然之间，华山派坐船旁的一艘船中传出一个破锣般的声音喝道：“不要脸的狗男女！胡说八道。令狐冲是英雄好汉，要你们甚么狗屁剑谱？你们背后说他坏话，老子第一个容不得。”他这几句话声闻十数丈外，不但河上各船乘客均从梦中惊醒，连岸上树顶宿鸟也都纷纷叫噪。跟着那船中跃起一个巨大人影，疾向林平之和岳灵珊处扑去。

林岳二人上岸时并未带剑，忙展开拳脚架式，以备抵御。

岳不群一听那人呼喝，便知此人内功了得，而他这一扑一跃，更显得外功也颇为深厚，眼见他向女儿攻去，情急之下，大叫：“手下留情！”纵身破窗而出，也向岸上跃去，身在半空之时，见那巨人一手一个，已抓了林平之和岳灵珊，向前奔出。岳不群大惊，右足一落地，立即提气纵前，手中长剑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向那人背心刺去。

那人身材既极魁梧，脚步自也奇大，迈了一步，岳不群这剑便刺了个空，当即又是一招“中平剑”向前递出。那巨人正好大步向前，这一剑又刺了个空。岳不群一声清啸，叫道：“留神了！”一招“清风送爽”，急刺而出。眼见剑尖离他背心已不过一尺，突然间劲风起处，有人自身旁抢近，两根手指向他双眼插将过来。

此处正是河街尽头，一排房屋遮住了月光，岳不群立即侧身避过，斜挥长剑削出，未见敌人，先已还招。敌人一低头，欺身直进，举手扣他肚腹的“中院穴”。岳不群飞脚踢出，那人的溜溜打个转，攻他背心。岳不群更不回身，反手疾刺出。那人又已避开，纵身拳打胸膛。岳不群见这人好生无礼，竟敢以一双肉掌对他长剑，而且招招进攻，心下恼怒，长剑圈转，倏地挑上，刺向对方额头。那人急忙伸指在剑身上一弹。岳不群长剑微歪，乘势改刺为削，嗤的一声响，将那人头上帽子削落，露出个光头。那人竟是个和尚。他头顶鲜血直冒，已然受伤。

那和尚双足一登，向后疾射而出。岳不群见他去路恰和那掳去岳灵珊的巨人相反，便不追赶。岳夫人提剑赶到，忙问：“珊儿呢？”岳不群左手一指，道：“追！”夫妇二人向那巨人去路追了出去，不多时便见道路交叉，不知敌人走的是哪一条路。

岳夫人大急，连叫：“怎么办？”岳不群道：“掳劫珊儿那人是冲儿的朋友，想来不至于……不至于加害珊儿。咱们去问冲儿，便知端的。”岳夫人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人大声叫嚷，说珊儿、平儿污秽冲儿，不知是甚么缘故。”岳不群道：“还是跟《辟邪剑谱》有关。”

夫妇俩回到船边，见令狐冲和众弟子都站在岸上，神情甚是关切。岳不群和岳夫人走进中舱，正要叫令狐冲来问，只听得岸上远处有人叫道：“有封信送给岳不群。”

劳德诺等几名男弟子拔剑上岸，过了一会，劳德诺回入舱中，说道：“师父，这块布用石头压在地下，送信的人早已走了。”说着呈上一块布片。岳不群接过一行，见是从衣衫上撕下的一片碎布，用手指甲蘸了鲜血歪歪斜斜的写着：“五霸冈上，还你的臭女儿。”

岳不群将布片交给夫人，淡淡的说：“是那和尚写的。”岳夫人急问：“他……他用谁的血写字？”岳不群道：“别担心，是我削伤了他头皮。”问船家道：“这里去五霸冈，有多少路？”那船家道：“明儿一早开船，过

铜瓦厢、九赫集，便到东明。五霸冈在东明集东面，挨近菏泽，是河南和山东两省交界之地。爷台若是要去，明日天黑，也就到了。”

岳不群嗯了一声，心想：“对方约我到五霸冈相会，此约不能不去，可是前去赴会，对方不知有多少人，珊儿又在他们手中，那注定了是有败无胜的局面。”正自踌躇，忽听得岸上有人叫道：“他妈巴羔子的桃谷六鬼，我钟馗爷爷捉鬼来啦。”

桃谷六仙一听之下，如何不怒？桃实仙躺着不能动弹，口中大呼小叫，其余五人一齐跃上岸去。只见说话之人头戴尖帽，手持白幡。那人转身便走，大叫：“桃谷六鬼胆小如鼠，决计不敢跟来。”桃根仙等怒吼连连，快步急追。这人的轻功也甚了得，几个人顷刻间便隐入了黑暗之中。

岳不群等这时都已上岸。岳不群叫道：“这是敌人调虎离山之计，大家上船。”

众人刚要上船，岸边一个圆圆的人形忽然滚将过来，一把抓住了令狐冲的胸口，叫道：“跟我去！”正是那个肉球一般的矮胖子。令狐冲被他抓住，全无招架之力。

忽然呼的一声响，屋角边又有一人冲了出来，飞脚向肉球人踢去，却是桃枝仙。原来他追出十余丈，想到兄弟桃实仙留在船上，可别给那他妈的甚么“钟馗爷爷”捉了去，当即奔回守护，待见肉球人擒了令狐冲，便挺身来救。

肉球人立即放下令狐冲，身子一晃，已钻入船舱，跃到桃实仙床前，右脚伸出，作势往他胸膛上踏去。桃枝仙大惊，叫道：“勿伤我兄弟。”肉球人道：“老头子爱伤便伤，你管得着吗？”桃枝仙如飞般纵入船舱，连人带床板，将桃实仙抱在手中。

那肉球人其实只是要将他引开，反身上岸，又已将令狐冲抓住，扛在肩上，飞奔而去。

桃枝仙立即想到，平一指吩咐他们五兄弟照料令狐冲，他给人擒去，日后如何交代？平大夫非叫他们杀了桃实仙不可。但如放下桃实仙不顾，又怕他伤病之中无力抗御来袭敌人，当即双臂将他横抱，随后追去。

岳不群向妻子打个手势，说道：“你照料众弟子，我瞧瞧去。”岳夫人点了点头。二人均知眼下强敌环伺，倘若夫妇同去追敌，只怕满船男女弟子都会伤于敌手。

肉球人的轻功本来远不如桃枝仙，但他将令狐冲扛在肩头，全力奔跑，桃枝仙却惟恐碰损桃实仙的伤口，双臂横抱了他，稳步疾行，便追赶不上。岳不群展开轻功，渐渐追上，只听得桃枝仙大呼小叫，要肉球人放下令狐冲，否则决计不和他善罢甘休。

桃实仙身子虽动弹不得，一张口可不肯闲着，不断和桃枝仙争辩，说道：“大哥、二哥他们不在这里，你就是追上了这个肉球，也没法奈何得了他。既然奈何不了他，那么决不和他善罢甘休甚么的，那也不过虚声恫吓而已。”桃枝仙道：“就算虚声恫吓，也有吓阻敌人之效，总之比不吓为强。”桃实仙道：“我看这肉球奔跑迅速，脚下丝毫没慢了下来，‘吓阻’二字中这个‘阻’字，未免不大妥当。”桃枝仙道：“他眼下还没慢，过得一会，便慢下来啦。”他手中抱着人，嘴里争辩不休，脚下竟丝毫不缓。

三人一条线般向东北方奔跑，道路渐渐崎岖，走上了一条山道。岳不群突然想起：“别要这肉球人在山里埋伏高手，引我入伏，大举围攻，那可凶

险得紧。”停步微一沉吟，只见肉球人已抱了令狐冲走向山坡上一间瓦屋，越墙而入。岳不群四下察看，又即追上。

桃枝仙抱着桃实仙也即越墙而入，蓦地里一声大叫，显是中计受陷。

岳不群欺到墙边，只听桃实仙道：“我早跟你说，叫你小心些，你瞧，现下给人家用渔网缚了起来，像是一条大鱼，有甚么光彩？”桃枝仙道：“第一，是两条大鱼，不是一条大鱼。第二，你几时叫我小心些？”桃实仙道：“小时候我一起和你去偷人家院子里树上的石榴，我叫你小心些，难道你忘了？”桃枝仙道：“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跟眼前的事有甚么相干？”桃实仙道：“当然有相干。那一次你不小心，摔了下去，给人家捉住了，揍了一顿，后来大哥、二哥、四哥他们赶到，才将那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一次你又不小心，又给人家捉住了。”桃枝仙道：“那有甚么要紧？最多大哥、二哥他们一齐赶到，又将这家人杀得干干净净。”

那肉球人冷冷的道：“你这桃谷二鬼转眼便死，还在这里想杀人。不许说话，好让我耳根清净些。”只听得桃枝仙和桃实仙都荷荷的响了几下，便不出声了，显是肉球人在他二人口中塞了麻核桃之类物事，令他们开口不得。

岳不群侧耳倾听，墙内好半天没有声息，绕到围墙之后，见墙外有株大枣树，于是轻轻跃上枣树，向墙内望去，见里面是间小小瓦屋，和围墙相距约有一丈。他想桃枝仙跃入墙内即被渔网缚住，多半这一丈的空地上装有机关埋伏，当下隐身在枣树的枝叶浓密之处，运起“紫霞神功”，凝神倾听。

那肉球人将令狐冲放在椅上，低沉着声音问道：“你到底是祖千秋那老贼的甚么人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祖千秋这人，今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他是我甚么人了？”肉球人怒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在撒谎！你已落入我的掌握，我要你死得惨不堪言。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你的灵丹妙药给我无意中吃在肚里，你自然要大发脾气。只不过你的丹药，实在也不见得有什么灵妙，我服了之后，不起半点效验。”肉球人怒道：“见效哪有这样快的？常言道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这药力须得在十天半月之后，这才慢慢见效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那么咱们过得十天半月，再看情形罢！”肉球人怒道：“看你妈的屁！你偷吃了我的‘续命八丸’，老头子非立时杀了你不可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你即刻杀我，我的命便没有了，可见你的‘续命八丸’毫无续命之功。”肉球人道：“是我杀你，跟‘续命八丸’毫不相干。”令狐冲叹道：“你要杀我，尽管动手，反正我全身无力，毫无抗御之能。”

肉球人道：“哼，你想痛痛快快的死，可没这么容易！我先得问个清楚。他奶奶的，祖千秋是我老头子几十年的老朋友，这一次居然卖友，其中定然别有原因。你华山派在我‘黄河老祖’眼中，不值半文钱，他当然并非为了你是华山派的弟子，才盗了我的‘续命八丸’给你。当真是奇哉怪也，奇哉怪也！”一面自言自语，一面顿足有声，十分生气。

令狐冲道：“阁下的外号原来叫作‘黄河老祖’，失敬啊失敬。”肉球人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！我一个人怎做得来‘黄河老祖’？”令狐冲问道：“为甚么一个人做不来？”肉球人道：“‘黄河老祖’一个姓老，一个姓祖，当然是两个人了。连这个也不懂，真是蠢才。我老爷老头子，祖宗祖千秋。我们两人居于黄河沿岸，合称‘黄河老祖’。”

令狐冲问道：“怎么一个叫老爷，一个叫祖宗？”肉球人道：“你孤陋

寡闻，不知世上有姓老、姓祖之人。我姓老，单名一个‘爷’字，字‘头子’，人家不是叫我老爷，便叫我老头子……”令狐冲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问道：“那个祖千秋，便姓祖名宗了？”

肉球人老头子道：“是啊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奇道：“咦！你不知祖千秋的名字，如此说来，或许真的跟他没甚么相干。啊哟，不对，你是不是祖千秋的儿子？”令狐冲更是好笑，说道：“我怎么会是他的儿子？他姓祖，我复姓令狐，怎拉扯得上一块？”

老头子喃喃自语：“真是古怪。我费了无数心血，偷抢拐骗，这才配制成了这‘续命八丸’，原是要用来治我宝贝乖女儿之病的，你既不是祖千秋的儿子，他干么要偷了我这丸药给你服下？”

令狐冲这才恍然，说道：“原来老先生这些丸药，是用来治令爱之病的，却给在下误服了，当真万分过意不去。不知令爱患了甚么病，何不请“杀人名医”平大夫设法医治？”

老头子呶呶连声，说道：“有病难治，便得请教平一指。老头子身在开封，岂有不知？他有个规矩，治好一人，须得杀一人抵命。我怕他不肯治我女儿，先去将他老婆家中一家五口尽数杀了，他才不好意思，不得不悉心替我女儿诊断，查出我女儿在娘胎之中便已有了这怪病，于是开了这张‘续命八丸’的药方出来。否则我怎懂得采药制炼的法子？”

令狐冲愈听愈奇，问道：“前辈既去请平大夫医治令爱，又怎能杀了他岳家的全家？”

老头子道：“你这人笨得要命，不点不透。平一指仇家本来不多，这几年来又早被他的病人杀得精光了。平一指生平最恨之人是他岳母，只因他怕老婆，不便亲自杀他岳母，也不好意思派人代杀。老头子跟他是乡邻，大家武林一脉，怎不明白他的心意？于是由我出手代劳。我杀了他岳母全家之后，平一指十分喜欢，这才悉心诊治我女儿之病，”

令狐冲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其实前辈的丹药虽灵，对我的疾病却不对症。不知令爱病势现下如何，重新再觅丹药，可来得及吗？”

老头子怒道：“我女儿最多再拖得一年半载，便一命呜呼了，哪里还来得及去再觅这等灵丹妙药？现下无可奈何，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。”

他取出几根绳索，将令狐冲的手足牢牢缚在椅上，撕烂他衣衫，露出了胸口肌肤。令狐冲问道：“你要干甚么？”老头子狞笑道：“不用心急，待会便知。”将他连人带椅抱起，穿过两间房，揭起棉帷，走进一间房中。

令狐冲一进房便觉闷热异常。但见那房的窗缝都用绵纸糊住，当真密不通风，房中生着两大盆炭火，床上布帐低垂，满房都是药气。

老头子将椅子在床前一放，揭开帐子，柔声道：“不死好孩儿，今天觉得怎样？”

令狐冲心下大奇：“甚么？老头子的女儿芳名‘不死’，岂不作‘老不死’？啊，是了，他说他女儿在娘胎中便得了怪病，想来他生怕女儿死了，便给她取名‘不死’，到老不死，是大吉大利的好口彩。她是‘不’字辈，跟我师父是同辈。”越想越觉好笑。

只见枕上躺着一张更无半点血色的脸蛋，一头三尺来长的头发散在布被之上，头发也是黄黄的。那姑娘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双眼紧闭，睫毛甚长，低声叫道：“爹！”却不睁眼。

老头子道：“不儿，爹爹给你炼制的‘续命八丸’已经大功告成，今日

便可服用了，你吃了之后，毛病便好，就可起床玩耍。”那少女嗯的一声，似乎并不怎么关切。

令狐冲见到那少女病势如此沉重，心下更是过意不去，又想：“老头子对他女儿十分爱怜，无可奈何之中，只好骗骗她了。”

老头子扶着女儿上身，道：“你坐起一些好吃药，这药得来不易，可别糟蹋了。”那少女慢慢坐起，老头子拿了两个枕头垫在她背后。那少女睁眼见到令狐冲，十分诧异，眼珠不住转动，瞧着令狐冲，问道：“爹，他……他是谁？”

老头子微笑道：“他么？他不是人，他是药。”那少女茫然不解，道：“他是药？”老头子道：“是啊，他是药。那‘续命八丸’药性太过猛烈，我儿服食不宜，因此先让这人服了，再刺他之血供我儿服食，最为适当。”那少女道：“刺他的血？他会痛的，那……那不大好。”老头子道：“这人是蠢才，不会痛的。”那少女“嗯”的一声，闭上了眼睛。

令狐冲又惊又怒，正欲破口大骂，转念一想：“我吃了这姑娘的救命灵药，虽非有意，总之是我坏了大事，害了她性命。何况我本就不想活了，以我之血，救她性命，赎我罪愆，有何不可？”当下凄然一笑，并不说话。

老头子站在他身旁，只待他一出声叫骂，立即点他哑穴，岂知他竟是神色泰然，不以为意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。他怎知令狐冲自岳灵珊移情别恋之后，本已心灰意冷，这晚听得那大汉大声斥责岳灵珊和林平之，骂他二人说自己坏话，又亲眼见到岳林二人在岸上树底密约相会，更觉了无生趣，于自己生死早已全不挂怀。

老头子问道：“我要刺你心头热血，为我女儿治病了，你怕不怕？”令狐冲淡淡的道：“那有甚么可怕的？”老头子侧目凝视，见他果然毫无惧怕的神色，说道：“刺出你心头之血，你便性命不保了，我有言在先，可别怪我没告知你。”令狐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每个人到头来终于要死的，早死几年，迟死几年，也没多大分别？我的血能救得姑娘之命，那是再好不过，胜于我白白的死了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”他猜想岳灵珊得知自己死讯，只怕非但毫不悲戚，说不定还要骂声：“活该！”不禁大生自怜自伤之意。

老头子大拇指一翘，赞道：“这等不怕死的好汉，老头子生平倒从来没有见过。只可惜我女儿若不饮你的血，便难以活命，否则的话，真想就此饶了你。”

他到灶下端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沸水出来，右手执了一柄尖刀，左手用手巾在热水中浸湿了，敷在令狐冲心口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得祖千秋在外面叫道：“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快开门，我有些好东西送给你的不死姑娘。”老头子眉头一皱，右手刀子一划，将那热手巾割成两半，将一半塞在令狐冲口中，说道：“甚么好东西了？”放下刀子和热水，出去开门，将祖千秋放进屋来。

祖千秋道：“老头子，这一件事你如何谢我？当时事情紧急，又找你不到。我只好取了你的‘续命八丸’，骗他服下，倘若你自己知道了，也必会将这些灵丹妙药送去，可是他就未必肯服。”老头子怒道：“胡说八道……”

祖千秋将嘴巴凑到他的耳边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老头子突然跳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你……你……可不是骗我？”祖千秋道：“骗你作甚？我打听得千真万确。老头子，咱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了，知己之极，我办的这件事，可合了你心意罢？”老头子顿足叫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该死，该死！”

祖千秋奇道：“怎地又是不错，又是该死？”老头子道：“你不错，我该死！”祖千秋更加奇了，道：“你为甚么该死？”

老头子一把拖了他手，直入女儿房中，向令狐冲纳头便拜，叫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令狐爷爷，小人猪油蒙住了心，今日得罪了你。幸好天可怜见，祖千秋及时赶到，倘若我一刀刺死了你，便将老头子全身肥肉熬成脂膏，也赎不了我罪愈的万一。”说着连连叩头。

令狐冲口中塞着半截手巾，荷荷作声，说不出话来。

祖千秋忙将手巾从他口中挖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怎地到了此处？”令狐冲忙道：“老前辈快快请起，这等大礼，我可愧不敢当。”老头子道：“小老儿不知令狐公子和我大恩人有这等渊源，多多冒犯，唉，唉，该死，该死！胡涂透顶，就算我有一百个女儿，个个都要死，也不敢让令狐公子流半点鲜血救她们的狗命。”

祖千秋睁大了眼，道：“老头子，你将令狐公子绑在这里干甚么？”老头子道：“唉，总之是我倒行逆施，胡作非为，你少问一句行不行？”祖千秋又问：“这盆热水，这把尖刀放在这里，又干甚么来着？”只听得拍拍拍拍几声，老头子举起手来，力批自己双颊。他的脸颊本就肥得有如一只南瓜，这几下着力击打，登时更加肿胀不堪。

令狐冲道：“种种情事，晚辈胡里胡涂，实不知半点因由，还望两位前辈明示。”老头子和祖千秋匆匆忙忙解开了他身上绑缚，说道：“咱们一面喝酒，一面详谈。”令狐冲向床上的少女望了一眼，问道：“令爱的伤势，不致便有变化么？”

老头子道：“没有，不会有变化，就算有变化，唉，这个……那也是……”他口中唠唠叨叨的，也不知说些甚么，将令狐冲和祖千秋让到厅上，倒了三碗酒，又端出一大盘肥猪肉来下酒，恭恭敬敬的举起酒碗，敬了令狐冲一碗。令狐冲一口饮了，只觉酒味淡薄，平平无奇，但比之在祖千秋酒杯中盛过的酒味，却又好上十倍。

老头子说道：“令狐公子，老朽胡涂透顶，得罪了公子，唉，这个……真是……”一脸惶恐之色，不知说甚么话，才能表达心中歉意。祖千秋道：“令狐公子大人有大量，也不会怪你。再说，你这‘续命八丸’倘若有些效验，对令狐公子的身子真有补益，那么你反有功劳了。”老头子道：“这个……功劳是不敢当的，祖贤弟，还是你的功劳大。”祖千秋笑道：“我取了你这八颗丸药，只怕于不死侄女身子有妨，这一些人参给她补一补罢。”说着俯身取过一只竹篓，打开盖子，掏出一把把人参来，有粗有细，看来没有十斤，也有八斤。

老头子道：“从哪里弄了这许多人参来？”祖千秋笑道：“自然是从药材铺中借来的了。”老头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刘备借荆州，不知何日还。”

令狐冲见老头子虽强作欢容，却掩不住眉间忧愁，说道：“老先生，祖先生，你两位想要医我之病，虽然是一番好意，但一个欺骗在先，一个掳绑在后，未免太不将在下瞧在眼里了。”

老祖二人一听，当即站起，连连作揖，齐道：“令狐公子，老朽罪该万死。不论公子如何处罚，老朽二人都是罪有应得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好，我有事不明，须请直言相告。请问二位到底是冲着谁的面子，才对我这等相敬？”

老祖二人相互瞧了一眼。老头子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这个吗？”祖千秋道：“公子爷当然知道。那一位的名字，恕我们不敢提及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我的的确确不知。”暗自思忖：“是风太师叔么？是不戒大师么？是田伯光么？是绿竹翁么？可是似乎都不像。风太师叔虽有这等本事面子，但他老人家隐居不出，不许我泄露行踪，他怎会下山来干这等事？”

祖千秋道：“公子爷，你问这件事，我和老兄二人是决计不敢答的，你就杀了我们，也不会说。你公子爷心中自然知道，又何必定要我们说出口来？”

令狐冲听他语气坚决，显是不论如何逼问，都是决计不说的了，便道：“好，你们既然不说，我心中怒气不消。老先生，你刚才将我绑在椅上，吓得我魂飞魄散，我也要绑你二人一绑，说不定我心中不开心，一尖刀把你们的心肝都挖了出来。”

老祖二人又是对望一眼，齐道：“公子爷要绑，我们自然不敢反抗。”老头子端过两只椅子，又取了七八条粗索来。两人先用绳索将自己双足在椅脚上牢牢缚住，然后双手放在背后，说道：“公子请绑。”均想：“这位少年未必真要绑我们出气，多半是开开玩笑。”

哪知令狐冲取过绳索，当真将二人双手反背牢牢缚住，提起老头子的尖刀，说道：“我内力已失，不能用手指点穴，又怕你们运力挣扎，只好用刀柄敲打，封了你二人的穴道。”当下倒转尖刀，用刀柄在二人的环跳、天柱、少海等处穴道中用力敲击，封住了二人的穴道。老头子和祖千秋面面相觑，大是诧异，不自禁的生出恐惧之情，不知令狐冲用意何在。只听他说道：“你们在这里等一会。”转身出厅。

令狐冲握着尖刀，走到那少女的房外，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老……唔，姑娘，你身子怎样？”他本待叫她“老姑娘”，但想这少女年纪轻轻，虽然姓老，称之为“老姑娘”总是不大妥当，如叫她为“老不死姑娘”，更有点匪夷所思。那少女“嗯”的一声，并不回答。

令狐冲掀开棉帷，走进房去，只见她兀自坐着，靠在枕垫之上，半睡半醒，双目微睁。令狐冲走近两步，见她脸上肌肤便如透明一般，淡黄的肌肉下现出一条条青筋，似乎可见到血管中血液隐隐流动。房中寂静无声，风息全无，好像她体内鲜血正在一滴滴的凝结成膏，她呼出来的气息，呼出一口便少了一口。

令狐冲心道：“这姑娘本来可活，却给我误服丹药而害了她。我反正是要死了，多活几天，少活几天，又有甚么分别？”取过一只瓷碗放在几上，伸出左腕，右手举刀在腕脉上横斩一刀，鲜血泉涌，流入碗中。他见老头子先前取来的那盆热水仍在冒气，当即放下尖刀，右手抓些热水淋在伤口上，使得鲜血不致迅速凝结。顷刻间鲜血已注满了大半碗。

那少女迷迷糊糊中闻到一阵血腥气，睁开眼来，突然见到令狐冲手腕上鲜血直淋，一惊之下，大叫了一声。

令狐冲见碗中鲜血将满，端到那姑娘床前，就在她嘴边，柔声道：“快喝了，血中含有灵药，能治你的病。”那姑娘道：“我……我怕，我不喝。”令狐冲流了一碗血后，只觉脑中空空荡荡地，四肢软弱无力，心想：“她害怕不喝，这血岂不是白流了？”左手抓过尖刀，喝道：“你不听话，我便一刀杀了你。”将尖刀刀尖直抵到她喉头。

那姑娘怕了起来，只得张嘴将一碗鲜血一口口的都喝了下去，几次烦恶欲呕，看到令狐冲的尖刀闪闪发光，竟吓得不敢作呕。

令狐冲见她喝干了一碗血，自己腕上伤口鲜血渐渐凝结，心想：“我服

了老头子的‘续命八丸’，从血液中输入这姑娘腹内的，只怕还不到十分之一，待我大解小解之后，不免所失更多，须得尽早再喂她几碗鲜血，直到我不能动弹为止。”当下再割右手腕脉，放了大半碗鲜血，又去喂那姑娘。

那姑娘皱起了眉头，求道：“你……你别迫我，我真的不行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不行也得行，快喝，快。”那姑娘勉强喝了几口，喘了一会气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为甚么这样？你这样做，好伤自己身子。”令狐冲苦笑道：“我伤身子打甚么紧，我只要你好。”

桃枝仙和桃实仙被老头子所装的渔网所缚，越是出力挣扎，渔网收得越紧，到得后来，两人手足便想移动数寸也已有所不能。两人身不能动，耳目却仍十分灵敏，口中更是争辩不休。当令狐冲将老祖二人缚住后，桃枝仙猜他定要将二人杀了，桃实仙则猜他一定先来释放自己兄弟。哪知二人白争了一场，所料全然不中，令狐冲却走进了那姑娘房中。

那姑娘的闺房密不通风，二人在房中说话，只隐隐约约的传了一些出来。桃枝仙、桃实仙、岳不群、老头子、祖千秋五人内力都甚了得，但令狐冲在那姑娘房中干甚么，五人只好随意想像，突然间听得那姑娘尖声大叫，五人脸色登时都为之大变。

桃枝仙道：“令狐冲一个大男人，走到人家闺女房中去干甚么？”桃实仙道：“你听！那姑娘害怕之极，说道：‘我……我怕！’令狐冲说：‘你不听话，我便一刀杀了你。’他说‘你不听话’，令狐冲要那姑娘听甚么话？”桃枝仙道：“那还有甚么好事？自然是逼迫那姑娘做他老婆。”桃实仙道：“哈哈，可笑之极！那矮冬瓜胖皮球的女儿，当然也是矮冬瓜胖皮球，令狐冲为甚么要逼她做老婆？”桃枝仙道：“萝卜青菜，各人所爱！说不定令狐冲特别喜欢肥胖女子，一见肥女，便即魂飞天外。”桃实仙道：“啊哟！你听，你听！那肥女求饶了，说甚么‘你别迫我，我真的不行了。’”桃枝仙道：“不错。令狐冲这小子却是霸王硬上弓，说道：‘不行也得行，快，快！’”

桃实仙道：“为甚么令狐冲叫她快些，快甚么？”桃枝仙道：“你没娶过老婆，是童男之身，自然不懂！”桃实仙道：“难道你就娶过了，不害臊！”桃枝仙道：“你明知我没娶过，干么又来问我？”桃实仙大叫：“喂，喂，老头子，令狐冲在逼你女儿做老婆，你干么见死不救？”桃枝仙道：“你管甚么闲事？你又怎知那肥女要死，说甚么见死不救？她女儿名叫‘老不死’，怎么会死？”

老头子和祖千秋给缚在椅上，又给封了穴道，听得房中老姑娘惊呼和哀求之声，二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二人心下本已起疑，听得桃谷二仙在院子中大声争辩，更无怀疑。

祖千秋道：“老兄，这件事非阻止不可，没想到令狐公子如此好色，只怕要闯大祸。”老头子道：“唉，糟蹋了我不死孩儿，那还罢了，却……却太也对不起人家。”祖千秋道：“你听，你听。你的不死姑娘对他生了清意，她说道：‘你这样做，好伤自己身子。’令狐冲说甚么？你听到没有？”老头子道：“他说：‘我伤身子打甚么紧？我只是要你好！’他奶奶的，这两个小家伙。”祖千秋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兄，恭喜，恭喜！”老头子怒道：“恭喜你奶奶个喜！”祖千秋笑道：“你何必发怒？恭喜你得了个好女婿！”

老头子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别再胡说！这件事传扬出去，你我还有命么？”他说这两句话时，声音中含着极大的惊恐。祖千秋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声音却也打颤了。

岳不群身在墙外树上，隔着更远，虽运起了“紫霞神功”，也只听到一鳞半爪，最初一听到令狐冲强迫那姑娘，便想冲入房中阻止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些人连令狐冲在内，个个诡秘怪异，不知有甚么图谋，还是不可鲁莽，以静观其变为是，当下运功继续倾听。桃谷二仙和老祖二人的说话不绝传入耳中，只道令狐冲当真乘人之危，对那姑娘大肆非礼，后来再听老祖二人的对答，心想令狐冲潇洒风流，那姑娘多半与乃父相像，是个胖皮球般的丑女，则失身之后对其倾倒爱慕，亦非奇事，不禁连连摇头。

忽听得那姑娘又尖叫道：“别……别……这么多血，求求你突然墙外有人叫道：“老头子，桃谷四鬼给我撒掉啦。”波的一声轻响，有人从墙外跃入，推门进内，正是那个手持白幡去逗引桃谷四仙的汉子。

他见老头子和祖千秋都给绑在椅上，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怎么啦！”右手一翻，掌中已多了一柄精光灿然的匕首，手臂几下挥舞，已将两人手上所绑的绳索割断。

房中那姑娘又尖声惊叫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求求你……不能再这样了。”

那汉子听她叫得紧急，惊道：“是老不死姑娘！”向房门冲去。

老头子一把拉住了他手臂，喝道：“不可进去！”那汉子一怔之下，停住了脚步。

只听得院子中桃枝仙道：“我想矮冬瓜得了令狐冲这样一个女婿，定是欢喜得紧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令狐冲快要死了，一个半死半活的女婿，得了有甚么欢喜？”桃枝仙道：“他女儿也快死了，一对夫妻一般的半死半活。”桃实仙问道：“哪个死？哪个活？”桃枝仙道：“那还用问？自然是令狐冲死。老不死姑娘名叫老不死，怎么会死？”桃实仙道：“这也未必。难道名字叫甚么，便真的是甚么？如果天下人个个叫老不死，便个个都老而不死了？咱们练武功还有甚么用？”

两兄弟争辩声中，猛听得房中砰的一声，甚么东西倒在地下。老姑娘又叫了起来，声音虽然微弱，却充满了惊惶之意，叫道：“爹，爹！快来！”

老头子听得女儿呼叫，抢进房去，只见令狐冲倒在地下，一只瓷碗合在胸口，上身全是鲜血，老姑娘斜倚在床，嘴边也都是血。祖千秋和那汉子站在老头子身后，望望令狐冲，望望老姑娘，满腹都是疑窦。

老姑娘道：“爹，他……他割了许多血出来，逼我喝了两碗……他……他还要割……”

老头子这一惊更加非同小可，忙俯身扶起令狐冲，只见他双手腕脉处各有伤口，鲜血兀自汨汨流个不住。老头子急冲出房，取了金创药来，心慌意乱之下，虽在自己屋中，还是额头在门框边上撞得肿起了一个大瘤，门框却被他撞塌了半边。

桃枝仙听到碰撞声响，只道他在殴打令狐冲，叫道：“喂，老头子，令狐冲是桃谷六仙的好朋友，你可不能再打。要是打死了他，桃谷六仙非将你全身肥肉撕成一条条不可。”桃实仙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！”桃枝仙道：“甚么错了？”桃实仙道：“他若是全身瘦肉，自可撕成一条一条，但他全是肥肉，一撕便成一团一塌糊涂的膏油，如何撕成一条一条？”

老头子将金创药在令狐冲手腕上伤口处敷好，再在他胸腹间几处穴道上推拿良久，令狐冲这才悠悠醒转。老头子惊魂略定，心下感激无已，颤声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……这件事当真叫咱们粉身碎骨，也是……唉……也是……”祖千秋道：“令狐公子，老头子刚才缚住了你，全是一场误会，你怎地当真

了？岂不令他无地自容？”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的内伤非灵丹妙药所能医治，祖前辈一番好意，取了老前辈的‘续命八丸’来给在下服食，实在是糟蹋了……但愿这位姑娘的病得能痊愈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只因失血过多，一阵晕眩，又昏了过去。

老头子将他抱起，走出女儿闺房，放在自己房中床上，愁眉苦脸的道：“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”祖千秋道：“令狐公子失血极多，只怕性命已在顷刻之间，咱三人便以毕生修为，将内力注入他体内如何？”老头子道：“自该如此。”轻轻扶起令狐冲，右掌心贴上他背心大椎穴，甫一运气，便全身一震，喀喇一声响，所坐的木椅给他压得稀烂。

桃枝仙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“令狐冲的内伤，便因咱六兄弟以内力给他疗伤而起，这矮冬瓜居然又来学样，令狐冲岂不是伤上加伤，伤之又伤，伤之不已！”桃实仙道：“你听，这喀喇一声响，定是矮冬瓜给令狐冲的内力震了出来，撞坏了甚么东西。令狐冲的内力，便是我们的内力，矮冬瓜又吃了桃谷六仙一次苦头！妙哉！妙哉！”

老头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唉，令狐公子倘若伤重不醒，我老头子只好自杀了。”

那汉子突然放大喉咙叫道：“墙外枣树上的那一位，可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吗？”

岳不群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原来我的行迹早就给他见到了。”只听那汉子又叫：“岳先生，远来是客，何不进来见面？”岳不群极是尴尬，只觉进去固是不妙，其势又不能老是坐在树上不动。那汉子道：“令狐公子晕了过去，请你一起参详参详。”

岳不群咳嗽一声，纵身飞跃，越过了院子中丈余空地，落在滴水檐下的走廊之上。老头子已从房中走了出来，拱手道：“岳先生，请进。”岳不群道：“在下挂念小徒安危，可来得鲁莽了。”老头子道：“那是在下该死。唉，倘若……倘若……”

桃枝仙大声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令狐冲死不了的。”老头子大喜，问道：“你怎知他不会死？”桃枝仙道：“他年纪比你小得多，也比我小得多，是不是？”老头子道：“是啊。那又怎样？”桃枝仙道：“年纪老的人先死呢，还是年纪小的人先死？自然是老的先死了。你还没死，我也没有死，令狐冲又怎么会死？”老头子本道他有独得之见，岂知又来胡说一番，只有苦笑。桃实仙道：“我倒有个挺高明的主意，咱们大伙儿齐心协力，给令狐冲改个名字，叫作‘令狐不死’……”

岳不群走入房中，见令狐冲晕倒在床，心想：“我若不露一手紫霞神功，可教这几人轻视我华山派了。”当下暗运神功，脸向里床，以便脸上紫气显现之时无人瞧见，伸掌按到令狐冲背上大椎穴上。他早知令狐冲体内真气运行的情状，当下并不用力，只以少些内力缓缓输入，觉得他体内真气生出反激，手掌便和他肌肤离开了半寸，停得片刻，又将手掌按了上去。果然过不多时，令狐冲便即悠悠醒转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老人家来了。”

老头子等三人见岳不群毫不费力的便将令狐冲救转，都大为佩服。

岳不群寻思：“此处是非之地，不能多耽，又不知舟中夫人和众弟子如何。”拱手说道：“多承诸位对我师徒礼敬有加，愧不敢当，这就告辞。”老头子道：“是，是！令狐公子身子违和，咱们本当好好接待才是，眼下却

是不便，实在失礼之至，还请两位原恕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黯淡的灯光之下，见那汉子一双眸子炯炯发光，心念一动，拱手道：“这位朋友尊姓大名？”祖千秋笑道：“原来岳先生不识得咱们的夜猫子‘无计可施’计无施。”岳不群心中一凛：“夜猫子计无施？听说此人天赋异禀，目力特强，行事忽善忽恶，或邪或正，虽然名计无施，其实却是诡计多端，是个极厉害的人物。他竟也和老头子等人搅在一起。”忙拱手道：“久仰计师傅大名，当真是如雷贯耳，今日有幸得见。”

计无施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咱们今日见了面，明日还要在五霸冈见面啊。”

岳不群又是一凛，虽觉初次见面，不便向人探询详情，但女儿被掳，甚是关心，说道：“在下不知甚么地方得罪了这里武林朋友，想必是路过贵地，未曾拜候，实是礼数不周。小女和一个姓林的小徒，不知给哪一位朋友召了去，计先生可能指点一二么？”

计无施微笑道：“是么？这个可不大清楚了。”

岳不群向计无施探询女儿下落，本已大大委曲了自己掌门人的身分，听他不置可否，虽又恼又急，其势已不能再问，当下淡淡的道：“深夜滋扰，甚以为歉，这就告辞了。”将令狐冲扶起，伸手欲抱。

老头子从他师徒之间探头上来，将令狐冲抢着抱了过去，道：“令狐公子是在下请来，自当由在下恭送回去。”抓了张薄被盖在令狐冲身上，大踏步往门外走出。

桃枝仙叫道：“喂，我们这两条大鱼，放在这里，成甚么样子？”老头子沉吟道：“这个……”心想缚虎容易纵虎难，倘若将他两兄弟放了，他桃谷六仙前来生事寻仇，可真难以抵挡。否则的话，有这两个人质在手，另外那四人便心有所忌。

令狐冲知他心意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请你将他们二位放了。桃谷二仙，你们以后也不可向老祖二位寻仇生事，大家化敌为友如何？”桃枝仙道：“单是我们二位，也无法向他们寻仇生事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那自是桃谷六仙一起在内了。”

桃实仙道：“不向他们寻仇生事，那是可以的；说到化敌为友，却是不行，杀了我头也不行。”老头子和祖千秋都哼了一声，心下均想：“我们不过冲着令狐公子的面子，才不来跟他们计较，难道当真怕了你桃谷六仙不成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那为甚么？”桃实仙道：“桃谷六仙和他们黄河老祖本来无怨无仇，根本不是敌人，既非敌人，这‘化敌’便如何化起？所以啊，要结成朋友，倒也不妨，要化敌为友，可无论如何化不来了。”欢人一听，都哈哈大笑。

祖千秋俯下身去，解开了渔网的活结。这渔网乃人发、野蚕丝、纯金丝所绞成，坚韧异常，宝刀利剑亦不能断，陷身入内后若非得人解救，否则越是挣扎，勒得越紧。

桃枝仙站起身来，拉开裤子，便在渔网上撒尿。祖千秋惊问：“你……你干甚么？”桃枝仙道：“不在这臭网上撒一泡尿，难消老子心头之气。”

当下七人回到河边码头。岳不群遥遥望见劳德诺和高根明二弟子仗剑守在船头，知道众人无恙，当即放心。老头子将令狐冲送入船舱，恭恭敬敬的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公子爷义薄云天，老朽感激不尽。此刻暂且告辞，不久便当再见。”

令狐冲在路上一震，迷迷糊糊的又欲晕去，也不知他说些甚么话，只嗯了一声。

岳夫人等见这肉球人前倨后恭，对令狐冲如此恭谨，无不大为诧异。

老头子和祖千秋深怕桃根仙等回来，不敢多所逗留，向岳不群一拱手，便即告辞。

桃枝仙向祖千秋招招手，道：“祖兄慢去。”祖千秋道：“干甚么？”桃枝仙道：“干这个！”曲膝矮身，突然挺肩向他怀中猛力撞去。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来势快极，祖千秋不及闪避，只得急运内劲，霎时间气充丹田，肚腹已是坚如铁石。只听得喀喇、辟拍、玎玎、铮铮十几种声音齐响，桃枝仙已倒退在数丈之外，哈哈大笑。

祖千秋大叫：“啊唷！”探手入怀，摸出无数碎片来，或瓷或玉，或竹或木，他怀中所藏的二十余只珍贵酒杯，在这么一撞之下多数粉碎，金杯、银杯、青铜爵之类也都给压得扁了。他既痛惜，又恼怒，手一扬，数十片碎片向桃枝仙激射过去。

桃枝仙早就有备，闪身避开，叫道：“令狐冲叫咱们化敌为友，他的话可不能不听。咱们须得先成敌人，再做朋友。”

祖千秋穷数十年心血搜罗来的这些酒杯，给桃枝仙一撞之下尽数损毁，如何不怒？本来还待追击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当即止步，干笑几声，道：“不错，化敌为友，化敌为友。”和老头子、计无施二人转身而行。

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，还是挂念着岳灵珊的安危，说道：“桃枝仙，你请他们不可……不可害我岳师妹。”桃枝仙应道：“是。”大声说道：“喂！喂！老头子，夜猫子，祖千秋几个朋友听了，令狐冲说，叫你们不可伤害他的宝贝师妹。”

计无施等本已走远，听了此言，当即停步。老头子回头大声道：“令狐公子有命，自当遵从。”三人低声商量的片刻，这才离去。

岳不群刚向夫人述说得几句在老头子家中的见闻，忽听得岸上大呼小叫，桃根仙等四人回来了。

桃谷四仙满嘴吹嘘，说那手持白幡之人给他们四兄弟擒住，已撕成了四块。桃实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厉害，厉害。四位哥哥端的了得。”桃枝仙道：“你们将那厮撕成了四块，可知他叫甚么名字？”桃干仙道：“他死都死了，管他叫甚么名字？难道你便知道？”桃枝仙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他姓计，名叫计无施，还有个外号，叫作夜猫子。”桃叶仙拍手道：“这姓固是姓得好，名字也取得妙，原来他倒有先见之明，知道日后给桃谷六仙擒住之后，定是无计可施，逃不了被撕成四块的命运，因此上预先取下了这个名字。”

桃实仙道：“这夜猫子计无施，功夫当真出类拔萃，世所罕有！”桃根仙道：“是啊，他功夫实在了不起，倘若不是遇上桃谷六仙，凭他的轻身功夫，在武林中也可算得是一把好手。”桃实仙道：“轻身功夫倒也罢了，给撕成四块之后，他居然能自行拼起，死后还魂，行动如常。刚才还到这里来说了一会子话呢。”

桃根仙等才知谎话拆穿，四人也不以为意，脸上都假装惊异之色。桃花仙道：“原来计无施还有这等奇门功夫，那倒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佩服啊，佩服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将撕成四块的身子自行拼凑，片刻间行动如常，听说叫做‘化零为整大法’，这功夫失传已久，想不到这计无施居然学会了，确是武林异人，下次见到，可以跟他交个朋友。”

岳不群和岳夫人相对发愁，爱女被掳，连对头是谁也不知道，想不到华山派名震武林，却在黄河边上栽了这么个大筋斗，可是怕众弟子惊恐，还是半点不露声色。夫妇俩也不商量种种疑难不解之事，只心中暗自琢磨。大船之中，便是桃谷六仙胡说八道之声。

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天色将曙，忽听得岸上脚步声响，不多时有两乘轿子抬到岸边。当先一名轿夫朗声说道：“令狐冲公子吩咐，不可惊吓了岳姑娘。敝上多有冒昧，还请令狐冲公子恕罪。”四名轿夫将轿子放下，转身向船上行了一礼，便即转身而去。

只听得轿中岳灵珊的声音叫道：“爹，妈！”

岳不群夫妇又惊又喜，跃上岸去掀开轿帷，果见爱女好端端的坐在轿中，只见腿上被点了穴道，行动不得。另一顶轿中坐的，正是林平之。岳不群伸手在女儿环跳、脊中、委中几处穴道上拍了几下，解开了她被封的穴道，问道：“那大个子是谁？”

岳灵珊道：“那个又高又大的大个子。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小嘴一扁，忍不住要哭。岳夫人轻轻将她抱起，走入船舱，低声问道：“可受了委屈吗？”岳灵珊给母亲一问，索性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岳夫人大惊，心想：“那些人路道不正，珊儿落在他们手里，有好几个时辰，不知是否受了凌辱？”忙问：“怎么了？跟妈说不要紧。”岳灵珊只哭个不停。

岳夫人更是惊惶，船中人多，不敢再问，将女儿横卧于榻，拉过被子，盖在她身上。

岳灵珊忽然大声哭道：“妈，这个大个子骂我，呜！呜！”

岳夫人一听，如释重负，微笑道：“给人家骂几句，便这么伤心。”岳灵珊哭道：“他举起手掌，还假装要打我、吓我。”岳夫人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下次见到，咱们骂还他，吓还他。”岳灵珊道：“我又没说大师哥坏话，小林子更加没说。那大个子强凶霸道，他说平生最不喜欢的事，便是听到有人说令狐冲的坏话。我说我也不喜欢。他说，他一不喜欢，便要把人煮来吃了。妈，他说到这里，便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吓我。呜呜呜！”

岳夫人道：“这人真坏。冲儿，那大个子是谁啊？”

令狐冲神智未曾十分清醒，迷迷糊糊的道：“大个子吗？我……我……”

这时林平之也已得师父解开穴道，走入船舱，插口道：“师娘，那大个子跟那和尚当真是吃人肉的，倒不是空言恫吓。”岳夫人一惊，问道：“他二人都吃人肉？你怎知道？”林平之道：“那和尚问我辟邪剑谱的事，盘问了一会，从怀中取出一块东西来嚼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还拿到我嘴边，问我要不要咬一口尝尝滋味。却原来……却原来是一只人手。”岳灵珊惊叫一声，道：“你先前怎地不说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我怕你受惊，不敢跟你说。”

岳不群忽道：“啊，我想起来了。这是‘漠北双熊’。那大个儿皮肤很白，那和尚却皮肤很黑，是不是？”岳灵珊道：“是啊。爹，你认得他们？”岳不群摇头道：“我不认得。只是听人说过，塞外漠北有两名巨盗，一个叫白熊，一个叫黑熊。倘若事主自己携货而行，漠北双熊不过抢了财物，也就算了，倘若有镖局子保镖，那么双熊往往将保镖的煮吃了，还道练武之人，肌肉结实，吃起来加倍的有咬口。”岳灵珊又是“啊”的一声尖叫。

岳夫人道：“师哥你也真是的，甚么‘吃起来加倍的有咬口’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，不怕人作呕。”岳不群微微一笑，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从没听说漠北双熊进过长城，怎地这一次到黄河边上来啦？冲儿，你怎会认得漠北

双熊的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漠北双雄？”他没听清楚师父前半截的话，只道“双雄”二字定是英雄之雄，却不料是熊黑之熊，呆了半晌，道：“我不认得啊。”

岳灵珊忽道：“小林子，那和尚要你咬那只手掌，你咬了没有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我自然没咬。”岳灵珊道：“你不咬就罢了，倘若咬过一口，哼哼，瞧我以后还睬不睬你？”

桃干仙在外舱忽然说道：“天下第一美味，莫过于人肉。小林子一定偷吃过了，只是不肯承认而已。”桃叶仙道：“他倘若没吃，先前为甚么不说，到这时候才拚命抵赖？”

林平之自遭大变后，行事言语均十分稳重，听他二人这么说，一怔之下，无以对答。

桃花仙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他不声不响，便是默认。岳姑娘，这种人吃了人肉不认，为人极不诚实，岂可嫁给他做老婆？”桃根仙道：“你与他成婚之后，他日后必定与第二个女子勾勾搭搭，回家来你苦问他，他定然死赖，决计不认。”桃叶仙道：“更有一桩危险万分之事，他吃人肉吃出瘾来，他日你和他同床而卧，睡到半夜，忽然手指奇痛，又听到喀喇、喀喇的咀嚼之声，一查之下，你道是甚么？却原来这小林子在吃你的手指。”桃实仙道：“岳姑娘，一个人连脚趾在内，也不过二十根。这小林子今天吃几根，明天吃几根，好容易便将你十根手指、十根脚趾都吃了个精光。”

桃谷六仙自在华山绝顶与令狐冲结交，便已当他是好朋友。六兄弟虽然好辩成性，却也不是全无脑筋，令狐冲和岳灵珊之间落花有意、流水无情的情状，他六人早就瞧在眼里，此时捉到林平之的一点岔子，竟尔大肆挑拨离间。

岳灵珊伸手指塞在耳朵，叫道：“你们胡说八道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！”

桃根仙道：“岳姑娘，你喜欢嫁给这小林子做老婆，倒也不妨，不过有一门功夫，却不可不学。这门功夫跟你一生干系极大，倘若错过了机会，日后定是追悔莫及。”

岳灵珊听他说得郑重，问道：“甚么功夫，有这么要紧？”

桃根仙道：“那个夜猫子计无施，有一门‘化零为整大法’，日后你的耳朵、鼻子、手指、脚趾，都给小林子吃在肚里，只消你身具这门功夫，那也不惧，尽可剖开他肚子，取了出来，拼在身上，化零为整。”

小舟舱中跃出一个女子，站在船头，身穿蓝布印白花衫裤，一条绣花围裙，色彩灿烂，金碧辉煌。那女子脸带微笑，瞧她装束，绝非汉家女子。

十六 注血

桃谷六仙胡说八道声中，坐船解缆拔锚，向黄河下游驶去。其时曙色初现，晓雾未散，河面上一团团白雾罩在滚滚浊流之上，放眼不尽，令人胸怀大畅。

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太阳渐渐升起，照得河水中金蛇乱舞。忽见一艘小舟张起风帆，迎面驶来。其时吹的正是东风，那小舟的青色布帆吃饱了风，溯河而上。青帆上绘着一只白色的人脚，再驶进时，但见帆上人脚纤纤美秀，显是一只女子的素足。

华山群弟子纷纷谈论：“怎地在帆上画一只脚，这可奇怪之极了！”桃枝仙道：“这多半是漠北双熊的船。啊唷，岳夫人、岳姑娘，你们娘儿们可得小心，这艘船上的人讲明要吃女人脚。”岳灵珊啐了一口，心中却也不由得有些惊惶。

小船片刻间便驶到面前，船中隐隐有歌声传出。歌声轻柔，曲意古怪，无一字可辨，但音调浓腻无方，简直不像是歌，既似叹息，又似呻吟。歌声一转，更像是男女欢合之音，喜乐无限，狂放不禁。华山派一众青年男女登时忍不住面红耳赤。

岳夫人骂道：“那是甚么妖魔鬼怪？”

小舟中忽有一个女子声音腻声道：“华山派令狐冲公子可在船上？”岳夫人低声道：“冲儿，别理她！”那女子说道：“咱们好想见见令狐公子的模样，行不行呢？”声音娇柔宛转，荡人心魄。

只见小舟舱中跃出一个女子，站在船头，身穿蓝布印白花衫裤，自胸至膝围一条绣花围裙，色彩灿烂，金碧辉煌，耳上垂一对极大的黄金耳环，足有酒杯口大小。那女子约莫廿七八岁年纪，肌肤微黄，双眼极大，黑如点漆，腰中一根彩色腰带被疾风吹而向前，双脚却是赤足。这女子风韵虽也甚佳，但闻其音而见其人，却觉声音之娇美，远过于其容貌了。那女子脸带微笑，瞧她装束，绝非汉家女子。

顷刻之间，华山派坐船顺流而下，和那小舟便要撞上，那小舟一个转折，掉过头来，风帆跟着卸下，便和大船并肩顺流下驶。

岳不群陡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可是云南五仙教蓝教主属下吗？”

那女子格格一笑，柔声道：“你倒有眼光，只不过猜对了一半。我是云南五仙教的，却不是蓝教主属下。”

岳不群站到船头，拱手道：“在下岳不群，请教姑娘贵姓，河上枉顾，有何见教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苗家女子，不懂你抛书袋的说话，你再说一遍。”岳不群道：“请问姑娘，你姓甚么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你早知道我姓甚么了，又来问我。”岳不群道：“在下不知姑娘姓甚么，这才请教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你这么大大年纪啦，胡子也这么长了，明明知道我姓甚么，偏偏又要赖。”这几句话颇为无礼，只是言笑晏晏，神色可亲，不含丝毫敌意。岳不群道：“姑娘取笑了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岳掌门，你姓甚么啊？”

岳不群道：“姑娘知道在下姓岳，却又明知故问。”岳夫人听那女子言语轻佻，低声道：“别理睬她。”岳不群左手伸到自己背后，摇了几摇，示意岳夫人不可多言。

桃根仙道：“岳先生在背后摇手，那是甚么意思？嗯，岳夫人叫他不可

理睬那个女子，岳先生却见那女子既美貌，又风骚，偏偏不听老婆的话，非理睬她不可。”

那女子笑道：“多谢你啦！你说我既美貌，又风甚么的，我们苗家女子，哪有你们汉人的小姐太太们生得好？”似乎她不懂“风骚”二字中含有污蔑之意，听人赞她美貌，登时容光焕发，十分欢喜，向岳不群道：“你知道我姓甚么了，为甚么却又明知故问？”

桃干仙道：“岳先生不听老婆的话，有甚么后果？”桃花仙道：“后果必定不妙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岳先生人称‘君子剑’，原来也不是真的君子，早知道人家姓甚么了，偏偏明知故问，没话找话，跟人家多对答几句也是好的。”

岳不群给桃谷六仙说得甚是尴尬，心想这六人口没遮拦，不知更将有多少难听的话说将出来，给一众男女弟子听耳中，算甚么样子？可又不能和他们当真，当即向那女子拱了拱手，道：“便请拜上蓝教主，说道华山岳不群请问他老人家安好。”

那女子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，眼珠骨溜溜的转了几转，满脸诧异之色，问道：“你为甚么叫我‘老人家’，难道我已经很老了吗？”

岳不群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姑娘……你……你便是五仙教……蓝教主……”

他知五仙教是个极为阴险狠辣的教派，“五仙”云云，只是美称，江湖中人背后提起，都称之为五毒教。其实百余年前，这教派的真正名称便叫作五毒教，创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，都是云贵川湘一带的苗人。后来有几个汉人入了教，说起“五毒”二字不雅，这才改为“五仙”。这五仙教善于使瘴、使蛊、使毒，与“百药门”南北相称。五仙教中教众苗人为多，使毒的心计不及百药门，然而诡异古怪之处，却尤为匪夷所思。江湖中人传言，百药门使毒，虽然使人防不胜防，可是中毒之后，细推其理，终于能恍然大悟。但中了五毒教之毒后，即使下毒者细加解释，往往还是令人难以相信，其诡秘奇特，实非常理所能测度。

那女子笑道：“我便是蓝凤凰，你不早知道了么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五仙教的，可不是蓝教主的属下。五仙教中，除了蓝凤凰自己，又有哪一个不是蓝凤凰的属下？”说着格格格的笑了起来。

桃谷六仙拊掌大笑，齐道：“岳先生真笨，人家明明跟他说了，他还是缠夹不清。”

岳不群只知五仙教的教主姓蓝，听她这么说，才知叫做蓝凤凰，瞧她一身花花绿绿的打扮，的确便如是一头凤凰似的。其时汉人士族女子，闺名深加隐藏，直到结亲下聘，夫家行“问名”之礼，才能告知。武林中虽不如此拘泥，却也决没将姑娘家的名字随口乱叫的。这苗家女子竟在大河之上当众自呼，丝毫无忸怩之态。只是她神态虽落落大方，语音却仍娇媚之极。

岳不群拱手道：“原来是蓝教主亲身驾临，岳某多有失敬，不知蓝教主有何见教？”

蓝凤凰笑道：“我瞎字不识，教你甚么啊？除非你来教我。瞧你这副打扮模样，倒真像是个教书先生，你想教我读书，是不是？我笨得很，你们汉人鬼心眼儿多，我可学不会。”

岳不群心道：“不知她是装傻，还是真的不懂‘见教’二字。瞧她神情，似乎不是装模作样。”便道：“蓝教主，你有甚么事？”

蓝凤凰笑道：“令狐冲是你师弟呢，还是你徒弟？”岳不群道：“是在

下的弟子。”蓝凤凰道：“嗯，我想瞧瞧他成不成？”岳不群道：“小徒正在病中，神智未曾清醒，大河之上，不便拜见教主。”

蓝凤凰睁大了一双圆圆的眼睛，奇道：“拜见？我不是要他拜见我啊，他又不是我五仙教属下，干么要他拜我？再说，他是人家……嘻嘻……人家的好朋友，他就是要拜我，我也不敢当啊。听说他割了自己的血，去给老头子的女儿喝，救那姑娘的性命。这样有情有意之人，咱们苗家女子最是佩服，因此我要见见。”

岳不群沉吟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蓝凤凰道：“他身上有伤，我是知道的，又割出了这许多血。不用叫他出来了，我自己过来罢。”岳不群忙道：“不敢劳动教主大驾。”

蓝凤凰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甚么大驾小驾？”轻轻一跃，纵身上了华山派坐船的船头。

岳不群见她身法轻盈，却也不见得有何了不起的武功，当即退后两步，挡住了船舱入口，心下好生为难。他素知五仙教十分难缠，跟这等邪教拚斗，又不能全仗真实武功，一上来他对蓝凤凰十分客气，便是为此；又想起昨晚那两名百药门人的说话，说他们跟踪华山派是受人之托，物以类聚，多半便是受了五毒教之托。五毒教却为甚么要跟华山派过不去？五毒教是江湖上一大帮会，教主亲临，在理不该阻挡，可是如让这样一个周身都是千奇百怪毒物之人进入船舱，可也真的放心不下。他并不让开，叫道：“冲儿，蓝教主要见你，快出来见过。”心想叫令狐冲出来在船头一见，最为妥善。

但令狐冲大量失血，神智兀自未复，虽听得师父大声呼叫，只轻声答应：“是！是！”身子动了几下，竟坐不起来。

蓝凤凰道：“听说他受伤甚重，怎么出来？河上风大，再受了风寒可不是玩的。我进去瞧瞧他。”说着迈步便向舱门口走去。她走上几步，离岳不群已不过四尺。岳不群闻到一阵极浓烈的花香，只得身子微侧，蓝凤凰已走进船舱。

外舱中桃谷五仙盘膝而坐，桃实仙躺在床上。蓝凤凰笑道：“你们是桃谷六仙吗？我是五仙教教主，你们是桃谷六仙。大家都是仙，是自家人啊。”桃根仙道：“不见得，我们是真仙，你是假仙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就算你也是真仙。我们是六仙，比你多了一仙。”蓝凤凰笑道：“要比你们多一仙，那也容易。”桃叶仙道：“怎么能多上一仙？你的教改称七仙教么？”蓝凤凰道：“我们只有五仙，没有七仙。可是叫你们桃谷六仙变成四仙，不就比你们多一仙了么？”桃花仙怒道：“叫桃谷六仙变成四仙，你要杀死我们二人？”蓝凤凰笑道：“杀也可以，不杀也可以。听说你们是令狐冲的朋友，那么就不杀好了，不过你们不能吹牛皮，说比我五仙教还多一仙。”桃干仙叫道：“偏要吹牛皮，你又怎样？”

一瞬之间，桃根、桃干、桃叶、桃花四人已同时抓住了她手足，刚要提起，突然四人齐声惊呼，松手不迭。每人都摊开手掌，呆呆的瞧着掌中之物，脸上神情恐怖异常。

岳不群一眼见到，不由得全身发毛，背上登时出了一阵冷汗。但见桃根仙、桃子仙二人掌中各有一条绿色大蜈蚣，桃叶仙、桃花仙二人掌中各有一条花纹斑斓的大蜘蛛。四条毒虫身上都生满长毛，令人一见便欲作呕。这四条毒虫只微微抖动，并未咬啮桃谷四仙，倘若已经咬了，事已如此，倒也不再令人生惧，正因将咬未咬，却制得桃谷四仙不敢稍动。

蓝凤凰随手一拂，四只毒虫都被她收了去，霎时不见，也不知给她藏在身上何处。她不再理会桃谷六仙，又向前行。桃谷六仙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也不敢多口。

令狐冲和华山派一众男弟子都在中舱。这时中舱和后舱之间的隔板已然拉上，岳夫人和众女弟子都回入了后舱。

蓝凤凰的眼光在各人脸上打了个转，走到令狐冲床前，低声叫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令狐公子！”声音温柔之极，旁人听在耳里，只觉回肠荡气，似乎她叫的似乎便是自己，忍不住便要出声答应。她这两声一叫，一众男弟子倒有一大半面红过耳，全身微颤。

令狐冲缓缓睁眼，低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蓝凤凰柔声说道：“我是你好朋友的朋友，所以也是你的朋友。”令狐冲“嗯”的一声，又闭上了眼睛。蓝凤凰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失血虽多，但不用怕，不会死的。”令狐冲昏昏沉沉，并不答话。

蓝凤凰伸手到令狐冲被中，将他的右手拉了出来，搭他脉搏，皱了皱眉头，忽然探头出舱，一声唿哨，叽哩咕噜的说了好几句话，舱中诸人均不明其意。

过不多时，四个苗女走了进来，都是十八九岁年纪，穿的一色是蓝布染花衣衫，腰中缚一条绣花腰带，手中都拿着一只八寸见方的竹织盒子。

岳不群微微皱眉，心想五仙教门下所持之物，哪里会有甚么好东西，单是蓝凤凰一人，身上已是蜈蚣、蜘蛛，藏了不少，这四个苗女公然捧了盒子进船，只怕要天下大乱了，可是对方未曾露出敌意，却又不便出手阻拦。

四名苗女走到蓝凤凰身前，低声说了几句。蓝凤凰一点头，四名苗女便打开了盒子。众人心下都十分好奇，急欲瞧瞧盒中藏的是甚么古怪物事，只有岳不群才见过桃谷四仙掌中的生毛毒虫，心想这盒中物事，最好是今生永远不要见到。

便在顷刻之间，奇事陡生。

只见四个苗女各自卷起衣袖，露出雪白的手臂，跟着又卷起裤管，直至膝盖以上。华山派一众男弟子无不看得目瞪口呆，怦怦心跳。

岳不群暗叫：“啊哟，不好！这些邪教女子要施邪术，以色欲引诱我门下弟子。这蓝凤凰的话声已如此淫邪，再施展妖法，众弟子定力不够，必难抵御。”不自禁的手按剑柄，心想这些五仙教教徒倘若解衣露体，施展邪法，说不得，只好出剑对付。

四名苗女卷起衣袖裤管后，蓝凤凰也慢慢卷起了裤管。

岳不群连使眼色，命众弟子退到舱外，以免为邪术所惑，但只有劳德诺和施戴子二人退了出去，其余各人或呆立不动，或退了几步，又再走回。岳不群气凝丹田，运起紫霞神功，脸上紫气大盛，心想五毒教盘踞天南垂二百年，恶名决非幸致，必有狠毒厉害之极的邪法，此时其教主亲身施法，更加非同小可，若不以神功护住心神，只怕稍有疏虞，便着了她的道儿。眼见这些苗女赤身露体，不知羞耻为何物，自己着邪中毒后丧了性命，也还罢了，怕的是心神被迷，当众出丑，华山派和君子剑声名扫地，可就陷于万劫不复之境了。

只见四名苗女各从竹盒之中取出一物，蠕蠕而动，果是毒虫。四名苗女将毒虫放在自己赤裸的臂上腿上，毒虫便即附着，并不跌落。岳不群定睛看去，认出原来并非毒虫，而是水中常见的吸血水蛭，只是比寻常水蛭大了一

倍有余。四名苗女取了一只水蛭，又是一只。蓝凤凰也到苗女的竹盒中取了一只水蛭出来，放在自己臂上腿上，不多一会，五个人臂腿上爬满了水蛭，总数少说也有两百余条。

众人都看得呆了，不知这五人干的是甚么古怪玩意。岳夫人本在后舱，听得中舱中众人你一声“啊”，他一声“噫”，充满了诧异之情，忍不住轻轻推开隔板，眼见这五个苗女如此情状，不由得也是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

蓝凤凰微笑道：“不用怕，咬不着你的。你……你是岳先生的老婆吗？听说你的剑法很好，是不是？”

岳夫人勉强笑了笑，并不答话，她问自己是不是岳先生的老婆，出言太过粗俗，又问自己是否剑法很好，此言若是另一人相询，对方纵含恶意，也当谦逊几句，可是这蓝凤凰显然不大懂得汉人习俗，如说自己剑法很好，未免自大，如说剑法不好，说不定她便信以为真，小觑了自己，还是以不答为上。

蓝凤凰也不再问，只安安静静的站着。岳不群全神戒备，只待这五个苗女一有异动，擒贼擒王，先制止了蓝凤凰再说。船舱中一时谁也不再说话。只闻到华山派众男弟子粗重的呼吸之声。过了良久，只见五个苗女臂上腿上的水蛭身体渐渐肿胀，隐隐现出红色。

岳不群知道水蛭一遇人兽肌肤，便以口上吸盘牢牢吸住，吮吸鲜血，非得吃饱，决不肯放。水蛭吸血之时，被吸者并无多大知觉，仅略感麻痒，农夫在水田中耕种，往往被水蛭钉在腿上，吸去不少鲜血而不自知。他暗自沉吟：“这些妖女以水蛭吸血，不知是何用意？多半五仙教徒行使邪法，须用自己鲜血。看来这些水蛭一吸饱血，便是他们行法之时。”

却见蓝凤凰轻轻揭开盖在令狐冲身上的棉被，从自己手臂上拔下一只吸满了八九成鲜血的水蛭，放上令狐冲颈中的血管。

岳夫人生怕她伤害令狐冲，急道：“喂，你干甚么？”拔出长剑，跃入中舱。

岳不群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忙，等一下。”

岳夫人挺剑而立，目不转睛的瞧着蓝凤凰和令狐冲二人。

只见令狐冲颈上那水蛭咬住了他血管，又再吮吸。蓝凤凰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，拔开瓶塞，伸出右手小指的尖指甲，从瓶中挑了些白色粉末，洒了一些在水蛭身上。四名苗女解开令狐冲衣襟，卷起他衣袖裤管，将自己身上的水蛭一只只拔下，转放在他胸腹臂腿各处血管上。片刻之间，两百余只水蛭尽已附着在令狐冲身上。蓝凤凰不断挑取药粉，在每只水蛭身上分别洒上少些。

说也奇怪，这些水蛭附在五名苗女身上时越吸越胀，这时却渐渐缩小。

岳不群恍然大悟，长长舒了口气，心道：“原来她所行的是转血之法，以水蛭为媒介，将她们五人身上的鲜血转入冲儿血管。这些白色粉末不知是何物所制，竟然能逼令水蛭倒吐鲜血，当真神奇之极。”他想明白了这一点，缓缓放松了本来紧握着剑柄的手指。

岳夫人也轻轻还剑入鞘，本来绷紧着的脸上现出了笑容。

船舱中虽仍寂静无声，但和适才恶斗一触即发的气势却已大不相同。更加难得的是，居然连桃谷六仙也瞧得惊诧万分，张大了嘴巴，合不拢来。六张嘴巴既然都张大了合不拢，自然也无法议论争辩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只听得嗒的一声轻响，一条吐干了腹中血液的水蛭掉在船

板上，扭曲了几下，便即僵死。一名苗女拾了起来，从窗口抛入河中。水蛭一条条投入河中，不到一顿饭时分，水蛭抛尽，令狐冲本来焦黄的脸孔上却微微有了些血色。那二百多条水蛭所吸而转注入令狐冲体内的鲜血，总数当逾一大碗，虽不能补足他所失之血，却已令他转危为安。

岳不群和夫人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这苗家女子以一教之尊，居然不惜以自身鲜血补入冲儿体内。她和冲儿素不相识，决非对他有了情意。她自称是冲儿的好朋友的朋友，冲儿几时又结识下这样大有来头的一位朋友？”

蓝凤凰见令狐冲脸色好转，再搭他脉搏，察觉振动加强，心下甚喜，柔声问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令狐冲于一切经过虽非全部明白，却也知这女子是在医治自己，但觉精神已好得多，说道：“多谢姑娘，我……我好得多了。”蓝凤凰道：“你瞧我老不老？是不是很老了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谁说你老了？你自然不老。要是你不生气，我就叫你一声妹子啦。”蓝凤凰大喜，脸色便如春花初绽，大增娇艳之色，微笑道：“你真好。怪不得，怪不得，这个不把天下男子瞧在眼里的人，对你也会这样好，所以啦……唉……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你倘若真的说我好，干么不叫我‘令狐大哥’？”蓝凤凰脸上微微一红，叫道：“令狐大哥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乖妹子！”

他生性倜傥，不拘小节，与素以“君子”自命的岳不群大不相同。他神智略醒，便知蓝凤凰喜欢别人道她年轻美貌，听她直言相询，虽眼见她年纪比自己大，却也张口就叫她“妹子”，心想她出力相救自己，该当赞上几句，以资报答。果然蓝凤凰一听之下，十分开心。

岳不群和岳夫人都不禁皱起眉头，均想：“冲儿这家伙浮滑无聊，当真难以救药。平一指说他已不过百日之命，此时连一百天也没有了，一只脚已踏进了棺材，刚清醒得片刻，便和这等淫邪女子胡言调笑。”

蓝凤凰笑道：“大哥，你想吃甚么？我去拿些点心给你吃，好不好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点心倒不想吃，只是想喝酒。”蓝凤凰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们有自酿的‘五宝花蜜酒’，你倒试试看。”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苗语。

两名苗女应命而去，从小舟取过八瓶酒来，开了一瓶倒在碗中，登时满船花香酒香。

令狐冲道：“好妹子，你这酒嘛，花香太重，盖住了酒味，那是女人家喝的酒。”蓝凤凰笑道：“花香非重不可，否则有毒蛇的腥味。”令狐冲奇道：“酒中有毒蛇腥味？”蓝凤凰道：“是啊。我这酒叫作‘五宝花蜜酒’，自然要用‘五宝’了。”令狐冲问道：“甚么叫‘五宝’？”蓝凤凰道：“五宝是我们教里的五样宝贝，你瞧瞧罢。”说着端过两只空碗，倒转酒瓶，将瓶中的酒倒了出来，只听得咚咚轻响，有几条小小的物事随酒落入碗中。

好几名华山弟子见到，登时骇声而呼。

她将酒碗拿到令狐冲眼前，只见酒色极清，纯白如泉水，酒中浸着五条小小的毒虫，一是青蛇，一是蜈蚣，一是蜘蛛，一是蝎子，另有一只小蟾蜍。令狐冲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酒中为甚么放这……这种毒虫？”蓝凤凰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这是五宝，别毒虫……毒虫的乱叫。令狐大哥，你敢不敢喝？”令狐冲苦笑道：“这……五宝，我可有些害怕。”

蓝凤凰拿起酒碗，喝了一大口，笑道：“我们苗人的规矩，倘若请朋友喝酒吃肉，朋友不喝不吃，那朋友就不是朋友啦。”

令狐冲接过酒碗，骨嘟骨嘟的将一碗酒都喝下肚中，连那五条毒虫也一口吞下。他胆子虽大，却也不敢去咀嚼其味了。

蓝凤凰大喜，伸手搂住他头颈，便在他脸颊上亲了两亲，她嘴唇上搽的胭脂在令狐冲脸上印了两个红印，笑道：“这才是好哥哥呢。”

令狐冲一笑，一瞥眼间见到师父严厉的眼色，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！我大胆妄为，在师父师娘跟前这般胡闹，非给师父痛骂一场不可。小师妹可又更加瞧我不起了。”

蓝凤凰又开了一瓶酒，斟在碗里，连着酒中所浸的五条小毒虫，送到岳不群面前，笑道：“岳先生，我请你喝酒。”

岳不群见到酒中所浸蜈蚣、蜘蛛等一干毒虫，已然恶心，跟着便闻到浓烈的花香之中隐隐混着难以言宣的腥臭，忍不住便欲呕吐，左手伸出，便往蓝凤凰持着酒杯的手上推去。不料蓝凤凰竟然并不缩手，眼见自己手指便要碰到她手背，急忙缩回。蓝凤凰笑道：“怎地做师父的反没徒儿大胆？华山派的众位朋友，哪一个喝了这碗酒？喝了可大有好处。”

霎时之间舟中寂静无声。蓝凤凰一手举着酒碗，却无人接口。蓝凤凰叹了口气道：“华山派中除了令狐冲外，再没第二个英雄好汉了。”

忽听得一人大声道：“给我喝！”却是林平之。他走上几步，伸手便要去接酒碗。

蓝凤凰双眉一轩，笑道：“原来……”岳灵珊叫道：“小林子，你吃了这脏东西，就算不毒死，以后也别想我再来睬你。”蓝凤凰将酒碗递到林平之面前，笑道：“你喝了罢！”林平之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不喝了。”听得蓝凤凰长声大笑，不由得涨红了脸，道：“我不喝这酒，可……可不是怕死。”

蓝凤凰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你是怕这美貌姑娘从此不睬你。你不是胆小鬼，你是多情汉子，哈哈，哈哈。”走到令狐冲身前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回头见。”将酒碗在桌上一放，一挥袖。四个苗女拿了余下的六瓶酒，跟着她走出船舱，纵回小舟。

只听得甜腻的歌声飘在水面，顺流向东，渐远渐轻，那小舟抢在头里，远远的去掉了。

岳不群皱眉道：“将这些酒瓶酒碗都摔入河中。”林平之应道：“是！”走到桌边，手指刚碰到酒瓶，只闻奇腥冲鼻，身子一晃，站立不定，忙伸手扶住桌边。岳不群登时省悟，叫道：“酒瓶上有毒！”衣袖拂去，劲风到处，将桌上的酒瓶酒碗，一古脑儿送出窗去，摔在河里；蓦地里胸口一阵烦恶，强自运气忍住，却听得哇的一声，林平之已大吐起来。

跟着这边厢哇的一声，那边厢又是哇的一响，人人都捧腹呕吐，连桃谷六仙和船艄的船公水手也均不免。岳不群强忍了半日，终于再也忍耐不住，也便呕吐起来。各人呕了良久，虽已将胃中食物吐了个干干净净，再无剩余，呕吐却仍不止，不住的呕出酸水。到后来连酸水也没有了，仍是喉痒心烦，难以止歇，均觉腹中倘若有物可吐，反比这空呕舒服得多。

船中前前后后数十人，只令狐冲一人不呕。

桃实仙道：“令狐冲，那妖女对你另眼相看，给你服了解药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没服解药啊。难道那碗毒酒便是解药？”桃根仙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？那妖女见你生得俊，喜欢了你啦。”桃枝仙道：“我说不是因为他生得俊，而是因为他赞那妖女年轻貌美。”桃花仙道：“那也要他有胆量喝那毒酒，吞了那五条毒虫。”桃叶仙道：“他虽然不呕，焉知不是腹中有了五条毒虫

之后，中毒更深？”桃干仙道：“啊哟，不得了！令狐冲喝那碗毒酒，咱们没加阻拦，倘若因此毙命，平一指追究起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桃根仙道：“平一指说他本来就快死的，早死了几天，有甚么要紧？”桃花仙道：“令狐冲不要紧，我们就要紧了。”桃实仙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咱们高飞远走，那平一指身矮腿短，谅他也追咱们不着。”桃谷六仙不住作呕，却也不舍得少说几句。

岳不群眼见驾船的水手作呕不止，座船在大河中东歪西斜，甚是危险，当即纵到后艄，把住了舵，将船向南岸驶去。他内功深厚，运了几次气，胸中烦恶之意渐消。

座船慢慢靠岸，岳不群纵到船头，提起铁锚摔到岸边。这只铁锚无虑二百来斤，要两名水手才抬得动。船夫见岳不群是个文弱书生，不但将这大铁锚一手提起，而且一抛数丈，不禁为之咋舌，不过咋舌也没多久，跟着又捧腹大呕。

众人纷纷上岸，跪在水边喝满了一腹河水，又呕将出来，如此数次，这才呕吐渐止。

这河岸是个荒僻所在，但遥见东边数里外屋宇鳞比，是个市镇。岳不群道：“船中余毒未净，乘坐不得的了。咱们到那镇上再说。”桃干仙背着令狐冲、桃枝仙背着桃实仙，众人齐往那市镇行去。

到得镇上，桃干仙和桃枝仙当先走进一家饭店，将令狐冲和桃实仙往椅上一放，叫道：“拿酒来，拿菜来，拿饭来！”

令狐冲一瞥间，见店堂中端坐着一个矮小道人，正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，不禁一怔。

这青城掌门显是身处重围。他坐在一张小桌旁，桌上放着酒壶筷子，三碟小菜，一柄闪闪发光的出鞘长剑。围着那张小桌的却是七条长凳，每条凳上坐着一人。这些人有男有女，相貌都颇凶恶，各人凳上均置有兵刃。七人一言不发，凝视余沧海。那青城掌门甚为镇定，左手端起酒杯饮酒，衣袖竟没丝毫颤动。

桃根仙道：“这矮道人心中在害怕。”桃枝仙道：“他当然在害怕，七个打一个，他非输不可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他倘若不怕，干么左手举杯，不用右手？当然是要空着右手，以备用剑。”余沧海哼了一声，将酒杯从左手交到右手。桃花仙道：“他听到二哥的说话，可是眼睛不敢向二哥瞄上一瞄，那就是害怕。他倒不是怕二哥，而是怕一个疏神，七个敌人同时进攻，他就得给分成八块。”桃叶仙格的一笑，说道：“这矮道人本就矮小，分成八块，岂不是更加矮小？”

令狐冲对余沧海虽大有芥蒂，但眼见他强敌环伺，不愿乘人之危，说道：“六位桃兄，这位道长是青城派的掌门。”桃根仙道：“是青城派掌门便怎样？是你的朋友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在下不敢高攀，不是我的朋友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不是你朋友便好办。咱们有一场好看。”桃花仙拍桌叫道：“快拿酒来！老子要一面喝酒，一面瞧人把矮道人切成九块。”桃叶仙道：“为甚么是九块？”桃花仙道：“你瞧那头陀使两柄虎头弯刀，他一个人要多切一块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也不见得，这些人有的使狼牙锤，有的使金拐杖，那又怎么切法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大家别说话，咱们两不相帮，可是也别分散了青城派掌门余观主的心神。”桃谷六仙不再说话，笑嘻嘻、眼睁睁的瞧着余沧海。令狐

冲却逐一打量围住他的七人。

只见一个头陀长发垂肩，头上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铜箍，束着长发，桌边放着一对弯成半月形的虎头戒刀。他身旁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，头发发白，满脸晦气之色，身畔放的是一柄两尺来长的短刀。再过去是一僧一道，僧人身披血也似红的僧衣，身边放着一钵一钹，均是纯钢所铸，钢钹的边缘锋锐异常，显是一件厉害武器；那道人身材高大，长凳上放的是个八角狼牙锤，看上去斤两不轻。道人右侧的长凳上箕踞着一个中年化子，头颈和肩头盘了两条青蛇，蛇头作三角之形，长信伸缩不已。其余二人是一男一女，男的瞎了左眼，女的瞎了右眼，两人身边各倚一条拐杖，杖身灿然发出黄澄澄之色，杖身甚粗，倘若真是黄金所铸，份量着实沉重，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十来岁年纪，情状便是江湖上寻常的落魄男女，却携了如此贵重的拐杖，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

只见那头陀目露凶光，缓缓伸出双手，握住了一对戒刀的刀柄。那乞丐从颈中取下一条青蛇，盘在臂上，蛇头对准了余沧海。那和尚拿起了钢钹。那道人提起了狼牙锤。那中年妇人也将短刀拿在手中。眼见各人便要同时进袭。

余沧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倚多为胜，原是邪魔外道的惯技，我余沧海又有何惧？”

那眇目男子忽道：“姓余的，我们并不想杀你。”那眇目女子道：“不错，你只须将《辟邪剑谱》乖乖交了出来，我们便客客气气的放你走路。”

岳不群、令狐冲、林平之、岳灵珊等听她突然提到《辟邪剑谱》，都是一怔，没料想到这七人围住了余沧海，竟是要向他索取辟邪剑谱。四人你向我瞧一眼，我向你瞧一眼，均想：“难道这部《辟邪剑谱》当真是落在余沧海手中？”

那中年妇人冷冷的道：“跟这矮子多说甚么，先宰了他，再搜他身上。”眇目女子道：“说不定他藏在甚么隐僻之处，宰了他而搜不到，岂不糟糕。”那中年妇女嘴巴一扁，道：“搜不到便搜不到，也不见得有什么糟糕。”她说话时含糊不清，大为漏风，原来满口牙齿已落了大半。眇目女子道：“姓余的，我劝你好好的献了出来。这部剑谱又不是你的，在你手中已有这许多日子，你读也读熟了，背也背得出了，死死的霸着，又有何用？”

余沧海一言不发，气凝丹田，全神贯注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哈哈的笑了几声，走进一个眉花眼笑的人来。

这人身穿茧绸长袍，头顶半秃，一部黑须，肥肥胖胖，满脸红光，神情十分和蔼可亲，左手拿着个翡翠鼻烟壶，右手则是一柄尺来长的折扇，衣饰华贵，是个富商模样。他进店后见到众人，怔了一怔，笑容立敛，但立即哈哈的笑了起来，拱手道：“幸会，幸会！想不到当世的英雄好汉，都聚集到这里了。当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这人向余沧海道：“甚么好风把青城派余观主吹到河南来啊？久闻青城派‘松风剑法’是武林中一绝，今日咱们多半可以大开眼界了。”余沧海全神运功，不加理睬。

这人向眇目的男女拱手笑道：“好久未见‘桐柏双奇’在江湖上行走了，这几年可发了大财哪。”那眇目男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哪里有游大老板发的财大。”这人哈哈连笑三声，道：“兄弟是空场面，左手来，右手去，

单是兄弟的外号，便可知兄弟只不过面子上好看，内里却空虚得很。”

桃枝仙忍不住问道：“你的外号叫甚么？”那人向桃枝仙瞧去，见桃谷六仙形貌奇特，却认不出他六人的来历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兄弟有个难听的外号，叫作‘滑不留手’，大家说兄弟爱结交朋友。为了朋友，兄弟是千金立尽，毫不吝惜，虽然赚得钱多，金银却是在手里留不住的。”那眇目男子道：“这位游朋友，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外号。”游迅笑道：“是么？兄弟怎地不知？”

突然间有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油浸泥鳅，滑不留手。”声音漏风，自是那少了一半牙齿的妇人在说话了。桃花仙叫道：“不得了，了不得，泥鳅已是滑溜之极，再用油来一浸，又有谁能抓得它住？”

游迅笑道：“这是江湖上朋友抬爱，称赞兄弟的轻功造诣不差，好像泥鳅一般敏捷，其实惭愧得紧，这一点微末功夫，实在不足挂齿。张夫人，你老人家近来清健。”说着深深一揖。那老妇人张夫人白了他一眼，喝道：“油腔滑调，给我走开些。”这游迅脾气极好，一点也不生气，向那乞丐道：“双龙神丐严兄，你那两条青龙可越来越矫捷活泼了。”那乞丐名叫严三星，外号本来叫作“双蛇恶乞”，但游迅却随口将他叫作“双龙神丐”，严三星本来极为凶悍，一听之下，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。

游迅也认得长发头陀仇松年，僧人西宝，道人玉灵，随口捧了几句。他嘻嘻哈哈，片刻之间，便将剑拔弯张的局面弄得和缓了好多。

忽听得桃叶仙叫道：“喂，油浸泥鳅，你却怎地不赞我六兄弟武功高强，本事了得？”游迅笑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自然要赞的……”岂知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双手双脚已被桃根、桃干、桃枝、桃叶四仙抓在手中，将他提了起来，却没使劲拉扯。

游迅急忙赞道：“好功夫，好本事，如此武功，古今罕有！”桃谷四仙听得游迅接连大赞三句，自不愿便将他撕成了四块。桃根仙、桃枝仙齐声问道：“怎见得我们的武功古今罕有？”游迅道：“兄弟的外号叫作‘滑不留手’，老实说，本来是谁也抓不到兄弟的。可是四位一伸手，便将兄弟手到擒来，一点不滑，一点不溜，四位手上功夫之厉害，当真是古往今来，罕见罕闻。兄弟此后行走江湖，定要将六位高人的名号到处宣扬，以便武林中个个知道世上有如此了不起的人物。”桃根仙等大喜，当即将他放下。

张夫人冷冷的道：“滑不留手，名不虚传。这一回，岂不是又叫人抓住再放了？”游迅道：“这是六位高人的武功太过得了得，令人大为敬仰，只可惜兄弟孤陋寡闻，不知六位前辈名号如何称呼？”桃根仙道：“我们兄弟六人，名叫‘桃谷六仙’。我是桃根仙，他是桃干仙。”将六兄弟的名号逐一说了，游迅拍手道：“妙极，妙极。这‘仙’之一字，和六位的武功再配合没有，若非如此神乎其技、超凡入圣的功夫，哪有资格称到这一个‘仙’字？”桃谷六仙大喜，齐道：“你这人有脑筋，有眼光，是个大大的好人。”

张夫人瞪视余沧海，喝道：“那《辟邪剑谱》，你到底交不交出来？”余沧海仍不理睬。

游迅说道：“啊哟，你们在争《辟邪剑谱》？据我所知，这剑谱可不在余观主手中啊。”张夫人问道：“那你知道是在谁的手中？”游迅道：“此人大大的有名，说将出来，只怕吓坏了你。”头陀仇松年大声喝道：“快说！你倘若不知，便走开些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！”游迅笑道：“这位师父遮莫多吃了些烧猪烤羊，偌大火气。兄弟武功平平，消息却十分灵通。江湖上有

甚么秘密讯息，要瞒过兄弟的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可不大容易。”

桐柏双奇、张夫人等均知此言倒是不假，这游迅好管闲事，无孔不入，武林中有甚么他所不知道的事确实不多，当即齐声道：“你卖甚么关子？《辟邪剑谱》到底是在谁的手中？”

游迅笑嘻嘻的道：“各位知道兄弟的外号叫作‘滑不留手’，钱财左手来，右手去，这几天实在穷得要命。各位都是大财主，拔一根寒毛，也比兄弟的腿子粗。兄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要紧消息，当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常言道得好，宝剑赠烈士，红粉赠佳人，好消息嘛，自当卖给财主。兄弟所卖的不是关子，而是消息。”

张夫人道：“好，咱们先把余沧海杀了，再逼这游泥鳅说话。动手！”她“动手”二字一出口，只听得叮叮当当几下兵刃迅速之极的相交。张夫人等七人一齐离开了长凳，各挺兵刃和余沧海拆了几招。七人一击即退，仍团团的将余沧海围住。只见西宝和尚与头陀仇松年腿上鲜血直流，余沧海长剑交在左手，右肩上道袍破碎，不知是谁给重重的击中了一下。

张夫人叫道：“再来！”七人又是一齐攻上，叮叮当当的响了一阵，七人又再后退，仍是将余沧海围在核心。

只见张夫人脸上中剑，左边自眉心至下额，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余沧海左臂上却被砍了一刀，左手已无法使剑，将长剑又再交到右手。玉灵道人一扬狼牙锤，朗声说道：“余观主，咱二人是三清一派，劝你投降了罢！”余沧海哼了一声，低声咒骂。

张夫人也不去抹脸上的鲜血，提起短刀，对准了余沧海，叫道：“再……”

张夫人一个“上”字尚未出口，忽听得有人喝道：“且慢！”一人几步抢进圈中，站在余沧海身边，说道：“各位以七对一，未免太不公平，何况那位游老板说过，《辟邪剑谱》确是不在余沧海手中。”这人正是林平之。他自见到余沧海后，目光始终没离开过他片刻，眼见他双臂受伤，张夫人等七人这次再行攻上，定然将他乱刀分尸，自己与这人仇深似海，非得手刃此獠不可，决不容旁人将他杀了，当即挺身而出。

张夫人厉声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要陪他送死不成？”林平之道：“陪他送死倒不想。我见这事太过不平，要出来说句公道话。大家不要打了罢。”仇松年道：“将这小子一起宰了。”玉灵道人道：“你是谁？如此胆大妄为，替人强行出头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在下华山派林平之……”

桐柏双奇、双蛇恶乞、张夫人等齐声叫道：“你是华山派的？令狐公子呢？”

令狐冲抱拳道：“在下令狐冲，山野少年，怎称得上‘公子’二字？各位识得我的一个朋友么？”一路之上，许多高人奇士对他尊敬讨好，都说是由于他的一个朋友之故，令狐冲始终猜想不出，到底甚么时候交上了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，听这七人如此说，料想又是冲着这位神奇朋友而卖他面子了。

果然张夫人等七人一齐转身，向令狐冲恭恭敬敬的行礼。玉灵道人说道：“我们七人得到讯息，日夜不停的赶来，便是要想一识尊范。得在此处拜见，正是好极了。”

余沧海受伤着实不轻，眼见挺身而出替他解围的居然是林平之，不禁大是奇怪，但随即便明白了他的用意，见围住自己的七人都在跟令狐冲说话，

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，他腿上并未受伤，突然倒纵而出，抢入小饭店后进，从后门飞也似的走了。

严三星和仇松年齐声呼叫，却显然已追赶不及。

“滑不留手”游迅走到今狐冲面前，笑道：“兄弟从东方来，听得不少江湖朋友提到今狐公子的大名，心下好生仰慕。兄弟得知几十位教主、帮主、洞主、岛主在五霸冈上和公子相会，这就忙不迭的赶来凑热闹，想不到运气真好，却抢先见到了公子。放心，不要紧，这次带到五霸冈上的灵丹妙药，没一百种也有九十九种，公子所患的小小疾患，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哈哈，很好，很好。”拉住了令狐冲的手连连摇晃，显得亲热无比。

令狐冲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甚么数十位教主、帮主、洞主、岛主？又是甚么一百种灵丹妙药？在下可全不明白了。”

游迅笑道：“令狐公子不必过虑，这中间的原由，兄弟便有天大胆子，也不敢信口乱说。公子爷尽管放心，哈哈，兄弟要是胡说八道，就算公子爷不会见怪，落在旁人耳中，姓游的有几个脑袋？游迅再滑上十倍，这脑袋瓜子终于也非给人揪下来不可。”

张夫人阴沉沉的道：“你说不敢胡说八道，却又尽提这事作甚？五霸冈上有甚么动静，待会令狐公子自能亲眼见到，又何必要你先来多嘴？我问你，那《辟邪剑谱》，到底是在谁的手里？”

游迅佯作没听见，转头向着岳不群夫妇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在下一进门来，见到两位，心中一直嘀咕：这位相公跟这位夫人相貌清雅，气度不凡，却是那两位了不起的武林高人？两位跟令狐公子在一起，那必是华山派掌门、大名鼎鼎的‘君子剑’岳先生夫妇了。”

岳不群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敢。”

游迅道：“常言道：有眼不识泰山。小人今日是有眼不识华山。最近岳先生一剑刺瞎一十五名强敌，当真名震江湖，小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好剑法！好剑法！”他说得真切，如曾亲眼目睹一般。岳不群哼了声，脸上闪过了一阵阴云。游迅又道：“岳夫人宁女侠……”

张夫人喝道：“你啰里啰唆的，有个完没有？快说！是谁得了《辟邪剑谱》？”她听到岳不群夫妇的名字，竟似浑不在意下。

游迅笑嘻嘻的伸出手来，说道：“给一百两银子，我便说给你听。”

张夫人啊的一声，道：“你前世就没见过银子？甚么都是要钱，要钱，要钱！”

桐柏双奇的眇目男子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，向游迅投了过去，道：“一百两只多不少，快说！”游迅接过银子，在手中掂了掂，说道：“这就多谢了。来，咱们到外边去，我跟你说。”那眇目男子道：“为甚么到外边去？你就在这里说好了，好让大家听听。”众人齐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干么鬼鬼崇崇的？”游迅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我要一百两银子，是每人一百两，可不是将这个大消息只卖一百两银子。如此大贱卖，世上焉有此理？”

那眇目男子右手一摆，仇松年、张夫人、严三星、西宝僧等都围将上来，霎时间将他围在核心，便如适才对付余沧海一般。张夫人冷冷的道：“这人号称滑不留手，对付他可不能用手，大家使兵刃。”玉灵道人提起八角狼牙锤，在空中呼的一声响，划了个圈子，说道：“不错，瞧他的脑袋是不是滑不留锤。”众人瞧瞧他锤上的狼牙尖锐锋利，闪闪生光，再瞧瞧游迅的脑袋

细皮白肉、油滋乌亮，都觉他的脑袋不见得前程远大。

游迅道：“令狐公子，适才贵派一位少年朋友，片言为余观主解围，公子却何以对游某人身遭大难，犹似不闻不见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你如不说《辟邪剑谱》的所在，在下也只好插手要对老兄不大客气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心中一酸，情不自禁的向岳灵珊瞧了一眼，心想：“连你，也冤枉我取了小林子的剑谱。”

张夫人等七人齐声欢呼，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请令狐公子出手。”

游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我说就是，你们各归各位啊，围着我干甚么？”张夫人道：“对付滑不留手，只好加倍小心些。”游迅叹道：“这叫做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我游迅为甚么不等在五霸冈上看热闹，却自己到这里送死？”张夫人道：“你到底说不说？”

游迅道：“我说，我说，我为甚么不说？咦，东方教主，你老人家怎地大驾光临？”他最后这两句说得声音极响，同时目光向着店外西首直瞪，脸上充满了不胜骇异之情。

众人一惊之下，都顺着他眼光向西瞧去，只见长街上一人慢慢走近，手中提了一只菜篮子，乃是个市井菜贩，怎么会是威震天下的东方不败东方教主？众人回过头来，游迅却已不知去向，这才知道是上了他的大当。张夫人、仇松年、玉灵道人都破口大骂起来，情知他轻功了得，为人又精灵之极，既已脱身，就再难捉得他住。

令狐冲大声道：“原来那《辟邪剑谱》是游迅得了去，真料不到是在他手中。”众人齐问：“当真？是在游迅手中？”令狐冲道：“那当然是在他手中了，否则他为甚么坚不吐实，却又拚命逃走？”他说得声音极响，到后来已感气衰力竭。

忽听得游迅在门外大声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干么要冤枉我？”随即又走进门来。

张夫人等大喜，立即又将他围住。玉灵道人笑道：“你中了令狐公子的计也！”游迅愁眉苦脸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倘若这句话传将出去，说道游迅得了《辟邪剑谱》，游某人今后哪里还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好过？江湖之上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找游某的麻烦。我便有三头六臂，那也抵挡不住。令狐公子，你当真了得，只一句话，便将滑不留手捉了回来。”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我有甚么了得？只不过我也曾给人这么冤枉过而已。”不禁眼光又向岳灵珊瞧去。岳灵珊也正在瞧他。两人目光相接，都是脸上一红，迅速转开了头。

张夫人道：“游老兄，刚才你是去将《辟邪剑谱》藏了起来，免得给我们搜到，是不是？”游迅叫道：“苦也，苦也！张夫人，你这么说，存心是要游迅的老命了。各位请想，那《辟邪剑谱》若是在我手中，游迅必定使剑，而且一定剑法极高，何以我身上一不带剑，二不使剑，三来武功又是奇差呢？”众人一想，此言倒也不错。

桃根仙道：“你得到《辟邪剑谱》，未必便有时候去学；就算学了，也未必学得会。你身上没带剑，或许是给人偷了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你手中那柄扇子，便是一柄短剑，刚才你这么一指，就是《辟邪剑谱》中的剑招。”桃枝仙道：“是啊，大家瞧，他折扇斜指，明是辟邪剑法第五十九招‘指打奸邪’，剑尖指着谁，便是要取谁性命。”

这时游迅手中的折扇正好指着仇松年。这莽头陀虎吼一声，双手戒刀便

向游迅砍过去。游迅身子一侧，叫道：“他是说笑，喂！喂！喂！你可别当真！”当当当当四声响，仇松年左右双刀各砍了两刀，都给游迅拨开。听声音，他那柄折扇果然是纯钢所铸。他肥肥白白，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，身法竟十分敏捷，而折扇轻轻一拨，仇松年的虎头弯刀便给荡开在数尺之外，足见武功在那长发头陀之上，只是身陷包围之中，不敢反击而已。

桃花仙叫道：“这一招是辟邪剑法中第三十二招‘乌龟放屁’，嗯，这一招架开一刀，是第二十五招‘甲鱼翻身’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游先生，那《辟邪剑谱》倘若确实不是在你手中，那么是在谁的手中？”

张夫人、玉灵道人等都道：“是啊，快说。是在谁手中？”

游迅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所以不说，只是想多卖几千两银子，你们这等小气，定要省钱，好，我便说了，只不过你们听在耳里，却是痒在心里，半点也无可奈何。那《辟邪剑谱》倘若为旁人所得，也还有几分指望，现下偏偏是在这一位主儿手中，那就……那就……咳咳，这个……”众人屏息凝气，听他述说剑谱得主的名字。忽听得马蹄声急，夹着车声辘辘，从街上疾驰而来，游迅乘机住口，侧耳倾听，道：“咦，是谁来了？”玉灵人道：

“快说，是谁得到了剑谱？”游迅道：“我当然是要说的，却又何必性急？”

只听车马之声到得饭店之外，倏然而止，有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令狐公子在这里吗？敝帮派遣车马，特来迎接大驾。”

令狐冲急欲知道《辟邪剑谱》的所在，以便消除师父、师娘、众师弟、师妹对自己的疑心，却不答复外面的说话，继续向游迅道：“有外人到来，快快说罢！”游迅道：“公子鉴谅，有外人到来，这可不便说了。”

忽听得街上马蹄声急，又有七八骑疾驰而至，来到店前，也即止住，一个雄伟的声音道：“黄老帮主，你是来迎接令狐公子的吗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不错。司马岛主怎地也来了？”那雄伟的声音哼了一声，接着脚步声沉重，一个魁梧之极的大汉走进店来，大声道：“哪一位是令狐公子？小人司马大，前来迎接公子去五霸冈上和群雄相见。”

令狐冲只得拱手说道：“在下令狐冲，不敢劳动司马岛主大驾。”那司马岛主道：“小人名叫司马大，只因小人自幼生得身材高大，因此父母给取了这一个名字。令狐公子叫我司马大好了，要不然便叫阿大，甚么岛主不岛主，阿大可不敢当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不敢。”伸手向着岳不群夫妇道：“这两位是我师父、师娘。”司马大抱拳道：“久仰。”随即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小人迎接来迟，公子勿怪。”

岳不群身为华山派掌门二十余年，向来极受江湖中人敬重。可是这司马大以及张夫人、仇松年、玉灵道人等一千人，全都对令狐冲十分恭敬，而对这位华山派掌门显然丝毫不以为意，就算略有敬意，也完全瞧在令狐冲脸上，这等神情流露得十分明显。这比之当面斥骂，令他尤为恚怒。但岳不群修养极好，没显出半分恼怒之色。

这时那姓黄的帮主也已走了进来。这人已有八十来岁年纪，一部白须，直垂至胸，精神却甚矍铄。他向令狐冲微微弯腰，说道：“令狐公子，小人帮中的兄弟们，就在左近一带讨口饭吃，这次没好好接待公子，当真罪该万死。”

岳不群心头一震：“莫非是他？”他早知黄河下游有个天河帮，帮主黄

伯流是中原武林中的一位前辈耆宿，只是他帮规松懈，帮中良莠不齐，作奸犯科之事所在难免，这天河帮的声名就不见得怎么高明。但天河帮人多势众，帮中好手也着实不少，是齐鲁豫鄂之间的一大帮会，难道眼前这个老儿，便是号令万余帮众的“银髯蛟”黄伯流？假若是他，又怎会对令狐冲这个初出道的少年如此恭敬？

岳不群心中的疑团只存得片刻，便即打破，只听双蛇恶乞严三星道：“银髯老蛟，你是地头蛇，对咱们这些外来朋友，可也得招呼招呼啊。”

这白须老者果然便是“银髯蛟”黄伯流，他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若不是托了令狐公子的福，又怎请得动这许多位英雄好汉的大驾？众位来到豫东鲁西，都是天河帮的嘉宾，那自然是要接待的。五霸冈上敝帮已备了酒席，令狐公子和众位朋友这就动身如何？”

令狐冲见小小一间饭店之中挤满了人，这般声音嘈杂，游迅决不会吐露机密，好在适才大家这么一闹，师父、师妹他们对自己的怀疑之意当会大减，日后终于会水落石出，倒也不急欲洗刷，便向岳不群道：“师父，咱们去不去？请你示下。”

岳不群心想：“聚集在五霸冈上的，显然没一个正派之士，如何可跟他们混在一起？这些人颇似欲以恭谨之礼，诱引冲儿入伙。衡山派刘正风前车之辙，一与邪徒接近，终不免身败名裂。可是在眼前情势之下，这‘不去’二字，又如何说得出口？”

游迅道：“岳先生，此刻五霸冈上可热闹得紧哩！好多位洞主、岛主，都是十几年、二三十年没在江湖上露脸了。大伙儿都是为令狐公子而来。你调教了这样一位文武全才、英雄了得的少侠出来，岳先生当真脸上大有光彩。那五霸冈吗，当然是要去的啰。岳先生大驾不去，岂不叫众人大为扫兴？”

岳不群尚未答话，司马大和黄伯流二人已将令狐冲半扶半抱的拥了出去，扶入一辆大车之中。仇松年、严三星、桐柏双奇、桃谷六仙等纷纷一拥而出。

岳不群和夫人相对苦笑，均想：“这一干人只是要冲儿去。咱们去不去，他们也不放在心上。”

岳灵珊甚是好奇，说道：“爹，咱们也瞧瞧去，看那些怪人跟大师哥到底在耍些甚么花样。”她想到那吃人肉的黑白双熊，兀自心惊，但想他们既冲着大师哥的面子放了自己，总不会再来咬自己的手指头，不过到得五霸冈上，可别离开爹爹太远了。

岳不群点了点头，走出门外，适才大呕了一场，未进饮食，落足时竟然虚飘飘的，真气不纯，不由得暗惊：“那五毒教蓝凤凰的毒药当真厉害。”

黄伯流和司马大等众人乘来许多马匹，当下让给岳不群、岳夫人、张夫人、仇松年、桃谷六仙等一干人乘坐。华山派的几名男弟子无马可骑，便与天河帮的帮众、长鲸岛司马大岛主的部属一同步行，向五霸冈进发。

看水中倒影，见到那姑娘半边的脸蛋，眼睛紧闭，睫毛甚长，容貌秀丽绝伦，不过十七八岁年纪。

十六 倾心

五霸冈正当鲁豫两省交界处，东临山东菏泽定陶，西接河南东明。这一带地势平坦，甚多沼泽，远远望去，那五霸冈也不甚高，只略有山岭而已。一行车马向东疾驰，行不数里，便有数骑马迎来，驰到车前，翻身下马，高声向令狐冲致意，言语礼数，甚是恭敬。

将近五霸冈时，来迎的人愈多。这些人自报姓名，令狐冲也记不得这许多。大车停在一座高冈之前，只见冈上黑压压一片大松林，一条山路曲曲折折上去。

黄伯流将令狐冲从大车中扶了出来。早有两名大汉抬了一乘软轿，在道旁相候。令狐冲心想自己坐轿，而师父、师娘、师妹却都步行，心中不安，道：“师娘，你坐轿罢，弟子自己能走。”岳夫人笑道：“他们迎接的只是令狐冲公子，可不是你师娘。”展开轻功，抢步上冈。岳不群、岳灵珊父女也快步走上冈去。令狐冲无奈，只得坐入轿中。

轿子抬入冈上松林间的一片空地，但见东一簇，西一堆，人头涌涌，这些人形貌神情，都是三山五岳的草莽汉子。

众人一窝蜂般涌过来。有的道：“这位便是令狐公子吗？”有的道：“这是小人祖传的治伤灵药，颇有起死回生之功。”有的道：“这是在下二十年前在长白山中挖到的老年人参，已然成形，请令狐公子收用。”有一人道：“这七个是鲁东六府中最有本事的名医，在下都请了来，让他们给公子把把脉。”这七个名医都给粗绳缚住了手，连成一串，愁眉苦脸，神情憔悴，哪里有半分名医的模样？显是给这人硬捉来的，“请”之一字，只是说得好听而已。又有一人挑着两只大竹箩，说道：“济南府城里的名贵药材，小人每样都拿了一些来。公子要用甚么药材，小人这里备得都有，以免临时措手不及。”

令狐冲见这些人大都装束奇特，神情悍恶，对自己却显是一片挚诚，绝无可疑，不由得大是感激。他近来迭遭挫折，死活难言，更是易受感触，胸口一热，竟尔流下泪来，抱拳说道：“众位朋友，令狐冲一介无名小子，竟承各位……各位如此眷顾，当真……当真无……无法报答……”言语哽咽，难以卒辞，便即拜了下去。

群雄纷纷说道：“这可不敢当！”“快快请起。”“折杀小人了！”也都跪倒还礼。

霎时之间，五霸冈上千余人一齐跪倒，便只余下华山派岳不群师徒与桃谷六仙。

岳不群师徒不便在群豪之前挺立，都侧身避开，免有受礼之嫌。桃谷六仙却指着群豪嘻嘻哈哈，胡言乱语。

令狐冲和群豪对拜了数拜，站起来时，脸上热泪纵横，心下暗道：“不论这些朋友此来是何用意，令狐冲今后为他们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”

天河帮帮主黄伯流道：“令狐公子，请到前边草棚中休息。”引着他 and 岳不群夫妇走进一座草棚。那草棚乃是新搭，棚中桌椅俱全，桌上放了茶壶、茶杯。黄伯流一挥手，便有部属斟上酒来，又有人送上干牛肉、火腿等下酒之物。

令狐冲端起酒杯，走到棚外，朗声说道：“众位朋友，令狐冲和各位初见，须当共饮结交。咱们此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这杯酒，算咱们好朋友

大伙儿一齐喝了。”说着右手一扬，将一杯酒向天泼了上去，登时化作千万颗酒滴，四下飞溅。

群豪欢声雷动，都道：“令狐公子说得不错，大伙儿此后跟你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

岳不群皱起了眉头，寻思：“冲儿行事好生鲁莽任性，不顾前，不顾后，眼见这些人对他好，便跟他们说甚么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些人中只怕没一个是规规矩矩的人物，尽是田伯光一类的家伙。他们奸淫掳掠，打家劫舍，你也跟他们有福同享？我正派之士要剿灭这些恶徒，你便跟他们有难同当？”

令狐冲又道：“众位朋友何以对令狐冲如此眷顾，在下半点不知。不过知道也好，不知也好，众位有何为难之事，便请明示。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只须有用得着令狐冲处，在下刀山剑林，决不敢辞。”他想这些人素不相识，却对自己这等结交，自必有一件大事求己相助，反正总是要答允他们的，当真办不到，也不过一死而已。

黄伯流道：“令狐公子说哪里话来？众位朋友得悉公子驾临，大家心中仰慕，都想瞻仰丰采，因此上不约而同的聚在这里。又听说公子身子不大舒服，这才或请名医，或觅药材，对公子却决无所求。咱们这些人并非一伙，相互间大都只是闻名，有的还不大和睦呢。只是公子既说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大家就算不是好朋友，也要做好朋友了。”

群豪齐道：“正是！黄帮主的话一点不错。”

那牵着七个名医之人走将过来，说道：“公子请到草棚之中，由这七个名医诊一诊脉如何？”令狐冲心想：“平一指先生如此大本领，尚且说我的伤患已无药可治，你这七个医生又瞧得出甚么来？”碍于他一片好意，不便拒绝，只得走入草棚。

那人将七个名医如一串田鸡般拉进棚来。令狐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台便放了他们罢，谅他们也逃不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公子说放，就放了他们。”拍拍六声响过，拉断了麻绳，喝道：“倘若治不好令狐公子，把你们的头颈也都这般拉断了。”一个医生道：“小……小人尽力而为，不过天下……天下可没包医之事。”另一个道：“瞧公子神完气足，那定是药到病除。”几个医生抢上前去，便替他搭脉。

忽然棚口有人喝道：“都给我滚出去，这等庸医，有个屁用？”

令狐冲转过头来，见是“杀人名医”平一指到了，喜道：“平先生，你也来啦，我本想这些医生没甚么用。”

平一指走进草棚，左足一起，砰的一声，将一个医生踢出草棚，右足一起，砰的一声，又将一个医生踢出草棚，那捉了医生来的汉子对平一指甚是敬畏，喝道：“当世第一大名医平大夫到了，你们这些家伙，还胆敢在这里献丑！”砰砰两声，也将两名医生踢了出去，余下三名医生连跌带爬的奔出草棚。那汉子躬身陪笑，说道：“令狐公子，平大夫，在下多有冒昧，你老……”平一指左足一抬，砰的一声，又将那汉子踢出了草棚。这一下大出令狐冲的意料之外，不禁愕然。

平一指一言不发，坐了下来，伸手搭住他右手脉搏，再过良久，又去搭他左手脉搏，如此转换不休，皱起眉头，闭了双眼，苦苦思索。令狐冲说道：“平先生，凡人生死有命，令狐冲伤重难治，先生已两番费心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先生也不须再劳心神了。”

只听得草棚外喧哗大作，斗酒猜拳之声此起彼伏，显是天河帮已然运到酒菜，供群豪畅饮。令狐冲神驰棚外，只盼去和群豪大大热闹一番，可是平一指交互搭他手上脉搏，似是永无止尽之时，他暗自寻思：“这位平大夫名字叫做平一指，自称治人只用一指搭脉，杀人也只用一指点穴，可是他此刻和我搭脉，岂止一指？几乎连十根手指也都用上了。”

豁喇一声，一个人探头进来，正是桃干仙，说道：“令狐冲，你怎地不来喝酒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就来了，你等着我，可别自己抢着喝饱了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好！平大夫，你赶快些罢。”说着将头缩了出去。

平一指缓缓缩手，闭着眼睛，右手食指在桌上轻轻敲击，显是困惑难解，又过良久，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体内有七种真气，相互冲突，既不能宣泄，亦不能降服。这不是中毒受伤，更不是风寒湿热，因此非针灸药石之所能治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平一指道：“自从那日在朱仙镇上给公子瞧脉之后，在下已然思得一法，图个行险侥幸，要邀集七位内功深湛之士，同时施为，将公子体内这七道不同真气一举消除。今日在下已邀得三位同来，群豪中再请两位，毫不为难，加上尊师岳先生与在下自己，便可施治了。可是适才给公子搭脉，察觉情势又有变化，更加复杂异常。”令狐冲“嗯”了一声。

平一指道：“过去数日之间，又生四种大变。第一，公子服食了数十种大补的燥药，其中有人参、首乌、芝草、茯苓等等珍奇药物。这些补药的制炼之法，却是用来给纯阴女子服食的。”令狐冲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前辈神技，当真古今罕有。”平一指道：“公子何以去服食这些补药？想必是为庸医所误了，可恨可恼。”令狐冲心想：“祖千秋偷了老头子的‘续命八丸’来给我吃，原是一番好意，他哪里知道补药有男女之别？倘若说了出来，平大夫定然责怪于他，还是为他隐瞒的为是。”说道：“那是晚辈自误，须怪不得别人。”平一指道：“你身子并不气虚，恰恰相反，乃是真气太多，突然间又服了这许多补药下去，那可如何得了？便如长江水涨，本已成灾，治水之人不谋宣泄，反将洞庭、鄱阳之水倒灌入江，岂有不酿成大灾之理？只有先天不足、虚弱无力的少女服这等补药，才有益处。偏偏是公子服了，唉，大害，大害！”令狐冲心想：“只盼老头子的女儿老不死姑娘喝了我的血后，身子能够痊愈。”

平一指又道：“第二个大变，是公子突然大量失血。依你目下的病体，怎可再和人争斗动武？如此好勇斗狠，岂是延年益寿之道？唉，人家对你这等看重，你却不知自爱。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，又何必逞快于一时？”说着连连摇头。他说这些话时，脸上现出大不以为然的神色，倘若他所治的病人不是令狐冲，纵然不是一巴掌打将过去，那也是声色俱厉、破口大骂了。令狐冲道：“前辈指教得是。”

平一指道：“单是失血，那也罢了，这也不难调治，偏偏你又去和云南五毒教的人混在一起，饮用了他们的五仙大补药酒。”令狐冲奇道：“是五仙大补药酒？”平一指道：“这五仙大补药酒，是五毒教祖传秘方所酿，所酿的五种小毒虫珍奇无匹，据说每一条小虫都要十多年才培养得成，酒中另外又有数十种奇花异草，中间颇具生克之理。服了这药酒之人，百病不生，诸毒不侵，陡增十余年功力，原是当世最神奇的补药。老夫心慕已久，恨不得一见。听见蓝凤凰这女子守身如玉，从来不对任何男子假以辞色，偏偏将她教中如此珍贵的药酒给你服了，唉，风流少年，到处留情，岂不知反而自

受其害！”

令狐冲只有苦笑，说道：“蓝教主和晚辈只是在黄河舟中见过一次，蒙她以五仙药酒相赠，此外可更无其他瓜葛。”

平一指向他瞪视半晌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蓝凤凰给你喝这五仙大补药酒，那也是冲着人家的面子了。可是这一来补上加补，那便是害上加害。又何况这酒虽能大补，亦有大毒。哼，他妈的乱七八糟！他五毒教只不过仗着几张祖传的古怪药方，蓝凤凰这小妞儿又懂甚么狗屁医理、药理了？他妈的搅得一塌糊涂！”

令狐冲听他如此乱骂，觉得此人性子太也暴躁，但见他脸色惨淡，胸口不住起伏，显是对自己伤势关切之极，心下又觉歉仄，说道：“平前辈，蓝教主也是一番好意……”平一指怒道：“好意，好意！哼，天下庸医杀人，又有哪一个不是好意？你知不知道，每天庸医害死的人数，比江湖上死于刀下的人可多得多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也大有可能。”平一指道：“甚么大有可能？确确实实是如此。我平一指医过的人，她蓝凤凰凭甚么又来加一把手？你此刻血中含有剧毒，若要一一化解，便和那七道真气大起激撞，只怕三个时辰之内便送了你性命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我血中含有剧毒，倒不一定是饮了那五仙酒之故，蓝教主和那四名苗女给我注血，用的是她们身上之血。这些人日夕和奇毒之物为伍，饮食中也含有毒物，血中不免有毒，只是她们长期习惯了，不伤身体。这事可不能跟平前辈说，否则他脾气更大了。”说道：“医道药理，精微深奥，原非常人所能通解。”

平一指叹了口气道：“倘若只不过是误服补药，大量失血，误饮药酒，我还是有办法可治。这第四个大变，却当真令我束手无策了。唉，都是你自己不好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是，都是我自己不好。”平一指道：“这数日之中，你何以心灰意懒，不想再活？到底受了甚么重大委曲？上次在朱仙镇我跟你搭脉，察觉你伤势虽重，病况虽奇，但你心脉旺盛，有一股勃勃生机。我先延你百日之命，然后在这百日之中，无论如何要设法治愈你的怪病。当时我并无十足把握，也不忙给你明言，可是现下却连这一股生机也没有了，却是何故？”

听他问及此事，令狐冲不由得悲从中来，心想：“先前师父疑心我吞没小林子的辟邪剑谱，那也没甚么，大丈夫心中无愧，此事总有水落石出之时，可是……可是连小师妹竟也对我起疑，为了小林子，心中竟将我糟蹋得一钱不值，那我活在世上，更有甚么乐趣？”

平一指不等他回答，接着道：“搭你脉象，这又是情孽牵缠。其实天下女子言语无味，面目可憎，最好是远而避之，真正无法躲避，才只有极力容忍，虚与委蛇。你怎地如此想不通，反而对她们日夜想念？这可大大的不是了。虽然，虽然那……唉，可不知如何说起？”说着连连摇头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你的夫人固然言语无味，面目可憎，但天下女子却并非个个如此。你以己之妻将天下女子一概而论之，当真好笑，倘若小师妹确是言语无味，面目可憎……”

桃花仙双手拿了两大碗酒，走到竹棚口，说道：“喂，平大夫，怎地还没治好？”平一指脸一沉，道：“治不好的了！”桃花仙一怔：“治不好，那你怎么办？”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不如出来喝酒罢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好！”平一指怒道：“不许去！”桃花仙吓了一跳，转身便走，两碗酒泼得满身都

是。

平一指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这伤势要彻底治好，就算大罗金仙，只怕也是难以办到，但要延得数月以至数年之命，也未始不能。可是必须听我的话，第一须得戒酒；第二必须收拾起心猿意马，女色更是万万沾染不得，别说沾染不得，连想也不能想；第三不能和人动武。这戒酒、戒色、戒斗三件事若能做到，那么或许能多活一二年。”

令狐冲哈哈大笑。平一指怒道：“有甚么可笑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人生在世，会当畅情适意，连酒也不能喝，女人不能想，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，还做甚么人？不如及早死了，来得爽快。”平一指厉声道：“我一定要你戒，否则我治不好你的病，岂不声名扫地？”

令狐冲伸出手去，按住他右手手背，说道：“平前辈，你一番美意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只是生死有命，前辈医道虽精，也难救必死之人，治不好我的病，于前辈声名丝毫无损。”

豁喇一声，又有一人探头进来，却是桃根仙，大声道：“令狐冲，你的病治好了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平大夫医道精妙，已给我治好了。”桃根仙道：“妙极，妙极。”进来拉住他袖子，说道：“喝酒去，喝酒去！”令狐冲向平一指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前辈费心。”平一指也不还礼，口中低声喃喃自语。

桃根仙道：“我原说一定治得好的。他是‘杀人名医’，他医好一人，要杀一人，倘若医不好一人，那又怎么办？岂不是搞明白了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两人手臂相挽，走出草棚。

四下群豪聚集轰饮。令狐冲一路走过去，有人斟酒过来，便即酒到杯干。

群豪见他逸兴遄飞，放量喝酒，谈笑风生，心下无不欢喜，都道：“令狐公子果是豪气干云，令人心折。”

令狐冲接着连喝了十来碗酒，忽然想起平一指来，斟了一大碗酒，口中大声唱歌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……”走进竹棚，说道：“平前辈，我敬你一碗酒。”

烛光摇晃之下，只见平一指神色大变。令狐冲一惊，酒意登时醒了三分。细看他时，本来的一头乌发竟已变得雪白，脸上更是皱纹深陷，几个时辰之中，恰似老了一二十年。只听他喃喃说道：“医好一人，要杀一人，医不好人，我怎么办？”

令狐冲热血上涌，大声道：“令狐冲一条命又值得甚么？前辈何必老是挂在心上？”

平一指道：“医不好人，那便杀我自己，否则叫甚么‘杀人名医’？”突然站起身来，身子晃了几晃，喷出几口鲜血，扑地倒了。

令狐冲大惊，忙去扶他时，只觉他呼吸已停，竟然死了。令狐冲将他抱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耳听得竹棚外轰饮之声渐低，心下一片凄凉。悄立良久，不禁掉下泪来。平一指的尸身在手中越来越重，无力再抱，于是轻轻放在地下。

忽见一人悄步走进草棚，低声道：“令狐公子！”令狐冲见是祖千秋，凄然道：“祖前辈，平大夫死了。”祖千秋对这事竟不怎么在意，低声说道：“令狐公子，我求你一件事。倘若有人问起，请你说从来没见过祖千秋之面，好不好？”令狐冲一怔，问道：“那为甚么？”祖千秋道：“也没甚么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，咳，再见，再见。”

他前脚走出竹棚，跟着便走进一人，却是司马大，向令狐冲道：“令狐公子，在下有个不大说得出口的……不大说得出口的这个……倘若有人问起，有哪些人在五霸冈上聚会，请公子别提在下的名字，那就感激不尽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这却是为何？”司马大神色忸怩，便如孩童做错了事，忽然给人捉住一般，嗫嚅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令狐冲道：“令狐冲既然不配做阁下的朋友，自是从此不敢高攀的了。”司马大脸色一变，突然双膝一屈，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公子说这等话，可坑杀俺了。俺求你别提来到五霸冈上的事，只是为免得惹人生气，公子忽然见疑，俺刚才说过的话，只当是司马大放屁。”令狐冲忙伸手扶起，道：“司马岛主何以行此大礼？请问岛主，你到五霸冈上见我，何以会令人生气？此人既对令狐冲如此痛恨，尽管冲着在下一人来好了……”司马大连连摇手，微笑道：“公子越说越不成话了。这人对公子疼爱还来不及，哪里有甚么痛恨之理？唉，小人粗胚一个，实在不会说话，再见，再见。总而言之，司马大交了你这个朋友，以后你有甚么差遣，只须传个讯来，火里火里去，水里水里去，司马大只要皱一皱眉，祖宗十八代都是乌龟王八蛋。”说着一拍胸口，大踏步走出草棚。

令狐冲好生奇怪，心想：“此人对我一片血诚，绝无可疑。却何以他上五霸冈来见我，会令人生气？而生气之人偏偏又不恨我，居然还对我极好，天下哪有这等怪事？倘若当真对我极好，这许多朋友跟我结交，他该当喜欢才是。”突然想起一事，心道：“啊，是了，此人定是正派中的前辈，对我甚为爱护，却不喜我结交这些旁门左道之辈。难道是风太师叔？其实像司马岛主这等人干脆爽快，甚么地方不好了？”

只听得竹棚外一人轻轻咳嗽，低声叫道：“令狐公子。”令狐冲听得是黄伯流的声音，说道：“黄帮主，请进来。”黄伯流走进棚来，说道：“令狐公子，有几位朋友要俺向公子转言，他们身有急事，须得立即赶回去料理，不及向公子亲自告辞，请你原谅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果然听得棚外喧声低沉，已走了不少人。黄伯流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这件事，咳，当真是我们做得鲁莽了，大伙儿一来是好奇，二来是想献殷勤，想不到……本来嘛，人家脸皮子薄，不愿张扬其事，我们这些莽汉粗人，谁都不懂。蓝教主又是苗家姑娘，这个……”

令狐冲听他前言不对后语，半点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“黄帮主是不是要我不可对人提及五霸冈上之事？”黄伯流干笑几声，神色极是尴尬，说道：“别人可以抵赖，黄伯流是赖不掉了。天河帮在五霸冈上款待公子，说甚么也只好承认。”令狐冲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请我喝一杯酒，也不见得是甚么十恶不赦的大罪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有甚么赖不赖的？”

黄伯流忙陪笑道：“公子千万不可多心。唉，老黄生就一副茅包脾气，倘若事先问问俺儿媳妇，要不然问问俺孙女，也不会得罪了人家，自家还不知道。唉，俺这粗人十七岁上就娶了媳妇，只怪俺媳妇命短，死得太早，连累俺对女人家的心事摸不上半点边儿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怪不得师父说他们旁门左道，这人说话当真颠三倒四。他请我喝酒，居然要问他儿媳妇、孙女儿，又怪他老婆死得太早。”

黄伯流又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也就是这样了。公子，你说早就认得老黄，跟我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对，就说和我已有八九年交情，你十五六岁时就跟老黄一块儿赌钱喝酒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在下六岁那一年，

就跟你赌过骰子，喝过老酒，你怎地忘了？到今日可不是整整二十年的交情？”

黄伯流一怔，随即明白他说的乃是反话，苦笑道：“公子恁地说，自然是再好不过。只是……只是黄某二十年前打家劫舍，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公子又怎会跟俺交朋友？嘿嘿……这个……”令狐冲道：“黄帮主直承其事，足见光明磊落，在下非在二十年前交上你这位好朋友不可。”黄伯流大喜，大声道：“好好，咱们是二十年前的朋友。”回头一望，放低声音说道：“公子保重，你良心好，眼前虽然有病，终能治好，何况圣……圣……神通广大……啊哟！”大叫一声，转头便走。

令狐冲心道：“甚么圣……圣……神通广大？当真莫名其妙。”

只听得马蹄声渐渐远去，喧哗声尽数止歇。他向平一指的尸体呆望半晌，走出棚来，猛地里吃了一惊，冈上静悄悄地，竟无一个人影。他本来只道群豪就算不再闹酒，又有人离冈他去，却也不会片刻间便走得干干净净。他提高嗓子叫道：“师父，师娘！”却无人答应。他再叫：“二师弟，三师弟，小师妹！”仍然无人答应。

眉月斜照，微风不起，偌大一座五霸冈上，竟便只他一人。眼见满地都是酒壶、碗碟，此外帽子、披风、外衣、衣带等四下散置，群豪去得匆匆，连东西也不及收拾。他更加奇怪：“他们走得如此仓促，倒似有甚么洪水猛兽突然掩来，非赶快逃走不可。这些汉子本来似乎都是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忽然间变得胆小异常，当真令人难以索解。师父、师娘、小师妹他们，却又到哪里去了？要是此间真有甚么凶险，怎地又不招呼我一声？”

蓦然间心中一阵凄凉，只觉天地虽大，却无一人关心自己的安危，便在不久之前，有这许多人竟相向他结纳讨好，此刻虽以师父、师娘之亲，也对他弃之如遗。

心口一酸，体内几道真气便涌将上来，身子晃了晃，一交摔倒。挣扎着想爬起，呻吟了几声，半点使不出力道。他闭目养神，休息片刻，第二次又再支撑着想爬起身来，不料这一次使力太大，耳中嗡的一声，眼前一黑，便即晕去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迷迷糊糊中听到几下柔和的琴声，神智渐复，琴声优雅缓慢，入耳之后，激荡的心情便即平复，正是洛阳城那位婆婆所弹的《清心普善咒》。令狐冲恍如漂流于茫茫大海之中，忽然见到一座小岛，精神一振，便即站起，听琴声是从草棚中传出，当下一步一步的走过去，见草棚之门已然掩上。

他走到草棚前六七步处便即止步，心想：“听这琴声，正是洛阳城绿竹巷中那位婆婆到了。在洛阳之时，她不愿我见她面目，此刻我若不得她许可，如何可以贸然推门进去？”当下躬身说道：“令狐冲参见前辈。”

琴声丁东丁东的响了几下，戛然而止。令狐冲只觉这琴音中似乎充满了慰抚之意，听来说不出的舒服，明白世上毕竟还有一人关怀自己，感激之情霎时充塞胸臆。

忽听得远处有人说道：“有人弹琴！那些旁门左道的邪贼还没走光。”

又听得一个十分宏亮的声音说道：“这些妖邪淫魔居然敢到河南来撒野，还把咱们瞧在眼里么？”他说到这里，更提高嗓子，喝道：“是哪些混帐王八羔子，在五霸冈上胡闹，统统给我报上名来！”他中气充沛，声震四野，极具威势。

令狐冲心道：“难怪司马大、黄伯流、祖千秋他们吓得立时逃走，确是有正派中的高手前来挑战。”隐隐觉得，司马大、黄伯流等人忽然溜得一千二净，未免太没男子汉气概，但来者既能震慑群豪，自必是武功异常高超的前辈，心想：“他们问起我来，倒是难以对答，不如避一避的为是。”当即走到草棚之后，又想：“棚中那位老婆婆，料他们也不会和她为难。”这时棚中琴声也已止歇。

脚步声响，三个人走上冈来。三人上得冈后，都是“咦”的一声，显是对冈上寂静无人的情景大为诧异。

那声音宏亮的人道：“王八羔子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一个细声细气的人道：“他们听说少林派的二大高手上来除奸驱魔，自然都挟了尾巴逃走啦。”另一人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那多半是仗了昆仑派谭兄的声威。”三人一齐大笑。

令狐冲心道：“原来两个是少林派的，一个是昆仑派的。少林派自唐初以来，向是武林领袖，单是少林一派，声威便比我五岳剑派联盟为高，实力恐亦较强。少林派掌门人方证大师更是武林中众所钦佩。师父常说昆仑派剑法独树一帜，兼具沉雄轻灵之长。这两派联手，确是厉害，多半他们三人只是前锋，后面还有大援。可是师父、师娘却又何必避开？”转念一想，便即明白：“是了，我师父是明门正派的掌门人，和黄伯流这些声名不佳之人混在一起，见到少林、昆仑的高手，未免尴尬。”

只听那昆仑派姓谭的说道：“适才还听得冈上有弹琴之声，那人却又躲到哪里去了？辛兄、易兄，这中间只怕另有古怪。”那声音宏大的人道：“正是，还是谭兄细心，咱们搜上一搜，揪他出来。”另一人道：“辛师哥，我到草棚中去瞧瞧。”令狐冲听了这句话，知道这人姓易，那声音宏大之人姓辛，是他师兄。听得那姓易的向草棚走去。

棚中一个清亮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贱妾一人独居，夤夜之间，男女不便相见。”

那姓辛的道：“是个女的。”姓易的道：“刚才是你弹琴么？”那婆婆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姓易的道：“你再弹几下听听。”那婆婆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岂能径为阁下抚琴？”那姓辛的道：“哼，有甚么希罕？诸多推搪，草棚中定然另有古怪，咱们进去瞧瞧。”姓易的道：“你说是孤身女子，半夜三更的，却在这五霸冈上干甚么？十之八九，便跟那些左道妖邪是一路的。咱们进来搜了。”说着大踏步便向草棚门走去。

令狐冲从隐身处闪了出来，挡在草棚门口，喝道：“且住！”

那三人没料到突然会有人闪出，都微微一惊，但见是个单身少年，亦不以为意。那姓辛的大声喝道：“少年是谁？鬼鬼祟祟的躲在黑处，干甚么来着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在下华山派令狐冲，参见少林、昆仑派的前辈。”说着向三人深深一揖。

那姓易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是华山派的？你到这里干甚么来啦？”令狐冲见这姓辛的身子倒不如何魁梧，只是胸口凸出，有如一鼓，无怪说话声音如此响亮。另一个中年汉子和他穿着一式的酱色长袍，自是他同门姓易之人。那昆仑派姓谭的背悬一剑，宽袍大袖，神态颇为潇洒。那姓易的不待他回答，又问：“你既是正派中弟子，怎地会在五霸冈上？”

令狐冲先前听他们王八羔子的乱骂，心头早就有气，这时更听他言词颇

不客气，说道：“三位前辈也是正派中人，却不也在五霸冈上？”那姓谭的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说得好，你可知草棚中弹琴的女子，却是何人？”令狐冲道：“那是一位年高德劭、与世无争的婆婆。”那姓易的斥道：“胡说八道！听这女子声音，显然年纪不大，甚么婆婆不婆婆了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这位婆婆说话声音好听，那有甚么希奇？她的侄儿也比你要老上二三十岁，别说婆婆自己了。”姓易的道：“让开！我们自己进去瞧瞧。”

令狐冲双手一伸，道：“婆婆说道，夤夜之间，男女不便相见。她跟你们素不相识，没来由的又见甚么？”

姓易的袖子一拂，一股劲力疾卷过来，令狐冲内力全失，毫无抵御之能，扑地摔倒，姓易的没料到他竟全无武功，倒是一怔，冷笑道：“你是华山派弟子？只怕吹牛！”说着走向草棚。

令狐冲站起身来，脸下已被地上石子擦出了一条血痕，说道：“婆婆不愿跟你们相见，你怎可无礼？在洛阳城中，我曾跟婆婆说了好几日话，却也没见到她一面。”那姓易的道：“这小子，说话没上没下，你再不让开，是不是想再摔一大交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少林派是武林中声望最高的名门大派，两位定是少林派中的俗家高手。这位想来也必娃昆仑派中赫赫有名之辈，黑夜之中，却来欺侮一个年老婆婆，岂不教江湖上好汉笑话？”

那姓易的喝道：“偏有你这么多废话！”左手突出，拍的一声，在令狐冲左颊上重重打了一掌。

令狐冲内力虽失，但一见他右肩微沉，便知他左手要出掌打人，急忙闪避，却是腰腿不由使唤，这一掌终于无法避开，身子打了两个转，眼前一黑，坐倒在地。

那姓辛的道：“易师弟，这人不会武功，不必跟他一般见识，妖邪之徒早已逃光，咱们走罢！”那姓易的道：“鲁豫之间的左道妖邪突然都聚集在五霸冈上，顷刻间又散得干干净净。聚得固然古怪，散得也见希奇。这件事非查个明白不可。在这草棚之中，多半能找到些端倪。”说着，伸手便去推草棚门。

令狐冲站起身来，手中已然多了一柄长剑，说道：“易前辈，草棚中这位婆婆于在下有恩，我只须有一口气在，决不许你冒犯她老人家。”

那姓易的哈哈大笑，问道：“你凭甚么？便凭手中这口长剑么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武艺低微，怎能是少林派高手之敌？只不过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。你要进这草棚，先得杀了我。”

那姓辛的道：“易师弟，这小子倒挺有骨气，是条汉子，由他去罢。”那姓易的笑道：“听说你华山派剑法颇有独得之秘，还有甚么剑宗、气宗之分。你是剑宗呢，还是气宗？又还是甚么屁宗？”

哈哈，哈哈？”他这么一笑，那姓辛的、姓谭的跟着也大笑起来。

令狐冲朗声道：“恃强逞暴，叫甚么名门正派？你是少林派弟子？只怕吹牛！”

那姓易的大怒，右掌一立，便要向令狐冲胸口拍去。眼见这一掌拍落，令狐冲便要立毙当场，那姓辛的说道：“且住！令狐冲，若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便不能跟人动手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既是正派中人，每次出手，总得说出个名堂。”

那姓易的缓缓伸出手掌，道：“我说一二三，数到三字，你再不让开，我便打断你三根筋骨。一！”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打断三根筋骨，何

足道哉！”那姓易的大声数道：“二！”那姓辛的道：“小朋友，我这位师弟，说过的话一定算数，你快快让开吧。”

令狐冲微笑道：“我这张嘴巴，说过的话也一定算数。令狐冲既还没死，岂能让你们对婆婆无礼？”说了这句话后，知道那姓易的一掌便将击到，暗自运了口气，将力道贯到右臂之上，但胸口登感剧痛，眼前只见千千万万颗金星乱飞乱舞。

那姓易的喝道：“三！”左足踏前一步，眼见令狐冲背靠草棚板门，嘴角边微微冷笑，毫无让开之意，右掌便即拍出。

令狐冲只感呼吸一窒，对方掌力已然袭体，手中长剑递出，对准了他掌心。这一剑方位时刻，拿捏得妙到颠毫，那姓易的右掌拍出，竟然来不及缩手，嗤的一声轻响，跟着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长剑剑尖已从他掌心直通而过。他急忙缩臂回掌，又是嗤的一声，将手掌从剑锋上拔了出去。这一下受伤极重，他急跃退开数丈，左手从腰间拔出长剑，惊怒交集，叫道：“贼小子装傻，原来武功好得很啊。我……我跟你拚了。”

辛、易、谭三人都是使剑的好手，眼见令狐冲长剑一起，并未递剑出招，单是凭着方位和时刻的拿捏，即令对方手掌自行送到他剑尖之上，剑法上的造诣，实已到了高明之极的境界。那姓易的虽气恼之极，却也已不敢轻敌，左手持剑，刷刷刷连攻三剑，却都是试敌的虚招，每一招剑至中途，便即缩回。

那晚令狐冲在药王庙外连伤一十五名好手的双目，当时内力虽然亦已失却，终不如目前这般又连续受了几次大损，几乎抬臂举剑亦已有所不能。眼见那姓易的连发三下虚招，剑尖不绝颤抖，显是少林派上乘剑法，更不愿与他为敌，说道：“在下绝无得罪三位前辈之意，只须三位离此他去，在下……在下愿意诚心赔罪。”

那姓易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此刻求饶，已然迟了。”长剑疾刺，直指令狐冲的咽喉。

令狐冲行动不便，知道这一剑无可躲避，当即挺剑刺出，后发先至，噗的一声响，正中他左手手腕要穴。

那姓易的五指一张，长剑掉在地下。其时东方曙光已现，他眼见自己手腕上鲜血一点点的滴在地下绿草之上，竟不信世间有这等事，过了半晌，才长叹一声，掉头便走。

那姓辛的本就不想与华山派结仇，又见令狐冲这一剑精妙绝伦，自己也决非对手，挂念师弟伤势，叫道：“易师弟！”随后赶去。

那姓谭的侧目向令狐冲凝视片刻，问道：“阁下当真是华山弟子？”令狐冲身子摇摇欲坠，道：“正是！”那姓谭的瞧出他已身受重伤，虽然剑法精妙，但只须再挨得片刻，不用相攻，他自己便会支持不住，眼前正有个大便宜可捡，心想：“适才少林派的两名好手一伤一走，栽在华山派这少年手下，我如将他打倒，擒去少林寺，交给掌门方丈发落，不但给了少林派一个极大人情，而且昆仑派在中原也大大露脸。”当即踏前一步，微笑道：“少年，你剑法不错，跟我比一下拳掌上的功夫，你瞧怎样？”

令狐冲一见他神情，便已测知他的心思，心想这人好生奸猾，比少林派那姓易的更加可恶，挺剑便往他肩头刺去。岂知剑到中途，手臂已然无力，当的一声响，长剑落地。那姓谭的大喜，呼的一掌，重重拍正在令狐冲胸口。令狐冲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

两人相距甚近，这口鲜血对准了这姓谭的，直喷在他脸上，更有数滴溅入了他口中。那姓谭的嘴里尝到一股血腥味，也不在意，深恐令狐冲拾剑反击，右掌一起，又欲拍出，突然间一阵昏晕，摔倒在地。

令狐冲见他忽在自己垂危之时摔倒，既感奇怪，又自庆幸，见他脸上显出一层黑气，肌肉不住扭曲颤抖，模样诡异可怖，说道：“你用错了真力，只好怪自己了！”

游目四顾，五霸冈上更无一个人影，树梢百鸟声喧，地下散满了洒着兵刃，种种情状，说不出的古怪。他伸袖抹拭口边血迹，说道：“婆婆，别来福体安康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公子此刻不可劳神，请坐下休息。”令狐冲确已全身更无半分力气，当即依言坐下。

只听得草棚内琴声轻轻响起，宛如一股清泉在身上缓缓流过，又缓缓注入了四肢百骸，令狐冲全身轻飘飘地，更无半分着力处，便似飘上了云端，置身于棉絮般的白云之上。

过了良久良久，琴声越来越低，终于细不可闻而止。令狐冲精神一振，站起身来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多谢婆婆雅奏，令晚辈大得补益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你舍命力抗强敌，让我不致受辱于强徒，该我谢你才是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婆婆说哪里话来？此是晚辈义所当为。”

那婆婆半晌不语，琴上发出轻轻的仙翁、仙翁之声，似是手拨琴弦，暗自沉吟，有甚么事好生难以委决，过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这要上哪里去？”

令狐冲登时胸口热血上涌，只觉天地虽大，却无容身之所，不由得连声咳嗽，好容易咳嗽止息，才道：“我……我无处可去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你不去寻你师父、师娘？不去寻你的师弟，师……师妹他们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他们……他们不知到哪里去了，我伤势沉重，寻不着他们。就算寻着了，唉！”一声长叹，心道：“就算寻着了，却又怎地？他们也不要我了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你受伤不轻，何不去风物佳胜之处，登临山水，以遣襟怀？却也强于徒自悲苦。”令狐冲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婆婆说得是，令狐冲于生死之事，本来也不怎么放在心上。晚辈这就别过，下山游玩去也！”说着向草棚一揖，转身便走。

他走出三步，只听那婆婆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便去了吗？”令狐冲站住了道：“是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你伤势不轻，孤身行走，旅途之中，乏人照料，可不大妥当。”令狐冲听得那婆婆言语之中颇为关切，心头又是一热，说道：“多谢婆婆挂怀。我的伤是治不好的了，早死迟死，死在哪里，也没多大分别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嗯，原来如此。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”隔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你走了之后，倘若那两个少林派的恶徒又来啰唆，却不知如何是好？这昆仑派的谭迪人一时昏晕，醒来之后，只怕又会找我的麻烦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婆婆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护送你一程如何？”那婆婆道：“本来甚好，只是中间有个极大难处，生怕连累了你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令狐冲的性命是婆婆所救，哪有甚么连累不连累的？”那婆婆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有个厉害对头，寻到洛阳绿竹巷来跟我为难，我避到了这里，但朝夕之间，他又会追踪到来。你伤势未愈，不能跟他动手，我只想找个隐僻所在暂避，等约齐了帮手再跟他算帐。要你护送我罢，一来你身上有伤，二来你一个鲜龙活跳的少年，陪

着我这老太婆，岂不闷坏了你？”

令狐冲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道婆婆有甚么事难以委决，却原来是如此区区小事。你要去哪里，我送你到哪里便是，不论天涯海角，只要我还没死，总是护送婆婆前往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如此生受你了。当真是天涯海角，你都送我去？”语音中大有欢喜之意。令狐冲道：“不错，不论天涯海角，令狐冲都随婆婆前往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这可另有一个难处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却是甚么？”那婆婆道：“我的相貌十分丑陋，不管是谁见了，都会吓坏了他，因此我说甚么也不愿给人见到。否则的话，刚才那三人要进草棚来，见他们一见又有何妨？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论在何等情景之下，都不许向我看上一眼，不能瞧我的脸，不能瞧我身子手足，也不能瞧我的衣服鞋袜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尊敬婆婆，感激婆婆对我关怀，至于婆婆容貌如何，那有甚么干系？”

那婆婆道：“你既不能答应此事，那你便自行去罢。”令狐冲忙道：“好，好！我答应就是，不论在何等情景之下，决不正眼向婆婆看上一眼。”那婆婆道：“连我的背影也不许看。”令狐冲心想：“难道连你的背影也是丑陋不堪？世上最难看的背影，若非侏儒，便是驼背，那也没有甚么。我和你一同长途跋涉，连背影也不许看，只怕有些不易。”

那婆婆听他迟疑不答，问道：“你办不到么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办得到，办得到。要是我瞧了婆婆一眼，我刺了自己眼睛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你可要记着才好。你先走，我跟在你后面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是！”迈步向冈下走去，只听得脚步之声细碎，那婆婆在后面跟了上来。走了数丈，那婆婆递了一根树枝过来。说道：“你把这树枝当作拐杖撑着走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撑着树枝，慢慢下冈。走了一程，忽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婆婆，那昆仑派这姓谭的，你知道他名字？”那婆婆道：“嗯，这谭迪人是昆仑派第二代弟子中的好手，剑法上学到了他师父的六七成功夫，比起他大师兄、二师兄来，却还差得远。那少林派的大个子辛国梁，剑法还比他强些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原来那大喉咙汉子叫做辛国梁，这人倒似乎还讲道理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他师弟叫做易国梓，那就无赖得紧了。你一剑穿过他右掌，一剑刺伤他左腕，这两剑可帅得很哪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那是出于无奈，唉，这一下跟少林派结了梁子，可是后患无穷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少林派便怎样？咱们未必便斗他们不过。我可没想到那谭迪人会用掌打你，更没想到你会吐血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婆婆，你都瞧见了？那谭迪人不知如何会突然晕倒？”那婆婆道：“你不知道么？蓝凤凰和手下的四名苗女给你注血，她们日日夜夜跟毒物为伍，血中含毒，那不用说了。那五仙酒更是剧毒无比。谭迪人口中溅到你的毒血，自然抵受不住。”

令狐冲恍然大悟，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反而抵受得住，也真奇怪。我跟那蓝教主无冤无仇，不知她何以要下毒害我？”那婆婆说道：“谁说她要害你了？她是对你一片好心，哼，妄想治你的伤来着。要你血中有毒而你性命无碍，原是她五毒教的拿手好戏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，我原想蓝教主并无害我之意。平一指大夫说她的药酒是大补之物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她当然不会害你，要对你好也来不及呢。”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又问：“不知那谭迪人会不会死？”那婆婆道：“那要瞧他的功力如何了。不知有多少毒血溅入了

他口中。”

令狐冲想起谭迪人中毒后脸上的神情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又走出十余丈后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叫道：“啊哟，婆婆，请你在这儿等我一等，我得回上冈去。”那婆婆问道：“干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平大夫的遗体在冈上尚未掩埋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不用回去啦，我已把他尸体化了，埋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啊，原来婆婆已将平大夫安葬了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也不是甚么安葬。我是用药将他尸体化了。在那草棚之中，难道叫我整晚对着一具尸首？平一指活的时候已没甚么好看，变了尸首，这副模样，你自己想想罢。”

令狐冲“嗯”了一声，只觉这位婆婆行事实出人意表，平一指对自己有恩，他身死之后，该当好好将他入土安葬才是，但这婆婆却用药化去他的尸体，越想越是不安，可是用药化去尸体有甚么不对，却又说不上来。

行出数里，已到了冈下平阳之地。那婆婆道：“你张开手掌！”令狐冲应道：“是！”心下奇怪，不知她又有甚么花样，当即依言伸出手掌，张了开来，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，一件细物从背后抛将过来，投入掌中，乃是一颗黄色药丸，约有小指头大小。

那婆婆道：“你吞了下去，到那棵大树下坐着歇歇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将药丸放入口中，吞了下去。那婆婆道：“我是要仗着你的神妙剑法护送脱险，这才用药物延你性命，免得你突然身死，我便少了个卫护之人。可不是对你……对你有甚么好心，更不是想要救你性命，你记住了。”

令狐冲又应了一声，走到树下，倚树而坐，只觉丹田中一股热气暖烘烘的涌将上来，似有无数精力送入全身各处脏腑经脉，寻思：“这颗药丸明明于我身子大有补益，那婆婆偏不承认对我有甚么好心，只说不过是利用我而已。世上只有利用别人而不肯承认的，她却为甚么要说这等反话？”又想：“适才她将药丸掷入我手掌，能使药丸入掌而不弹起，显是使上了极高内功中的一股沉劲。她武功比我强得多，又何必要我卫护？唉，她爱这么说，我便听她这么办就是。”

他坐得片刻，便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咱们走罢。婆婆，你累不累？”那婆婆道：“我倦得紧，再歇一会儿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心想：“上了年纪之人，凭他多高的武功，精力总是不如少年。我只顾自己，可太不体恤婆婆了。”当下重行坐倒。

又过了好半晌，那婆婆才道：“走罢！”令狐冲应了，当先而行，那婆婆跟在后面。

令狐冲服了药丸，步履登觉轻快得多，依着那婆婆的指示，尽往荒僻的小路上走。行了将近十里，山道渐觉崎岖，行走时已有些气喘。那婆婆道：“我走得倦了，要歇一会儿。”

令狐冲应道：“是，”坐了下来，心想：“听她气息沉稳，一点也不累，明明是要我休息，却说是她自己倦了。”

歇了一盏茶时分，起身又行，转过了一个山坳，忽听得有人大声说道：“大伙儿赶紧吃饭，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。”数十人齐声答应。令狐冲停住脚步，只见山涧边的一片草地之上，数十条汉子围坐着正自饮食。便在此时，那些汉子也已见到了令狐冲，· ·有人说道：“是令狐公子！”令狐冲依稀认了出来，这些人昨晚都曾到过五霸冈上，正要出声招呼，突然之间，数十人鸦雀无声，一齐瞪眼瞧着他身后。

这些人的脸色都古怪之极，有的显然甚是惊惧，有的则是惶惑失措，似

乎蓦地遇上了一件难以形容、无法应付的怪事一般。令狐冲一见这等情状，登时便想转头，瞧瞧自己身后到底有甚么事端，令得这数十人在霎时之间便变得泥塑木雕一般，但立即惊觉：这些人所以如此，是由于见到了那位婆婆，自己曾答应过她，决计不向她瞧上一眼。

他急忙扭过头来，使力过巨，连头颈也扭得痛了，好奇之心大起：“为甚么他们一见婆婆，便这般惊惶？难道婆婆当真形相怪异之极，人世所无？”

忽见一名汉子提起割肉的匕首，对准自己双眼刺了两下，登时鲜血长流。令狐冲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那汉子大声道：“小人三天之前便瞎了眼睛，早已甚么东西也瞧不见。”又有两名汉子拔出短刀，自行刺瞎了双眼，都道：“小人瞎眼已久，甚么都瞧不见了。”令狐冲惊奇万状，眼见其余的汉子纷纷拔出匕首铁锥之属，要刺瞎自己的眼睛，忙叫：“喂，喂！且慢。有话好说，可不用刺瞎自己啊，那……那到底是甚么缘故？”

一名汉子惨然道：“小人本想立誓，决不敢有半句多口，只是生怕难以取信。”

令狐冲叫道：“婆婆，你救救他们，叫他们别刺瞎自己眼睛了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好，我信得过你们。东海中有座蟠龙岛，可有人知道么？”一个老者道：“福建泉州东南五百多里海中，有座蟠龙岛，听说人迹不至，极是荒凉。”那婆婆道：“正是这座小岛，你们立即动身，到蟠龙岛上去玩玩罢。这一辈子也不用回中原来啦。”

数十名汉子齐声答应，脸上均现喜色，说道：“咱们即刻便走。”有人又道：“咱们一路之上，决不跟外人说半句话。”那婆婆冷冷的道：“你们说不说话，关我甚么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是，是！小人胡说八道。”提起手来，在自己脸上用力击打。那婆婆道：“去罢！”数十名大汉发足狂奔。三名刺瞎了眼的汉子则由旁人搀扶，顷刻之间，走得一个不剩。

令狐冲心下骇然：“这婆婆单凭一句话，便将他们发配去东海荒岛，一辈子不许回来。这些人反而欢天喜地，如得大赦，可真教人不懂了。”他默不作声的行走，心头思潮起伏，只觉身后跟随着的那位婆婆实是生平从所未闻的怪人，思忖：“只盼一路前去，别再遇见五霸冈上的朋友。他们一番热心，为治我的病而来，倘若给婆婆撞见了，不是刺瞎双目，便得罚去荒岛充军，岂不冤枉？这样看来，黄帮主、司马岛主、祖千秋要我说从来没见过他们，五霸冈上群豪片刻间散得干干净净，都是因为怕了这婆婆。她……她到底是怎么一个可怖的大魔头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由自主的连打两个寒噤。

又行得七八里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前面那人便是令狐冲。”这人的叫声响亮之极，一声便知是少林派那辛国梁到了。那婆婆道：“我不想见他，你跟他敷衍一番。”令狐冲应道：“是。”只听得簌的一声响，身旁灌木一阵摇晃，那婆婆钻入了树丛之中。

只听辛国梁说道：“师叔，那令狐冲身上有伤，走不快的。”其时相隔尚远，但辛国梁的话声实在太过宏亮，虽是随口一句话，令狐冲也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道：“原来他还有个师叔同来。”当下索性不走，坐在道旁相候。

过了一会，来路上脚步声响，几人快步走来，辛国梁和易国梓都在其中，另有两个僧人，一个中年汉子，两个僧人一个年纪甚老，满脸皱纹，另一个三十来岁，手持方便铲。

令狐冲站起身来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华山派晚辈令狐冲，参见少林派诸位前辈，请教前辈上下怎生称呼。”易国梓喝道：“小子……”那老僧道：

“老衲法名方生。”那老僧一说话，易国梓立时住口，但怒容满脸，显是对适才受挫之事气愤已极。令狐冲躬身道：“参见大师。”方生点了点头，和颜悦色的道：“少侠不用多礼。尊师岳先生可好。”

令狐冲初时听到他们来势汹汹的追到，心下甚是惴惴，待见方生和尚说话神情是个有道高僧模样，又知“方”字辈僧人是当今少林寺的第一代人物，与方丈方证大师是师兄弟，料想他不会如易国梓这般蛮不讲理，心中登时一宽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多谢大师垂询，敝业师安好。”

方生道：“这四个都是我师侄。这僧人法名觉月，这是黄更柏师侄，这是辛国梁师侄，这是易国梓师侄。辛易二人，你们曾会过面的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令狐冲参见四位前辈。晚辈身受重伤，行动不便，礼数不周，请众位前辈原谅。”易国梓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身受重伤！”方生道：“你当真身上有伤？国梓，是你打伤他的吗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一时误会，算不了甚么。易前辈以袖风摔了晚辈一交，又击了晚辈一掌，好在晚辈一时也不会便死，大师却也不用深责易前辈了。”他一上来便说自己身受重伤，又将全部责任推在易国梓身上，料想方生是位前辈高僧，决不能再容这四个师侄跟自己为难，又道：“种种情事，辛前辈在五霸冈上都亲眼目睹。既是大师佛驾亲临，晚辈已有了好大面子，决不在敝业师面前提起便是。大师放心，晚辈虽然伤重难愈，此事却不致引起五岳剑派和少林派的纠纷。”这么一说，倒像自己伤重难愈，全是易国梓的过失。

易国梓怒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胡说八道，你本来就已身受重伤，跟我有甚么干系？”

令狐冲叹了口气，淡淡的道：“这件事，易前辈，你可是说不得的。倘若传了出去，岂不于少林派清誉大大有损。”

辛国梁、黄国柏和觉月三人都微微点了点头。各人心下明白，少林派“方”字辈的僧人辈份甚尊，虽说与五岳剑派门户各别，但上辈叙将起来，比之五岳剑派各派的掌门人还长了一辈，因此辛国梁、易国梓等人的辈份也高于令狐冲。易国梓和令狐冲动手，本已有以大压小之嫌，何况他少林派有师兄弟二人在场？更何况令狐冲在动手之前已然受伤？少林派门规甚严，易国梓倘若真的将华山派一个后辈打死，纵不处死抵命，那也是非废去武功、逐出门墙不可。易国梓念及此节，不由得脸都白了。

方生道：“少侠，你过来，我瞧瞧你的伤势。”令狐冲走近身去。方生伸出右手，握住令狐冲的手腕，手指在他“大渊”、“经渠”两处穴道上一搭，登时觉得他体内生出一股希奇古怪的内力，一震之下，便将手指弹开。方生心中一凛，他是当今少林寺第一代高僧中有数的好手，竟会给这少年的内力弹开手指，实在匪夷所思。他哪知道令狐冲体内已蓄有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七人的真气，他武功虽强，但在绝无防范之下，究竟也挡不住这七个高手的合力。他“哦”的一声，双目向令狐冲瞪视，缓缓的道：“少侠，你不是华山派的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却是华山派弟子，是敝业师岳先生所收的第一个门徒。”方生问道：“那么后来你又怎地跟从旁门左之士，练了一身邪派武功？”

易国梓插口道：“师叔，这小子使的确是邪派武功，半点不错，他赖也赖不掉。刚才咱们还见到他身后跟着一个女子，怎么躲将起来了？鬼鬼祟祟的，多半不是好东西。”

令狐冲听他出言辱及那婆婆，怒道：“你是名门弟子，怎地出言无礼？”

婆婆她老人家就是不愿见你，免得生气。”易国梓道：“你叫她出来，是正是邪，我师叔法眼无讹，一望而知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你我争吵，便是因你对我婆婆无礼而起，这当儿还在胡说八道。”

觉月接口道：“令狐少侠，适才我在山冈之上，望见跟在你身后的那女子步履轻捷，不似是年迈之人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婆婆是武林中人，自然步履轻捷，那有甚么希奇？”

方生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觉月，咱们是出家人，怎能强要拜见人家的长辈女眷？令狐少侠，此事中间疑窦甚多，老衲一时也参详不透。你果然身负重伤，但内伤怪异，决不是我易师侄出手所致。咱们今日在此一会，也是有缘，盼你早日痊愈。后会有期。你身上的内伤着实不轻，我这里有两颗药丸，给你服了罢，就只怕治不了……”说着伸手入怀。

令狐冲心下敬佩：“少林高僧，果然气度不凡。”躬身道：“晚辈有幸得见大师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突然间刷的一声响，易国梓长剑出鞘，喝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连人带剑，扑入那婆婆藏身的灌木之中。方生叫道：“易师侄，休得无礼！”只听得呼的一声，易国梓从灌木丛中又飞身出来，一跃数丈，拍得一声响，直挺挺的摔在地下，仰面向天，手足抽搐了几下，便不再动了。方生等都大吃一惊，只见他额头一个伤口，鲜血汨汨流出，手中兀自抓着那柄长剑，却早已气绝。

辛国梁、黄国柏、觉月三人齐声怒喝，各挺兵刃，纵身扑向灌木丛去。方生双手一张，僧袍肥大的衣袖伸展开来，一股柔和的劲风将三人一齐挡住，向着灌木丛朗声说道：“是黑木崖哪一位道兄在此？”但见数百株灌木中一无动静，更无半点声息。方生又道：“敝派跟黑木崖素无纠葛，道兄何以对敝派易师侄骤施毒手？”灌木中仍然无人答话。

令狐冲大吃一惊：“黑木崖？黑木崖是魔教总舵的所在，难道……难道这位婆婆竟是魔教中的前辈？”

方生大师又道：“老衲昔年和东方教主也曾有一面之缘。道友既然出手杀了人，双方是非，今日须作了断。道友何不现身相见？”令狐冲又是心头一震：“东方教主？他说的是魔教的教主东方不败？此人号称当世第一高手，那么……那么这位婆婆果然是魔教中人？”

那婆婆藏身灌木丛中，始终不理。方生道：“道友一定不肯赐见，怨老衲无礼了！”说着双手向后一伸，两只袖口中登时鼓起一股劲气，跟着向前推出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响，数十株灌木从中折断，枝叶纷飞。便在此时，呼的一声响，一个人影从灌木中跃将出来。

令狐冲虽然满心想瞧瞧那婆婆的模样，总是记着诺言，急忙转身，只听得辛国梁和觉月齐声呼叱，兵刃撞击之声如暴雨洒窗，既密且疾，显是那婆婆与方生等已斗了起来。

其时正当巳牌时分，日光斜照，令狐冲为守信约，心下虽然又焦虑，又好奇，却也不敢回头去瞧四人相斗的情景，只见地下黑影晃动，方生等四人将那婆婆围在垓心。方生手中并无兵刃，觉月使用的是方便铲，黄国柏使刀，辛国梁使剑，那婆婆使的是一对极短的兵刃，似是匕首，又似是蛾眉刺，那兵刃既短且薄，又似透明，单凭日影，认不出是何种兵器。那婆婆和方生都不出声，辛国梁等三人却大声吆喝，声势威猛。

令狐冲叫道：“有话好说，你们四个大男人，围攻一位年老婆婆，成甚

么样子？”

黄国柏冷笑道：“年老婆婆！嘿嘿，这小子睁着眼睛说梦话。她……”一语未毕，只听得方生叫道：“黄……留神！”黄国柏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似是受伤不轻。

令狐冲心下骇然：“这婆婆好厉害的武功！适才方生大师以袖风击断树木，内力强极，可是那婆婆以一敌四，居然还占到上风。”跟着觉月也一声大叫，方便铲脱手飞出，越过令狐冲头顶，落在数丈之外。地下晃动的黑影这时已少了两个，黄国柏和觉月都已倒下，只有方生和辛国梁二人仍在和那婆婆相斗。

方生说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你下手如此狠毒，连杀我师侄三人。老衲不能再手下留情，只好全力和你周旋一番了。”拍拍拍几下急响，显是方生大师已使上了兵刃，但他的兵刃似是木棒木棍之属。令狐冲觉得背后的劲风越来越凌厉，逼得他不断向前迈步。

方生大师一用到兵刃，果然是少林高僧，非同小可，战局当即改观。令狐冲隐隐听到那婆婆的喘息之声，似乎已有些内力不济。方生大师道：“抛下兵刃！我也不来难为你，你随我去少林寺，禀明方丈师兄，请他发落便是。”那婆婆不答，向辛国梁急攻数招。辛国梁抵挡不住，跳出圈子，待方生大师接过。辛国梁定了定神，舞动长剑，又攻了上去。

又斗片刻，但听得兵刃撞击之声渐缓，但劲风却越来越响。方生大师说道：“你内力非我之敌，我劝你快快抛下兵刃，跟我去少林寺，否则再支持得一会，非受沉重内伤不可。”那婆婆哼了一声，突然间“啊”的一声呼叫，令狐冲后颈中觉得有些水点溅了过来，伸手一摸，只见手掌中血色殷然，溅到头颈中的竟是血滴。方生大师又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你已受了伤，更加支撑不住了。我一直手下留情，你该当知道。”辛国梁怒道：“这婆娘是邪魔妖女，师叔快下手斩妖，给三位师弟报仇。对付妖邪，岂能慈悲？”

耳听得那婆婆呼吸急促，脚步踉跄，随时都能倒下，令狐冲心道：“婆婆叫我随伴，原是要我保护她，此时她身遭大难，我岂可不理？虽然方生大师是位有道高僧，那姓辛的也是个直爽汉子，终不成让婆婆伤在他们手下？”刷的一声，抽出了长剑，朗声说道：“方生大师，辛前辈，请你们住手，否则晚辈可要得罪了。”

辛国梁喝道：“妖邪之辈，一并诛却。”呼的一剑，向令狐冲背后刺来。令狐冲生怕见到婆婆，不敢转身，只是往旁一让。那婆婆叫道：“小心！”令狐冲这么一侧身，辛国梁的长剑跟着也斜着刺至。猛听得辛国梁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身子飞了起来，从令狐冲左肩外斜斜向外飞出，摔在地下，也是一阵抽搐，便即毙命，不知如何，竟遭了那婆婆的毒手。

便在此时，砰的一声响，那婆婆中了方生大师一掌，向后摔入灌木丛中。

令狐冲大惊，叫道：“婆婆，婆婆，你怎么了？”那婆婆在灌木丛中低声呻吟。令狐冲知她未死，稍觉放心，侧身挺剑向方生刺去，这一剑去势的方位巧妙已极，逼得方生向后跃开。令狐冲跟着又是一剑，方生举兵刃一挡，令狐冲缩回长剑，已和方生大师面对着面，见他所用兵刃原来是根三尺来长的旧木棒。他心头一怔：“没想到他的兵刃只是这么一根短木棒。这位少林高僧内力太强，我若不以剑术将他制住，婆婆无法活命。”当即上刺一剑，下刺一剑，跟着又是上刺两剑，都是风清扬所授的剑招。

方生大师登时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令狐冲不敢稍有停留，

自己没有丝毫内力，只要有半点空隙给对方的内力攻来，自己固然立毙，那婆婆也会给他擒回少林寺处死，当下心中一片空明，将“独孤九剑”诸般奥妙变式，任意所至的使了出来。

这“独孤九剑”剑法精妙无比，令狐冲虽内力已失，而剑法中的种种精微之处亦尚未全部领悟，但饶是如此，也已逼得方生大师不住倒退。令狐冲只觉胸口热血上涌，手臂酸软难当，使出去的剑招越来越弱。

方生猛地大喝一声：“撤剑！”左掌按向令狐冲胸口。

令狐冲此时精疲力竭，一剑刺出，剑到中途，手臂便沉了下去。他长剑下沉，仍是刺了出去，去势却已略慢，方生大师左掌飞出，已按中他胸口，劲力不吐，问道：“你这独孤九剑……”便在此时，令狐冲长剑剑尖也已刺入他胸口。

令狐冲对这少林高僧甚是敬仰，但觉剑尖和对方肌肤相触，急忙用力一收，将剑缩回，这一下用力过巨，身子后仰，坐倒在地，口中喷出鲜血。

方生大师按住胸膛伤口，微笑道：“好剑法！少侠如不是剑下留情，老衲的性命早已不在了。”他却不提自己掌下留情，说了这句话后不住咳嗽。令狐冲虽及时收剑，长剑终于还是刺入了他胸膛寸许，受伤不轻。令狐冲道：“冒……冒犯了……前辈。”

方生大师道：“没想到华山风清扬前辈的剑法，居然世上尚有传人，老衲当年曾受过风前辈的大恩，今日之事，老衲……老衲无法自作主张，”慢慢伸手到僧袍中摸出一个纸包，打了开来，里面有两颗龙眼大小的药丸，说道：“这是少林寺的疗伤灵药，你服下一丸。”微一迟疑，又道：“另一丸给了那女子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的伤治不好啦，还服甚么药！另一颗大师你自己服罢。”

方生大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用。”将两颗药丸放在令狐冲身前，瞧着觉月、辛国梁等四具尸体，神色凄然，举起手掌，轻声诵念经文，渐渐的容色转和，到后来脸上竟似笼罩了一层圣光，当真唯有“大慈大悲”四字，方足形容。

令狐冲只觉头晕眼花，实难支持，于是拾起两颗药丸，服了一颗。

方生大师念毕经文，向令狐冲道：“少侠，风前辈‘独孤九剑’的传人，决不会是妖邪一派，你侠义心肠，按理不应横死。只是你身上所受的内伤十分怪异，非药石可治，须当修习高深内功，方能保命。依老衲之见，你随我去少林寺，由老衲恳求掌门师兄，将少林派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相授，当能疗你内伤。”他咳嗽了几声，又道：“修习这门内功，讲究缘法，老衲却于此无缘。少林派掌门师兄胸襟广大，或能与少侠有缘，传此心法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多谢大师好意，待晚辈护送婆婆到达平安的所在，倘若侥幸未死，当来少林寺拜见大师和掌门方丈。”方生脸现诧异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叫她婆婆？少侠，你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不可和妖邪一流为伍。老衲好言相劝，少侠还须三思。”令狐冲道：“男子汉一言既出，岂能失信于人。”

方生大师叹道：“好！老衲在少林寺等候少侠到来。”向地下四具尸体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四具臭皮囊，葬也罢，不葬也罢，离此尘世，一了百了。”转身缓缓迈步而去。

令狐冲坐在地下只是喘息，全身酸痛，动弹不得，问道：“婆婆，你……你还好罢？”

只听得身后簌簌声响，那婆婆从灌木丛中出来，说道：“死不了！你跟

这老和尚去罢。他说能疗你内伤，少林派内功心法当世无匹，你为甚么不去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我说过护送婆婆，自然护送到底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你身上有伤，还护送甚么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你也有伤，大家走着瞧罢！”那婆婆道：“我是妖邪外道，你是名门弟子，跟我混在一起，没的败坏了你名门弟子的名誉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本来就没名誉，管他旁人说什么短长？婆婆，你待我极好，令狐冲可不是不知好歹之人。你此刻身受重伤，我倘若舍你而去，还算是人么？”

那婆婆道：“倘若我此刻身上无伤，你便舍我而去了，是不是？”令狐冲一怔，笑道：“婆婆倘若不嫌我后生无知，要我相伴，令狐冲便在你身畔谈谈说说。就只怕我这一生性粗鲁，任意妄为，过不了几天，婆婆便不愿跟我说话了。”那婆婆嗯了一声。

令狐冲回过手臂，将方生大帅所给的那颗药丸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这位少林高僧当真了不起，婆婆，你杀他们门下弟子四人，他反而省下治伤灵药给你，宁可自己不服，他刚才跟你相斗，只怕也未出全力。”那婆婆怒道：“啊！他未出全力，怎地又将我打伤了？这些人自居名门正派，假惺惺的冒充好人，我才瞧不在眼里呢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婆婆，你把这颗药服下罢。我服了之后，确是觉得胸腹间舒服了些。”那婆婆应了一声，却不来取。

令狐冲道：“婆婆……”那婆婆道：“眼前只有你我二人，怎地‘婆婆，婆婆’的叫个不休？少叫几句成不成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是。少叫几句，有甚么不成？你怎么不把这颗药服了？”那婆婆道：“你既说少林派的疗伤灵丹好，说我给你的伤药不好，那你何不将老和尚这颗药一并吃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啊哟，我几时说过你的伤药不好，那不是冤枉人吗？再说，少林派的伤药好，正是要你服了，可以早些有力气走路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你嫌陪着我气闷，是不是？那你自己尽管走啊，我又没留着你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怎地婆婆此刻脾气这样大，老是跟我闹别扭？是了，她受伤不轻，身子不适，脾气自然大了，原也怪她不得。”笑道：“我此刻是半步也走不动了，就算想走，也走不了，何况……何况……哈哈……”那婆婆怒道：“何况甚么？又哈哈甚么？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哈哈就是哈哈，何况，我就算能走，也不想走，除非你跟我一起走。”他本来对那婆婆说话甚是恭谨有礼，但她乱发脾气，不讲道理，他也就放肆起来。岂知那婆婆却不生气，突然一言不发，不知在想甚么心事。令狐冲道：“婆婆……”

那婆婆道：“又是婆婆！你一辈子没叫过人‘婆婆’，是不是？这等叫不厌？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从此之后，我不叫你婆婆了，那我叫你甚么？”

那婆婆不语，过了一会，道：“便只咱二人在此，又叫甚么了？你一开口，自然就是跟我说话，难道还会跟第二人说话不成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有时候我喜欢自言自语，你可别误会。”那婆婆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说话没点正经，难怪你小师妹不要你。”

这句话可刺中了令狐冲心中的创伤，他胸口一酸，不自禁的想道：“小师妹不喜欢我而喜欢林师弟，只怕当真为了我说话行事没点正经，以致她不愿以终身相托？是了，林师弟循规蹈矩，确是个正人君子，跟我师父再像也没有了。别说小师妹，倘若我是女子，也会喜欢他而不要我这无行浪子令狐

冲。唉，令狐冲啊令狐冲，你喝酒胡闹，不守门规，委实不可救药。我跟采花大盗田伯光结交，在衡阳妓院中睡觉，小师妹一定大大的不高兴。”

那婆婆听他不说话了，问道：“怎么？我这句话伤了你吗？你生气了，是不是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没生气，你说得对，我说话没点正经，行事也没点正经，难怪小师妹不喜欢我，师父、师娘也都不喜欢我。”那婆婆道：“你不用难过，你师父、师娘、小师妹不喜欢你，难道……难道世上便没旁人喜欢你了？”这句话说得甚是温柔，充满了慰藉之意。

令狐冲大是感激，胸口一热，喉头似是塞住了，说道：“婆婆，你待我这么好，就算世上再没别人喜欢我，也……也没有甚么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你就是一张嘴甜，说话教人高兴。难怪连五毒教蓝凤凰那样的人物，也对你赞不绝口。好啊，你走不动，我也走不动，今天只好在那边山崖之下歇宿，也不知今日会不会死。”令狐冲微笑道：“今日不死，也不知明日会不会死，明日不死，也不知后日会不会死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少说废话。你慢慢爬过去，我随后过来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你如不服老和尚这颗药丸，我恐怕一步也爬不动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又来胡说八道了，我不服药丸，为甚么你便爬不动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半点也不是胡说。你不服药，身上的伤就不易好，没精神弹琴，我心中一急，哪里还会有力气爬过去？别说爬过去，连躺在这里也没力气。”那婆婆嗤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躺在这里也得有力气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是自然。这里是一片斜坡，我若不使力气，登时滚了下去，摔入下面的山涧，就不摔死，也淹死了。”

那婆婆叹道：“你身受重伤，朝不保夕，偏偏还有这么好兴致来说笑。如此惫懒家伙，世所罕有。”令狐冲将药丸轻轻向后一抛，道：“你快吃了罢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哼，凡是自居名门正派之徒，就没一个好东西，我吃了少林派的药丸，没的污了我嘴。”

令狐冲“啊哟”一声大叫，身子向左一侧，顺着斜坡，骨碌碌的便向山涧滚了下去。那婆婆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小心！”令狐冲继续向下滚动，这斜坡并不甚陡，却是极长，令狐冲滚了好一会才滚到涧边，手脚力撑，便止住了。

那婆婆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你怎么啦？”令狐冲脸上、手上给地下尖石割得鲜血淋漓，忍痛不作声。那婆婆叫道：“好啦，我吃老和尚的臭药丸便了，你……你上来罢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说过了的话，可不能不算。”其时二人相距已远，令狐冲中气不足，话声不能及远。那婆婆隐隐约约的只听到那些声音，却不知他说些甚么，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气喘不已。那婆婆道：“快上来！我答应你吃药丸便是。”

令狐冲颤巍巍的站起身来，想要爬上斜坡，但顺势下滚甚易，再爬将上去，委实难如登天，只走得两步，腿上一软，一个踉跄，扑通一声，当真摔入了山涧。

那婆婆在远处见到他摔入山涧，心中一急，便也顺着斜坡滚落，滚到令狐冲身畔，左手抓住了他的左足踝。她喘息几下，伸右手抓住他背心，将他湿淋淋的提了起来。

令狐冲已喝了好几口涧水，眼前金星乱舞，定了定神，只见清澈的涧水之中，映上来两个倒影，一个妙龄姑娘正抓着自己背心。

他一呆之下，突然听得身后那姑娘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鲜血，热烘烘的都吐在他颈中，同时伏在他的背上，便如瘫痪了一般。

令狐冲感到那姑娘柔软的躯体，又觉她一头长发拂在自己脸上，不由得心下一片茫然。再看水中倒影时，见到那姑娘的半边脸蛋，眼睛紧闭，睫毛甚长，虽然倒影瞧不清楚，但显然容貌秀丽绝伦，不过十七八岁年纪。

他奇怪之极：“这姑娘是谁？怎地忽然有这样一位姑娘前来救我？”水中倒影，背心感觉，都在跟他说这姑娘已然晕了过去，令狐冲想要转过身来，将她扶起，但全身软绵绵地，连抬一根手指也无力气。他犹似身入梦境，看到清溪中秀美的容颜，恰又似如在仙境中一般，心中只想：“我是死了吗？这已经升了天吗？”

过了良久，只听得背后那姑娘嚶吟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到底是吓我呢，还是真的……真的不想活了？”

令狐冲一听到她说话之声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这声音便和那婆婆一模一样，他骇异之下，身子发颤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那姑娘道：“你甚么？我偏不吃老和尚的臭药丸，你寻死给我看啊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婆婆，原来你是一个……一个美丽的小……小姑娘。”

那姑娘惊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……你这说话不算数的小子，你偷看过了？”一低头，见到山涧中自己清清楚楚的倒影，正依偎在令狐冲的背上，登时羞不可抑，忙挣扎着站起，刚站直身子，膝间一软，又摔在他怀中，支撑了几下，又欲晕倒，只得不动。

令狐冲心中奇怪之极，说道：“你为甚么装成个老婆婆来骗我？冒充前辈，害得我……害得我……”那姑娘道：“害得你甚么？”

令狐冲的目光和她脸颊相距不到一尺，只见她肌肤白得便如透明一般，隐隐透出来一层晕红，说道：“害得我婆婆长、婆婆短的一路叫你。哼，真不害羞，你做我妹子也还嫌小，偏想做人家婆婆！要做婆婆，再过八十年啦！”

那姑娘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几时说过自己是婆婆了？一直是你自己叫的。你不住口的叫‘婆婆’，刚才我还生气呢，叫你不要叫，你偏要叫，是不是？”

令狐冲心想这话倒也不假，但给她骗了这么久，自己成了个大傻瓜，心下总是不忿，道：“你不许我看你的脸，就是存心骗人。倘若我跟你面对面，难道我还会叫你婆婆不成？你在洛阳就在骗我啦，串通了绿竹翁那老头子，要他叫你姑姑。他都这么老了，你既是他的姑姑，我岂不是非叫你婆婆不可？”那姑娘笑道：“绿竹翁的师父，叫我爸爸做师叔，那么绿竹翁该叫我甚么？”令狐冲一怔，迟迟疑疑的道：“你当真是绿竹翁的姑姑？”那姑娘道：“绿竹翁这小子又不是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我为甚么要冒充他姑姑？做姑姑有甚么好？”

令狐冲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！我真傻，其实早该知道了。”

那姑娘笑问：“早该知道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你说话声音这样好听，世上哪有八十岁的婆婆，话声是这般清脆娇嫩的？”那姑娘笑道：“我声音又粗糙，又嘶哑，就像是乌鸦一般，难怪你当我是个老太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你的声音像乌鸦？唉，时世不大同了，今日世上的乌鸦，原来叫声比黄莺儿还好听。”

那姑娘听他称赞自己，脸上一红，心中大乐，笑道：“好啦，令狐公公，令狐爷爷。你叫了我这么久婆婆，我也叫还你几声。这可不吃亏、不生气了

罢？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你是婆婆，我是公公，咱两个公公婆婆，岂不是……”他生性不羁，口没遮拦，正要说“岂不是一对儿”，突见那姑娘双眉一蹙，脸有怒色，急忙住口。

那姑娘怒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些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我说咱两个做了公公婆婆，岂不是……岂不是都成为武林中的前辈高人？”

那姑娘明知他是故意改口，却也不便相驳，只怕他越说越难听。她倚在令狐冲怀中，闻到他身上强烈的男子气息，心中烦乱已极，要想挣扎着站起身来，说甚么也没力气，红着脸道：“喂，你推我一把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推你一把干甚么？”那姑娘道：“咱们这样子……这样子……成甚么样子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公公婆婆，那便是这个样子。”

那姑娘哼的一声，厉声道：“你再胡言乱语，瞧我不杀了你！”

令狐冲一凛，想起她迫令数十名大汉自刎双目、往东海蟠龙岛上充军之事，不敢再跟她说笑，随即想起：“她小小年纪，一举手间便杀了少林派的四名弟子，武功如此高强，行事又这等狠辣，真令人难信就是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姑娘。”

那姑娘听他不出声，说道：“你又生气了，是不是？堂堂男子汉，气量恁地窄小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不是生气，我是心中害怕，怕给你杀了。”那姑娘笑道：“你以后说话规规矩矩，谁来杀你了？”令狐冲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生来就是个不能规规矩矩的脾气，这叫做无可奈何，看来命中注定，非给你杀了不可。”那姑娘一笑，道：“你本来叫我婆婆，对我恭恭敬敬地，那就很乖很好，以后仍是那样便了。”令狐冲摇头道：“不成！我既知你是个小姑娘，便不能再当你是婆婆了。”那姑娘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说了两个“你”字，忽然脸上一红，不知心中想到了甚么，便住口不说了。

令狐冲低下头来，见到她娇羞之态，娇美不可方物，心中一荡，便凑过去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。那姑娘吃了一惊，突然生出一股力气，反过手来，拍的一声，在令狐冲脸上重重打了个巴掌，跟着跃起身来。但她这一跃之力甚是有限，身在半空，力道已泄，随即摔下，又跌在令狐冲怀中，全身瘫软，再也无法动弹了。

她只怕令狐冲再肆轻薄，心下甚是焦急，说道：“你再这样……这样无礼，我立刻……立刻宰了你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你宰我也好，不宰我也好，反正我命不长了。我偏偏再要无礼。”那姑娘大急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却是无法可施。

令狐冲奋起力气，轻轻扶起她肩头，自己侧身向旁滚了开去，笑道：“你便怎么？”说了这句话，连连咳嗽，咳出好几口血来。他一时动情，吻了那姑娘一下，心中便即后悔，给她打了一掌后，更加自知不该，虽然仍旧嘴硬，却再也不敢和她相偎相依了。

那姑娘见他自行滚远，倒大出意料之外，见他用力之后又再吐血，内心暗暗歉仄，只是脸嫩，难以开口说几句道歉的话，柔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胸口很痛，是不是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胸口倒不痛，另一处却痛得厉害。”那姑娘问道：“甚么地方很痛？”语气甚是关怀。令狐冲抚着刚才被她打过的脸颊，道：“这里。”那姑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要我赔不是，我就向你赔个不是好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我不好，婆婆，你别见怪。”

那姑娘听他又叫自己“婆婆”，忍不住格格娇笑。

令狐冲问道：“老和尚那颗臭药丸呢？你始终没吃，是不是？”那姑娘道：“来不及捡了”伸指向斜坡上一指，道，“还在上面。”顿了一顿道：“我依你的。待会上去拾来吃下便是，不管他臭不臭的了。”

两人躺在斜坡上，若在平时，飞身即上，此刻却如是万仞险峰一般，高不可攀。两人向斜坡瞧了一眼，低下头来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同声叹了口气。

那姑娘道：“我静坐片刻，你莫来吵我，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只见她斜倚涧边，闭上双目，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三根手指捏了个法决，定在那里便一动不动了，心道：“她这静坐的方法也是与众不同，并非盘膝而坐。”

待要定下心来也休息片刻，却是气息翻涌，说甚么也静不下来，忽听得阁阁几声叫，一只肥大的青蛙从涧畔跳了过来。令狐冲大喜，心想折腾了这半日，早就饿得很了，这送到口边来的美食，当真再好不过，伸手便向青蛙抓去，岂知手上酸软无力，一抓之下，竟抓空了。那青蛙嗒的一声，跳了开去，阁阁大叫，似是十分得意，又似嘲笑令狐冲无用。令狐冲叹了口气，偏生涧边青蛙甚多，跟着又来两只，令狐冲仍无法捉住，忽然腰旁伸过来一只纤纤素手，轻轻一挟，便捉住了一只青蛙，却是那姑娘静坐半晌，便能行动，虽仍乏力，捉几只青蛙可轻而易举。令狐冲喜道：“妙极！咱们有一顿蛙肉吃了。”

那姑娘微微一笑，一伸手便是一只，顷刻间捕了二十余只。令狐冲道：“够了！请你去抬些枯枝来生火，我来洗剥青蛙。”那姑娘依言去拾枯枝，令狐冲拔剑将青蛙斩首除肠。

那姑娘道：“古人杀鸡用牛刀，今日令狐大侠以独孤九剑杀青蛙。”令狐冲哈哈大笑。说道：“独孤大侠九泉有灵，得知传人如此不肖，当真要活活气……”说到这个“气”字立即住口，心想独孤求败逝世已久，怎说得上“气死”二字？

那姑娘道：“令狐大侠……”令狐冲手中拿着一只死蛙，连连摇晃，说道：“大侠二字，万万不敢当。天下哪有杀青蛙的大侠？”那姑娘笑道：“古时有屠狗英雄，今日岂可无杀蛙大侠？你这独孤九剑神妙得很哪，连那少林派的老和尚也斗你不过。他说传你这剑法之人姓风那位前辈，是他的恩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传我剑法那位师长，是我华山派的前辈。”那姑娘道：“这位前辈剑术通伸，怎地江湖上不闻他的名头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我答应过他老人家，决不泄漏他的行迹。”那姑娘道：“哼，希罕么？你就跟我说，我还不爱听呢。你可知我是甚么人？是甚么来头？”令狐冲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连姑娘叫甚么名字也不知道。”那姑娘道：“你把事情隐瞒了不跟我说，我也不跟你说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虽不知道，却也猜到了八九成。”那姑娘脸上微微变色，道：“你猜到了？怎么猜到的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现在还不知道，到得晚上，那便清清楚楚啦。”那姑娘更是惊奇，问道：“怎地到得晚上便清清楚楚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我抬起头来看天，看天上少了哪一颗星，便知姑娘是甚么星宿下凡了。姑娘生得像天仙一般，凡间哪有这样的人物。”

那姑娘脸上一红，“呸”的一声，心中却十分喜欢，低声道：“又来胡说八道了。”

这时她已将枯枝生了火，把洗剥了的青蛙串在一根树枝之上，在火堆上烧烤，蛙油落在火堆之中，发出嗤嗤之声，香气一阵阵的冒出。她望着火堆中冒起的青烟，轻轻的道，“我叫做‘盈盈’。说给你听了，也不知你以后会不会记得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盈盈，这名字好听得哪。我要是早知道你叫作盈盈，便决不会叫你婆婆了。”盈盈道：“为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盈盈二字，明明是个小姑娘的名字，自然不是老婆婆。”盈盈笑道：“我将来真的成为老婆婆，又不会改名，仍旧叫作盈盈”令狐冲道：“你不会成为老婆婆的，你这样美丽，到了八十岁，仍然是个美得不得了的小姑娘。”

盈盈笑道：“那不变成了妖怪吗？”隔了一会，正色道：“我把名字跟你说了，可不许你随便乱叫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为甚么？”盈盈道：“不许就不许，我不喜欢，”

令狐冲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这个也不许，那个也不许，将来谁做了你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见她沉下脸来，当即住口。

盈盈哼的一声。令狐冲道：“你为甚么生气？我说将来谁做了你的徒弟，可有得苦头吃了。”他本来想说“丈夫”，但一见情势不对，忙改说“徒弟”。盈盈自然知道原意，说道，“你这人既不止经，又不老实，三句话中，倒有两句颠三倒四。我……我不会强要人家怎么样，人家爱听我的话就听，不爱听呢，也由得他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我爱听你的话。”这句话中也带有三分调笑之意。盈盈秀眉一蹙，似要发作，但随即满脸晕红，转过了头。

一时之间，两人谁也不作声。忽然闻到一阵焦臭，盈盈一声“啊哟”，却原来手中一串青蛙烧得焦了，嗔道：“都是你不好。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你该说亏得我逗你生气，才烤了这样精彩的焦蛙出来。”取下一只烧焦了的青蛙，撕下一条腿，放入口中一阵咀嚼，连声赞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如此火候，才恰到好处，甜中带苦，苦尽甘来，世上更无这般美味。”盈盈给他逗得格格而笑，也吃了起来。令狐冲抢着将最焦的蛙肉自己吃了，把并不甚焦的部分都留了给她。

二人吃完了烤蛙，和暖的太阳照在身上，大感困倦，不知不觉间都合上眼睛睡着了。

二人一晚未睡，又受了伤，这一觉睡得甚是沉酣。令狐冲在睡梦之中，忽觉正和岳灵珊在瀑布中练剑，突然多了一人，却是林平之，跟着便和林平之斗剑。但手上没半点力气，拚命想使独孤九剑，偏偏一招也想不起来，林平之一剑又一剑的刺在自己心口、腹上、头上、肩上，又见岳灵珊在哈哈大笑。他又惊又怒，大叫：“小师妹，小师妹！”

叫了几声，便惊醒过来，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道：“你梦见小师妹了？她对你怎样？”令狐冲兀自心中酸苦，说道：“有人要杀我，小师妹不睬我，还……还笑呢！”盈盈叹了口气，轻轻的道：“你额头上都是汗水。”

令狐冲伸袖拂拭，忽然一阵凉风吹来，不禁打了个寒噤，但见繁星满天，已是中夜。

令狐冲神智一清，便即坦然，正要说话，突然盈盈伸手按住了他嘴，低声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令狐冲凝神倾听，果然听得远处有三人的脚步声传来。

又过一会，听得一人说道：“这里还有两个死尸。”令狐冲认出说话的是祖千秋。另一人道：“啊，这是少林派中的和尚。”却是老头子发现了觉月的尸身。

盈盈慢慢缩转了手，只听得计无施道：“这三人也都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，怎地都死在这里？咦，这人是辛国梁，他是少林派的好手。”祖千秋道：“是谁这样厉害，一举将少林派的四名好手杀了？”老头子嗫嚅道：“莫非……莫非是黑木崖上的人物？甚至是东方教主自己？”计无施道：“瞧来倒也甚像。咱们赶紧把这四具尸体埋了，免得给少林派中人瞧出踪迹。”祖千秋道：“倘若真是黑木崖人物下的下，他们也就不怕给少林派知道。说不定故意遗尸于此，向少林派示威。”计无施道：“若要示威，不会将尸首留在这荒野之地。咱们若非凑巧经过，这尸首给鸟兽吃了，就也未必会发现。朝阳神教如要示威，多半便将尸首悬在通都大邑，写明是少林派的弟子，这才教少林派面上无光。”祖千秋道：“不错，多半是黑木崖人物杀了这四人后，又去追敌，来不及掩埋尸首。”

跟着便听得一阵挖地之声，三人用兵刃掘地，掩埋尸体。令狐冲寻思：“这三人和黑木崖东方教主定然大有渊源，否则不会费这力气。”

忽听得祖千秋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这是甚么，一颗丸药。”计无施嗅了几嗅，说道：“这是少林派的治伤灵药，大有起死回生之功。定是这几个少林弟子的衣袋里掉出来的。”祖千秋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计无施道：“许多年前，我曾在一个少林老和尚处见过。”祖千秋道：“既是治伤灵药，那可妙极，老兄，你拿去给你那不死姑娘服了，治她的病。”老头子道：“我女儿的死活，也管不了这许多，咱们赶紧去找令狐公子，送给他服。”

令狐冲心头一阵感激，寻思：“这是盈盈掉下的药丸。怎地去向老头子要回来，给她服下？”一转头，淡淡月光下只见盈盈微微一笑，扮个鬼脸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，笑容说不出的动人，真不信她便在不久之前，曾连杀四名少林好手。

但听得一阵抛石搬土之声，三人将死尸埋好。老头子道：“眼下有个难题，夜猫子，你扔我想想。”计无施道：“甚么难题？”老头子道：“这当儿令狐公子一定是和……和圣姑她在一起。我送这颗药丸去，非撞到圣姑不可。圣姑生气把我杀了，也没甚么，只怕这么一来，定要冲撞了她，惹得她生气，那可大大的不妙。”

令狐冲向盈盈瞧了一眼，心道：“原来他们叫你圣姑，又对你怕成这个样子。你为甚么动不动便杀人？”

计无施道：“今日咱们在道上见到的那三个瞎子，倒有用处。咱们明日一早追到那三个瞎子，要他们将药丸送去给令狐公子。他们眼睛是盲的，就算见到圣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，也无杀身之祸。”祖千秋道：“我却在疑心，只怕这三人所以剜去眼睛，便是因为见到圣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之故。”老头子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不错！若非如此，怎地三个人好端端地都坏了眼睛？这四名少林弟子只怕也是运气不好，无意中撞见了圣姑和令狐公子。”

三人半晌不语，令狐冲心中疑团愈多，只听得祖千秋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盼令狐公子伤势早愈，圣姑尽早和他成为神仙眷属。他二人一日不成亲，江湖上总是难得安宁。”

令狐冲大吃一惊，偷眼向盈盈瞧去，夜色朦胧中隐隐可见她脸上晕红，目光中却射出了恼怒之意。令狐冲生怕她跃出去伤害了老头子等三人，伸出右手，轻轻握住她左手，但觉她全身都在颤抖，也不知是气恼，还是害羞。

祖千秋道：“咱们在五霸冈上聚集，圣姑竟然会生这么大的气。其实男欢女爱，理所当然。像令狐公子那样潇洒仁侠的豪杰，也只有圣姑那样美貌

的姑娘才配得上。为甚么圣姑如此了不起的人物，却也像世俗女子那般扭扭捏捏？她明明心中喜欢令狐公子，却不许旁人提起，更不许人家见到，这不是……不是有点不近情理吗？”

令狐冲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却不知此言是真是假？”突然觉得掌中盈盈那只小手一摔，要将自己手掌甩脱，急忙用力握住，生怕她一怒之下，立时便将祖千秋等三人杀了。

计无施道：“圣姑虽是黑木崖上了不起的人物，便东方教主，也从来对她没半点违拗，但她毕竟是个年轻姑娘。世上的年轻姑娘初次喜欢了一个男人，纵然心中爱煞，脸皮子总是薄的。咱们这次拍马屁拍在马脚上，虽是一番好意，还是惹得圣姑发恼，只怪大伙儿都是粗鲁汉子，不懂得女孩儿家的心事。来到五霸冈上的姑娘大嫂，本来也有这么几十个，偏偏她们的性子，跟男子汉可也没多大分别。五霸冈群豪聚会，拍马屁圣姑生气。这一回事传了出去，可笑坏了名门正派中那些狗崽子们。”

老头子朗声道：“圣姑于大伙儿有恩，众兄弟感恩报德，只盼能治好了她心上人的伤。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有甚么错了？哪一个狗崽子敢笑话咱们，老子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。”

令狐冲这时方才明白；一路上群豪如此奉承自己，原来都是为了这个闺名叫作盈盈的圣姑，而群豪突然在五霸冈上一哄而散，也为了圣姑不愿旁人猜知她的心事，在江湖上大肆张扬，因而生气。他转念又想：圣姑以一个年轻姑娘，能令这许多英雄豪杰来讨好自己，自是魔教中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，听计无施说，连号称“天下武功第一”的东方不败，对她也是从不违拗。我令狐冲只是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，和她相识，只不过在洛阳小巷中隔帘传琴，说不上有半点情愫，是不是绿竹翁误会其意，传言出去，以致让圣姑大大的生气呢？

只听祖千秋道：“老头子的话不错，圣姑于咱们有大恩大德，只要能成就这段姻缘，让她一生快乐，大家就算粉身碎骨，那也是死而无悔。在五霸冈上碰一鼻子灰，又算得甚么？只是……只是令狐公子乃华山派首徒，和黑木崖势不两立，要结成这段美满姻缘，恐怕这中间阻难重重。”

计无施道：“我倒有一计在此。咱们何不将华山派的掌门人岳不群抓了来，以死相胁，命他主持这桩婚姻？”祖千秋和老头子齐声道：“夜猫子此计大妙！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即动身，去抓岳不群。”计无施道：“只是那岳先生乃一派掌门，内功剑法俱有极高造诣。咱们对他动粗，第一难操必胜，第二就算擒住了他，他宁死不屈，却又如何？”老头子道：“那么咱们只好绑架他老婆、女儿，加以威逼。”祖千秋道：“不错！但此事须当做得隐秘，不可令人知晓，扫了华山派的颜面。令狐公子如得知咱们得罪了他师父，定然不快。”三人当下计议如何去擒拿岳夫人和岳灵珊。

盈盈突然朗声道：“喂，三个胆大妄为的家伙，快滚得远远地，别惹姑娘生气！”

令狐冲听她忽然开口说话，吓了一跳，使力抓住她手。

计无施等三人自是更加吃惊。老头子道：“是，是……小人……小人……小人……”连说了三声“小人”，惊慌过度，再也接不下去。计无施道：“是，是！咱们胡说八道，圣姑可别当真。咱们明日便远赴西域，再也不回中原来了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这一来，又是三个人给充了军。”

盈盈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谁要你们到西域去？我有一件事，你们三个给我办一办。”计无施等三人大喜，齐声应道：“圣姑但请吩咐，小人自当尽心竭力。”盈盈道：“我要杀一个人，一时却找他不到。你们传下话去。哪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杀了此人，我重重酬谢。”祖千秋道：“酬谢是决不敢当，圣姑要取此人性命，我兄弟三人便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寻到了他。只不知这贼子是谁，竟敢得罪了圣姑？”盈盈道：“单凭你们三人，耳目不广，须当立即传言出去。”三人齐声道：“是！是！”盈盈道：“你们去罢！”

祖千秋道：“是。请问圣姑要杀的，是哪一个大胆恶贼。”盈盈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此人复姓令狐，单名一个冲字，乃华山派门下的弟子。”

此言一出，令狐冲、计无施、祖千秋、老头子四人都大吃一惊。谁都不作声。

过了好半天，老头子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盈盈厉声道：“这个甚么？你们怕五岳剑派，不敢动华山门下的弟子，是不是？”计无施道：“给圣姑办事，别说五岳剑派，便是玉皇大帝，阎罗老子，也敢得罪了。咱们设法去把令狐……令狐冲擒了来，交给圣姑发落。老头子，祖千秋，咱们去罢。”老头子心想：“定是令狐公子在言语上得罪了圣姑，年轻人越相好，越易闹别扭，当年我跟不死她妈好得蜜里调油，可又不是天天吵嘴打架？唉，不死这孩子胎里带病，还不是因为她妈怀着她时，我在她肚子上狠狠打了一拳，伤了胎气？说不得，只好去将令狐公子请了来，由圣姑自己对付他。”

他正在胡思乱想，哪知听得盈盈怒道：“谁叫你们去擒他了？这令狐冲倘若活在世上，于我清白的名声有损。早一刻杀了他，我便早一刻出了心中的恶气。”祖千秋吞吞吐吐的道：“圣姑……”盈盈道：“好，你们跟令狐冲有交情，不愿替我办这件事，那也不妨，我另行遣人传言便是。”三人听她说得认真，只得一齐躬身说道：“谨遵圣姑台命。”

老头子却想：“令狐公子是个仁义之人，老头子今日奉圣姑之命，不得不去杀他，杀了他后，老头子也当自刎以殉。”从怀中取出那颗伤药，放在地下。

三人转身离去，渐渐走远。

令狐冲向盈盈瞧去，见她低了头沉思，心想：“她为保全自己名声，要取我性命，那又是甚么难事了？”说道：“你要杀我，自己动手便是，又何必劳师动众？”缓缓拔出长剑，倒转剑柄，递了过去。

盈盈接过长剑，微微侧头，凝视着他，令狐冲哈哈一笑，将胸膛挺了挺。盈盈道：“你死在临头，还笑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正因为死在临头，所以要笑。”

盈盈提起长剑，手臂一缩，作势便欲刺落，突然转过身去，用力一挥，将剑掷了出去。长剑在黑暗中闪出一道寒光，当的一声，落在远处地下。

盈盈顿足道：“都是你不好，教江湖上这许多人都笑话于我。倒似我一辈子……一辈子没人要了，千方百计的要跟你相好。你……你有甚么了不起？累得我此后再也没脸见人。”令狐冲又哈哈一笑。盈盈怒道：“你还要笑我？还要笑我？”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她这么一哭，令狐冲心下登感歉然，柔情一起，蓦然间恍然大悟：“她在江湖上位望甚尊，这许多豪杰汉子都对她十分敬畏，自必向来十分骄傲，又是女孩儿家，天生的腼腆，忽然间人人都说她喜欢了我，也真难免令她不快。她叫老头子他们如此传言，未必真要杀我，只不过是為了辟谣。她既这

么说，自是谁也不会疑心我跟她在一起了。”柔声道：“果然是我不好，累得损及姑娘清名。在下这就告辞。”

盈盈伸袖拭了拭眼泪，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信步所至，到哪里都好。”盈盈道：“你答允过要保护我的，怎地自行去了？”令狐冲微笑道：“在下不知天高地厚，说这些话，可教姑娘笑话了。姑娘武功如此高强，又怎需人保护？便有一百个令狐冲，也及不上姑娘。”说着转身便走。

盈盈急道：“你不能走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为甚么？”盈盈道：“祖千秋他们已传了话出去，数日之间，江湖上便无人不知，那时人人都要杀你，这般步步荆棘，别说你身受重伤，就是完好无恙，也难逃杀身之祸。”

令狐冲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令狐冲死在姑娘的言语之下，那也不错啊。”走过去拾起长剑插入剑鞘，自忖无力走上斜坡，便顺着山涧走去。

盈盈眼见他越走越远，追了上来，叫道：“喂，你别走！”令狐冲道：“令狐冲跟姑娘在一起，只有累你，还是独自去了的好。”盈盈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咬着嘴唇，心头烦乱之极，见他始终不肯停步，又奔近几步，说道：“令狐冲，你是要迫我亲口说了出来，这才快意，是不是？”令狐冲奇道：“甚么啊？我可不懂了。”

盈盈又咬了咬嘴唇，说道：“我叫祖千秋他们传言，是要你……要你永远在我身边，不离开我一步。”说了这句话后，身子发颤，站立不稳。

令狐冲大是惊奇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我陪伴？”

盈盈道：“不错！祖千秋他们把话传出之后，你只有陪在我身边，才能保全性命。没想到你这不顾死活的小子，竟一点不怕，那不是……那不是反而害了你么？”

令狐冲心下感激，寻思：“原来你当真是对我好，但对着那些汉子，却又死也不认。”转身走到她身前，伸手握住她双手，入掌冰凉，只觉她两只掌心都是冷汗，低声道：“你何苦如此？”盈盈道：“我怕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怕甚么？”盈盈道：“怕你这傻小子不听我话，当真要去江湖涉险，只怕过不了明天，便死在那些不值一文钱的臭家伙手下。”令狐冲叹道：“那些人都是血性汉子，对你又是极好，你为甚么对他们如此轻贱？”

盈盈道：“他们在背后笑我，又想杀你，还不是该死的臭汉子？”令狐冲忍不住失笑，道：“是你叫他们杀我的，怎能怪他们了？再说，他们也没在背后笑你。你听计无施、老头子、祖千秋三人谈到你时，语气何等恭谨？哪里有丝毫笑话你了？”盈盈道：“他们口里没笑，肚子里在笑。”

令狐冲觉得这姑娘蛮不讲理，无法跟她辩驳，只得道：“好，你不许我走，我便在这里陪你便是。唉，给人家斩成十七八块，滋味恐怕也不大好受。”

盈盈听他答允不走，登时心花怒放，答道：“甚么滋味不大好受？简直是难受之极。”

她说这话时，将脸侧了过去。星月微光照映之下，雪白的脸庞似乎发射出柔和的光芒，令狐冲心中一动：“这姑娘其实比小师妹美貌得多，待我又这样好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心中怎地还是对小师妹念念不忘？”

盈盈却不知他正在想到岳灵珊，道：“我给你的那张琴呢？不见了，是不是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是啊，路上没钱使，我将琴拿到典当店里去押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取下背囊，打了开来，捧出了短琴。

盈盈见他包裹严密，足见对自己所赠之物极是重视，心下甚喜，道：“你一天要说几句谎话，心里才舒服？”接过琴来，轻轻拨弄，随即奏起那曲《清

心普善咒》来，问道：“你都学会了没有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差得远呢。”静听她指下优雅的琴音，甚是愉悦。

听了一会，觉得琴音与她以前在洛阳城绿竹巷中所奏的颇为不同，犹如枝头鸟喧，清泉迸发，丁丁东东的十分动听，心想：“曲调虽同，音节却异，原来这《清心普善咒》尚有这许多变化。”

忽然间铮的一声，最短的一根琴弦断了，盈盈皱了皱眉头，继续弹奏，过不多时，又断了一根琴弦。令狐冲听得琴曲中颇有烦躁之意，和《清心普善咒》的琴旨殊异其趣，正讶异间，琴弦拍的一下，又断了一根。

盈盈一怔，将瑶琴推开，嗔道：“你坐在人家身边，只是捣乱，这琴哪里还弹得成？”

令狐冲心道：“我安安静静的坐着，几时捣乱过了？”随即明白：“你自己心神不定，便来怪我。”却也不去跟她争辩，卧在草地上闭目养神，疲累之余，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

次日醒转，见盈盈正坐在涧畔洗脸，又见她洗罢脸，用一只梳子梳头，皓臂如玉，长发委地，不禁行得痴了。盈盈一回头，见他怔怔的呆望自己，脸上一红，笑道：“瞌睡鬼，这时候才醒来。”令狐冲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讪仙的道：“我再回去捉青蛙，且看有没有力气。”盈盈道：“你躺着多歇一会儿，我去捉。”

令狐冲挣扎着想要站起，却是乎足酸软，稍一用力，胸口又是气血翻腾，心下好生烦恼：“死就死，活就活，这般不死不活，废人一个，别说人家瞧着累赘，自己也是讨厌。”

盈盈见他脸色不愉，安慰他道：“你这内伤未必当真难治，这里甚是僻静，左右无事，慢慢养伤，又何必性急？”

山涧之畔地处偏僻，自从计无施等三人那晚经过，此后便无人来。二人一住十余日。盈盈的内伤早就好了，每日采摘野果、捕捉青蛙为食，却见令狐冲一日消瘦一日。她硬逼他服了方生大师留下的药丸，弹奏琴曲抚其入睡，于他伤势也已无半分好处。

令狐冲自知大限将届，好在他生性豁达，也不以为忧，每日里仍与盈盈说笑。

盈盈本来自大任性，但想到令狐冲每一刻都会突然死去，对他更加意温柔，千依百顺的服侍，偶尔忍不住使些小性儿，也是立即懊悔，向他赔话。

这一日令狐冲吃了两个桃子，即感困顿，迷迷糊糊的便睡着了。睡梦中听到一阵哭泣之声，他微微睁眼，见盈盈伏在他脚边，不住啜位。令狐冲一惊，正要问她为何伤心，突然心下明白：“她知道我快死了，是以难过。”伸出左手，轻轻抚摸她的秀发，强笑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！我还有八十年好活呢，哪有这么快便去西天。”

盈盈哭道：“你一天比一天瘦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也不想活了令狐冲听她说得又是诚挚，又是伤心，不由得大为感激，胸口一热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喉头不住有血狂涌，便此人事不知。

那老者转过头来，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向令狐冲一扫，脸上微现诧色，哼了一声。令狐冲举杯说道：“请！”

十八 联手

令狐冲这一番昏迷，实不知过了多少时日，有时微有知觉，身子也如在云端飘飘荡荡，过不多时，又晕了过去。如此时晕时醒，有时似乎有人在他口中灌水，有时又似有人用火在他周身烧炙，手足固然无法动弹，连眼皮也睁不开来。

这一日神智略清，只觉双手手腕的脉门给人抓住了，各有一股炙热之气分从两手脉门中注入，登时和体内所蓄真气激荡冲突。

他全身说不出的难受，只想张口呼喊，却叫不出半点声音，真如身受千般折磨、万种煎熬的酷刑。

如此昏昏沉沉的又不知过了多少日子，只觉每一次真气入体，均比前一次苦楚略减，心下也明白了些，知道有一位内功极高之人在给自己治伤，心道：“难道是师父、师娘请了前辈高人来救我性命？盈盈却到哪里去了？师父、师娘呢？小师妹又怎地不见？”一想到岳灵珊，胸口气血翻涌，便又人事不知。

如此每日有人来给他输送内力。这一日输了真气后，令狐冲神智比前大为清醒，说道：“多……多谢前辈，我……我是在哪里？”缓缓睁开眼来，见到一张满是皱纹的脸，露着温和的笑容。

令狐冲觉得这张脸好生熟悉，迷迷惘惘的看了他一会，见这人头上无发，烧有香疤，是个和尚，隐隐约约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方……方……大师……”

那老僧神色甚是欣慰，微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你认得我了，我是方生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，是。你是方生大师。”这时他察觉处身于一间斗室之中，桌上一灯如豆，发出淡淡黄光，自己睡在榻上，身上盖了棉被。

方生道：“你觉得怎样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我好些了。我……我在哪里？”方生道：“你是在少林寺中。”令狐冲大为惊奇，问道：“我……我在少林寺中？盈盈呢？我怎么会到少林寺来？”方生微笑道：“你神智刚清醒了些，不可多耗心神，以免伤势更有反复。一切以后慢慢再说。”

此后朝晚一次，方生来到斗室，以内力助他疗伤。过了十余日，令狐冲已能坐起，自用饮食，但每次问及盈盈的所在，以及自己何以能来到寺中，方生总是微笑不答。

这一日，方生又替令狐冲输了真气，说道：“令狐少侠，现下你这条命暂且算保住了。但老衲功夫有限，始终无法化去你体内的异种真气，眼前只能拖得一日算一日，只怕过不了一年，你内伤又会大发，那时纵有大罗金仙，也难救你性命了。”令狐冲点头道：“当日平一指平大夫对晚辈也这么说。大师尽心竭力相救，晚辈已感激不尽。一个人寿长短，各有天命，大师功力再高，也不能逆天行事。”方生摇头道：“我佛家不信天命，只讲缘法。当日我曾跟你说过，本寺住持方证师兄内功渊深，倘若和你有缘，能传你《易筋经》秘术，则筋骨尚能转移，何况化去内息异气？我这就带你去拜见方丈，盼你好好对答。”

令狐冲素闻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的声名，心下甚喜，道：“有劳大师引见。就算晚辈无缘，不蒙方丈大师垂青，但能拜见这位当世高僧，也是十分难得的机遇。”当下慢慢起床，穿好衣衫，随着方生大师走出斗室。

一到室外，阳光耀眼，竟如进入了另一个天地，精神为之一爽。

他移步之际，双腿酸软，只得慢慢行走，但见寺中一座座殿堂构筑宏伟。一路上遇到许多僧人，都是远远便避在一旁，向方生合十低首，执礼甚恭。

穿过了三条长廊，来到一间石屋之外。方生向屋外的小沙弥道：“方生有事求见方丈师兄。”小沙弥进去禀报了，随即转身出来，合十道：“方丈有请。”

令狐冲跟在方生之后，走进室去，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僧坐在中间一个蒲团之上。方生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方生拜见方丈师兄，引见华山派首徒令狐冲令狐少侠。”令狐冲当即跪了下去，叩首礼拜。方证方丈微微欠身，右手一举，说道：“少侠少礼，请坐。”

令狐冲拜毕，在方生下首的蒲团上坐了，只见那方证方丈容颜瘦削，神色慈和，也瞧不出有多少年纪，心下暗暗纳罕：“想不到这位名震当世的高僧，竟然如此貌不惊人，若非事先得知，有谁会料得到他是武林中第一大派的掌门。”

方生大师道：“令狐少侠经过三个多月来调养，已好得多了。”令狐冲又是一惊：“原来我昏迷不醒，已有三个多月，我还道只是二十多天的事。”

方证道：“很好。”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少侠，尊师岳先生执掌华山一派，为人严正不阿，清名播于江湖，老衲向来是十分佩服的。”令狐冲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不敢。晚辈身受重伤，不知人事，多蒙方生大师相救，原来已三月有余。我师父、师娘想必平安？”自己师父、师娘是否平安，本不该去问旁人，只是他心下挂念，忍不住脱口相询。

方证道：“听说岳先生、岳夫人和华山派群弟子，眼下都在福建。”

令狐冲当即放宽了心，道：“多谢方丈大师示知。”随即不禁心头一酸：“师父，师娘终于带着小师妹，到了林师弟家里。”

方证道：“少侠请坐。听方生师弟说道，少侠剑术精绝，已深得华山前辈风老先生的真传，实乃可喜可贺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不敢。”方证道：“风老先生归隐已久，老衲只道他老人家已然谢世，原来尚在人间，令人闻之不胜之喜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

方证缓缓说道：“少侠受伤之后，为人所误，以致体内注有多种真气，难以化去，方生师弟已为老衲详告。老衲仔细参详，唯有修习敝派内功秘要《易筋经》，方能以本身功力，逐步化去，若以外力加强少侠之体，虽能延得一时之命，实则乃饮鸩止渴，为患更深。方生师弟三月来以内功延你生命，可是他的真气注入你体内之后，你身体之中可又多了一道异种真气了。少侠试一运气，便当自知。”令狐冲微一运气，果觉丹田中内息澎湃，难以抑制，剧痛攻心，登时身子摇晃，额头汗水涔涔而下。

方生合十道：“老衲无能，致增少侠病苦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大师说哪里话来？大师为晚辈尽心竭力，大耗清修之功。晚辈二世为人，实拜大师再造之恩。”方生道：“不敢。风老先生昔年十老衲有大恩大德，老衲此举，亦不过报答风老先生之恩德于万一。”

方证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说甚么大恩大德，深仇大恨？恩德是缘，冤仇亦是缘，仇恨不可执着，恩德亦不必执着。尘世之事，皆如过眼云烟，百岁之后，更有甚么恩德仇怨？”

方生应道：“是，多谢师兄指点。”

方证缓缓说道：“佛门子弟，慈悲为本，既知少侠负此内伤，自当尽心解救。那《易筋经》神功，乃东上禅宗初祖达摩老祖所创，禅宗二祖慧可大

师得之于老祖。慧可大师本来法名神光，是洛阳人氏，幼通孔老之学，尤精玄理。达摩老祖驻锡本寺之时，神光大师来寺请益。达摩老祖见他所学驳杂，先入之见甚深，自恃聪明，难悟禅理，当下拒不收纳。神光大师苦求良久，始终未得其门而入，当即提起剑来，将自己左臂砍断了。”

令狐冲“啊”的一声，心道：“这位神光大师求法学道，竟如此坚毅。”

方证说道：“达摩老祖见他这等诚心，这才将他收为弟子，改名慧可，终得承受达摩老祖的衣钵，传禅宗法统。二祖跟着达摩老祖所学的，乃是佛法人道，依《楞伽经》而明心见性。我宗武功之名虽然流传天下，实则那是末学，殊不足道。达摩老祖当年只是传授弟子们一些强身健体的法门而已。身健则心灵，心灵则易悟。但后世门下弟子，往往迷于武学，以致舍本逐末，不体老祖当年传授武功的宗旨，可叹，可叹。”说着连连摇头。

过了一会，方证又道：“老祖圆寂之后，二祖在老祖的蒲团之旁见到一卷经文，那便是《易筋经》了。这卷经文义理深奥，二祖苦读钻研，不可得解，心想达摩老祖面壁九年，在石壁畔遗留此经，虽然经文寥寥，必定非同小可，于是遍历名山，访寻高僧，求解妙谛。但二祖其时已是得道高僧，他老人家苦思深虑而不可解，世上欲求智慧深湛更胜于他的大德，那也难得很了。因此历时二十余载，经文秘义，终未能彰。一日，二祖以绝大法缘，在四川峨眉山得晤梵僧般刺密谛，讲谈佛学，大相投机。二祖取出《易筋经》来，和般刺密谛共同研读。二位高僧在峨嵋金顶互相启发，经七七四十九日，终于豁然贯通。”

方生合十赞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”

方证方丈续道：“但那般刺密谛大师所阐发的，大抵是禅宗佛学。直到十二年后，二祖在长安道上遇上一位精通武功的年轻人，谈论三日三晚，才将《易筋经》中的武学秘奥，尽数领悟。”他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那位年轻人，便是唐朝开国大功臣，后来辅佐太宗，平定突厥，出将入相，爵封卫公的李靖。李卫公建不世奇功，想来也是从《易筋经》中得到了不少教益。”

令狐冲“哦”了一声，心想：“原来《易筋经》有这等大来头。”

方证又道：“《易筋经》的功夫圆一身之脉络，系五脏之精神，周而不散，行而不断，气自内生，血从外润。练成此经后，心动而力发，一攒一放，自然而施，不觉其出而自出，如潮之涨，似雷之发。少侠，练那《易筋经》，便如一片小舟于大海巨涛之中，怒浪澎湃之际，小舟自然抛高伏低，何尝用力？若要用力，又哪有力道可用？又从何处用起？”

令狐冲连连点头，觉得这道理果是博大精深，和风清扬所说的剑理颇有相通处。

方证又道：“只因这《易筋经》具如此威力，是以数百年来非其人不传，非有缘不传，纵然是本派出类拔萃的弟子，如无福缘，也不获传授。便如方生师弟，他武功既高，持戒亦复精严，乃是本寺了不起的人物，却未获上代师父传授此经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是。晚辈无此福缘，不敢妄自干求。”

方证摇头道：“不然。少侠是有缘人。”

令狐冲惊喜交集，心中怦怦乱跳，没想到这项少林秘技，连方生大师这样的少林高僧也未蒙传授，自己却是有缘。

方证缓缓的道：“佛门广大，只渡有缘。少侠是风老先生的传人，此是一缘；少侠来到我少林寺中，此又是一缘；少侠不习《易筋经》便须丧命，

方生师弟习之固为有益，不习亦无所害，这中间的分别又是一缘。”

方生合十道：“令狐少侠福缘深厚，方生亦代为欣慰。”

方证道：“师弟，你天性执着，于‘空、无相、无作’这三解脱门的至理，始终未曾参透，了生死这一关，也就勘不破。不是我不肯传你《易筋经》，实是怕你研习这门上乘武学之后，沉迷其中，于参禅的正业不免荒废。”

方生神色惶然，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师兄教诲得是。”

方证微微点头，意示激励，过了半晌，见方生脸现微笑，这才脸现喜色，又点了点头，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这中间本来尚有一重大障碍，此刻却也跨过去了。自达摩老祖以来，这《易筋经》只传本寺弟子，不传外人，此例不能自老衲手中而破。因此少侠须得投我嵩山少林寺门下，为少林派俗家弟子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少侠若不嫌弃，便属老衲门下，为‘国’字辈弟子，可更名为令狐国冲。”

方生喜道：“恭喜少侠，我方丈师兄生平只收过两名弟子，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少侠为我方丈师兄的关门弟子，不但得窥《易筋经》的高深武学，而我方丈师兄所精通的一十二般少林绝艺，亦可量才而授，那时少侠定可光大我们，在武林中放一异彩。”

令狐冲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多承方丈大师美意，晚辈感激不尽，只是晚辈身属华山派门下，不便改投明师。”方证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所说的重大障碍，便是指此而言。少侠，你眼下已不是华山弟子了，你自己只怕还不知道。”

令狐冲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怎么已不是华山派门下？”

方证从衣袖中取出一封信来，道：“请少侠过目。”手掌轻轻一送，那信便向令狐冲身前平平飞来。

令狐冲双手接住，只觉得全身一震，不禁骇然：“这位方丈大师果然内功深不可测，单凭这薄薄一封信，居然便能传过来这等浑厚内力。”见信封上盖着“华山派掌门之印”的朱铃，上书“谨呈少林派掌门大师”，九个字间架端正，笔致凝重，正是师父岳不群的亲笔。令狐冲隐隐感到大事不妙，双手发颤，抽出信纸，看了一遍，真难相信世上竟有此事，又看了一遍，登觉天旋地转，咕咚一声，摔倒在地。

待得醒转，只见身在方生大师怀中，令狐冲支撑着站起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方生问道：“少侠何故悲伤？难道尊师有甚不测么？”令狐冲将书函递过，哽咽道：“大师请看。”

方生接了过来，只见信上写道：“华山派掌门岳不群顿首，书呈少林派掌门大师座前：猥以不德，执掌华山门户。久疏问候，乃阙清音。顷以敝派逆徒令狐冲，秉性顽劣，屡犯门规，比来更结交妖孽，与匪人为伍。不群无能，虽加严训痛惩，迄无显效。为维系武林正气，正派清誉，兹将逆徒令狐冲逐出本派门户。自今而后，该逆徒非复敝派弟子，若再有勾结淫邪、为祸江湖之举，祈我正派诸友共诛之。临书惶愧。言不尽意，祈大师谅之。”

方生看后，也大出意料之外，想不出甚么言语来安慰令狐冲，当下将书信交还方证，见令狐冲泪流满脸，叹道：“少侠，你与黑木崖上的人交往，原是不该。”

方证道：“诸家正派掌门人想必部已接到尊师此信，传谕门下。你就算身上无伤，只须出得此门。江湖之上，步步荆棘；诸凡正派门下弟子，无不以你为敌。”

令狐冲一怔，想起在那山涧之旁，盈盈也说过这么一番话。此刻不但旁门左道之上要杀自己，而正派门下也是人人以己为敌，当真天下虽大，却无容身之所：又想起师恩深重，师父师娘于自己向来便如父母一般，不仅有传艺之德，更兼有养育之恩，不料自己任性妄为，竟给逐出师门。料想师父写这些书信时，心中伤痛恐怕更在自己之上。一时又是伤心，又是惭愧，恨不得一头便即撞死。

他泪眼模糊中，只见方证、方生二僧脸上均有怜悯之色，忽然想起刘正风要金盆洗手，退出武林，只因结交了魔教长老曲洋，终于命丧嵩山派之手，可见正邪不两立，连刘正风如此艺高势大之人，尚且不免，何况自己这样一个孤立无援，卑不足道的少年？更何况五霸冈上群邪聚会，闹出这样人的事来？

方证缓缓的道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纵是十恶不赦的好人，只须心存悔悟，佛门亦是来者不拒。你年纪尚轻，一时失足，误交匪人，难道就此便无自新之路？你与华山派的关连已然一刀两断，今后在我少林门下，痛改前非，再世为人，武林之中，谅来也下见得有什么人能与你为难。”他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却自有一股威严气象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此时我已无路可走，倘若托庇于少林派门下，不但能学到神妙内功，救得性命，而且以少林派的威名，江湖上则是无人敢向方证人师的弟子生事。”

但便在此时，胸中一股倔强之气，勃然而兴，心道：“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，腆颜向别派托庇求生，算甚么英雄好汉？江湖上千千万万人要杀我，就让他们来杀好了。师父不要我，将我逐出了华山派，我便独来独往，却又怎地？”言念及此，不由得热血上涌，口中干渴，只想喝他几十碗烈酒，甚么生死门派，尽数置之脑后，霎时之间，连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灵珊，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般。

他站起身来，向方证及方生跪拜下去，恭恭敬敬的磕了几个头。

二僧只道他已决意投入少林派，脸上都露出广笑容。

令狐冲站起身来，朗声说道：“晚辈既不容于师门，亦无颜改投别派。两位人师慈悲，晚辈感激不尽，就此拜别。”

方证愕然，设想到这少年竟然如此的混不畏死。

方生劝道：“少侠，此事有关你生死大事，千万不可意气用事。”

令狐冲嘿嘿一笑，转过身来，走出了室门。他胸中充满了一股不平之气，步履竟然十分轻捷，大踏步走出了少林寺。

令狐冲出得寺来，心中一股苍苍凉凉，仰天长笑，心想：“正派中人以我为敌，左道之士人人要想杀我，令狐冲多半难以活过今日，且看是谁取了我的性命。”

一摸之下，囊底无钱，腰间无剑，连盈盈所赠的那具短琴也已不知去向，当真是一无所有，了无挂碍，便即走下嵩山。

行到傍晚时分，眼行离少林寺已远，人既疲累，腹中也甚饥饿，寻思：“却到哪里去找些吃的？”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七八人自西方奔来，都是劲装结束，身负兵刃，奔行甚急。令狐冲心想：“你们要杀我，那就动手，免得我又麻烦去找饭吃，吃饱了反正也是死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”当即在道中一站，双手叉腰，大声道：“令狐冲在此。要杀我的便上罢！”

哪知这几名汉子奔到他身前时，只向他瞧了一眼，便即绕身而过。一人

道：“这人是个疯子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是，别要多生事端，耽误了大事。”另一人道：“若给那厮逃了，可糟糕之极。”霎时间便奔得远了。令狐冲心道：“原来他们是去追拿另一个人。”

这几人脚步声方歇，西首传来一阵蹄声，五乘马如风般驰至，从他身旁掠过。驰出十余丈后，忽然一乘马兜了转来，马上是个中年妇人，说道：“客官，借问一声，你可见到一个身穿白袍的老头子吗？这人身材瘦长，腰间佩一柄弯刀。”令狐冲摇头道：“没瞧见。”那妇人更不打话，圈转马头，追赶另外四骑而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他们去追拿这个身穿白袍的老头子？左右无事，去瞧瞧热闹也好。”当下折而东行。走不到一顿饭时分，身后又有十余人追了上来。一行人越过他身畔后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回头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可见到一个身穿白袍的老头子么？这人身材高瘦，腰挂弯刀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没瞧见。”

又走了一会，来到一处三岔路口，西北角上鸾铃声响，三骑马疾奔而至，乘者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。当先一人手扬马鞭，说道：“喂，借问一声，你可见到一个……”令狐冲接口道：“你要问一个身材高瘦，腰悬弯刀，穿一件白色长袍的老头儿，是不是？”三人脸露喜色，齐声道：“是啊，这人在哪里？”令狐冲叹道：“我没见过。”当先那青年大怒，喝道：“没的来消遣老子！你既没见过，怎么知道？”令狐冲微笑道：“没见过的，便不能知道么？”那青年提起马鞭，便要向令狐冲头顶劈落。另一个青年道：“二弟，别多生枝节，咱们快追。”那手扬马鞭的青年哼的一声，将鞭子在空中虚挥一记，纵马奔驰而去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这些人一起去追寻一个白衣老者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去瞧瞧热闹，固然有趣，但如他们知道我便是令狐冲，定然当场便将我杀了。”言念及此，不由得有些害怕，但转念又想：“眼下正邪双方都要取我性命，我躲躲闪闪的，纵然苟延残喘，多活得几日，最后终究难逃这一刀之厄。这等怕得要死的日子，多过一天又有甚么好处？反不如随遇而安，且看是撞在谁的手下送命便了。”当即随着那三匹马激起的烟尘，向前行去。

其后又有几批人赶来，都向他探询那“身穿白袍，身材高瘦，腰悬弯刀”的老者。令狐冲心想：“这些人追赶那白衣老者，都不知他在何处，走的却是同一方向，倒也奇怪。”

又行出里许，穿过一片松林，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平野，黑压压的站荷许多人，少说也有六七百人，只是旷野实在太大，那六七百人置身其间，也不过占了中间小小的一点。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向人群，令狐冲便沿着大路向前。

行到近处，见人群之中有一座小小凉亭，那是旷野中供行旅憩息之用，构筑颇为简陋。那群人围着凉亭，相距约有数丈，却不逼近。

令狐冲再走近十余丈，只见亭中赫然有个白衣老者，孤身一人，坐在一块板桌旁饮酒，他是否腰悬弯刀，一时无法见到。此人虽然坐着，几乎仍有常人高矮。

令狐冲见他在群敌围困之下，居然仍是好整以暇的饮酒，不由得心生敬仰，生平所见所闻的英雄人物，极少有人如此这般豪气干云。他慢慢行前，挤入了人群。

那些人个个都目不转睛的瞧着那白衣老者，对令狐冲的过来丝毫没加留神。

令狐冲凝神向那老者瞧去，只见他容貌清癯，颌下疏疏朗朗一丛花白长

须，垂在胸前，手持酒杯，眼望远处黄土大地和青天相接之所，对围着他的众人竟正眼也不瞧上一眼。他背上负着一个包袱，再看他腰间时，却无弯刀。原来他竟连兵刃也未携带。

令狐冲不知这老者姓名来历，不知何以有这许多武林中人要和他为难，更不知他是正是邪，只是钦佩他这般旁若无人的豪气，又不知不觉间起了一番同病相怜、惺惺相惜之意，当下大踏步向前，朗声说道：“前辈请了，你独酌无伴，未免寂寞，我来陪你喝酒。”走入凉亭，向他一揖，便坐了下来。

那老者转过头来，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向令狐冲一扫，见他不持兵刃，脸有病容，是个素不相识的少年，脸上微现诧异，哼了一声，也不回答。令狐冲提起酒壶，先在老者面前的酒杯中斟了酒，又在另一只杯中斟了酒，举杯说道：“请！”咕的一声，将酒喝干了，那酒极烈，入口有如刀割，便似无数火炭般流入腹中，大声赞道：“好酒！”

只听得凉亭外一条大汉粗声喝道：“兀那小子，快快出来。咱们要跟向老头拚命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我自和向老前辈喝酒，碍你甚么事了？”又斟了一杯酒，咕的一声，仰脖子倒入口中，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好酒！”

左首有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小子走开，别在这里枉送了性命。咱们奉东方教主之命，擒拿叛徒向问天。旁人若来滋扰干挠，教他死得惨不堪言。”

令狐冲向话声来处瞧去，见说话的是个脸如金纸的瘦小汉子，身穿黑衣，腰系黄带。他身旁站着二三百人，衣衫也都是黑的，腰间带子却各种颜色均有。令狐冲蓦地想起，那日在衡山城外见到魔教长老曲洋，他便身穿这样的黑衣，依稀记得腰间所系也是黄带。那瘦子说奉了东方教主之命追拿叛徒，那么这些人都是魔教教众了，莫非这瘦子也是魔教长老？

他又斟一杯酒，仰脖子干了，赞道：“好酒！”向那白衣老者向问天道：“向老前辈，在下喝了您三杯酒，多谢，多谢！”

忽听得东首有人喝道：“这小子是华山派弃徒令狐冲。”令狐冲晃眼瞧去，认出说话的是青城派弟子侯人雄。这时看得仔细了，在他身旁的竟有不少是五岳剑派中的人物。

一名道士朗声道：“令狐冲，你师父说你和妖邪为伍，果然不错。这向问天双手染满了英雄侠士的鲜血，你跟他在一起干甚么？再不给我快滚，大伙儿把你一起斩成了肉酱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位是泰山派的师叔么？在下跟这位向前辈素不相识，只是见你们几百人围住了他一人，那算甚么样子？五岳剑派几时又跟魔教联手了？正邪双方一起来对付向前辈一人，岂不教天下英雄笑话？”那道士怒道：“我们几时跟魔教联手了？魔教追拿他们教下叛徒，我们却是替命丧在这恶贼手下的朋友们复仇。各干各的，毫无关连！”令狐冲道：“好好好，只须你们单打独斗，我便坐着喝酒看热闹。”

侯人雄喝道：“你是甚么东西？大伙儿先将这小子毙了，再找姓向的算帐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要毙我令狐冲一人，又怎用得着大伙儿动手？侯兄自己请上来便是。”侯人雄曾给令狐冲一脚踢下酒楼，知道自己武功不如，还真不敢上前动手，他却不知令狐冲内力已失，已然远非昔比了。旁人似乎忌惮向问天了得，也不敢便此冲入凉亭。

那魔教的瘦小汉子叫道：“姓向的，事已如此，快跟我们去见教主，请他老人家发落，未必便无生路。你也是本教的英雄，难道大家真要斗个血肉横飞，好教旁人笑话么？”

向问天嘿的一声，举杯喝了一口酒，却发出呛啷一声响。

令狐冲见他双手之间竟系着一根铁链，大为惊诧：“原来他是从囚牢中逃出来的，连手上的束缚也尚未去掉。”对他同情之心更盛，心想：“这人已无抗御之能，我便助他抵挡一会，胡里胡涂的在这里送了性命便是。”当即站起身来，双手在腰间一叉，朗声道：“这位向前辈手上系着铁链，怎能跟你们动手？我喝了他老人家三怀好酒，说不得，只好助他抵御强敌。谁要动姓向的，非得先杀了令狐冲不可。”

向问天见令狐冲疯疯癫癫，毫没来由的强自出头，不由得大为诧异，低声道：“小子，你为甚么要帮我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”向问天道：“你的刀呢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在下使剑，就可惜没剑。”向问天道：“你剑法怎样？你是华山派的，剑法恐怕也不怎么高明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原本不怎么高明，加之在下身受重伤，内力全失，更是糟糕之至。”向问天道：“你这人莫名其妙。好，我去给你弄把剑来。”只见白影一晃，他已向群豪冲了过去。

霎时间刀光耀眼，十余件兵刃齐向他砍去。向问天斜刺穿出，向那泰山派的道士欺近。那道士挺剑刺出，向问天身形一晃，闪到了他背后，左时反撞，噗的一声，撞中了那道士后心，双手轻挥，已将他手中长剑卷在铁链之中，右足一点，跃回凉亭。这几下免起鹤落，迅捷无比，正派群豪待要阻截，哪里还来得及？一名汉子追得最快，逼近凉亭不逾数尺，提起单刀砍落，向问天背后如生眼睛，竟不回头，左脚反足踢出，脚底踹中那人胸膛。那人大叫一声，直飞出去，右手单刀这一砍之势力道正猛，擦的一响，竟将自己右腿砍了下来。

泰山派那道人晃了几下，软软的瘫倒，口中鲜血不住涌出。

魔教人丛中彩声如雷，数十人大叫：“向右使好俊的身手。”

向问天微微一笑，举起双手向魔教诸人一抱拳，答谢彩声，手下铁链呛啷直响。他一甩手，那剑嗒的一声，插入了板桌，说道：“拿去使罢！”

令狐冲好生钦佩，心道：“这人睥睨群豪，果然身有惊人艺业。”却不伸手拔剑，说道：“向前辈武功如此了得，又何必晚辈再来出丑。”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告辞了。”向问天尚未回答，只见剑光闪烁，三柄长剑指向凉亭，却是青城派中侯人雄等三名弟子攻了过来。三人三剑都是指向令狐冲，一剑指住他背心，两剑指住他后腰，相距均不到一尺。侯人雄喝道：“令狐冲，给我跪下！”这一声喝过，长剑挺前，已刺到了令狐冲肌肤。

令狐冲心道，“令狐冲堂堂男子，今日虽无幸理，却也不甘死在你青城派这些卑鄙之徒的剑下。”此刻自身已在三剑笼罩之下，只须一转身，那便一剑插入胸膛，二剑插入小腹，当即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跪下便跪下！”右膝微屈，右手已拔起桌上长剑，回手一挥，青城派弟子三只手掌齐腕而断，连着三柄长剑一齐掉在地下。侯人雄等三人脸上登无血色，真难相信世上居然会有此事，惶然失措片刻，这才向后跃开。其中一名青城弟子只有十八九岁，痛得大声号哭起来。令狐冲叹道：“兄弟，是你先要杀我！”

向问天喝彩道：“好剑法！”接着又道：“剑上无劲，内力太差！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岂但内力太差，简直毫无内力。”

突然听得向问天一声呼叱，跟着呛啷啷铁链声响，只见两名黑衣汉子已扑入凉亭，疾攻向问天。这二人一个手执镔铁双怀杖，另一手持双铁牌，都是沉敢兵器，四件兵刃和向问天的铁链相撞，火星四溅。向问天连闪几闪，

欲待抢到那怀杖之人身后，那人双杖严密守卫，护住了周身要害。向问天双下给铁链缚住了，运转不灵。

魔教中连声呼叱，又有二人抢入凉亭。这两人均使八角铜锤，直上直下的猛砸。二人四锤一到，那使双怀杖的便转守为攻。向问天穿来插去，身法灵动之极，却也无法伤到对手。每当有隙可乘，铁链攻向一人，其余三人便奋不顾身的扑上，打法凶悍之极。

堪堪斗了十余招，魔教人众的首领喝道：“八枪齐上。”八名黑衣汉子手提长枪，分从凉亭四面抢上，东南西北每一方均有两杆长枪，朝向问天攒刺。

向问天向令狐冲叫道：“小朋友，你快走罢！”喝声未绝，八根长枪已同时向他刺去。便在此时，四柄铜锤砸他胸腹，双怀杖掠地击他胫骨，两块铁牌向他脸面击到，四面八方，无处不是杀手。这十二个魔教好手各奋平生之力，下手毫不留情。看来人人均知和向问天交手，那是世间最凶险之事，多挨一刻，便是向鬼门关走近了一步。

令狐冲眼见众人如此狠打，向问天势难脱险，叫道：“好不要脸！”

向问天突然迅速无比的旋转身子，甩起手上铁链，撞得一众兵刃叮叮当当直响。他身子便如一个陀螺，转得各人眼也花了，只听得当当两声大响，两块铁牌撞上他的铁链，穿破凉亭顶，飞了出去。向问天更不去瞧对方来招，越转越快，将八根长枪都荡了开去。魔教那首领喝道：“缓攻游斗，耗他力气！”使枪的八人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各退了两步，只待向问天力气稍衰，铁链中露出空隙，再行抢攻。

旁观众人稍有阅历的都看了出来，向问天武功再高，也决难长久旋转不休，如此打法，终究会力气耗尽，束手就擒。

向问天哈哈一笑，突然间左腿微蹲，铁链呼的甩出，打在一名使铜锤之人的腰间。那人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左手铜锤反撞过来，打中自己头顶，登时脑浆迸裂。八名使枪之人八枪齐出，分刺向问天前后左右。向问天甩铁链荡开了两杆枪，其余六人的钢枪不约而同的刺向他左肋。当此情景，向问天避得开一杆枪，避不开第二杆，避得开第二杆，避不开第三杆，更何况六枪齐发？

令狐冲一瞥之下，看到这六枪攒刺，向问天势无可避，脑中灵光一闪，想起了独孤九剑的第四式“破枪式”，当这间不容发之际，哪里还能多想？长剑闪出，只听得当啷一声响，八杆长枪一齐跌落，八枪跌落，却只发出当啷一响，几乎是同时落地。令狐冲一剑分刺八人手腕，自有先后之别，只是剑势实在太快，八人便似同时中剑一般。

他长剑既发，势难中断，跟着第五式“破鞭式”又再使出。这“破鞭式”只是个总名，其中变化多端，举凡钢鞭、铁铜、点穴槌、判官笔、拐子、蛾眉刺、匕首、板斧、铁牌、八角锤、铁椎等等短兵刃皆能破解。但见剑光连闪，两根怀杖、两柄铜锤又皆跌落。十二名攻入凉亭的魔教教众之中，除了一人为向问天所杀、一人铁牌已然脱手之外，其余十人皆是手腕中剑，兵刃脱落。十一人发一声喊，狼狈逃归本阵。

正派群豪情不自禁的大声喝彩：“好剑法！...”华山派剑法，教人大开眼界！”

那魔教首领发了句号令，立时便有五人攻入凉亭。一个中年妇人手持双刀，向令狐冲杀来。四名大汉围攻向问天。那妇人刀法极快，一刀护身，一

刀疾攻，左手刀攻敌时右手刀守御，右手刀攻敌时左手刀守御，双刀连使，每一招均在攻击，同时也是每一招均在守御，守是守得牢固严密，攻亦攻得淋漓酣畅。今狐冲看不清来路，连退了四步。

便在这时，只听呼呼风响，似是有人用软兵刃和向问天相斗，令狐冲百忙中斜眼一瞥，却见两人使链子锤，二人使软鞭，和向问天手上的铁链斗得正烈。链子锤上的钢链甚长，甩将开来，横及丈余，好几次从令狐冲头顶掠过。只听得向问天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！”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向右使，得罪！”原来一根链子锤上的钢链已和向问天手上的铁链缠住。便在这一瞬间，其余三人三般兵刃，同时往向问天身上击来。

向问天“嘿”的一声，运劲猛拉，将使链子锤的拉了过来，正好挡在他的身前。两根软鞭、一枚钢锤尽数击上那人背心。

令狐冲斜刺里刺出一剑，剑势飘忽，止中那妇人的左腕，却听得当的一声，长剑一弯，那妇人手中柳叶刀竟不跌落，反而一刀横扫过来。令狐冲一惊，随即省悟：“她腕上有钢制护腕，剑刺不入。”手腕微翻，长剑挑上，噗的一声，刺入她左肩“肩贞穴”。那妇人一怔，但她极为勇悍，左肩虽然剧痛，右手刀仍是奋力砍出。令狐冲长剑闪处，那妇人右肩的“肩贞穴”又再中剑。她兵刃再也拿捏不住，使劲将双刀向令狐冲掷出，但双臂使不出力道，两柄刀只掷出一尺，便即落地。

令狐冲刚将那妇人制服，右首正派群豪中一名道士挺剑而上，铁青着脸喝道：“华山派中，只怕没这等妖邪剑法。”今狐冲见他装束，知是泰山派的长辈，想是他不忿同门为向问天所伤，上来找还场子。令狐冲虽为师父革逐，但自幼便在华山派门下，五岳剑派，同气连枝，见到这位泰山派前辈，自然而然有恭敬之意，倒转长剑，剑尖指地，抱拳说道：“弟子没敢得罪了泰山派的师伯。”

那道人道号天乙，和天门、天松等道人乃是同辈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使的是甚么剑法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弟子所使剑法，乃华山派长辈所传。”天乙道人哼了一声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不知到哪里去拜了个妖魔为师，看剑！”挺剑向令狐冲当胸刺到，剑光闪烁，长剑发出嗡嗡之声，单只这一剑，便罩住了他胸口“膻中”、“神藏”、“灵墟”、“神封”、“步廊”、“幽门”、“通谷”七处大穴，不论他闪向何处，总有一穴会被剑尖刺中。这一剑叫做“七星落长空”，是泰山派剑法的精要所在。

这一招刺出，对方须得轻功高强，立即倒纵出丈许之外，方可避过，但也必须识得这一招“七星落长空”，当他剑招甫发，立即毫不犹豫的飞快倒跃，方能免去剑尖穿胸之祸，而落地之后，又必须应付跟着而来的三招凌厉后着，这三招一着狠似一着，连环相生，实所难当。天乙道人眼见令狐冲剑法厉害，出手第一剑便使上了。自从泰山派前辈创了这招剑招以来，与人动手第一招便即使用，只怕从所未有。

令狐冲一惊之下，猛地想起在思过崖后洞的石壁之上见过这招，当日自己学了来对付田伯光，只是学得不像，未能取胜，但于这招剑法的势路却了然于胸。这时剑气森森，将及于体，更无思索余暇，登时挺剑直刺天乙道人小腹。这一剑正是石壁上的图形，魔教长老用以破解此招，粗看似是与敌人斗个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。其时泰山派这招“七星落长空”分为两节，第一节以剑气罩住敌人胸口七大要穴，当敌人惊慌失措之际，再以第二节中的剑法择一穴而刺。剑气所罩虽是七穴，致敌死命，却只一剑。这一剑不论刺在

哪一穴中，都可克敌取胜，是以既不须同时刺中七穴，也不可能同时刺中七穴。招分两节，本是这一招剑法的厉害之处，但当年魔教长老仔细推敲，正从这厉害之处找出了弱点，待对方第一节剑法使出之后，立时疾攻其小腹，这一招“七星落长空”便即从中断绝，招不成招。

天乙道人一见敌剑来势奥妙，绝无可能再行格架，大惊失色，纵声大叫，料想自己肚腹定然给长剑洞穿，惊惶中也不知痛楚，脑中一乱，只道自己已经死，登时摔倒。其时令狐冲剑尖将及他小腹，便即凝招不发，不料天乙道人大惊之下，竟尔吓得晕了过去。

泰山派门下眼见天乙倒地，均道是为令狐冲所伤，纷纷叫骂，五名青年道人挺剑来攻。这五人都是天乙的门人，心急师仇，五柄长剑犹如狂风暴雨般急刺疾舞。令狐冲长剑连点，五名道士手腕中剑，长剑呛啷、呛啷落地。五人惊惶之下，各自跃开。只见天乙道人颤巍巍的站了起来，叫道，“刺死我了，刺死我了！”

五弟子见他身上无伤，不住大叫，尽皆骇然，不知他是死是活。天乙道人叫了几声，身子一晃，又复摔倒。两名弟子抢过去扶起，狼狈退开。

群豪见令狐冲只使半招，便将泰山派高手天乙道人打得生死不知，无不心惊。

这时围攻向问天的又换了数人。两个使剑的汉子是衡山派中人，双剑起落迅速，找寻向问天铁链中的空隙。另一个左手持盾，右手使刀，却是魔教中的人物，这人以盾护体，展开地堂刀法，滚近向问天足边，以刀砍他下盘。向问天的铁链在盾牌上接连狠击两下，都伤他不到。盾牌下的钢刀陡伸陡缩，招数狠辣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这人盾牌护身，防守严密，但他一出刀攻人，自身便露破绽，立时可断他手臂。”

忽听得身后有人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还要不要性命？”这声音虽然不响，但相距极近，离他耳朵似不过一两尺。令狐冲一惊回头，已和一人面对面而立，两人鼻子几乎相触，急待闪避，那人双掌已按住他胸口，冷冷的道：“我内力一吐，教你肋骨尽断。”

令狐冲心知他所说不虚，站定了不敢再动，连一颗心似也停止了跳动。那人双目凝视着令狐冲，只因相距太近，令狐冲反而无法见到他的容貌，但见他双目神光炯炯，凛然生威，心道：“原来我死在此人手下。”想起生死大事终于有个了断，心下反而舒泰。

那人初见令狐冲眼色中大有惊惧之意，但片刻之间，便现出一般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如此临死不惧，纵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亦所难能，不由得起了钦佩之心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偷袭得手，制你要穴，虽然杀了你，谅你死得不服！”双掌一撤，退了三步。

令狐冲这才看清，这人矮矮胖胖，面皮黄肿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两只手掌肥肥的又小又厚，一掌高，一掌低，摆着“嵩阳手”的架式。令狐冲微笑道：“这位嵩山派前辈，不知尊姓大名？多谢掌下留情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是孝感乐厚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剑法的确甚高，临敌经验却太也不足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惭愧。‘大阴阳手’乐师伯，好快的身手。”乐厚道，“师伯二字，可不敢当！”接着左掌一提，右掌一招便即劈出。他这人形相丑陋，但一掌出手，登时全身犹如渊停岳峙，气度凝重，说不出的好看。

令狐冲见他周身竟无一处破绽，喝彩道：“好掌法！”长剑斜挑，因见乐厚掌法身形中全无破绽，这一剑便守中带攻，九分虚，一分实。乐厚见令狐冲长剑斜挑，自己双掌不论拍向他哪一个部位，掌心都会自行送到他剑尖之上，双掌只拍出尺许，立即收掌跃开，叫道：“好剑法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无礼！”

乐厚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双掌凌空推出，一股猛烈的掌风逼体而至。令狐冲暗叫：“不好！”此时乐厚和他相距甚远，双掌发力遥击，令狐冲无法以长剑挡架，刚要闪避，只觉一股寒气袭上身来，登时机伶伶打了个冷战。乐厚双掌掌力不同，一阴一阳，阳掌先出，阴力却先行着体。令狐冲只一呆，一股炙热的掌风跟着扑到，击得他几乎窒息，身子晃了几晃。

阴阳双掌掌力着体，本来更无幸理，但令狐冲内力虽失，体内真气却充沛欲溢，既有桃谷六仙的真气，又有不戒和尚的真气，在少林寺中养伤，又得了方生大师的真气，每一股都是浑厚之极。这一阴一阳两股掌力打在身上，他体内真气自然而然生出相应之力，护住心脉内脏，不受损伤。但霎时间全身剧震，说不出的难受，生怕乐厚再以掌力击来，当即提剑冲出凉亭，挺剑疾刺而出。

乐厚双掌得手，只道对方纵不立毙当场，也必重伤倒地，哪知他竟是安然无恙，跟着又见剑光点点，指向自己掌心，惊异之下，双掌交错，一拍令狐冲面门，一拍他的小腹。掌力甫吐，突然间一阵剧痛连心，只见自己两只手掌叠在一起，都已穿在对方长剑之上，不知是他用剑连刺自己双掌，还是自己将掌击到他的剑尖之上，但见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后，剑尖从左掌的手背透入五寸有余。

令狐冲倘若顺势挺剑，立时便刺入了他胸膛，但念着他先前掌底留情之德，剑穿双掌后便即凝剑不动。

乐厚大叫一声，双掌回缩，拔离剑锋，倒跃而出。

令狐冲心下歉然，叫道：“得罪了！”他所使这一招是“独孤九剑”中“破掌式”的绝招之一，自从风清扬归隐，从未一现于江湖。

猛听得砰蓬、喀喇之声大作，令狐冲回过头来，但见七八条汉子正在围攻向问天，其中两人掌力凌厉，将那凉亭打得柱断梁折，顶上椽子瓦片纷纷堕下。各人斗得兴发，瓦片落在头顶，都是置之不理。

他便这么望得一眼，乐厚倏地欺近身来，远远发出一掌，掌力击在令狐冲胸口，打得他身子飞了出去，长剑跟着脱手。他背心未曾着地，已有七八人追将过来，齐举兵刃，往他身上砸落。

令狐冲笑道：“捡现成便宜吗？”忽觉腰间一紧，一根铁链飞过来卷住了他身子，便如腾云驾雾般给人拖着凌空而行。

救了令狐冲性命的正是那魔教高手向问天。他受魔教和正教双方围攻追击，势穷力竭之时，突然有这样一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少年出来打抱不平，自是大生知己之感。他一见令狐冲退敌的手段，便知这少年剑法极高，内力却是极差，当此强敌环攻，凶险殊甚，是以一面和敌人周旋，却时时留心令狐冲的战况，眼见他被击飞出，当即飞出铁链，卷了他狂奔。向问天这一展开轻功，当真是疾逾奔马，瞬息之间便已在数十丈外。

后面数十人飞步赶来，只听得数十人大声呼叫：“向问天逃了，向问天逃了！”

向问天大怒，突然回身，向前冲了几步。追赶之人都大吃一惊，急忙停

步。一些下盘功夫较浮，奔得势急，收足不住，直冲过来。向问天飞起左足，将他踢得向人丛中摔了过去，当即转身又奔。众人又随后追来，但这时谁也不敢发力狂追，和他相距越来越远。

向问天脚下疾奔，心头盘算：“这少年和我素不相识，居然肯为我卖命，这样的朋友，天下到哪里找去？这些兔崽子阴魂不散，怎生摆脱他们才好？”

奔了一阵，忽然想起一处所在，心头登时一喜：“那地方极好！”转念又想：“只是相去甚远，不知有没有力气奔得到那里。不妨，我若无力气，那些兔崽子们更无力气。”抬头一望太阳，辨明方向，斜刺里横越麦田，径向东北角上奔去。

奔出十余里后，又来到大路，忽有三匹快马从身旁掠过，向问天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！”提气疾冲，追到马匹身后，纵身跃在半空，飞脚将马上乘客踢落，跟着便落上马背，他将令狐冲横放在马鞍桥上，铁链横挥，将另外两匹马上乘客也都击了下来。那二人筋折骨断，眼见不活了。三人都是寻常百姓，看装束不是武林中人，适逢其会，遇上这个煞星，无端送了性命。乘者落地，两匹马仍继续奔驰。向问天铁链挥出，卷住了缰绳，这铁链在他手中挥洒自如，倒似是一条极长的手臂一般。令狐冲见他滥杀无辜，不禁暗暗叹息。

向问天抢得三马，精神大振，仰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那些兔崽子追咱们不上了。”令狐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今日追不上，明日又追上了。”向问天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追他个屁！我将他们一个个杀得干干净净。”

向问天轮流乘坐三马，在大路上奔驰一阵，转入了一条山道，渐行渐高，到后来马匹已不能行。向问天道：“你饿不饿？”令狐冲点头道：“嗯，你有干粮么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没干粮，喝马血！”跳下马来，右手五指在马颈中一抓，登时穿了一洞，血如泉涌。向问天凑口过去，骨嘟骨嘟的喝了几口马血，道：“你喝！”

令狐冲见到这等情景，甚是骇异。向问天道：“不喝马血，怎有力气再战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还要再打？”向问天道：“你怕了吗？”令狐冲豪气登生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说我怕不怕？”就口马颈，只觉马血冲向喉头，当即咽了下去。

马血初入口时血腥刺鼻，但喝得几口，也已不觉如何难闻，令狐冲连喝了十几大口，直至腹中饱胀，这才离嘴。向问天跟着凑口上去喝血，喝不多时，那马支持不住，长声悲嘶，软倒在地。向问天飞起左腿，将马踢入了山涧。令狐冲不禁骇然，这匹马如此庞然大物，少说也有五百来斤，他随意抬足，便踢了出去。向问天跟着又将第二匹马踢下，转过身来，呼的一掌，将第三匹马的后腿硬生生切了下来，随即又切了那马的另一条后腿。那马嘶叫的震天价响，中了向问天一腿后堕入山涧，兀自嘶声不绝。

向问天道：“你拿一条腿！慢慢的吃，可作十日之粮。”令狐冲这才醒悟，原来他割切马腿是作粮食之用，倒不是一味的残忍好杀，当下依言取了一条马腿。见向问天提了马腿径向山岭上行去，便跟在后面。向问天放慢脚步，缓缓而行。令狐冲内力全失，行不到半里，已远远落在后面，赶得气喘吁吁，脸色发青。向问天只得停步等待。又行里许，令狐冲再也走不动了，坐在道旁歇足。

向问天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人倒也奇怪，内力如此差劲，但身中乐厚这混蛋的两次大阴阳手掌力，居然若无其事，可叫人弄不明白。”令狐冲苦笑

道：“哪里是若无其事了？我五脏六腑早给震得颠三倒四，已不知受了几十样内伤。我自己也在奇怪，怎地这时候居然还不死？只怕随时随刻就会倒了下来，再也爬不起身。”向问天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便多歇一会。”令狐冲本想对他说明，自己命不长久，不必相候自己，致为敌人追上，但转念一想，此人甚是豪迈，决不肯抛下自己独自逃生，倘若说这等话，不免将他看得小了。

向问天坐在山石之上，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内力是怎生失去的？”

令狐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事说来当真好笑。”当下将自己如何受伤、桃谷六仙如何为自己输气疗伤、后来不戒和尚又如何再在自己体内输入真气等情简略说了。

向问天哈哈大笑，声震山谷，说道：“这等怪事，我老向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见。”

大笑声中，忽听得远处传来呼喝：“向问天，你逃不掉的，还是乖乖的投降罢。”

向问天仍然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笑，好笑！这桃谷六仙跟不戒和尚，都是天下一等一的糊涂蛋。”又再笑了三声，双眉一竖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大批混蛋追来了。”双手一抄，将令狐冲抱在怀中，那只马腿不便再提，任其弃在道旁，便即提气疾奔。

这一下放足快跑，令狐冲便如腾云驾雾一般，不多时忽见眼前白茫茫一片，果真是钻入了浓雾，心道：“妙极！这一上山，那数百人便无法一拥而上，只须一个个上来单打独斗，我和这位向先生定能对付得了。”可是后面呼叫声竟然越来越远，显然追来之人也均是轻功高手，虽和向问天相较容有不及，但他手中抱了人，奔驰既久，总不免慢了下來。

向问天奔到一处转角，将令狐冲放下，低声道：“别作声。”两个人均贴着山壁而立，片刻之间，便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人追近。

追来的两人奔跑迅速，浓雾中没见到向问天和令狐冲，直至奔过两人身侧，这才察觉，待要停步转身，向问天双掌推出，既狠且准，那两人哼也没哼，便掉下了山涧，过了一会，才腾腾两下闷响，身子堕地。令狐冲心想：“这两人堕下之时，怎地并不呼叫？是了，他两人中了掌力，尚未堕下，便早已死了。”

向问天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这两个混蛋平日耀武扬威，说甚么‘点苍双剑，剑气冲天’，他奶奶的跌入山涧之中，烂个臭气冲天。”

令狐冲曾听说过“点苍双剑”的名头，听说他两人剑法着实了得，曾杀过不少黑道上的厉害人物，没想到莫名其妙的死在这里，连相貌如何也没见到。

向问天又抱起令狐冲，说道：“此去仙愁峡，还有十来里路，一到了峡口，便不怕那些混蛋了。”他脚下越奔越快。却听得脚步声响，又有好几个人追了上来。这时所行的山道转而向东，其侧已无深涧，向问天不能重施故技，躲在山壁间偷袭，只有提气直奔。

只听得呼的一声响，一枚暗器飞了过来，破空声劲急，显然暗器份量甚重。向问天放下令狐冲，回过身来，伸手抄住，骂道：“姓何的，你也来蹚这浑水干甚么？”

浓雾中传来一人声音叫道：“你为祸武林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再接我一锥。”只听得呼呼呼响声不绝，他口说“一锥”，飞射而来的少说也有七八枚飞

锥。

令狐冲听了这暗器破空的凄厉声响，心下暗暗发愁：“风太师叔传我的剑法虽可击打任何暗器，但这飞锥上所带劲力如此厉害，我长剑纵然将其击中，但我内力全无，长剑势必给他震断。”

只见向问天双腿摆了马步，上身前俯，神情甚是紧张，反不如在凉亭中被群敌围困时那么满不在乎。一枚枚飞锥飞到他身前，便都没了声息，想必都给他收了去。

突然响声大盛，不知有多少飞锥同时掷出，令狐冲知道这是“满天花雨”的暗器手法，本来以此手法发射暗器，所用的定是金钱镖、铁莲子等等细小暗器，这飞锥从破空之声中听来，每枚若无斤半，也有一斤，怎能数十枚同时发出？他听到这凌厉的破空之声，自然而然的身子往地下一伏，却听得向问天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！”似是身受重伤。

令狐冲大惊，纵身过去，挡在他的前面，急问：“向先生，你受了伤吗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成了，你……你……快走……”令狐冲大声道：“咱二人同生共死，令狐冲决不舍你独生！”

只听得追敌大声呼叫：“向问天中了飞锥！”白雾中影影绰绰，十几个人渐渐逼近。

便在此时，令狐冲猛觉一股劲风从身右掠过，向问天哈哈大笑，前面十人纷纷倒地。原来他将数十枚飞锥都接在手中，却假装中锥受伤，令敌人不备，随即也以“满天花雨”手法射了出去。其时浓雾弥天，视界不明；而令狐冲惶急之声出于真诚，对方听了，尽皆深信不疑；再加向问天居然也能以“满天花雨”手法发射如此沉重暗器，大出追者意料之外，是以追在最前的十余人或死或伤，竟无一人幸免。

向问天抱起令狐冲，转身又奔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小兄弟，你很有义气。”他想令狐冲挺身而出，胡乱打抱不平，还不过是少年人的古怪脾气，可是自己适才假装身受重伤，装得极像，令狐冲竟不肯舍己逃生，决意同生共死，那真是江湖上最可宝贵的“义气”。

过得少时，敌人又渐渐追近，只听得嗖嗖之声不绝，暗器连续飞至。向问天窜高伏低的闪避，追者更加迫近，他将令狐冲放下，一声大喝，回身冲入追敌人丛之中，乒乒乓乓几声响，又再奔回，背上已负了一人。他将那人双手用自己手腕上的铁链绕住，负在背上。这才将令狐冲抱起，继续奔跑，笑道：“咱们多了块活盾牌。”

那人大叫：“别放暗器！别放暗器！”可是追敌置之不理，暗器发之不已。那人突然大叫一声：“哎唷！”背心上被暗器打中。向问天背负活盾牌，手抱令狐冲，仍是奔跃迅捷。背上那人大声叱骂：“王崇古，他妈的你不讲义气，明知我……哎哟，是袖箭，你奶奶的，张芙蓉你这骚狐狸，你……你借刀杀人。”只听得噗噗之声连响，那人叫骂之声渐低，终于一声不响。向问天笑道：“活盾牌变了死盾牌。”

他不须顾忌暗器，提气急奔，转了两个山坳，说道：“到了！”吁了一口长气，哈哈大笑，心怀大畅，最后这十里山道实是凶险万分，是否能摆脱追敌，当时实在殊无把握。

令狐冲放眼望去，心下微微一惊，眼前一条窄窄的石梁，通向一个万仞深谷，所见到的石梁不过八九尺长，再过去便云封雾锁，不知尽头。向问天低声道：“白雾之中是条铁索，可别随便踏上去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！”忍

不住心惊：“这石梁宽不逾尺，下临深谷，本已危险万状，再换作了铁索，以我眼前功力，绝难渡过。”

向问天放开了缠在“死盾牌”手上的铁链，从他腰间抽出一柄长剑，递给令狐冲，再将“盾牌”竖在身前，静待追敌。

等不到一盏茶时分，第一批追敌已然赶到，正、魔双方的人物均有。众人见地形险恶，向问天作的是背水为阵之势，倒也不敢逼近。过了一会，追敌越来越多，均聚在五六丈外，大声喝骂，随即暗器、飞蝗石、袖箭等纷纷打了过来。向问天和令狐冲缩在“盾牌”之后，诸般暗器都打他们不到。

蓦地里一声大吼，声震山谷，一名莽头陀手舞禅杖冲来，一柄七八十斤的铁禅杖往向问天腰间砸到。向问天一低头，禅杖自头顶掠过，铁链着地挥出，抽他脚骨。那头陀这一杖用力极猛，无法收转挡架，当即上跃闪避。向问天铁链急转，已卷住他右踝，乘势向前一送，使上借力打力之法，那头陀立足不定，向前摔出，登时跌向深谷。向问天一抖一送，已将铁链从他足踝放开。那头陀惊吼声惨厉之极，一路自深谷中传上来。众人听了无不毛骨悚然，不自禁的都退开几步，似怕向问天将自己也摔下谷去。

僵持半晌，忽有二人越众而出。一人手挺双戟，另一个是个和尚，持一柄月牙铲。两人并肩齐上，双戟一上一下，戳定向问天面门与小腹，那月牙铲却往他左肋推倒。这三件兵刃都斤两甚重，挟以浑厚内力，攻出时大具威势。二人看准了地形，教向问天无法向旁踏出，非以铁链硬接硬格不可。果然向问天铁链挥出，当当当三响，将双戟和月牙铲尽数砸开，四件兵刃上发出点点火花，那是硬碰硬的打法，更无取巧余地。对面人丛中彩声大作。

那二人手中兵刃被铁链荡开，随即又攻了上去，当当当三响，四件兵刃再度相交。那和尚和那汉子都晃了几下，向问天却稳稳站住。他不等敌人缓过气来，大喝一声，疾挥铁链击出。二人分举兵刃挡住，又爆出当当当三声急响。那和尚大声吼叫，抛去月牙铲，口中鲜血狂喷。那汉子高举双戟，对准向问天刺去。向问天挺直胸膛，不挡不架，哈哈一笑，只见双戟刺到他胸口半尺之处，忽然软软的垂了下来。那汉子顺着双戟落下之势，俯伏于地，就此一动不动，竟已被向问天的硬劲活生生震死。

聚在山峡前的群豪相顾失色，无人再敢上前。

向问天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跟他们耗上了，你坐下歇歇。”说着坐了下来，抱膝向天，对众人正眼也不瞧上一眼。

忽听得有人朗声说道：“大胆妖邪，竟敢如此小视天下英雄。”四名道人挺剑而上，走到向问天面前，四剑一齐横转，说道：“站起来交手。”向问天嘿嘿一笑，冷冷的道：“姓向的惹了你们峨嵋派甚么事了？”左手一名道士说道：“邪魔外道为害江湖，我辈修真之士伸张正义，除妖灭魔，责无旁贷。”向问天笑道：“好一个除妖灭魔，责无旁贷！你们身后这许多人中，有一半是魔教中人，怎地不去除妖灭魔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先诛首恶！”

向问天仍是抱膝而坐，举头望着天上浮云，淡淡的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错，不错！”

突然间一声大喝，身子纵起，铁链如深渊腾蛟，疾向四人横扫而至。这一下奇袭来得突兀之至，总算四名道人都是峨嵋派好手，仓卒中三道长剑下竖，挡在腰间，站在最右的第四名道士长剑刺出，指向向问天咽喉。只听得拍的一声响，三柄长剑齐被铁链打弯，向问天一侧头，避开了这一剑。那道人剑势如风，连环三剑，逼得向问天无法缓手。其余三名道人退了开去，换

了剑又再来斗。四道剑势相互配合，宛似一个小小的剑阵。四柄长剑天矫飞舞，忽分忽合。

令狐冲瞧得一会，见向问天挥舞铁链时必须双手齐动，远不及单手运使的灵便，时刻一长，难免落败，从向问天右侧踏上，长剑刺出，疾取一道的肋下。这一剑出招的方位古怪之极，那道士万难避开，噗的一声，肋下已然中剑。令狐冲心念电闪：“听说峨嵋派向来洁身自好，不理江湖上的闲事，声名极佳，我助向先生解围，却不可伤这道士性命。”剑尖甫刺入对方肌肤，立刻回剑，但临时强缩，剑招便不精纯。那道人手臂下压，竟然不顾痛楚，强行将他的长剑挟住。

令狐冲长剑回拖，登时将那道人的手臂和肋下都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便这么一缓，另一名中年道人的长剑击了过来，砸在令狐冲剑上。令狐冲手臂一麻，便欲放手撤剑，但想兵器一失，便成废人，拼命抓住剑柄，只觉剑上劲力一阵阵传来，疾攻自己心脉。

第一名道士肋下中剑，受伤不重，但他以手臂挟剑，给令狐冲长剑拖回时所划的口子却深及见骨，鲜血狂涌，无法再战。其余两名道人这时已在令狐冲背后，正和向问天激斗，二道剑法精奇，双剑联手，守得严谨异常。

向问天接斗数招，便退后一步，一连退了十余步，身入白雾之中。二道继续前攻，长剑前半截已没入雾中。石梁彼端突然有人大叫：“小心，再过去便是铁索桥！”这“桥”字刚出口，只听得二道齐声惨呼，身子向前疾冲，钻入了白雾，显得身不由主，给向问天拖了过去。惨呼声迅速下沉，从桥上传入谷底，霎时之间便即无声无息。

向问天哈哈大笑，从白雾中走将出来，蓦见令狐冲身子摇摇欲坠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令狐冲在凉亭中以“独孤九剑”连续伤人，四个峨嵋派道士眼见之下，自知剑法决非其敌，但都已瞧出他内力平平。此刻那道士便将内力源源不绝的攻将过去。别说令狐冲此时内力全失，即在往昔，究竟修为日浅，也非这个已练了三十余年峨嵋内家心法的道人之可比，幸好他体内真气充沛，一时倒也不致受伤，但气血狂翻乱涌，眼前金星飞舞。忽觉背心“大椎穴”上一股热气透入，手上的压力立时一轻，令狐冲精神一振，知道已得向问天之助，但随即察觉，向问天竟是将对方攻来的内力导引向下，自手臂传至腰肋，又传至腿脚，随即在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那道人察觉到不妙，大喝一声，撒剑后跃，叫道：“吸星妖法。吸星妖法！”

群众听到“吸星妖法”四字，有不少人脸上便即变色。

向问天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吸星大法，哪一位有兴致的便上来试试。”

魔教中那名黄带长老嘶声说道：“难道那任……任……又出来了？咱们回去禀告教主，再行定夺。”魔教人众答应了一声，一齐转身，百余人中登时散去了一半。其余正教中人低声商议了一会，便有人陆陆续续的散去，到得后来，只剩下寥寥十余人。

只听得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：“向问天，令狐冲，你们竟使用吸星妖法，堕入万劫不复之境，此后武林朋友对付你们两个，更不必计较手段是否正当。这是你们自作自受，事到临头，可别后悔。”向问天笑道：“姓向的做事，几时后悔过了？你们数百人围攻我等二人，难道便是正当手段了？嘿嘿，可

笑啊可笑。”脚步声响，那十余人也都走了。

向问天侧耳倾听，察知来追之敌确已远去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批狗家伙必定去而复回。你伏在我背上。”令狐冲见他神情郑重，当下也不多问，便伏在他背上。向问天弯下腰来，左足慢慢伸落，竟向深谷中走去。令狐冲微微一惊，只见向问天铁链挥出，卷住了山壁旁伸出的一棵树，试了试那树甚是坚牢，吃得住两人身子的份量，这才轻轻向下纵落。两人身悬半空，向问天晃了几下，找到了踏脚之所，当即手腕回力，自相反方向甩去，铁链自树干上滑落。向问天双手在山壁上一按，略行凝定，铁链已卷向脚底一块凸出的大石，两人身子便又下降丈余。

如此不住下落，有时山壁光溜溜地既无树木，又无凸出石块，向问天便即行险，身贴山壁，径自向下滑溜，一溜十余丈，越滑越快，但只须稍有可资借力之处，便施展神功，或以掌拍，或以足踏，延缓下溜之势。

令狐冲身历如此大险，委实惊心动魄，这般滑下深谷，凶险处实不下于适才的激斗，但想这等平生罕历之奇，险固极险，若非遇上向问天这等奇人，只怕百世也是难逢，是以当向问天双足踏上谷底时，他反觉微微失望，恨不得这山谷更深数百丈才好，抬头上望，谷口尽是白云，石梁已成了极细的一条黑影。

令狐冲道：“向先生……”向问天伸出手来，按住他嘴，左手食指向上一指。令狐冲随即醒悟，知道追敌果然去而复来，极目望去，看不到石梁上有何人影。

向问天放开了手，将耳贴山壁倾听，过了好一会，才微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有的守在上面，有的在四处找寻。”转头瞪着令狐冲，说道：“你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姓向的却是旁门妖邪，双方向来便是死敌。你为甚么甘愿得罪正教朋友，这般奋不顾身的来救我性命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适逢其会，和先生联手，跟正教魔教双方群豪周旋一场，居然得能不死，实是侥幸之至。向先生说甚么救命不救命，当真……咳咳……当真是……”向问天接口道：“当真是胡说八道之至，是也不是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可不敢说向先生胡说八道，但若说晚辈有救命之功，却是大大的不对了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姓向的说过了的话，从不改口。我说你于我有救命之恩，便有救命之恩。”令狐冲笑了笑，便不再辩。

向问天道：“刚才那些狗娘养的大叫甚么‘吸星大法’，吓得一哄而散。你可知‘吸星大法’是甚么功夫？他们为甚么这等害怕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正要请教。”向问天皱眉道：“甚么晚辈长辈、先生学生的，教人听了好不耐烦。干脆，你叫我向兄，我教你兄弟便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个晚辈却是不敢。”向问天怒道：“好，你见我是魔教中人，瞧我不起。你救过我性命，老子这条命在与不在，那是稀松平常之至，你瞧我不起，咱们先来打上一架。”他话声虽低，却是怒容满面，显然甚是气恼。

令狐冲笑道：“打架倒也不必，向兄既执意如此，小弟自当从命。”寻思：“我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结交为友，多交一个向问天又有何妨？这人豪迈洒脱，真是一条好汉子，我本来就喜欢这等人物。”俯身下拜，说道：“向兄在上，受小弟一礼。”

向问天大喜，说道：“天下与向某义结金兰的，就只兄弟你一人，你要记好了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小弟受宠若惊之至。”照江湖上惯例，二人结义为兄弟，至少也当撮土为香，立誓他日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，但他二人均

是放荡不羁之人，经此一战，都觉意气相投，肝胆相照，这些磕头结拜的繁文缛节谁都不加理会，说是兄弟，便是兄弟了。

向问天身在魔教，但教中兄弟极少是他瞧得上眼的，今日认了一个义兄弟，心下甚是喜欢，说道：“可惜这里没好酒，否则咱们一口气喝他妈的几十杯，那才痛快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正是，小弟喉头早已馋得发痒，哥哥这一提，可更加不得了。”

向问天向上一指，道：“那些狗崽子还没远去，咱们只好在这谷底熬上几日。兄弟，适才那峨眉派的牛鼻子以内力攻你，我以内力相助，那牛鼻子的内力便怎样了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哥哥似是将那道人的内力都引入了地下。”向问天一拍大腿，喜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兄弟的悟心真好。我这门功夫，是自己无意中想出来的，武林中无人得知，我给取个名字，叫做‘吸功入地小法’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名字倒也奇怪。”向问天道：“我这门功夫，和那武林中人人闻之色变的‘吸星大法’相比，真如小巫见大巫，因此只好称为‘小法’。我这功夫只是移花接木、借力打力的小技，将对方的内力导入地下，使之不能为害，于自己可半点也没好处。再者，这功夫只有当对方相攻之时方能使用，却不能拿来攻敌伤人，对方当时但觉内力源源外泄，不免大惊失色，过不多时，便即复元。我料到他们必定去而复回，因那峨眉派的牛鼻子功力一复，便知我这‘吸功入地小法’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，其实不足为惧。你哥哥素来不喜搞这些骗人的伎俩，因此从来没有用过。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向问天从不骗人，今日为了小弟，却破了戒。”向问天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从不骗人，却也未必，只像向峨眉派松纹道人这等小脚色，你哥哥可还真不屑骗他。要骗人，就得拣件大事，骗得惊天动地，天下皆知。”

两人相对大笑，生怕给上面的敌人听见了，虽然压低了笑声，却笑得甚为欢畅。

黑白子待长剑刺到，左手食中二指陡地伸出，往剑刃上挟去。旁观五人见他行此险着，都不禁“咦”的一声。

十九 打赌

这时两人都已甚为疲累，分别倚在山石旁闭目养伸。

令狐冲不久便睡着了。睡梦之中，忽见盈盈手持三只烤熟了的青蛙，递在他手里，问道：“你忘了我么？”令狐冲大声道：“没有忘，没有忘！你……你到哪里去了？”见盈盈的影子忽然隐去，忙叫：“你别去！我有很多话跟你说。”却见刀枪剑戟，纷纷杀来，他大叫一声，醒了过来。向问天笑嘻嘻的道：“梦见了情人么？要说很多话？”

令狐冲脸上一红，也不知说了甚么梦话给他听了去。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你要见情人，只有养好了伤，治好了病，才能去找她。”令狐冲黯然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情人。再说，我的伤是治不好的。”向问天道：“我欠了你一命，虽是自己兄弟，总是心中不舒服，非还你一条命不可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定可治好你的伤。”

令狐冲虽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毕竟是出于无奈，只好淡然处之，听向问天说自己之伤可治，此言若从旁人口中说出，未必能信，但向问天实有过人之能，武功之高，除了太师叔风情扬外，生平从所未睹，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份量之重，无可言喻，心头登时涌起一股喜悦之情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说了两个“我”字，却接不下话去。这时一弯冷月，从谷口照射下来，清光遍地，谷中虽仍是阴森森地，但在令狐冲眼中瞧出来，便如是满眼阳光。

向问天道：“咱们去见一个人。这人脾气十分古怪，事先不能让他知情。兄弟，你如信得过我，一切便由我安排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那有甚么信不过的？哥哥是要设法治我之伤，这是死马当活马医，本来是没有指望之事。治得好是谢天谢地，治不好是理所当然。”

向问天伸舌头舐了舐嘴唇，道：“那条马腿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？他妈的，杀了这许多兔崽子，山谷里却一个也不见。”

令狐冲见他这份神情，知他是想寻死尸来吃，心下骇然，不敢多说，又即闭眼入睡。

第二日早晨，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这里除了青草苔藓，甚么也没有，咱们在这里挨下去，非去找死尸来吃不可，可是昨天跌在这山谷中的，个个又老又韧，我猜你吃起来胃口不会太好。”

令狐冲忙道：“简直半点胃口也没有。”

向问天笑道：“咱们只好觅路出去。我先给你的相貌改上一改。”到山谷里去抓了些烂泥，涂在他脸上，随即伸手在自己下巴上揉了一会，神力到处，长须尽脱，双手再在自己头上一阵搓揉，满头花白头发脱得干干净净，变成了一个油光精滑的秃头。令狐冲见他顷刻之间，相貌便全然不同，又是好笑，又是佩服。向问天又去抓些烂泥来，加大自己鼻子，敷肿双颊，此时便是对面细看，也不易辨认。

向问天在前觅路而行，他双手拢在袖中，遮住了系在腕上的铁链，只要不出手，谁也认不出这秃头胖子便是那鬚铄潇洒的向问天。

二人在山谷中穿来穿去，到得午间，在山坳里见到一株毛桃，桃子尚青，入口酸涩，两人却也顾不得这许多，采来饱餐了一顿。休息了一个多时辰，又再前行。到黄昏时，向问天终于寻到了出谷的方位，但须翻越一个数百尺的峭壁。他将令狐冲负于背上，腾越而上。

登上峭壁。放眼一条小道蜿蜒于长草之间，虽然景物荒凉，总是出了那

连鸟兽之迹也丝毫不见的绝地，两人部长长吁了口气。

次日清晨，两人径向东行，到得一处大市镇，向问天从怀中取出一片金叶子，要令狐冲去一家银铺兑成了银子，然后投店借宿。向问天叫了一桌酒席，命店小二送来一大坛酒，和令狐冲二人痛饮了半坛，饭也不吃了，一个伏案睡去，一个烂醉于床。直到次日红日满窗，这才先后醒转。两人相对一笑，回想前日凉亭中、石梁上的恶斗，直如隔世。

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你在此稍候，我出去一会。”这一去竟是一个多时辰。令狐冲正自担忧，生怕他遇上了敌人，却见他双手大包小包，挟了许多东西回来，手腕间的铁链也已不知去向，想是叫铁匠给凿开了。向问天打开包裹，一包包都是华贵衣饰，说道：“咱二人都扮成大富商的模样，越阔绰越好。”当下和令狐冲二人里里外外换得焕然一新。出得店时，店小二牵过两匹鞍辔鲜明的高头大马过来，也是向问天买来的。

二人乘马而行，缓缓向东。行得两日，令狐冲感到累了，向问天便雇了大车给他乘坐，到得运河边上，索性弃车乘船，折而南行。一路之上，向问天花钱如流水，身边的金叶子似乎永远用不完。过了长江，运河两岸市肆繁华，向问天所买的衣饰也越来越华贵。

舟中长日，向问天谈些江湖上的轶闻趣事。许多事情令狐冲都是前所未闻，听得津津有味。但涉及黑木岸上魔教之事，向问天却绝口不提，令狐冲也就不问。

这一天将到杭州，向问天又在舟中替令狐冲及自己刻意化装了一会，这才舍舟登陆，买了两匹骏马，乘马进了杭州城。

杭州古称临安，南宋时建为都城，向来是个好去处。进得城来，一路上行人比肩，笙歌处处。令狐冲跟着向问天来到西湖之畔，但见碧波如镜，垂柳拂水，景物之美，直如神仙境地。令狐冲道：“常听人言道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苏州没去过，不知端的，今日亲见西湖，这天堂之誉，确是不虚了。”

向问天一笑，纵马来到一个所在，一边倚着小山，和外边湖水相隔着一条长堤，更是幽静。两人下了马，将坐骑系在河边的柳树之上，向山边的石级上行去。向问天似是到了旧游之地，路径甚是熟悉。转了几个弯，遍地都是梅树，老干横斜，枝叶茂密，想像初春梅花盛开之日，香雪如海，定然观赏不尽。

穿过一大片梅林，走上一条青石板大路，来到一座朱门白墙的大庄院外，行到近处，见大门外写着“梅庄”两个大字，旁边署着“虞允文题”四字。令狐冲读书不多，不知虞允文是南宋破金的大功臣，但觉这几个字儒雅之中透着勃勃英气。

向问天走上前去，抓住门上擦得精光雪亮的大铜环，回头低声道：“一切听我安排。”令狐冲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这座梅庄，显是杭州城大富之家的寓所，莫非所住的是一位当世名医么？”只听得向问天将铜环敲了四下，停一停，再敲两下，停一停，敲了五下，又停一停，再敲三下，然后放下铜环，退在一旁。

过了半响，大门缓缓打开，并肩走出两个家人装束的老者。令狐冲微微一惊，这二人目光炯炯，步履稳重，显是武功不低，却如何在这里干这仆从厮养的贱役？左首那人躬身说道：“两位驾临敝庄，有何贵干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嵩山门下、华山门下弟子，有事求见江南四友，四位前辈。”那人道：“我

家主人向不见客。”说着便欲关门。

向问天从怀中取出一物，展了开来，令狐冲又是一惊，只见他手中之物宝光四耀，乃是一面五色锦旗，上面镶满了珍珠宝石。令狐冲知道是嵩山派左盟主的五岳令旗，令旗所到之处，犹如左盟主亲到，五岳剑派门下，无不凛遵持旗者的号令。令狐冲隐隐觉得不妥，猜想向问天此旗定是来历不正，说不定还是杀了嵩山派中重要人物而抢来的，又想正教中人追杀于他，或许便因此旗而起，他自称是嵩山派弟子，又不知有何图谋？自己答应过一切听他安排，只好一言不发，静观其变。

那两名家人见了此旗，神色微变，齐声道：“嵩山派左盟主的令旗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正是。”右首那家人道：“江南四友和五岳剑派素不往来，便是嵩山左盟主亲到，我家主人也未必……未必……嘿嘿。”下面的话没说下去，意思却甚明显：“便是左盟主亲到，我家主人也未必接见。”嵩山派左盟主毕竟位高望重，这人不愿口出轻侮之言，但他显然认为“江南四友”的身分地位，比之左盟主又高得多了。

令狐冲心道：“这‘江南四友’是何等样人物？倘若他们在武林之中真有这等大来头，怎地从没听师父、师娘提过他四人名字？我在江湖上行走，多听人讲到当世武林中的前辈高人，却也不曾听到有人提及‘江南四友’四字。”

向问天微微一笑，将令旗收入怀中，说道：“我左师侄这面令旗，不过是拿来唬人的。江南四位前辈是何等样人，自不会将这令旗放在眼里……”令狐冲心道：“你说‘左师侄’？居然冒充左盟主的师叔，越来越不成话了。”只听向问天续道：“只是在下一直无缘拜见江南四位前辈，拿这面令旗出来，不过作为信物而已。”

两名家人“哦”了一声，听他话中将江南四友的身分抬得甚高，脸上便和缓了下来。一人道：“阁下是左盟主的师叔？”

向问天又是一笑，说道：“正是。在下是武林中的无名小卒，两位自是不识了。想当年丁兄在祁连山下单掌劈四霸，一剑伏双雄；施兄在湖北横江救孤，一柄紫金八卦刀杀得青龙帮一十三名大头子血溅汉水江头，这等威风，在下却常在心头。”

那两个家人打扮之人，一个叫丁坚，一个叫施令威，归隐梅庄之前，是江湖上两个行事十分辣手的半正半邪人物。他二人一般的脾气，做了事后，绝少留名，是以武功虽高，名字却少有人知。向问天所说那两件事，正是他二人生平的得意杰作。一来对手甚强，而他二人以寡敌众，胜得干净利落；二来这两件事都是曲在对方，二人所作的乃是行侠仗义的好事，这等义举他二人生平所为者甚是寥寥。大凡做了好事，虽不想故意宣扬，为人所知，但若给人无意中知道，毕竟心中窃喜。丁施二人听了向问天这一番话，不由得都脸露喜色。丁坚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小事一件，何足挂齿？阁下见闻倒广博得很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武林中沽名钓誉之徒甚众，而身怀真材实学、做了大事而不愿宣扬的清高之士，却十分难得。‘一字电剑’丁大哥和‘五路神’施九哥的名头，在下仰慕已久。左师侄说起，有事须来杭州向江南四友请教。在下归隐已久，心想江南四友未必见得着，但如能见到‘一字电剑’和‘五路神’二位，便算不虚此行，因此上便答允到杭州来走一趟。左师侄说道：倘若他自己亲来，只怕四位前辈不肯接见，因他近年来在江湖上太过张扬，恐

怕前辈们瞧他不起，倒是在下素来不在外走动，说不定还不怎么惹厌。哈哈，哈哈。”

丁施二人听他既捧江南四友，又大大的捧了自己二人，也是甚为高兴，陪他哈哈的笑了几声，见这秃头胖子虽然面目可憎，但言谈举止，颇具器度，确然不是寻常人物，他既是左冷禅的师叔，武功自必不低，心下也多了几分敬意。

施令威心下已决定代他传报，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这一位是华山派门下？”

向问天抢着道：“这一位风兄弟，是当今华山掌门岳不群的师叔。”

令狐冲听他信口胡言，早已猜到他要给自己捏造一个名字和身分，却决计料不到他竟说自己是师父的师叔。令狐冲虽然诸事满不在乎，但要他冒认是恩师的长辈，究竟心中不安，忍不住身子一震，幸好他脸上涂了厚厚的黄粉，震惊之情丝毫不露。

丁坚和施令威相互瞧了一眼，心下均有些起疑：“这人真实年纪虽瞧不出来，多半未过四十，怎能是岳不群的师叔？”

向问天虽已将令狐冲的面貌扮得大为苍老，但毕竟难以使他变成一个老者，倘若强加化妆，难免露出马脚，当即接口道：“这位风兄弟年纪比岳不群还小了几岁，却是风清扬风师兄独门剑法的唯一传人，剑术之精，华山派中少有人能及。”

令狐冲又是大吃一惊：“向大哥怎地知道我是风太师叔的传人？”随即省悟：“风太师叔剑法如此了得，当年必定威震江湖。向大哥见识不凡，见了我的剑法后自能推想得到。方生大师即看得出，向大哥自也看得出。”

丁坚“啊”的一声，他是使剑的名家，听得令狐冲精于剑法，忍不住技痒，可是见这人满脸黄肿，形貌猥琐，实不像是个精擅剑法之人，问道：“不知二位大名如何称呼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在下姓童，名叫童化金。这位风兄弟，大名是上二下中。”

丁施二人都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向问天暗暗好笑，自己叫“童化金”，便是“铜化金”之意，以铜化金，自然是假货了，这“二中”二字却是将“冲”字拆开来的。武林中并没这样两个人，他二个居然说“久仰，久仰”，不知从何“仰”起？更不用说“久仰”了。

丁坚说道：“两位请进厅上用茶，待在下去禀告敝上，见与不见，却是难言。”向问天笑道：“两位和江南四友名虽主仆，情若兄弟。四位前辈可不会不给丁施二兄的面子。”丁坚微微一笑，让在一旁。向问天便即迈入内，令狐冲跟了进去。

走过一个大天井，天井左右各植一棵老梅，枝干如铁，极是苍劲。来到大厅，施令威请二人就座，自己站着相陪，丁坚进内禀报。

向问天见施令威站着，自己踞坐，未免对他不敬，但他在梅庄身为仆役，却不能请他也坐，说道：“风兄弟，你瞧这一幅画，虽只寥寥数笔，气势可着实不凡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站起身来，走到悬在厅中的那幅大中堂之前。

令狐冲和他同行多日，知他虽十分聪明机智，于文墨书画却并不擅长，这时忽然赞起画来，自是另有深意，当即应了一声，走到画前。见画中所绘是一个仙人的背面，墨意淋漓，笔力雄健，令狐冲虽不懂画，却也知确是力作，又见画上题款是：“丹青生大醉后泼墨”八字，笔法森严，一笔笔便如

长剑的刺划。令狐冲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童兄，我一见画上这个‘醉’字，便十分喜欢。这字中画中，更似乎蕴藏着一套极高明的剑术。”他见到这八字的笔法，以及画中仙人的手势衣折，想到了思过崖后洞石壁上所刻的剑法。

向问天尚未答话，施令威在他二人身后说道：“这位风爷果然是剑术名家。我家四庄主丹青生说道：那日他大醉后绘此一画，无意中将剑法蕴蓄于内，那是他生平最得意之作，酒醒之后再绘不出来。风爷居然能从此画中看出剑意，四庄主定当引为知己。我进去告知。”说着喜孜孜的走了进去。

向问天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风兄弟，原来你懂得书画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甚么也不懂，胡诌几句，碰巧撞中。这位丹青生倘若和我谈书论画，可要我大大出丑了。”

忽听得门外一人大声道：“他从我画中看出了剑法？这人的眼光可了不起啊。”叫嚷声中，走进一个人来，髯长及腹，左手拿着一只酒杯，脸上醺醺然大有醉意。

施令威跟在其后，说道：“这两位是嵩山派童爷，华山派风爷。这位是梅庄四庄主丹青生。四庄主，这位风爷一见庄主的泼墨笔法，便说其中含有一套高明剑术。”

那四庄主丹青生斜着一双醉眼，向令狐冲端相一会，问道：“你懂得画？会使剑？”这两句话问得甚是无礼。

令狐冲见他手中拿的是一只翠绿欲滴的翡翠杯，又闻到杯中所盛是梨花酒，猛地里想起祖千秋在黄河舟中所说的话来，说道：“白乐天杭州喜望诗云：‘红袖织绡夸柿叶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。’饮梨花酒当用翡翠杯，四庄主果然是喝酒的大行家。”他没读过多少书，甚么诗词歌赋，全然不懂，但生性聪明，于别人说过的话，却有耳不忘之才，这时竟将祖千秋的话搬了过来。

丹青生一听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突然一把抱住令狐冲，大叫：“啊哈，好朋友到了。来来来，咱们喝他三百杯去。风兄弟，老夫好酒、好画、好剑，人称三绝。三绝之中，以酒为首，丹青次之，剑道居末。”

令狐冲大喜，心想：“丹青我是一窍不通，我是来求医治伤，终不成跟人家比剑动手。这喝酒吗，却是求之不得。”当即跟着丹青生向内走进去，向问天和施令威跟随在后。穿过一道回廊，来到西首一间房中。门帷掀开，便是一阵扑鼻酒香。

令狐冲自幼嗜酒，只是师父、师娘没给他多少钱零花，自来有酒便喝，也不容他辨选好恶，自从在洛阳听绿竹翁细论酒道，又得他示以各种各样美酒，一来天性相投，二来得了名师指点，此后便赏鉴甚精，一闻到这酒香，便道：“好啊，这儿有三锅头的陈年汾酒。唔，这百草酒只怕已有七十五年，那猴儿酒更是难得。”他闻到猴儿酒的酒香，登时想起六师弟陆大有来，忍不住心中一酸。

丹青生拊掌大笑，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风兄弟一进我酒室，便将我所藏三种最佳名酿报了出来，当真是大名家，了不起！了不起！”

令狐冲见室中琳琅满目，到处都是酒坛、酒瓶、酒葫芦、酒杯，说道：“前辈所藏，岂止名酿三种而已。这绍兴女儿红固是极品，这西域吐鲁番的葡萄酒，四蒸四酿，在当世也是首屈一指的了。”丹青生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我这吐鲁番四然四酿葡萄酒密封于木桶之中，老弟怎地也嗅得出来？”令狐冲微笑道：“这等好酒，即使是藏于地下数丈的地窖之中，也掩不住它的

酒香。”

丹青生叫道：“来来来，咱们便来喝这四蒸四酿葡萄酒。”将屋角落中一只大木桶搬了出来。那木桶已然旧得发黑，上面弯弯曲曲的写着许多西域文字，木塞上用火漆封住，火漆上盖了印，显得极为郑重。丹青生握住木塞，轻轻拨开，登时满室酒香。

施令威向来滴酒不沾唇，闻到这股浓烈的酒气，不禁便有醺醺之意。

丹青生挥手笑道：“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可别醉倒了你。”将三只酒杯并排放了，抱起酒桶往杯中斟去。那酒殷红如血，酒高于杯缘，却不溢出半点。令狐冲心中喝一声彩：“此人武功了得，抱住这百来斤的大木桶向小小酒杯中倒酒，居然齐口而止，实是难能。”

丹青生将木桶挟在肋下，左手举杯，道：“请，请！”双目凝视令狐冲的脸色，瞧他尝酒之后的神情。令狐冲举杯喝了半杯，大声辨味，只是他脸上涂了厚粉，瞧上去一片漠然，似乎不甚喜欢。丹青生神色惴惴，似乎生怕这位酒中行家觉得他这桶酒平平无奇。

令狐冲闭目半晌，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”丹青生问道：“甚么奇怪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此事难以索解，晚辈可当真不明白了。”丹青生眼中闪烁着十分喜悦的光芒，道：“你问的是……”令狐冲道：“这酒晚辈生平只在洛阳城中喝过一次，虽然醇美之极，酒中却有微微的酸味。据一位酒国前辈言道，那是由于运来之时沿途颠动之故。这四蒸四酿的吐鲁番葡萄酒，多搬一次，使减色一次。从吐鲁番来到杭州，不知有几万里路，可是前辈此酒，竟然绝无酸味，这个……”

丹青生哈哈大笑，得意之极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不传之秘，我是用三招剑法向西域剑豪莫花尔彻换来的秘诀，你想知道？”

令狐冲摇头道：“晚辈得尝此酒，已是心满意足。前辈这秘诀，却不敢多问了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喝酒，喝酒。”又倒了三杯，他见令狐冲不问这秘诀，不禁心痒难搔，说道：“其实这秘诀说出来不值一文，可说毫不希奇。”令狐冲知道自己越不想听，他越是要说，忙摇手道：“前辈千万别说，你这三招剑招，定然非同小可。以如此重大代价换来的秘诀，晚辈轻易的便学了去，于心何安？常言道：无功不受禄……”丹青生道：“你陪我喝酒，说得此酒的来历，便是大大的功劳了。这秘诀你非听不可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蒙前辈接见，又赐以极品美酒，已是感激之至，怎可……”丹青生道：“我愿意说，你就听好了。”向问天劝道：“四庄主一番美意，风兄弟不用推辞了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对，对！”笑咪咪的道：“我再考你一考，你可知这酒已有多少年份？”

令狐冲将杯中酒喝干，辨味多时，说道：“这酒另有一个怪处，似乎已有一百二十年，又似只有十二三年。新中有陈，陈中有新，比之寻常白年以上的美酒，另有一股风味。”

向问天眉头微蹙，心道：“这一下可献丑了。一百二十年和十二三年相差百年以上，怎可相提并论。”他生怕丹青生听了不愉，却见这老儿哈哈大笑，一部大胡子吹得笔直，笑道：“好兄弟，果然厉害。我这秘诀便在于此。我跟你讲，那西域剑豪莫花尔彻送了我十桶三蒸三酿的一百二十年吐鲁番美酒，用五匹大宛良马驮到杭州来，然后我依法再加一蒸一酿，十桶美酒，酿

成一桶。屈指算来，正是十二年半以前之事。这美酒历关山万里而不酸，酒味陈中有新，新中有陈，便在于此。”

向问天和令狐冲一齐鼓掌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能酿成这等好酒，便是以十招剑法去换，也是值得。前辈只用三招去换，那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了。”

丹青生更是喜欢，说道：“老弟真是我的知己。当日大哥、三哥都埋怨我以剑招换酒，令我中原绝招传入了西域。二哥虽然笑而不言，心中恐怕也是不以为然。只有老弟才明白我是占了大便宜，咱们再喝一杯。”他见向问天显然不懂酒道，对之便不加理睬。

令狐冲又喝了一杯，说道：“四庄主，此酒另有一个喝法，可惜眼下无法办到。”丹青生忙问：“怎么个喝法？为甚么办不到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吐鲁番是天下最热之地，听说当年玄奘大师到天竺取经，途经火焰山，便是吐鲁番了。”丹青生道：“是啊，那地方当真热得可以。一到夏天，整日浸在冷水桶中，还是难熬，到得冬天，却又奇寒彻骨。正因如此，所产葡萄才与众不同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在洛阳城中喝此酒之时，天时尚寒，那位酒国前辈拿了一大块冰来，将酒杯放于冰上。这美酒一经冰镇，另有一番滋味。此刻正当初夏，这冰镇美酒的奇味，便品尝不到了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我在西域之时，不巧也正是夏天，那莫花尔彻也说过冰镇美酒的妙处。老弟，那容易，你就在我这里住上大半年，到得冬天，咱们同来品尝。”他顿了一顿，皱眉道：“只是要人等上这许多时候，实是心焦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可惜江南一带，并无练‘寒冰掌’、‘阴风爪’一类纯阴功夫的人物，否则……”他一言未毕，丹青生喜叫：“有了，有了！”说着放下酒桶。兴冲冲的走了出去。

令狐冲朝向问天瞧去，满腹疑窦。向问天含笑不语。

过不多时，丹青生拉了一个极高极瘦的黑衣老者进来，说道：“二哥，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你帮帮忙。”令狐冲见这人眉清目秀，只是脸色泛白，似乎是一具僵尸模样，令人一见之下，心中便感到一阵凉意。丹青生给二人引见了，原来这老者是梅庄二庄主黑白子，他头发极黑而皮肤极白，果然是黑白分明。黑白子冷冷的道：“帮甚么忙？”丹青生道：“请你露一手化水成冰的功夫，给我这两位好朋友瞧瞧。”

黑白子翻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怪眼，冷冷的道：“雕虫小技，何足挂齿？没的让大行家笑话。”丹青生道：“二哥，不瞒你说，这位风兄弟说道，吐鲁番葡萄酒以冰镇之，饮来别有奇趣。这大热天却到哪里找冰去？”黑白子道：“这酒香醇之极，何必更用冰镇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吐鲁番是酷热之地……”丹青生道：“是啊，热得紧！”令狐冲道：“当地所产的葡萄虽佳，却不免有些暑气。”丹青生道：“是啊，那是理所当然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暑气带入了酒中，过得百年，虽已大减，但微微一股辛辣之意，终究难免。”丹青生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老弟不说，我还道是我蒸酒之时火头太旺，可错怪了那个御厨了。”令狐冲问道：“甚么御厨？”丹青生笑道：“我只怕蒸酒时火候不对，糟蹋了这十桶美酒，特地到北京皇宫之中，将皇帝老儿的御厨抓了来生火蒸酒。”

黑白子摇头道：“当真是小题大做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若是寻常的英雄侠士，喝这酒时多一些辛辣之气，原亦不妨。但二庄主、四庄主隐居于这风景秀丽的西湖边上，何等清高，

和武林中的粗人大不相同。这酒一经冰镇，去其火气，便和二位高人的身分相配了。好比下棋，力斗搏杀，那是第九流的棋品，一二品的高棋却是入神坐照……”

黑白子怪眼一翻，抓住他肩头，急问：“你也会下棋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在下生平最喜下棋，只可惜棋力不高，于是走遍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，访寻棋谱。三十年来，古往今来的名局，胸中倒记得不少。”黑白子忙问：“记得哪些名局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比如王质在烂柯山遇仙所见的棋局，刘仲甫在骊山遇仙对弈的棋局，王积薪遇狐仙婆媳的对局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黑白子已连连摇头，道：“这些神话，焉能信得？更哪里真有棋谱了？”说着松手放开了他肩头。

向问天道：“在下初时 also 道这是好事之徒编造的故事，但二十五年前见到了刘仲甫和骊山仙姥的对弈图谱，着着精警，实非常人所能，这才死心塌地，相信确非虚言。前辈与此道也有所好吗？”

丹青生哈哈大笑，一部大胡子又直飘起来。向问天问道：“前辈如何发笑？”丹青生道：“你问我二哥喜不喜欢下棋？哈哈，我二哥道号黑白子，你说他喜不喜欢下棋？二哥之爱棋，便如我爱酒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在下胡说八道，当真是班门弄斧了，二庄主莫怪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你当真见过刘仲甫和骊山仙姥对弈的图谱？我在前人笔记之中，见过这则记载，说刘仲甫是当时国手，却在骊山之麓给一个乡下老媪杀得大败，登时呕血数升，这局棋谱便称为《呕血谱》。难道世上真有这局《呕血谱》？他入室来时，神情冷漠，此刻却是十分的热切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在下廿五年之前，曾在四川成都一处世家旧宅之中见过，只因这一局实在杀得大过惊心动魄，虽然事隔廿五年，全数一百一十二着，至今倒还着着记得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一共一百一十二着？你倒摆来给我瞧瞧。来来，到我棋室中去摆局。”

丹青生伸手拦住，道：“且慢！二哥，你不给我制冰，说甚么也不放你走。”说着捧过一只白瓷盆，盆中盛满了清水。

黑白子叹道：“四兄弟各有所痴，那也叫无可如何。”伸出右手食指，插入瓷盆。片刻间水面便浮起一丝丝白气，过不多时，瓷盆边上起了一层白霜，跟着水面结成一片片薄冰，冰越结越厚，只一盏茶时分，一瓷盆清水都化成了寒冰。

向问天和令狐冲都大声喝彩。向问天道：“这‘黑风指’的功夫，听说武林失传已久，却原来二庄主……”丹青生抢道：“这不是‘黑风指’，叫做‘玄天指’，和‘黑风指’的霸道功夫，倒有上下之别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将四只酒杯放在冰上，在杯中倒了葡萄酒，不久酒面上便冒出丝丝白气。令狐冲道：“行了！”

丹青生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果觉既厚且醇，更无半分异味，再加一股清凉之意，沁人心脾，大声赞道：“妙极！我这酒酿得好，风兄弟品得好，二哥的冰制得好。你呢？”向着向问天笑道：“你在旁一搭一档，搭档得好。”

黑白子将酒随口饮了，也不理会酒味好坏，拉着向问天的手，道：“去，去！摆刘仲甫的《呕血谱》给我看。”向问天一扯令狐冲的袖子，令狐冲会意，道：“在下也去瞧瞧。”丹青生道：“那有甚么好看？我跟你不如在这里喝酒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咱们一面喝酒，一面看棋。”说着跟了黑白子和向

问天而去。丹青生无奈，只得挟着那只大酒桶跟入棋室。

只见好大一间房中，除了一张石几、两只软椅之外，空荡荡的一无所所有，石几上刻着纵横十九道棋路，对放着一盒黑子、一盒白子。这棋室中除了几椅棋子之外不设一物，当是免得对局者分心。

向问天走到石几前，在棋盘的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四角摆了势子，跟着在“平部”六三路放了一枚白子，然后在九三路放一枚黑子，在六五路放一枚白子，在九五路放一枚黑子，如此不住置子，渐放渐慢。

黑白双方一起始便缠斗极烈，中间更无一子余裕，黑白子只瞧得额头汗水涔涔而下。

令狐冲暗暗纳罕，眼见他适才以“玄天指”化水成冰，那是何等高强的内功修为，当时他浑不在意：弈棋只是小道，他却瞧得满头大汗；可见关心则乱，此人爱棋成痴，向问天多半是拣正了他这弱点进袭。

黑白子见向问天置了第六十六着后，隔了良久不放下一步棋子，耐不住问道：“下一步怎样？”向问天微笑道：“这是关键所在，以二庄主高见，该当如何？”黑白子苦思良久，沉吟道：“这一子吗？断又不妥，连也不对，冲是冲不出，做活却又活不成。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他手中拈着一枚白子，在石几上轻轻敲击，直过了一顿饭时分，这一子始终无法放入棋局。这时丹青生和令狐冲已各饮了十七八杯葡萄美酒。

丹青生见黑白子的脸色越来越青，说道：“童老兄，这是《呕血谱》，难道你真要我二哥想得呕血不成？下一步怎么下，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吧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好！这第六十七子，下在这里。”于是在“上部”七四路下了一子。

黑白子拍的一声，在大腿上重重一拍，叫道：“好，这一子下在此处，确是妙着。”

向问天微笑道：“刘仲甫此着，自然精彩，但那也只是人间国手的妙棋，和骊山仙姥的仙着相比，却又大大不如了。”黑白子忙问：“骊山仙姥的仙着，却又如何？”向问天道：“二庄主不妨想想看。”

黑白子思索良久，总觉败局已成，难以反手，摇头道：“即是仙着，我辈凡夫俗子怎想得出来？童兄不必卖关子了。”向问天微笑道：“这一着神机妙算，当真只有神仙才想得出来。”黑白子是善弈之人，也就精于揣度对方心意，眼见向问天不将这一局棋爽爽快快地说出，好教人心痒难搔，料想他定是有所企求，便道：“童兄，你将这一局棋说与我听，我也不会白听了你的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莫非向大哥知道这位二庄主的‘玄天指’神功能治我之病，才兜了这样一个大圈子来求他？”

向问天抬起头来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和风兄弟，对四位庄主绝无所求。二庄主此言，可将我二人瞧得小了。”

黑白子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在下失言，这里谢过。”向问天和令狐冲还礼。

向问天道：“我二人来到梅庄，乃是要和四位庄主打一个赌。”黑白子和丹青生齐声问道：“打一个赌？打甚么赌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我赌梅庄之中，无人能在剑法上胜得过这位风兄弟。”黑白子和丹青生一齐转看令狐冲。黑白子神色漠然，不置可否。丹青生却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打甚么赌？”

向问天道：“倘若我们输了，这一幅图送给四庄主。”说着解下负在背

上的包袱，打了开来，里面是两个卷轴。他打开一个卷轴，乃是一幅极为陈旧的图画，右上角题着“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”十字，一座高山冲天而起，墨韵凝厚，气势雄峻之极。令狐冲虽然不懂绘画，也知这幅山水实是精绝之作，但见那山森然高耸，虽是纸上的图画，也令人不由自主的兴高山仰止之感。

丹青生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！”目光牢牢钉住了那幅图画，再也移不开来，隔了良久，才道：“这是北宋范宽的真迹，你……你……却从何处得来？”

向问天微笑不答，伸手慢慢将卷轴卷起。丹青生道：“且慢！”在他手臂上一拉，要阻他卷画，岂知手掌碰到他手臂之上，一股柔和而浑厚的内力涌将出来，将他手掌轻轻弹开。向问天却如一无所知，将卷轴卷好了。丹青生好生诧异，他刚才扯向问天的手臂，生怕撕破图画，手上并未用力，但对方内劲这么一弹，却显示了极上乘的内功，而且显然尚自行有余力。他暗暗佩服，说道：“老童，原来你武功如此了得，只怕不在我四庄主之下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四庄主取笑了。梅庄四位庄主除了剑法之外，哪一门功夫都是当世无敌。我童化金无名小卒，如何敢和四庄主相比？”丹青生脸一沉，道：“你为甚么说‘除了剑法之外’？难道我的剑法还当真及不上他？”

向问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二位庄主，请看这一幅书法如何？”将另一个卷轴打了开来，却是一幅笔走龙蛇的狂草。

丹青生奇道：“咦，咦，咦！”连说三个“咦”字，突然张口大叫：“三哥，三哥！你的性命宝贝来了！”这一下呼叫声音响极，墙壁门窗都为之震动，椽子上灰尘簌簌而落，加之这声叫唤突如其来，令狐冲不禁吃了一惊。

只听得远处有人说道：“甚么事大惊小怪？”丹青生叫道：“你再不来看，人家收了起来，可叫你后悔一世。”外面那人道：“你又觅到甚么冒牌货的书法了，是不是？”

门帷掀起，走进一个人来，矮矮胖胖，头顶秃得油光滑亮，一根头发也无，右手提着一枝大笔，衣衫上都是墨迹。他走近一看，突然双目直瞪，呼呼喘气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真迹！真是……真是唐朝……唐朝张旭的《率意帖》，假……假……假不了！”

帖上的草书大开大阖，便如一位武林高手展开轻功，窜高伏低，虽然行动迅捷，却不失高雅的风致。令狐冲在十个字中还识不到一个，但见帖尾写满了题跋，盖了不少图章，料想此帖的是非同小可。

丹青生道：“这位是我三哥秃笔翁，他取此外号，是因他性爱书法，写秃了千百枝笔，却不是因他头顶光秃秃地。这一节千万不可弄错。”令狐冲微笑应道：“是。”

那秃笔翁伸出右手食指，顺着率意帖中的笔路一笔一划的临空钩勒，神情如醉如痴，对向问天和令狐冲二人固是一眼不瞧，连丹青生的说话也显然浑没听在耳中。

令狐冲突然之间，心头一震：“向大哥此举，只怕全是早有预谋。记得我和他在凉亭中初会，他背上便有这么一个包袱。”但转念又想：“当时包袱之中，未必藏的便是这两个卷轴，说不定他为了来求梅庄的四位庄主治我之病，途中当我在客店中休息之时，出去买来，甚或是偷来抢来。嗯，多半是偷盗而得，这等无价之宝，又哪里买得到手？”耳听得那秃笔翁临空写字，指上发出极轻微的嗤嗤之声，内力之强，和黑白子各擅胜场，又想：“我的内伤乃因桃谷六仙及不戒大师而起，这梅庄三位庄主的内功，似乎不在桃谷

六仙和不戒大师之下，那大庄主说不定更加厉害。再加上向大哥，五人合力，或许能治我之伤了。但愿他们不致大耗功力才好。”

向问天不等秃笔翁写完，便将率意帖收起，包入包裹。

秃笔翁向他愕然而视，过了好一会，说道：“换甚么？”向问天摇头道：“甚么都不能换。”秃笔翁道：“二十八招石鼓打穴笔法！”黑白子和丹青生齐声叫道：“不行！”秃笔翁道：“行，为甚么不行？能换得这幅张旭狂草真迹到手，我那石鼓打穴笔法又何足惜？”

向问天摇头道：“不行！”秃笔翁急道：“那你为甚么拿来给我看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就算是在下的不是，三庄主只当从来没看过便是。”秃笔翁道：“看已经看过了，怎么能只当从来没看过？”向问天道：“三庄主真的要得这幅张旭真迹，那也不难，只须和我们打一个赌。”秃笔翁忙问：“赌甚么？”

丹青生道：“三哥，此人有些疯疯癫癫。他说赌我们梅庄之中，无人能胜得这位华山派风朋友的剑法。”秃笔翁道：“倘若有人胜得了这位朋友，那便如何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倘若梅庄之中，不论哪一位胜得我风兄弟手中长剑，那么在下便将这幅张旭真迹《率意帖》奉送三庄主，将那幅范宽真迹《溪山行旅图》奉送四庄主，还将在下心中所记神仙鬼怪所下的围棋名局二十局，一一录出，送给二庄主。”秃笔翁道：“我们大哥呢？你送他甚么？”

向问天道：“在下有一部《广陵散》琴谱，说不定大庄主他一言未毕，黑白子等三人齐声道：“《广陵散》？”

令狐冲也是一惊：“这《广陵散》琴谱，是曲长老发掘古墓而得，他将之谱入了《笑傲江湖之曲》，向大哥又如何得来？”随即恍然：“向大哥是魔教右使，曲长老是魔教长老，两人多半交好。曲长老得到这部琴谱之后，喜悦不胜，自会跟向大哥说起。向大哥要借来抄录，曲长老自必欣然允诺。”想到谱在人亡，不禁喟然。

秃笔翁摇头道：“自嵇康死后，《广陵散》从此不传，童兄这话，未免是欺人之谈了。”

向问天微笑道：“我有一位知交好友，爱琴成痴。他说嵇康一死，天下从此便无《广陵散》。这套琴谱在西晋之后固然从此湮没，然而在西晋之前呢？”

秃笔翁等三人茫然相顾，一时不解这句话的意思。

向问天道：“我这位朋友心智过人，兼又大胆妄为，便去发掘晋前擅琴名人的坟墓。果然有志者事竟成，他掘了数十个古墓之后，终于在东汉蔡邕的墓中，寻到了此曲。”

秃笔翁和丹青生都惊噫一声。黑白子缓缓点头，说道：“智勇双全，了不起！”

向问天打开包袱，取了一本册子，封皮上写着《广陵散琴曲》五字，随手一翻，册内录的果是琴谱。他将那册子交给令狐冲，说道：“风兄弟，梅庄之中，倘若有哪一位高人胜得你的剑法，兄弟便将此琴谱送给大庄主。”

令狐冲接过，收入怀中，心想：“说不定这便是曲长老的遗物。曲长老既死，向大哥要取他一本琴谱，有何难处？”

丹青生笑道：“这位风兄弟精通酒理，剑法也必高明，可是他年纪轻轻，难道我梅庄之中……嘿嘿，这可太笑话了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倘若我梅庄之中，果然无人能胜得风少侠，我们要赔甚么赌注？”

令狐冲和向问天有约在先，一切听由他安排，但事情演变至斯，觉得向问天做得太也过份，即来求医，怎可如此狂妄，轻视对方？何况自己内力全失，如何能是梅庄中这些高人的对手？便道：“童大哥爱说笑话，区区末学后辈，怎敢和梅庄诸位庄主讲武论剑？”

向问天道：“这几句客气话当然是要说的，否则别人便会当你狂妄自大了。”

秃笔翁似乎没将二人的言语听在耳里，喃喃吟道：“‘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’二哥，那张旭号称‘草圣’，乃草书之圣，这三句诗，便是杜甫在《饮中八仙歌》写张旭的。此人也是‘饮中八仙’之一。你看了这《率意帖》，可以想像他当年酒酣落笔的情景。唉，当真是天马行空，不可羁勒，好字，好字！”丹青生道：“是啊，此人既爱喝酒，自是个大大的好人，写的字当然也不会差的了。”秃笔翁道：“韩愈品评张旭道：‘喜怒窘穷，忧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无聊。不平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’此公正是我辈中人，不平有动于心，发之于草书，有如仗剑一挥，不亦快哉！”提起手指，又临空书写，写了几笔，对向问天道：“喂，你打开来再给我瞧瞧。”

向问天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三庄主取胜之后，这张帖便是你的了，此刻何必心急？”

黑白子善于弈棋，思路周详，未胜算，先虑败，又问：“倘若梅庄之中，无人胜得风少侠的剑法，我们该输甚么赌注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我们来到梅庄，不求一事，不求一物。风兄弟只不过来到天下武学的巅峰之所，与当世高手印证剑法。倘若侥幸得胜，我们转身便走，甚么赌注都不要。”黑白子道：“哦，这位风少侠是求扬名来了。一剑连败‘江南四友’，自是名动江湖。”向问天摇头道：“二庄主料错了。今日梅庄印证剑法，不论谁胜谁败，若有一字泄漏于外，我和风兄弟天诛地灭，乃是狗屎不如之辈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好，好！说得爽快！这房间甚是宽敞，我便和风兄弟来比划两手。风兄弟，你的剑呢？”向问天笑道：“来到梅庄，怎敢携带兵刃？”

丹青生放大喉咙叫道：“拿两把剑来！”

外边有人答应，接着丁坚和施令威各捧一剑，走到丹青生面前，躬身奉上。丹青生从丁坚手中接了剑，道：“这剑给他。”施令威道：“是！”双手托剑，走到令狐冲面前。

令狐冲觉得此事甚为尴尬，转头去瞧向问天。向问天道：“梅庄四庄主剑法通神，风兄弟，你只消学得一招一式，那也是终身受用不尽。”令狐冲眼见当此情势，这场剑已不得不比，只得微微躬身，伸双手接过长剑。

黑白子忽道：“四弟且慢。这位童兄打的赌，是赌我们梅庄之中无人胜得风兄。丁坚也会使剑，他也是梅庄中人，倒也不必定要你亲自出手。”他越听向问天说得有恃无恐，越觉此事不妥，当下决定要丁坚先行出手试招，心想他剑法着实了得，而在梅庄只是家人身分，纵然输了，也无损梅庄令名，一试之下，这风二中剑法的虚实便可知。

向问天道：“是，是。只须梅庄之中有人胜得我风兄弟的剑法，便算是我们输了，也不一定是四位庄主亲自出手。这位丁兄，江湖上人称‘一字电剑’，剑招之快，世所罕见。风兄弟，你先领教这位丁兄的一字电剑，也是好的。”

丹青生将长剑向丁坚一抛，笑道：“你如输了，罚你去吐鲁番运酒。”

丁坚躬身接住长剑，转身向令狐冲道：“丁某领教风爷的剑法。”刷的一声，将剑拔了出来。令狐冲当下也拔剑出鞘，将剑鞘放在石几之上向问天道：“三位庄主，丁兄，咱们是印证剑法，可不用较量内力。”黑白子道：“那自然是点到为止。”向问天道：“风兄弟，你可不得使出丝毫内力。咱们较量剑法，招数精熟者胜，粗疏者败。你华山派的气功，在武林中是有名的，你若以内力取胜，便算是咱们输了。”令狐冲暗暗好笑：“向大哥知我没半分内力，却用这些言语挤兑人家。”便道：“小弟的内力使将出来，教三位庄主和丁施二兄笑掉了牙齿，自然是半分也不敢使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咱们来到梅庄，实出于一片至诚，风兄弟若再过谦，对四位前辈反而不敬了。你华山派‘紫霞神功’远胜于我嵩山派内功，武林中众所周知。风兄弟，你站在我这两只脚印之中，双脚不可移动，和丁兄试试剑招如何？”

他说了这几句话，身子往旁边一让，只见地下两块青砖之上，分别出现了一个脚印，深及两寸。原来他适才说话之时，潜运内力，竟在青砖上硬生生踏出了两个脚印。

黑白子、秃笔翁、丹青生三人齐声喝彩：“好功夫！”眼见向问天口中说话，不动声色的将内力运到了脚底，而踏出的足印之中并无青砖碎粉，两个足印又一般深浅，平平整整，便如细心雕刻出来一般，内力惊人，实非自己所及。丹青生等只道他是试演内功，这等做作虽然不免有些肤浅，非高人所为，但毕竟神功惊人，令人钦佩，却不知他另有深意。令狐冲自然明白，他宣扬自己内功较他为高，他内功已如此了得，自己自然更加厉害，则对方于过招之时便决不敢行使内力，以免自取其辱。再者，自己除剑法之外，其他武功一无可取，轻空纵跃，绝非所长，双足踏在足印之中，只是施展剑法，便可藏拙。

丁坚听向问天要令狐冲双足踏在脚印之中再和自己比剑，显然对自己有轻蔑之意，心下不禁恼怒，但见他踏砖留痕的功力如此深厚，他不禁骇异，寻思：“他们胆敢来向四位庄主挑战，自非泛泛之辈。我只消能和这人斗个平手，便已为孤山梅庄立了一功。”他昔年甚是狂傲，后来遭逢强敌，逼得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幸得“江南四友”出手相救解困，他才投身梅庄，甘为厮役，当年的悍勇凶焰，早已收敛殆尽了。

令狐冲举步踏入了向问天的足印，微笑道：“丁兄请！”丁坚道：“有僭了！”长剑横挥，嗤的一声轻响，众人眼前便是一道长长的电光疾闪而过。他在梅庄归隐十余年，当年的功夫竟丝毫没有搁下。这“一字电剑”每招之出，皆如闪电横空，令人一见之下、惊心动魄，先自生了怯意。当年丁坚乃是败在一个盲眼独行大盗手下，只因对手眼盲，听声辨形，这一字电剑的慑人声势便无所施其技。此刻他将剑法施展出来，霎时之间，满室都是电光，耀人眼目。

但这一字电剑只出得一招，令狐冲便瞧出了其中三个老大破绽。丁坚并不急于进攻，只是长剑连划，似是对来客尽了礼敬之道，真正用意却是要令狐冲神驰目眩之余，难以抵挡他的后着。他使到第五招时，令狐冲已看出了他剑法中的十八个破绽。当下说道：“得罪！”长剑斜斜指出。

其时丁坚一剑正自左而右急掠而过，令狐冲的剑锋距他手腕尚有二尺六七寸左右，但丁坚这一惊之势，正好将自己手腕送到他剑锋上去。这一掠劲道太急，其势已无法收转，旁观五人不约而同的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黑白子手中正扣着黑白两枚棋子，待要掷出击打令狐冲的长剑，以免丁坚手腕切断，但想：“我若出手相助，那是以二敌一，梅庄摆明是输了，以后也不用比啦。”只一迟疑，丁坚的手腕已向剑锋上直削过去。施令威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！”

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刻间，令狐冲手腕轻轻一转，剑锋侧了过来，拍的一声响，丁坚的手腕击在剑锋平面之上，竟然丝毫无损。丁坚一呆，才对对方手下留情，便在这顷刻之间，自己已捡回了一只手掌，此腕一断，终身武功便即废了，他全身都是冷汗，躬身道：“多谢风大侠剑下留情。”令狐冲躬身还礼，说道：“不敢！承让了。”

黑白子、秃笔翁、丹青生见令狐冲长剑这么一转，免得丁坚血溅当场，心下都是大生好感。丹青生斟满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风兄弟，你剑法精奇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不敢当。”接过来喝了。丹青生陪了一杯，又在令狐冲杯中斟满，说道：“风兄弟，你宅心仁厚，保全了丁坚的手掌，我再敬你一杯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那是碰巧，何足为奇？”双手捧杯喝了。丹青生又陪了一杯，再斟了一杯，说道：“这第三杯，咱俩谁都别先喝，我跟你玩玩，谁输了，谁喝这杯酒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那自然是我输的，不如我先喝了。”丹青生摇手道：“别忙，别忙！”将酒杯放在石几上，从丁坚手中接过长剑，道：“风兄弟，你先出招。”

令狐冲喝酒之时，心下已在盘算：“他自称第一好酒，第二好画，第三好剑，剑法必定是极精的。我看大厅上他所画的那幅仙人图，笔法固然凌厉，然而似乎有点管不住自己，倘若他剑法也是这样，那么破绽必多。”当即躬身说道：“四庄主，请你多多容让。”丹青生道：“不用客气，出招。”令狐冲道：“遵命！”长剑一起，挺剑便向他肩头刺出。

这一剑歪歪斜斜，显然全无力气，更加不成章法，天下剑法中决不能有这么一招。丹青生愕然道：“那算甚么？”他既知令狐冲是华山派的，心中一直在思忖华山派的诸路剑法，岂知这一剑之出，浑不是这么一回事，非但不是华山派剑法，甚至不是剑法。

令狐冲跟风清扬学剑，除了学得古今独步的“独孤九剑”之外，更领悟到了“以无招胜有招”这剑学中的精义。这要旨和“独孤九剑”相辅相成，“独孤九剑”精微奥妙，达于极点，但毕竟一招一式，尚有迹可寻，待得再将“以无招胜有招”的剑理加入运用，那就更加的空灵飘忽，令人无从捉摸。是以令狐冲一剑刺出，丹青生心中一怔，立觉倘若出剑挡架，实不知该当如何挡，如何架，只得退了两步相避。

令狐冲一招迫得了坚弃剑认输，黑白子和秃笔翁虽然暗赞他剑法了得，却也并不如何惊奇，心想他既敢来梅庄挑战，倘若连梅庄的一名仆役也斗不过，那未免太过笑话了，待见丹青生被他一剑逼得退出两步，无不骇然。

丹青生退出两步后，立即踏上两步。令狐冲长剑跟着刺出，这一次刺向他左肋，仍是随手而刺，全然不符剑理。丹青生横剑想挡，但双剑尚未相交，立时察觉对方剑尖已斜指自己右肋之下，此处门户大开，对方乘虚攻来，实是无可挽救，这一格万万不可，危急中迅即变招，双足一弹，向后纵开了丈许。他喝一声：“好剑法！”毫不停留的又扑了上来，连人带剑，向令狐冲疾刺，势道甚是威猛。

令狐冲石出他右臂弯处是个极大破绽，长剑遽出，削他右时。丹青生中

途若不变招，那么右时先已被对方削了下来。他武功也真了得，百忙中手腕急沉，长剑刺向地下，借着地下一股反激之力，一个筋斗翻出，稳稳的落在两丈之外，其实背心和墙壁已相去不过数寸，如果这个筋斗翻出时用力稍巨，背心撞上了墙壁，可大失高人的身分了。饶是如此，这一下避得太过狼狈，脸上已泛起了紫红之色。

他是豁达豪迈之人，反而哈哈一笑，左手大拇指一竖，叫道：“好剑法！”舞动长剑，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跟着变“春风杨柳”，又变“腾蛟起凤”，三剑一气呵成，似乎没见他脚步移动，但这三招使出之时，剑尖已及令狐冲面门。

令狐冲斜剑轻拍，压在他剑脊之上，这一拍时刻方位，拿捏得不错分毫，其实丹青生长剑逸到此处，精神气力，径行贯注于剑尖，剑脊处却无半分力道。只听得一声轻响，他手中长剑沉了下去。令狐冲长剑向外一吐，指向他胸口。丹青生“啊”的一声，向左侧纵开。

他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又攻将过来，这一次乃是硬劈硬砍，当头一剑砍落，叫道：“小心了！”他并不想伤害令狐冲，但这一剑“玉龙倒悬”势道凌厉，对方倘若不察，自己一个收手不住，只怕当真砍伤了他。

令狐冲应道：“是！”长剑倒挑，刷的一声，剑锋贴着他剑锋斜削而上。丹青生这一剑如乘势砍下，剑锋未及令狐冲头顶，自己握剑的五根手指已先被削落，眼见对方长剑顺着自己剑锋滑将上来，这一招无可破解，只得左掌猛力拍落，一股掌力击在地下，蓬的一声响，身子向后跃起。已在丈许之外。

他尚未站定，长剑已在身前连划三个圆圈，幻作三个光圈。三个光圈便如有形之物，凝在空中停得片刻，缓缓向令狐冲身前移去，这几个剑气化的光圈骤视之似不及一字电剑的凌厉，但剑气满室，寒风袭体。令狐冲长剑伸出，从光圈左侧斜削过去，那正是丹青生第一招力道已逝，第二招劲力未生之间的一个空隙。丹青生“咦”的一声，退了开去，剑气光出跟着他退开，随即见光圈陡然一缩，跟着胀大，立时便向令狐冲涌去。令狐冲手腕一抖，长剑刺出，丹青生又是“咦”的一声，急跃退开。

如此倏进倏退，丹青生攻得快，退得也是越快，片刻之间，他攻了一十一招，退了一十一次，眼见他须髯俱张，剑光大盛，映得他脸上罩了一层青气，一声断喝，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光圈齐向令狐冲袭到。那是他剑法中登峰造极之作，将数十招剑法合而为一。这数十招剑法每一招均有杀着，每一招均有变化，聚而为一，端的是繁复无比。

令狐冲以简御繁，身子微蹲，剑尖从数十个光圈之下挑上，直指丹青生小腹。

丹青生又是一声大叫，用力跃出，砰的一声，重重坐在石几之上，跟着呛啷一声响，几上酒杯震于地下，打得粉碎。他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风兄弟，你剑法比我高明得太多。来，来，来！敬你三杯酒。”

黑白子和秃笔翁素知这个四弟剑法的造诣，眼见他攻击一十六招，令狐冲双足不离向问天所踏出的足印，却将丹青生逼退了一十八次，剑法之高，实是可畏可佩。

丹青生斟了酒来，和令狐冲对饮三杯，说道：“江南四友之中，以我武功最低，我虽服输，二哥、三哥却不肯服。多半他们都要和你试试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咱二人拆了十几招，四庄主一招未输，如何说是分了胜败？”丹青生摇头道：“第一招便已输了，以后这一十六剑都是多余的。大哥说我风度

不够，果真一点不错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四庄主风度极高，酒量也是一般的极高，”丹青生笑道：“是，是，咱们再喝酒。”

眼见他于剑术上十分自负，今日输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手中，居然毫不气恼，这等潇洒豁达，实是人中第一等的风度，向问天和令狐冲都不禁为之心折。

秃笔翁向施令威道：“施管家，烦你将我那杆秃笔拿来。”施令威应了，出去拿了一件兵刃进来，双手递上。令狐冲一看，竟是一杆精钢所铸的判官笔，长一尺六寸，奇怪的是，判官笔笔头上竟然缚有一束沾过墨的羊毛，恰如是一枝写字用的大笔。寻常判官笔笔头是作点穴之用，他这兵刃却以柔软的羊毛为笔头，点在人身穴道之上，如何能克敌制胜？想来他武功固另有家数，而内力又必浑厚之极，内力到处，虽羊毛亦能伤人。

秃笔翁将判官笔取在手里，微笑道：“风兄，你仍是双足不离足印么？”令狐冲急忙退后两步，躬身道：“不敢。晚辈向前辈请教，何敢托大？”

丹青生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你跟我比剑，站着不动是可以的，跟我三哥比就不行了。”

秃笔翁举起判官笔，微笑道：“我这几路笔法，是从名家笔帖中变化出来的。风兄文武全才，自必看得出我笔法的路子。风兄是好朋友，我这秃笔之上，便不蘸墨了。”

令狐冲微微一怔，心想：“你倘若不当我是好朋友，笔上便要蘸墨。笔上蘸墨，却又怎地？”他不知秃笔翁临敌之时，这判官笔上所蘸之墨，乃以特异药材煎熬而成，着人肌肤后墨痕深印，永洗不脱，刀刮不去。当年武林好手和“江南四友”对敌，最感头痛的对手便是这秃笔翁，一不小心，便给他在脸上画个圆圈，打个交叉，甚或是写上一两个字，那便终身见不得人，宁可给人砍上一刀，断去一臂，也胜于给他在脸上涂抹。秃笔翁见令狐冲和丁坚及丹青生动手时出剑颇为忠厚，是以笔上也不蘸墨了。令狐冲虽不明其意，但想总是对自己客气，便躬身道：“多感盛情。晚辈识字不多，三庄主的笔法，晚辈定然不识。”

秃笔翁微感失望，道：“你不懂书法？好罢，我先跟你解说。我这一套笔法，叫做《裴将军诗》，是从颜真卿所书诗帖中变化出来的，一共二十三字，每字三招至十六招不等，你听好了：‘裴将军！大君制六合，猛将清九垓。战马若龙虎，腾陵何壮哉！’”

令狐冲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心中却想：“管你甚么诗词、书法，反正我一概不懂。”

秃笔翁大笔一起，向令狐冲左颊连点三点，正是那“裴”字的起首三笔，这三点乃是虚招，大笔高举，正要自上而下的划将下来，令狐冲长剑递出，制其机先，疾刺他右肩。秃笔翁迫不得已，横笔封挡，令狐冲长剑已然缩回。两人兵刃并未相交，所使均是虚招，但秃笔翁这路《裴将军诗》笔法第一式便只使了半招，无法使全。他大笔挡了个空，立时使出第二式。令狐冲不等他笔尖递出，长剑便已攻其必救。秃笔翁回笔封架，令狐冲长剑又已缩回，秃笔翁这第二式，仍只使了半招。

秃笔翁一上手便给对方连封二式，自己一套十分得意的笔法无法使出，甚感不耐，便如一个善书之人，提笔刚写了几笔，旁边便有一名顽童来捉他笔杆，拉他手臂，教他始终无法好好写一个字。秃笔翁心想：“我将这首《裴将军诗》先念给他听，他知道我的笔路，制我机先，以后各招可不能顺着次

序来。”大笔虚点，自右上角至左下角弯曲而下，劲力充沛，笔尖所划是个“如”字的草书。令狐冲长剑递出，指向他右肋。秃笔翁吃了一惊，判官笔急忙反挑，砸他长剑，令狐冲这一刺其实并非真刺，只是摆个姿势，秃笔翁又只使了半招。他这笔草书之中，本来灌注了无数精神力气，突然间中途转向，不但笔路登时为之窒滞，同时内力改道，只觉丹田中一阵气血翻涌，说不出的难受。

他呼了口气，判官笔急舞，要使“腾”字那一式，但仍只半招，便给令狐冲攻得回笔拆解。秃笔翁好生恼怒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便只捣乱！”判官笔使得更加快了，可是不管他如何腾挪变化，每一个字的笔法最多写得两笔，便给令狐冲封死，无法再写下去。

他大喝一声，笔法登变，不再如适才那么恣肆流动，而是劲贯中锋，笔致凝重，但锋芒角出，剑拔弩张，大有磊落波磔意态。令狐冲自不知他这路笔法是取意于蜀汉大将张飞所书的《八濠山铭》，但也看出此时笔路与先前已大不相同。他不理对方使的是甚么招式，总之见他判官笔一动，便攻其虚隙。秃笔翁哇哇大叫，不论如何腾挪变化，总是只使得半招，无论如何使不全一招。

秃笔翁笔法又变，大书《怀素自叙帖》中的草书，纵横飘忽，流转无方，心想：“怀素的草书本已十分难以辨认，我草中加草，谅你这小子识不得我这自创的狂草。”他哪知令狐冲别说草书，便是端端正正的真楷也识不了多少，他只得令狐冲能抢先制住自己，由于揣摩到了自己的笔路，其实在令狐冲眼中所见，纯是兵刃的路子，乘暇抵隙，只是攻击对方招数中的破绽而已。

秃笔翁这路狂草每一招仍然只能使出半招，心中郁怒越积越甚，突然大叫：“不打了，不打了！”向后纵开，提起丹青生那桶酒来，在石几上倒了一滩，大笔往酒中一蘸，便在白墙上写了起来，写的正是那首《裴将军诗》。二十三个字笔笔精神饱满，尤其那个“如”字直犹破壁飞去。他写完之后，才松了口气，哈哈大笑，侧头欣赏壁上殷红如血的大字，说道：“好极！我生平书法，以这幅字最佳。”

他越看越得意，道：“二哥，你这间棋室给我住罢，我舍不得这幅字，只怕从今而后，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好字了。”黑白子道：“可以。反正这间屋中除了一张棋枰，甚么也没有，就是你不要，我也得搬地方，对着你这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，怎么还能静心下棋？”秃笔翁对着那几行字摇头晃脑，自称自赞：“便是颜鲁公复生，也未必写得出。”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兄弟，全靠你逼得我满肚笔意，无法施展，这才突然间从指端一涌而出，成此天地间从所未有的杰构。你的剑法好，我的书法好，这叫做各有所长，不分胜败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正是，各有所长，不分胜败。”丹青生道：“还有，全仗我的酒好！”

黑白子道：“我这个三弟天真烂漫，痴于挥毫书写，倒不是比输了不认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在下理会得。反正咱们所赌，只是梅庄中无人能胜过风兄弟的剑法。只要双方不分胜败，这赌注我们也就没输。”黑白子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伸手到石几之下，抽了一块方形的铁板出来。铁板上刻着十九道棋路，原来是一块铁铸的棋枰。他抓住铁棋之角，说道：“风兄，我以这块棋枰作兵刃，领教你的高招。”

向问天道：“听说二庄主这块棋枰是件宝物，能收诸种兵刃暗器。”黑白子向他深深凝视，说道：“童兄当真博闻强记。佩服，佩服，其实我这兵

刃并非宝物，乃是磁铁所制，用以吸住铁制的棋子，当年舟中马上和人对弈，颠簸之际，不敢乱了棋路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令狐冲听在耳里，心道：“幸得向大哥指教，否则一上来长剑给他棋盘吸住，不用打便输了。和此人对敌，可不能让他棋盘和我长剑相碰。”当下剑尖下垂，抱拳说道：“请二庄主指点。”黑白子道：“不敢，风兄的剑法高明，在下生平未睹。请进招！”

令狐冲随手虚削，长剑在空中弯弯曲曲的蜿蜒而前。黑白子一怔，心想：“这是甚么招数？”眼见剑尖指向自己咽喉，当即举枰一封。令狐冲拨转剑头，刺向他的右肩，黑白子又是举枰一挡。令狐冲不等长剑接近棋枰，便已缩回，挺剑刺向他小腹。

黑白子又是一封，心想：“再不反击，如何争先？”下棋讲究一个先手，比武过招也讲究一个先手，黑白子精于棋理，自然深通争先之道，当即举起棋枰，向令狐冲右肩疾砸。这棋枰二尺见方，厚达一寸，乃是一件甚为沉重的兵刃，倘若砸在剑上，就算铁枰上无吸铁的磁性，长剑也非给砸断不可。

令狐冲身子略侧，斜剑往他右肋下刺去。黑白子见对方这一剑虽似不成招式，所攻之处却务须照应，当即斜枰封他长剑，同时又即向前推出。这一招“大飞”本来守中有攻，只要令狐冲应得这招，后着便源源而至。哪知道令狐冲竟不理睬，长剑斜挑，和他抢攻。黑白子这一招守中带攻之作只有半招起了效应，只有招架之功，而无反击之力。

此后令狐冲一剑又是一剑，毫不停留的连攻四十余剑。黑白子左挡右封，前拒后御，守得似乎连水也泼不进去，委实严密无伦。但两人拆了四十余招，黑白子便守了四十余招，竟然腾不出手来还击一招。

秃笔翁、丹青生、丁坚、施令威四人只看得目瞪口呆，眼见令狐冲的剑法既非极快，更不威猛凌厉，变招之际，亦无甚么特别巧妙，但每一剑刺出，总是教黑白子左支右绌，不得不防守自己的破绽。秃笔翁和丹青生自都理会得，任何招数中必有破绽，但教能够抢先，早一步攻击对方的要害，那么自己的破绽便不成破绽，纵有千百处破绽，亦是无妨。令狐冲这四十余招源源不绝的连攻，正是用上了这个道理。

黑白子也是心下越来越惊，只想变招还击，但棋枰甫动，对方剑尖便指向自己露出的破绽，四十余招之中，自己连半手也缓不出来反击，便如是和一个比自己棋力远为高明之人对局，对方连下四十余着，自己每一着都是非应不可。

黑白子眼见如此斗将下去，纵然再拆一百招、二百招，自己仍将处于挨打而不能还手的局面，心想：“今日若不行险，以图一逞，我黑白子一世英名，化为流水。”横过棋枰，疾挥出去，径砸令狐冲的左腰。令狐冲仍是不闪不避，长剑先刺他小腹。这一次黑白子却不收枰防护，仍是顺势砸将过去，似是决意拚命，要打个两败俱伤，待长剑刺到，左手食中二指陡地伸出，往剑刃上挟去，他练就“玄天指”神功，这两根手指上内劲凌厉，实不下于另有一件厉害的兵刃。

旁观五人见他行此险着，都不禁“咦”的一声，这等打法已不是比武较艺，而是生死相搏，倘若他一挟不中，那便是剑刃穿腹之祸。一霎之间，五人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。

眼见黑白子两根手指将要碰到剑刃，不论是否挟中，必将有一人或伤或死。倘若挟中，令狐冲的长剑无法刺出，棋枰便击在他腰间，其势已无可闪

避；但如一挟不中，甚或虽然挟中而二指之力阻不住剑势，那么长剑一通而前，黑白子纵欲后退，亦已不及。

便在黑白子的手指和剑刃将触未触之际，长剑剑尖突然一昂，指向了他咽喉。

这一下变招出于人人意料之外，古往今来武学之中，决不能有这么一招。如此一来，先前刺向小腹的一剑竟是虚招，高手相搏而使这等虚招，直如儿戏。可是此招虽为剑理之所绝无，毕竟已在令狐冲手下使了出来。剑尖上挑，疾刺咽喉，黑白子的棋枰如继续前砸，这一剑定然先刺穿了他喉头。

黑白子大惊之下，右手奋力凝住棋枰不动。他心思敏捷，又善于奔理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料到了对方的心意，如果自己棋枰顿住不砸，对方长剑也不会刺来。

果然令狐冲见他棋枰不再进击，长剑便也凝住不动，剑尖离他咽喉不过数寸，而棋枰离令狐冲腰间也已不过数寸。两人相对僵持，全身没半分颤动。

局势虽似僵持，其实令狐冲已占了全面上风。棋枰乃是重物，至少也须相隔数尺之遥运力击下，方能伤敌，此时和令狐冲只隔数寸，纵然大力向前猛推，也伤他不得，但令狐冲的长剑只须轻轻一刺，便送了对方的性命。双方处境之忧劣，谁也瞧得出来。

向问天笑道：“此亦不敢先，彼亦不敢先，这在棋理之中，乃是‘双活’。二庄主果是大智人勇，和风兄弟斗了个不分胜败。”

令狐冲长剑一撤，退开两步，躬身道：“得罪！”

黑白子道：“童兄取笑了。甚么不胜不败？风兄剑术精绝，在下是一败涂地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二哥，你的棋子暗器是武林中一绝，三百六十一枚黑白子射将出去，无人能挡，何不试试这位风兄弟破暗器的功夫？”

黑白子心中一动，见向问天微微点头，侧头向令狐冲瞧去，却见他丝毫不动声色，忖道：“此人剑法高明之极，当今之世，恐怕只有那人方能胜得过他。瞧他二人神色之中有恃无恐，我便再使暗器，看来也只是多出一次丑而已。”当即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我既已认输，还比甚么暗器？”

令狐冲提起萧来，轻轻一挥，风过萧孔，发出几下柔和的乐音。黄钟公右手在琴弦上拨了几下，琴音响处，琴尾向令狐冲右肩推来。

二十 入狱

秃笔翁只是挂念着那幅张旭的《率意帖》，求道：“童兄，请你再将那帖给我瞧瞧。”向问无微笑道：“只等大庄主胜了我风兄弟，此帖便归三庄主所有，纵然连看三日三夜，也由得你了。”秃笔翁道：“我连看六日六夜！”向问天道：“好，便连看七日七夜。”秃笔翁心痒难搔，问道：“二哥，我去请大哥出手，好不好？”

黑白子道：“你二人在这里陪客，我跟大哥说去。”转身出外。

丹青生道：“风兄弟，咱们喝酒。唉，这坛酒给三哥糟蹋了不少。”说着倒酒入杯。

秃笔翁怒道：“甚么糟蹋了不少？你这酒喝入肚中，化尿拉出，哪及我粉壁留书，万古不朽？酒以书传，千载之下，有人看到我的书法，才知世上有过你这坛吐鲁番红酒。”

丹青生举起酒杯，向着墙壁，说道：“墙壁啊墙壁，你生而有幸，能尝到四太爷手酿的美酒，纵然没有我三哥在你脸上写字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也万古不朽了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比之这堵无知无识的墙壁，晚辈能尝到这等千古罕有的美酒，那更是幸运得多了。”说着举杯干了。向问天在旁陪得两杯，就此停杯不饮。丹青生和令狐冲却酒到杯干，越喝兴致越高。

两人各自喝了十六八杯，黑白子这才出来，说道：“风兄，我大哥有请，请你移步。童兄便在这里再喝几杯如何？”

向问天一愕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”眼见黑白子全无邀己同去之意，终不成硬要跟去？叹道：“在下无缘拜见大庄主，实是终身之憾。”黑白子道：“童兄请勿见怪。我大哥隐居已久，向来不见外客，只是听到风兄剑术精绝，心生仰慕，这才邀请一见，可决不敢对童兄有不敬之意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

令狐冲放下酒杯，心想不便携剑去见主人，当下两手空空，跟着黑白子走出棋室，穿过一道走廊，来到一个月洞门前。

月洞门门额上写着“琴心”两字，以蓝色琉璃砌成，笔致苍劲，当是出于秃笔翁的手笔了。过了月洞门，是一条清幽的花径，两旁修竹婀娜，花径鹅卵石上生满青苔，显得平素少有人行。花径通到三间石屋之前。屋前屋后七八株苍松夭矫高挺，遮得四下里阴沉沉的。黑白子轻轻推开屋门，低声道：“请进。”

令狐冲一进屋门，便闻到一股檀香。黑白子道：“大哥，华山派的风少侠来了。”

内室走出一个老者，拱手道：“风少侠驾临敝庄，未克远迎，恕罪，恕罪。”

令狐冲见这老者六十来岁年纪，骨瘦如柴，脸上肌肉都凹了进去，直如一具骷髅，双目却炯炯有神，躬身道：“晚辈来得冒昧，请前辈恕罪。”那人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黑白子道：“我大哥道号黄钟公，风少侠想必早已知闻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久仰四位庄主的大名，今日拜见清颜，实是有幸。”寻思：“向大哥当真开玩笑，事先全没跟我说及，只说要我一切听他安排。现下他又不在我身边，倘若这位大庄主出下甚么难题，不知如何应付才是。”

黄钟公道：“听说风少侠是华山派前辈风老先生的传人，剑法如神。老朽对风先生的为人和武功向来是十分仰慕的，只可惜缘悭一面。前些时江湖

之间传闻，说道风老先生已经仙去，老朽甚是悼惜。今日得见风老先生的嫡系传人，也算是大慰平生之愿了。不知风少侠是风老先生的子侄么？”

令狐冲寻思：“风太师叔郑重嘱咐，不可泄漏他老人家的行踪。向大哥见了我的剑法，猜到是他老人家所传，在这里大肆张扬不算，还说我也姓风，未免大有招摇撞骗之嫌。但我如直陈真相，却又不妥，”只得含混说道：“我是他老人家的后辈子弟，晚辈资质愚鲁，受教日浅，他老人家的剑法，晚辈学不到十之一二。”

黄钟公叹道：“倘若你真只学到他老人家剑法的十之一二，而我三个兄弟却都败在你的剑下，风老先生的造诣，可真是深不可测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三位庄主和晚辈都只随意过了几招，并未分甚么胜败，便已住手。”黄钟公点了点头，皮包骨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说道：“年轻人不骄不躁，十分难得，请进琴堂用茶。”

令狐冲和黑白子随着他走进琴堂坐好，一名童子捧上清茶。黄钟公道：“听说风少侠有《广陵散》的古谱。这事可真么？老朽颇喜音乐，想到嵇中散临刑时抚琴一曲，说道：‘广陵散从此绝矣！’每自叹息。倘若此曲真能重现人世，老朽垂暮之年得能按谱一奏，生平更无憾事。”说到这里，苍白的脸上竟然现出血色，显得颇为热切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向大哥谎话连篇，骗得他们惨了。我看孤山梅庄四位庄主均非常人，而且是来求他们治我伤病，可不能再卖甚么关子。这本琴谱倘若正是曲洋前辈在东汉蔡甚么人的墓中所得的《广陵散》，该当便给他瞧瞧。”从怀中掏出琴谱，离座而起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大庄主请观。”

黄钟公欠身接过，说道：“《广陵散》绝响于人间已久，今日得睹古人名谱，实是不胜之喜，只是……只是不知……”言下似乎是在说，却又如何得知这确是《广陵散》真谱，并非好事之徒伪造来作弄人的。他随手翻阅，说道：“唔，曲子很长啊。”从头自第一页看起，只瞧得片刻，脸上便已变色。

他右手翻阅琴谱，左手五根手指在桌上作出挑捻按捺的抚琴姿式，赞道：“妙极！和平中正，却又清绝幽绝。”翻到第二页，看了一会，又赞：“高量雅致，深藏玄机，便这么神游琴韵，片刻之间已然心怀大畅。”

黑白子眼见黄钟公只看到第二页，便已有些神不守舍，只怕他这般看下去，几个时辰也不会完，当下插口道：“这位风少侠和华山派的一位童兄到来，说到梅庄之中，若有人能胜得他的剑法……”黄钟公道：“嗯，定须有人能胜得他的剑法，他才肯将这套《广陵散》借我抄录，是也不是？”黑白子道：“是啊，我们三个都败下阵来，若非大哥出马，我孤山梅庄，嘿嘿……”黄钟公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既然不成，我也不成啊。”黑白子道：“我们三个怎能和大哥相比？”黄钟公道：“老了，不中用啦。”

令狐冲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大庄主道号‘黄钟公’，自是琴中高手。此谱虽然难得，却也不是甚么不传之秘，大庄主尽管留下抄录，三日之后，晚辈再来取回便是。”

黄钟公和黑白子都是一愣。黑白子在棋室之中，见向问天大卖关子，一再刁难，将自己引得心痒难搔，却料不到这风二中却十分慷慨。他是善弈之人，便想令狐冲此举必是布下了陷阱，要引黄钟公上当，但又瞧不出破绽。黄钟公道：“无功不受禄。你我素无渊源，焉可受你这等厚礼？二位来到敝庄，到底有何见教，还盼坦诚相告。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到底向大哥同我到梅庄来是甚么用意，他来此之前，一

字未提。推想起来，自必是求四位庄主替我疗伤，但他所作安排处处透着十分诡秘，这四位庄主又均是异行特立之上，说不定不能跟他们明言。反正我确不知向大哥来此有何所求，我直言相告，并非有意欺人。”便道：“晚辈是跟随童大哥前来宝庄，实不相瞒，踏入宝庄之前，晚辈既未得闻四位庄主的大名，亦不知世上有‘孤山梅庄’这座庄子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这自是晚辈孤陋寡闻，不识武林中诸位前辈高人，二位庄上莫怪，”

黄钟公向黑白子瞧了一眼，脸露微笑，说道：“风少侠说得极是坦诚，老朽多谢了。老朽本来十分奇怪，我四兄弟隐居临安，江湖上极少人知，五岳剑派跟我兄弟更素无瓜葛，怎地会寻上门来？如此说来，风少侠确是不知我四人的来历了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甚是惭愧，还望二位庄主指教。适才说甚么‘久仰四位庄主大名’，其实……其实……是……”

黄钟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黄钟公、黑白子甚么的，都是我们自己取的外号，我们原来的姓名早就不用了。少侠从来不曾听说过我们四人的名头，原是理所当然。”右手翻动琴谱，问道：“这部琴谱，你是诚心借给老朽抄录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正是，只因这琴谱是童大哥所有，晚辈才说相借，否则的话，前辈尽管取去便是，宝剑赠烈士，那也不用赐还了。”黄钟公“哦”了一声，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。黑白子道：“你将琴谱借给我大哥，那位童兄可答允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童大哥与晚辈是过命的交情，他为人慷慨豪迈，既是在下答应了的，再大的事，他也不会介意。”黑白子点了点头。

黄钟公道：“风少侠一番好意，老朽深实感谢。只不过此事既未得到童兄亲口允诺，老朽毕竟心中不安。那位童兄言迹，要得琴谱，须得本庄有人胜过你的剑法，老朽可不能白占这个便宜。咱们便来比划几招如何？”

令狐冲寻思：“刚才二庄主言道：‘我们三个怎能和大哥相比’，那么这位大庄主的武功，自当在他三人之上。三位庄主武功卓绝，我全仗风太师叔所传剑法才占了上风，若和大庄主交手，未必再能获胜，没来由的又何若自取其辱？就算我胜得了他，又有甚么好处？”便道：“童大哥一时好事，说这等话，当真令晚辈惭愧已极。四位庄主不责狂妄，晚辈已十分感激，如何再敢和大庄主交下？”

黄钟公微笑道：“你这人甚好，咱们较量几招，点到为止，又有甚么干系？”回头从壁上摘下一杆玉箫，交给令狐冲，说道：“你以箫作剑，我则用瑶琴当作兵刃。”从床头儿上捧起一张瑶琴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这两件乐器虽不敢说价值连城，却也是难得之物，总不成拿来砸坏了？大家装模作样的摆摆架式罢了。”

令狐冲见那箫通身碧绿，竟是上好的翠玉，近吹口处有几点朱斑，殷红如血，更映得玉箫青翠欲滴。黄钟公手中所持瑶琴颜色暗旧，当是数百年甚至是千年以上的古物，这两件乐器只须轻轻一碰，势必同时粉碎，自不能以之真的打斗，眼见无可再推，双手横棒玉箫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清大庄主指点。”

黄钟公道：“风老先生一代剑豪，我向来十分佩服，他老人家所传剑法定是非同小可。风少侠请！”令狐冲提起箫来，轻轻一挥，风过箫孔，发出几下柔和的乐音。黄钟公右手在琴弦上拨了几下，琴音响处，琴尾向令狐冲右肩推来。

令狐冲听到琴音，心头微微一震，玉箫缓缓点向黄钟公时后。瑶琴倘若

继续撞向自己肩头，他时后穴道势必先被点上。黄钟公倒转瑶琴。向今狐冲腰间砸到，琴身递出之时，又是拨弦发声。令狐冲心想：“我若以玉箫相格，两件名贵乐器一齐撞坏。他为了爱惜乐器，势必收转瑶琴，但如此打法，未免迹近无赖。”当下玉箫转了个弧形，点向对方腋下。黄钟公举琴封挡，令狐冲玉箫便即缩回，黄钟公在琴上连弹数声，乐音转急。

黑白子脸色微变，倒转着身子退出琴堂，随下带上了板门。他知道黄钟公在琴上拨弦发声，并非故示闲暇，却是在琴音之中灌注上乘内力，用以扰乱敌人心神，对方内力和琴音一生共鸣，便不知不觉的为琴音所制。琴音舒缓，对方出招也跟着舒缓；琴音急骤，对方出招也跟着急骤。但黄钟公琴上的招数却和琴音恰止相反，他出招快速而琴音加倍悠闲，对方势必无法挡架。黑白子深知黄钟公这门功夫非同小可，生怕自己内力受损，便退到琴堂之外。

他虽隔着一道板门，仍隐隐听到琴声时缓时急，忽尔悄然无声，忽尔铮然大响，过了一会，琴声越弹越急。黑白子只听得心神不定，呼吸不舒，又退到了大门外，再将大门关上。琴音经过两道门的阻隔，已几不可闻，但偶而琴音高亢，透了几声出来，仍令他心跳加剧。伫立良久。但听得琴音始终不断，心下诧异：“这姓风少年剑法固然极高，内力竟也如此了得。怎地在我大哥‘七弦无形剑’久攻之下，仍能支持得住？”

正凝思间，秃笔翁和丹青生二人并肩而至。丹青生低声问道：“怎样？”黑白子道：“已斗了很久，这少年还在强自支撑。我担心大哥会伤了他的性命。”丹青生道：“我去向大哥求个情，不能伤了这位好朋友。”黑白子摇头道：“进去不得。”

便在此时，琴音铮铮大响，琴音响一声，三个人便退后一步，琴音连响五下，三个人不由白主的退了五步。秃笔翁脸色雪白，定了定神，才道：“大哥这‘六丁开山’无形剑法当真厉害。这六音连续狠打猛击，那姓风的如何抵受得了？”

言犹未尽，只听得又是一声大响，跟着拍拍数响，似是断了好几根琴弦。

黑白子等吃了一惊，推开大门抢了进去，又再推开琴堂板门，只见黄钟公呆立不语，手中瑶琴七弦皆断，在琴边垂了下来。令狐冲手持玉箫，站在一旁，躬身说道：“得罪！”显而易见，这番比武又是黄钟公输了。

黑白子等三人尽皆骇然。三人深知这位大哥内力浑厚，实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不料仍折在这华山派少年手中，若非亲见，当真难信。

黄钟公苦笑道：“风少侠剑法之精，固是老朽生平所仅见，而内力造诣竟也如此了得，委实叮敬可佩。老朽的‘七弦无形剑’，本来自以为算是武林中的一门绝学，哪知在风少侠手底竟如儿戏一般。我们四兄弟隐居梅庄，十余年来没涉足江湖，嘿嘿，竟然变成了井底之蛙。”言下颇有凄凉之意。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勉力支撑，多蒙前辈手下留情。”黄钟公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颓然坐倒，神情萧索。

令狐冲见他如此，意有不忍，寻思：“向大哥显是不欲让他们知晓我内力已失，以免他们知悉我受伤求治，便生障碍。但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我不能占他这个便宜。”便道：“大庄主，有一事须当明言。我所以不怕你琴上所发出的无形剑气，并非由于我内力高强，而是因为晚辈身上实是一无内力之故。”

黄钟公一怔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甚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多次受伤，内力尽失，是以对你琴音全无感应。”黄钟公又惊又喜，颤声问道：“当真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前辈如果不信，一搭晚辈脉搏便知。”说着伸出了右手。

黄钟公和黑白子都大为奇怪，心想他来到梅庄，虽非明显为敌，终究不怀好意，何以竟敢但然伸手，将自己命脉交于人手？倘若黄钟公借着搭脉的因头，扣住他手腕上穴道，那他便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已无从施展，只好任由宰割了。黄钟公适才运出“六丁开山”神技，非但丝毫奈何不了令狐冲，而且最后七弦同响，内力催到顶峰，竟致七弦齐断，如此大败，终究心有不甘，寻思：“你若引我手掌过来，想反扣我穴道，我就再跟你一拚内力便了。”当即伸出右手，缓缓向令狐冲右手腕脉上搭去。他这一伸手之中，暗藏“虎爪擒拿手”、“龙爪功”、“小十八拿”的三门上乘擒拿手法，不论对方如何变招，他至多抓不住对方手腕，却决不致为对方所乘，不料五根手指搭将上去，令狐冲竟然一动不动，毫无反击之象。

黄钟公刚感诧异，便觉令狐冲脉搏微弱，弦数弛缓，确是内力尽失。他一呆之下，不禁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我可上了你当啦，上了你老弟的当啦！”他口中虽说自己上当，神情却是欢愉之极。

他那“七弦无形剑”只是琴音，声音本身自不能伤敌，效用全在激发敌人内力，扰乱敌招，对手内力越强，对琴音所起感应也越加厉害，万不料令狐冲竟然半点内力也无，这“七弦无形剑”对他也就毫无效验。黄钟公大败之余，心灰意冷，待得知悉所以落败，并非由于自己若练数十年的绝技不行，忍不住大喜若狂。他抓住了令狐冲的手连连摇晃，笑道：“好兄弟，好兄弟！你为甚么要将这秘密告知老夫？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晚辈内力全失，适才比剑之时隐瞒不说，已不免存心不良，怎可相欺到底？前辈对牛弹琴，恰好碰上了晚辈牛不入耳。”

黄钟公捋须大笑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老朽的‘七弦无形剑’倒还不算是废物，我只怕‘七弦无形剑’变成了‘断弦无用剑’呢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黑白子道：“风少侠，你坦诚相告，我兄弟俱都感激。但你岂不知自泄弱点，我兄弟若要取你性命，已是易如反掌？你剑法虽高，内力全无，终不能和我等相抗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二庄主此言不错，晚辈知道四位庄主是英雄豪杰，这才明言。”

黄钟公点头道：“甚是，甚是。风兄弟，你来到敝庄有何用意，也不妨直说。我四兄弟跟你一见如故，只须力之所及，无不从命。”

秃笔翁道：“你内力尽失，想必是受了重伤。我有一至交好友，医术如神，只是为人古怪，轻易不肯为人治病，但冲着我的面子，必肯为你施治。那‘杀人名医’平一指跟我向来交情……”令狐冲失声道：“是平一指平大夫？”秃笔翁道：“正是，你也听过他的名字，是不是？”

令狐冲黯声道：“这位平大夫，数月之前，已在山东的五霸冈上逝世了。”秃笔翁“啊哟”一声，惊道：“他……他死了？”丹青生道：“他甚么病都能治，怎么反而医不好自己的病？啊，他是给仇人害死的吗？”令狐冲摇了摇头，于平一指之死，心下一直甚是歉仄，说道：“平大夫临死之时，还替晚辈把了脉，说道晚辈之伤甚是古怪，他确是不能医治。”秃笔翁听到平一指的死讯，甚是伤感，呆呆不语，流下泪来。

黄钟公沉忍半晌，说道：“风兄弟，我指点你一条路子，对方肯不肯答允，却是难言。我修一通书信，你持去见少林寺掌门方证大师，如他能以少林派内功绝技《易筋经》相授，你内力便有恢复之望。这《易筋经》本是他

少林派不传之秘，们方证大帅昔年曾欠了我一些情，说不定能卖我的老面子。”

令狐冲听他二人一个介绍平一指，一个指点去求方证大帅，都是十分对症，而且均是全力推介，可见这两位庄主不但见识超人，而对自己也确是一片热诚，不由得心下感激，说道：“这《易筋经》神技，方证大师只传本门弟子，而晚辈却不便拜入少林门下，此中甚有难处。”站起来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四位庄主的好意，晚辈深为感激。死生有命，晚辈身上的伤也不怎么打紧，倒教四位挂怀了。晚辈这就告辞。”

黄钟公道：“且慢。”转身走进内室，过了片刻，拿了一个瓷瓶出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昔年先师所赐的两枚药丸，补身疗伤，颇有良效。送了给小兄弟，也算是你我相识一场的一点小意思。”令狐冲见瓷瓶的木塞极是陈旧，心想这是他师父的遗物，保存至今，肉必珍贵无比，忙道：“这是前辈的尊师所赐，非同寻常，晚辈不敢拜领。”黄钟公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四人绝足江湖，早就不与外人争斗，疗伤圣药，也用它不着。我兄弟既无门人，亦无子女，你推辞不要，这两枚药丸我只好带进棺材里去了。”

令狐冲听他说得凄凉，只得郑重道谢，接了过来，告辞出门。黑白子、秃笔翁、丹青生三人陪他回到棋室。

向问天见四人脸色均甚郑重，知道令狐冲和大庄主比剑又已胜了。倘是大庄主得胜，黑白子固是仍然不劝声色，秃笔翁和丹青生却必定意气风发，一见面就会伸手来取张旭的书法和范宽的山水，假意问道：“风兄弟，大庄主指点了你剑法吗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大庄主功力之高，人所难测，但适逢小弟内力全失，实大庄主瑶琴上所发内力不起感应，天下侥幸之事，莫过于此。”

丹青生瞪眼对向问天道：“这位风兄弟为人诚实，甚么都不隐瞒。你却说他内力远胜于你，教我大哥上了这个大当。”向问天笑道：“风兄弟内力未失之时，确是远胜于我啊。我说的是从前，可没说现今。”秃笔翁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是好人！”

向问天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既然梅庄之中、无人胜得了我风兄弟的剑法，三位庄主，我们就此告辞。”转头向令狐冲道：“咱们走罢。”

令狐冲抱拳躬身，说道：“今日有幸拜见网位庄主，大慰平生，日后若有机缘，当再造访宝庄。”丹青生道：“风兄弟、你不论哪一天想来喝酒，只管随时驾临，我把所藏的诸般名酒，一一与你品尝。这位童兄嘛，嘿嘿，嘿嘿！”向问天微笑道：“在下酒量甚窄，自不敢再来自讨没趣了。”说着又拱了拱手，拉着令狐冲的手走了出去。黑白子等送了出来。向问天道：“三位庄主请留步，不劳远送。”秃笔翁道：“哈，你道我们是送你吗？我们送的是风兄弟。倘是你童兄一人来此，我们一步也不送呢。”向问天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黑白子等直送到大门之外，这才和令狐冲珍重道别。秃笔翁和丹青生对着向问天只直瞪眼，恨不得将他背上那个包袱抢了下来。

向问天携着令狐冲的手，步入柳荫深处，离梅庄已远，笑道：“那位大庄主琴上所发的‘无形剑气’十分厉害，兄弟，你如何取胜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原来大哥一切早知就里。幸好我内力尽失，否则只怕此刻性命已经不在了。大哥，你跟这四位庄主有仇么？”向问天道：“没有仇啊。我跟他们从未会过面，怎说得上有仇？”

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童兄，风兄，请你们转来。”令狐冲转过身来，只见丹青生快步奔到，手持酒碗，碗中盛着大半碗酒，说道：“风兄弟，我有半瓶百年以上的竹叶青，你若不尝一尝，甚是可惜。”说着将酒碗递了过去。

令狐冲接过酒碗，见那酒碧如翡翠，盛在碗中，宛如深不见底，酒香极是醇厚，赞道：“果是好酒。”喝一口，赞一声：“好！”一连四口，将半碗酒喝干了，道：“这酒轻灵厚重，兼而有之，当是扬州、镇江一带的名酿。”丹青生喜道：“正是，那是镇江金山寺的镇寺之宝，共有六瓶。寺中大和尚守戒不饮酒，送了一瓶给我。我喝了半瓶，便不舍得喝了。风兄弟，我那里着实还有几种好酒，请你去品评品评如何？”

令狐冲对“江南四友”颇有亲近之意，加之有好酒可喝，如何不喜，当下转头向着向问天，瞧他意向。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四庄主邀你去喝酒，你就去罢。至于我呢，三庄主和四庄主见了我就生气，我就那个……嘿嘿，嘿嘿。”丹青生笑道：“我几时见你生气了？一起去，一起去！你是风兄弟的朋友，我也请你喝酒。”

向问天还待推辞，丹青生左臂挽住了他手臂，右臂挽住了令狐冲，笑道：“去，去！再去喝几杯。”令狐冲心想：“我们告辞之时，这位四庄主对向大哥神色甚是不善，怎地忽又亲热起来？莫非他念念不忘向大哥背上包袱中的书画，另行设法谋取么？”

三人口到梅庄，秃笔翁等在门口，喜道：“风兄弟又回来了，妙极，妙极！”四人重回棋室。丹青生斟上诸般美酒和令狐冲畅饮，黑白子却始终没露面。

眼见天色将晚，秃笔翁和丹青生似是在等甚么人，不住斜眼向门口张望。向问天告辞了几次，他二人总是全力挽留。令狐冲并不理会，只是喝酒。向问天看了看天色，笑道：“二位庄主若不留我们吃饭，可要饿坏我这饭桶了。”秃笔翁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大声叫道：“丁管家，快安排筵席。”丁坚在门外答应。

便在此时，室门推开，黑白子走了进来，向令狐冲道：“风兄弟，敝庄另有一位朋友，想请教你的剑法。”秃笔翁和丹青生一听此言，同时跳起身来，喜道：“大哥答允了？”

令狐冲心想：“那人和我比剑，须先得到大庄主的许可。他们留着我在这里，似是二庄主向大庄主商量，求了这么久，大庄主方始答允。那么此人不是大庄主的子侄后辈，便是他的门人下属，难道他的剑法竟比大庄主还要高明么？”转念一想，暗叫：“啊哟，不好！他们知我内力全无，自己顾全身分，不便出手，但若派一名后辈或是下属来跟我动手，专门和我比拚内力，岂不是立时取了我性命？”但随之又想：“这四位庄主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，岂能干这等卑鄙的行径？但三庄主、四庄主爱那两幅书画若狂，二庄主貌若冷静，对那些棋局却也是不得到手便难以甘心，为了这些书画棋局面行此下策，也非事理之所无。要是有人真欲以内力伤我，我先以剑法刺伤他的关节要害便了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风少侠，劳你驾再走一趟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若以真实功夫而论，晚辈连三庄主、四庄主都非敌手，更不用说大庄主、二庄主了。孤山梅庄四位前辈武功卓绝，只因和晚辈杯酒相投，这才处处眷顾客让，晚辈一些粗浅剑术，实在不必再献丑了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风兄弟，那人的武功当然比你高，不过你不用害怕，他……”

黑白子截住他的话头，说道：“敝庄之中，尚有一个精研剑术的前辈名家，他听说风少侠的剑法如此了得，说甚么也要较量几手，还望风少侠再比一场。”

令狐冲心想再比一场，说不定被迫伤人，便和“江南四友”翻脸成仇，说道：“四位庄主待晚辈极好，倘若再比一场，也不知这位前辈脾气如何，要是闹得不欢而散，或者晚辈伤在这位前辈剑底，岂不是坏了和气？”丹青生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不……不会……”黑白子又抢着道：“不论怎样，我四人决不会怪你风少侠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好罢，再比试一场，又有何妨？我可有些事情，不能多耽搁了，须得先走一步。风兄弟，咱们到嘉兴府见。”

秃笔翁和丹青生齐声道：“你要先走，那怎么成，”秃笔翁道：“除非你将张胆的书法留下了。”丹青生道：“风少侠输了之后，又到哪里去找你取书画棋谱？不成，不成，你再耽一会儿。丁管家，快摆筵席哪！”

黑白子道：“风少侠，我陪你去。童兄，你先请用饭，咱们过不多久，便回来陪你。”向问天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这场比赛，你们志在必胜。我风兄弟剑法虽高，临敌经验却浅。你们又已知道他内力已失，我如不在旁掠阵，这场比试纵然输了，也是输得心不甘服。”黑白子道：“童兄此言是何用意？难道我们还会使诈不成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孤山梅庄四位庄主乃豪杰之上，在下久仰威望，自然十分信得过的。但风兄弟要去和另一人比剑，在下实不知梅庄中除了四位庄主之外，竟然另有一位高人。请问二庄主，此人是谁？在下若知这人和四位庄主一般，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侠士，那就放心了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这位前辈的武功名望，和我四兄弟们比，那是只高不低，简直不时同日而语。”向问天道：“武林之中，名望能和四位庄主相埒的，屈指寥寥可数，谅来在下必知其名。”秃笔翁道：“这人的名字，却不便跟你说。”向问天道：“那么在下定须在旁观战，否则这场比试便作罢论。”丹青生道：“你何必如此固执？我看童兄临场，于你有损无益，此人隐居已久，不喜旁人见到他的面貌。”向问天道：“那么风兄弟又怎么和他比剑？”黑白子道：“双方都戴上头罩，只露出一对眼睛，便谁也看不到谁了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四位庄主是否也戴上头罩？”黑白子道：“是啊。这人脾气古怪得紧，否则他便不肯动手。”向问天道：“那么在下也戴上头罩便是。”

黑白子踌躇半晌，说道：“童兄既执意要临场观斗，那也只好如此，但须请童兄答允一件事，自始至终，不可出声。”向问天笑道：“装聋作哑，那还不容易？”

当下黑白子在前引路，向问天和令狐冲跟随其后，秃笔翁和丹青生走在最后。令狐冲见他走的是通向大庄主居室的旧路，来到大庄主琴堂外，黑白子在门上轻扣三声，推门进去。只见室中一人头上已套了黑布罩子，瞧衣衫便是黄钟公。黑白子走到他身前，俯头在他耳边低语数句。黄钟公摇了摇头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显是不愿向问天参与。黑白子点了点头，转头道：“我大哥以为，比剑事小，但如惹恼了那位朋友，多有不便。这事就此作罢。”

五人躬身向黄钟公行礼，告辞出来。

丹青生气忿忿的道：“童兄，你这人当真古怪，难道还怕我们一拥而上，欺侮风兄弟不成？你非要在旁观斗不可，闹得好好一场比试，就此化作云烟，岂不令人扫兴？”秃笔翁道：“二哥花了老大力气，才求得我大哥答允，偏偏你又来捣蛋。”

向问天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我便让一步，不瞧这场比试啦。你们可要

公公平平，不许欺骗我风兄弟。”秃笔翁和丹青生大喜，齐声道：“你当我们是甚么人了？哪有欺骗风少侠之理？”向问天笑道：“我在棋室中等候。风兄弟，他们鬼鬼崇崇的不知玩甚么把戏，你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千万小心了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梅庄之中，尽是高士，岂有行诡使诈之人？”丹青生笑道：“是啊，风少侠哪像你这般，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”

向问天走出几步，回头招手道：“风兄弟，你过来，我得嘱咐你几句，可别上了人家的当。”丹青生笑了笑，也不理会。令狐冲心道：“向大哥也小心了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真要骗我，也不这么容易。”走近身去。

向问天拉住他下，令狐冲便觉他在自己手掌之中，塞了一个纸团。

令狐冲一捏之下，便觉纸团中有一枚硬物。向问天笑嘻嘻的拉他近前，在他耳边低声说迫：“你见了那人之后，便跟他拉手亲近，将这纸团连同其中的物事，偷偷塞在他手中。这事牵连重大，不可轻忽。哈哈，哈哈。”他说这几句话之时，语气甚是郑重，但脸上始终带着笑容，最后几下哈哈大笑，和他的说话更是毫不相干。

黑白子等三人都道他说的是奚落自己三人的言语。丹青生道：“有甚么好笑？风少侠固然剑法高明，你童兄剑法如何，咱们可还没请教。”向问天笑道：“在下的剑法稀松平常，可不用请教。”说着摇摇摆摆的出外。

丹青生笑道：“好，咱们再见大哥去。”四人重行走进黄钟公的琴堂。

黄钟公没料到他们去而复回，已将头上的罩子除去。黑白子道：“大哥，那位童兄终于给我们说服，答允不去观战了。”黄钟公道：“好。”拿起黑市罩子，又套在头上。丹青生拉开木柜，取了三只黑布罩子出来，将其中一只交给令狐冲，道：“这是我的，你戴着罢。大哥，我借你的枕头套用用。”走进内室，过得片刻，出来时头上已罩了一只青布的枕头套子，套上剪了两个圆孔，露出一双光溜溜的眼睛。

黄钟公点了点头，向令狐冲道：“待会比试，你们两位都使木剑，以免拚上内力，让风兄弟吃亏。”令狐冲喜道：“那再好不过。”黄钟公向黑白子道：“二弟，带两柄木剑。”黑白子打开木柜，取出两柄木剑。

黄钟公向令狐冲道：“风兄弟，这场比试不论谁胜谁败，请你对外人一句也别提起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晚辈先已说过，来到梅庄，决非求名，岂有到外面胡说张扬之理？何况晚辈败多胜少，也没甚么好说的。”

黄钟公道：“那倒未必尽然。但相信风兄弟言而有信，不致外传。此后一切所见，请你也是一句不提，连那位童兄也不可告知，这件事做得到么？”令狐冲踌躇道：“连童大哥也不能告知？比剑之后，他自然要问起经过，我如绝口不言，未免于友道有亏。”黄钟公道：“那位童兄是老江湖了，既知风兄弟已答应了老夫，大丈夫千金一诺，不能食言而肥，自也不致于强人所难。”令狐冲点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，晚辈答允了便是。”黄钟公拱了拱手，道：“多谢风兄弟厚意。请！”

令狐冲转过身来，便往外走。哪知丹青生向内室指了指，道：“在这里面。”

令狐冲一怔，大是愕然：“怎地在内室之中？”随即省悟：“啊，是了！和我比剑之人是个女子，说不定是大庄主的夫人或是姬妾，因此他们坚决不让向大哥在旁观看，既不许她见到我相貌，又不许我见到她真面目，自是男女有别之故。大庄主一再叮嘱，要我不可向旁人提及，连对向大哥也不能说，若非闺阁之事，何必如此郑重？”

想通了此节，种种疑窦豁然解，但一捏到掌心中的纸团和其中那枚小小硬物，寻思：“看来向大哥种种布置安排，深谋远虑，只不过要设法和这女子见上一面。他自己既不能见她之面，便要我传递书信和信物。这中间定有私情暧昧。向大哥和我虽义结金兰，但四位庄主待我甚厚，我如传递此物，太也对不住四位庄主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又想：“向大哥和四位庄主都是五六十岁年纪之人，那女子定然也非年轻，纵有情缘牵缠，也是许多年前的旧事了，就算递了这封信，想来也不会坏了那女子的名节。”沉吟之际，五人已进了内室。

室内一床一几，陈设简单，床上挂了纱帐，甚是陈旧，已呈黄色。儿上放着一张短琴，通体黝黑，似是铁制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事情一切推演，全入于向大哥的算中。唉，他情深若斯，我岂可不助他偿了这个心愿？”他生性洒脱，于名教礼仪之防，向来便不放在心上，这时内心之中，隐隐似乎那女子便是小师妹岳灵珊，她嫁了师弟林平之，自己则是向问天，隔了数十年后，千方百计的又想去和小师妹见上一面，会面竟不可得，则传递一样昔年的信物，聊表情愫，也足慰数十年的相思之苦。心下又想：“向大哥摆脱魔教，不惜和教主及教中众兄弟翻脸，说不定也是为了这旧情人之故。”

他心涉遇想之际，黄钟公已掀开床上被褥，揭起床板，下面却是块铁板，上有铜环。黄钟公握住铜环，向上一提，一块四尺来阔、五尺来长的铁板应手而起，露出一个长大方洞。这铁板厚达半尺，显是甚是沉重，他平放在地上，说道：“这人的居所有些奇怪，风兄弟请跟我来。”说着便向洞中跃入。黑白子道：“风少侠先请。”

令狐冲心感诧异，跟着跃下，只见下面墙壁上点着一盏油灯，发出淡黄色光芒，置身之所似是个地道。他跟着黄钟公向前行去，黑白子等三人依次跃下。

行了约莫二丈，前面已无去路。黄钟公从怀中取出一串钥匙，插入了一个匙孔，转了几转，向内推动。只听得轧轧声响，一扇石门缓缓开了。令狐冲心下越感惊异，而对向问天却又多了几分同情之意，寻思：“他们将这女子关在地底，自然是强加囚禁，违其本愿。这四位庄主似是仁义豪杰之上，却如何于这等卑鄙勾当？”

他随着黄钟公走进石门，地道一路向下倾斜，走出数十丈后，又来到一扇门前。黄钟公又取出钥匙，将门开了，这一次却是一扇铁门。地势不断的向下倾斜，只怕已深入地底百丈有余。地道转了几个弯，前面又出现一道门。令狐冲忿忿不平：“我还道四位庄主精擅琴棋书画，乃是高人雅士，岂知竟然私设地牢，将一个女子关在这等暗无天日的所在。”

他初下地道时，对四人并无提防之意，此刻却不免大起戒心，暗自栗栗：“他们跟我比剑不胜，莫非引我来到此处，也要将我囚禁于此？这地道中机关门户，重重叠叠，当真是插翅难飞。”可是虽有戒备之意，但前有黄钟公，后有黑白子、秃笔翁、丹青生，自己手中一件兵器也没有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第三道门户却是由四道门夹成，一道铁门后，一道钉满了棉絮的木门，其后又是一道铁门，又是一道钉棉的板门。令狐冲寻思：“为甚么两道铁门之间要夹两道钉满棉絮的板门？是了，想来被囚之人内功十分厉害，这棉絮是吸去她的掌力，以防她击破铁门。”

此后接连行走十余丈，不见再有门户，地道隔老远才有一盏油灯，有些

地方油灯已熄，更是一片漆黑，要摸索而行数丈，才又见到灯光，令狐冲只觉呼吸不畅，壁上和足底潮湿之极，突然之间想起：“啊哟，那梅庄是在西湖之畔，走了这么远，只怕已深入西湖之底，这人给囚于湖底，自然无法自行脱困。别人便要设法搭救，也是不能，倘若凿穿牢壁，湖水便即灌入。”

再前行数丈，地道突然收窄，必须弓身而行，越向前行，弯腰越低。又走了数丈，黄钟公停步晃亮火折，点着了壁上的油灯，微光之下，只见前面又是一扇铁门，铁门上有个尺许见方的洞孔。

黄钟公对着那方孔朗声道：“任先生，黄钟公四兄弟拜访你来啦。”

令狐冲一呆：“怎地是任先生？难道里面所囚的不是女子？”但里面无人答应。

黄钟公又道：“任先生，我们久疏拜候，甚是歉仄，今日特来告知一件大事。”

室内一个浓重的声音骂道：“去你妈的大事小事！有狗屁就放，如没屁放，快给我滚得远远地！”

令狐冲惊讶莫名，先前的种种设想，霎时间尽皆烟消云散，这口音不但是个老年男子，而且出语粗俗，直是个市井俚人。

黄钟公道：“先前我们只道当今之世，剑法之高，自以任先生为第一，岂知大谬不然。今日有一人来到梅庄，我们四兄弟固然不是他的敌手，任先生的剑法和他一比，那也是有如小巫见大巫了。”

令狐冲心道：“原来他是以言语相激，要那人和我比剑。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四个狗杂种斗不过人家，便激他来和我比剑，想我替你们四个混蛋料理这个强敌，是不是？哈哈，打的倒是如意算盘，只可惜我十多年不动剑，剑法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操你奶奶的王八羔子，夹着尾巴快给我滚罢。”

令狐冲心下骇然：“此人机智无比，料事如神，一听黄钟公之言，便已算到。”

秃笔翁道：“大哥，任先生决不是此人的敌手。那人说梅庄之中无人胜得过他，这句话原是不错的。咱们不用跟任先生多说了。”那姓任的喝道：“你激我有甚么用？姓任的难道还能为你这四个小杂种办事？”秃笔翁道：“此人剑法得自华山派风清扬老先生的真传。大哥，听说任先生当年纵横江湖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只怕风老先生一个人。任先生有个外号，叫甚么‘望风而逃’。这个‘风’字，便是指风清扬老先生而言，这话可真？”

那姓任的哇哇大叫，骂道：“放屁，放屁，臭不可当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三哥错了。”秃笔翁道：“怎地错了？”丹青生道：“你说错了一个字，任先生的外号不是叫‘望风而逃’，而是叫‘闻风而逃’。你想，任先生如果望见了风老先生，二人相距已不甚远，风老先生还容得他逃走吗？只要一听到风老先生的名字，立即拔足便奔，急急如丧家之犬……”秃笔翁接口道：“忙忙似漏网之鱼！”丹青生道：“这才得保首领，直至今日啊。”

那姓任的不怒反笑，说道：“四个臭混蛋给人家逼得走投无路，无可奈何，这才想到来求老夫出手。操你奶奶，老夫要是中了你们的诡计，那也不姓任了。”

黄钟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风兄弟，这位任先生一听到你这个‘风’字，已是魂飞魄散，心胆俱裂。这剑不用比了，我们承认你是当世剑法第一便是。”

令狐冲虽见那人并非女子，先前种种猜测全都错了，但见他深陷牢笼，显然岁月已久，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，从各人的语气之中，推想这人既是前辈，武功又必极高，听黄钟公如此说，便道：“大庄主这话可不对了，风老前辈和晚辈谈论剑法之时，对这位……这位任老先生极是推崇，说道当世剑法，他便只佩服任老先生一人，他日晚辈若有机缘拜见任老先生，务须诚心诚意、恭恭敬敬的向他老人家磕头，请他老人家指教。”

此言一出，黄钟公等四人尽皆愕然。那姓任的却十分得意，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小朋友，你这话说得很对，风清扬并非泛泛之辈，也只有他，才识得我剑法的精妙所在。”

黄钟公道：“风……风老先生知道他……他是在这里？”语音微颤，似有惊恐之意。

令狐冲信口胡吹：“风老先生只道任老先生归隐于名山胜地。他老人家教导晚辈练剑之时，常常提及任老先生，说道练这等剑招，只是用来和任老先生的传人对敌，世上若无任老先生，这等繁难的剑法根本就不必学。”他此时对梅庄四个庄主颇为不满，这几句话颇具奚落之意，心想这姓任的是前辈英雄，却给囚禁于这阴暗卑湿的牢笼之中，定是中了暗算。他四人所使手段之卑鄙，不问可知。

那姓任的道：“是啊，小朋友，风清扬果然挺有见识。你将梅庄这几个家伙都打败了，是不是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的剑法既是风老先生亲手所传，除非是你任老先生自己，又或是你的传人，寻常之人自然不是敌手。”他这几句话，那是公然和黄钟公等四人过不去了。他越感到这地底黑牢潮湿郁闷，越是对四个庄主气恼，只觉在此处耽得片刻，已如此难受，他们将这位武林高人关在这非人所堪居住的所在，不知已关了多少年，当真残忍无比，激动义愤，出言再也无所顾忌，心想最多你们便将我当场杀了，却又如何？

黄钟公等听在耳里，自是老大没趣，但他们确是比剑而败，那也无话可说。丹青生道：“风兄弟，你这话……”黑白子扯扯他的衣袖，丹青生便即住口。

那人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小朋友，你替我出了胸中一口恶气。你怎样打败了他们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梅庄中第一个和我比剑的，是个姓丁的朋友，叫甚么‘一字电剑’丁坚。”那人道：“此人剑法华而不实，但以剑光唬人，并无真实本领。你根本不用出招伤他，只须将剑锋摆在那里，他自己会将手指、手腕、手臂送到你剑锋上来，自己切断。”

五人一听，尽皆骇然，不约而同的都“啊”了一声。

那人问道：“怎样，我说得不对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说得对极了，前辈便似亲眼见到一般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好极！他割断了五根手指，还是一只手掌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将剑锋侧了一侧。”那人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对付敌人有甚么客气？你心地仁善，将来必吃大亏。第二个是谁跟你对敌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四庄主。”那人道：“嗯，老四的剑法当然比那个甚么‘一字屁剑’高明些，但也高不了多少。他见你胜了丁坚，定然上来便使他的得意绝技，哼哼，那叫甚么剑法啊？是了，叫作‘泼墨披麻剑法’，甚么‘白虹贯日’、‘腾蛟起凤’，又是甚么‘春风杨柳’。”丹青生听他将自己的得意剑招说得丝毫不错，更加骇异。

令狐冲道：“四庄主的剑法其实也算高明，只不过攻人之际，破绽太多。”

那人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老风的传人果然有两下子，你一语破的，将这路‘泼墨披麻剑法’的致命弱点说了出来。他这路剑法之中，有一招自以为最厉害的杀手，叫做‘玉龙倒悬’，仗剑当头硬砍，他不使这招便罢，倘若使将出来，撞到老风的传人，只须将长剑顺着他剑锋滑了上去，他的五根手指便都给披断了，手上的鲜血，便如泼墨一般的泼下来，这叫做‘泼血披指剑法’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前辈料事如神，晚辈果是在这一招上胜了他。不过晚辈跟他无冤无仇，四庄主又曾以美酒款待，相待甚厚，这五根手指吗，倒不必披下来了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丹青生的脸色早气得又红又青，当真是名副其实的“丹青生”，只是头上罩了枕套，谁也瞧不见而已。

那人道：“秃头老三善使判官笔，他这一手字写得好像三岁小孩子一般，偏生要附庸风雅，武功之中居然自称包含了书法名家的笔意。嘿嘿，小朋友，要知临敌过招，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事，全力相搏，尚恐不胜，哪里还有闲情逸致，讲究甚么钟王碑帖？除非对方武功跟你差得太远，你才能将他玩弄戏耍。但如双方武功相若，你再用判官笔来写字，那是将自己的性命双手献给敌人了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前辈之言是极，这位三庄主和人动手，确是太过托大了些。”

秃笔翁初时听那人如此说，极是恼怒，但越想越觉他的说话十分有理，自己将书法融化在判官笔的招数之中，虽是好玩，笔上的威力毕竟大减，令狐冲若不是手下留情，十个秃笔翁也给他毙了，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那人笑道：“要胜秃头老三，那是很容易的。他的判官笔法本来相当可观，就是太过狂妄，偏要在武功中加上甚么书法。嘿嘿，高手过招，所争的只是尺寸之间，他将自己性命来闹着玩，居然活到今日，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一桩奇事。秃头老三，近十多年来你龟缩不出，没到江湖上行走，是不是？”

秃笔翁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，心中又是一寒，自忖：“他的话一点不错，这十多年中我若在江湖上闯荡，焉能活到今日？”

那人道：“老二玄铁棋盘上的功夫，那可是真材实料了，一动手攻人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势如疾风骤雨，等闲之辈确是不易招架。小朋友，你却怎样破他，说来听听。”令狐冲道：“这个‘破’字，晚辈是不敢当的，只不过我一上来就跟二庄主对攻，第一招便让他取了守势。”那人道：“很好。第二招呢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第二招晚辈仍是抢攻，二庄主又取了守势。”那人道：“很好。第三招怎样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第三招仍然是我攻他守。”那人道：“了不起。黑白子当年在江湖上着实威风，那时他使一块大铁牌，只须有人能挡得他连环三击，黑白子便饶了他不杀。后来他改使玄铁棋枰，兵刃上大占便宜，那就更加了得。小朋友居然逼得他连守三招，很好！第四招他怎生反击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第四招还是晚辈攻击，二庄主守御。”那人道：“老风的剑法当真如此高明？虽然要胜黑白子并不为难，但居然逼得他在第四招上仍取守势，嘿嘿，很好，很好！第五招一定是他攻了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第五招攻守之势并未改变。”

那姓任的“哦”的一声，半晌不语，隔了好一会，才道，“你一共攻了几剑，黑白子这才回击？”令狐冲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招数倒记不起了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风少侠剑法如神，自始至终，晚辈未能还得一招。他攻到

四十余招时，晚辈自知不是敌手，这便推枰认输。”他直到此刻，才对那姓任的说话，语气竟十分恭敬。

那人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？风清扬虽是华山派剑宗出类拔萃的人才，但华山剑宗的剑法有其极限。我决不信华山派之中，有哪一人能连攻黑白子四十余招，逼得他无法还上一招。”

黑白子道：“任老先生对晚辈过奖了！这位风兄弟青出于蓝，剑法之高，早已远远超越华山剑宗的范围。环顾当世，也只有任老先生这等武林中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高手，方能指点他几招。”令狐冲心道：“黄钟公、秃笔翁、丹青生三人言语侮慢，黑白子却恭谨之极。但或激或捧，用意相同，都是要这位任老先生跟我比剑。”

那人道：“哼，你大拍马屁，一般的臭不可当。黄钟公的武术招数，与黑白子也只半斤八两，但他内力不错，小朋友，你的内力也胜过他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受伤在先，内力全失，以致大庄主的‘七弦无形剑’对晚辈全然不生效用。”那人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倒也有趣。很好，小朋友，我很想见识见识你的剑法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前辈不可上当。江南四友只想激得你和我比剑，其实别有所图。”那人道：“有甚么图谋？”令狐冲道：“他们和我的一个朋友打了个赌，倘若梅庄之中有人胜得了晚辈的剑法，我那朋友便要输几件物事给他们。”那人道：“输几件物事？嗯，想必是罕见的琴谱棋谱，又或是前代的甚么书画真迹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前辈料事如神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只想瞧瞧你的剑法，并非真的过招，再说，我也未必能胜得了你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前辈要胜过晚辈，那是十拿九稳之事，但须请四位庄主先答允一件事。”那人道：“甚么事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前辈胜了晚辈手中长剑，给他们赢得那几件希世珍物，四位庄主便须大开牢门，恭请前辈离开此处。”

秃笔翁和丹青生齐声道：“这个万万不能。”黄钟公哼了一声。

那人笑道：“小朋友有些异想天开。是风清扬教你的吗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风老先生绝不知前辈囚于此间，晚辈更是万万料想不到。”

黑白子忽道：“风少侠，这位任老先生叫甚么名字？武林中的朋友叫他甚么外号？他原是哪一派的掌门？为何囚于此间？你都曾听风老先生说过么？”

黑白子突如其来的连问四事，令狐冲却一件也答不上来。先前令狐冲连攻四十余招，黑白子还能守了四十余招，此刻对方连发四问，有加急攻四招，令狐冲却一招也守不住，嗫嚅半晌，说道：“这个倒没听风老先生说起过，我……我确是不知。”

丹青生道：“是啊，谅你也不知晓，你如得知其中原由，也不会要我们放他出去了。此人倘若得离此处，武林中天翻地覆，不知将有多少人命丧其手，江湖上从此更无宁日。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正是！江南四友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让老夫身脱牢笼。再说，他们只是奉命在此看守，不过四名小小的狱卒而已，他们哪里有权放脱老夫？小朋友，你说这句话，可将他们的身分抬得太高了。”

令狐冲不语，心想：“此中种种干系，我半点也不知道，当真一说便错，露了马脚。”

黄钟公道：“风兄弟，你见这地牢阴暗潮湿，对这位任先生大起同情之

意，因而对我们四兄弟甚是不忿，这是你的侠义心肠，老夫也不来怪你。你可知道，这位任先生要是重入江湖，单是你华山一派，少说也得死去一大半人。任先生，我这话不错罢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华山派的掌门人还是岳不群罢？此人一脸孔假正经，只可惜我先是忙着，后来又失手遭了暗算，否则早就将他的假面具撕了下来。”

令狐冲心头一震，师父虽将他逐出华山派，并又传书天下，将他当作正派武林人士的公敌，但师父师母自幼将他抚养长大的恩德，一直对他有如亲儿的情义，却令他感怀不忘，此时听得这姓任的如此肆言侮辱自己师父，不禁怒喝：“住嘴！我师……”下面这个“父”字将到口边，立即忍住，记起向问天带自己来到梅庄，是让自己冒认是师父的师叔，对方善恶未明，可不能向他们吐露真相。

那姓任的自不知他这声怒喝的真意，继续笑道：“华山门中，我瞧得起的人当然也有。风老是一个，小朋友你是一个。还有一个你的后辈，叫甚么‘华山玉女’宁……宁甚么的。啊，是了，叫作宁中则。这个小姑娘倒也慷慨豪迈，是个人物，只可惜嫁了岳不群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”令狐冲听他将自己的师娘叫作“小姑娘”，不禁啼笑皆非，只好不加置答，总算他对师娘颇有好评，说她是个人物。

那人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晚辈姓风，名叫二冲。”

那人道：“华山派姓风的人，都不会差。你进来罢！我领教领教风老的剑法。”他本来称风情扬为“老风”，后来改了口，称为“风老”，想是令狐冲所说的言语令他颇为欢喜，言语中对风清扬也客气了起来。

令狐冲好奇之心早已大动，亟想瞧瞧这人是怎生模样，武功又如何高明，便道：“晚辈一些粗浅剑法，在外面唬唬人还勉强可以，到了前辈跟前，实是不足一笑。但任老先生是人中龙凤，既到此处，焉可不见？”

丹青生挨近前来，在他耳畔低声说道：“风兄弟，此人武功十分怪异，手段又是阴毒无比，你千万要小心了。稍有不对，便立即出来。”他语声极低，但关切之情显是出于至诚。令狐冲心头一动：“四庄主对我很够义气啊！适才我说话讥刺于他，他非但毫不记恨，反而真的关怀我的安危。”不由暗自惭愧。

那人大声道：“进来，进来。他们在外面鬼鬼祟祟的说些甚么？小朋友，江南四‘丑’不是好人，除了叫你上当，别的决没甚么好话，半句也信不得。”

令狐冲好生难以委决，不知到底哪一边是好人，该当助谁才是。

黄钟公从怀中取出另一枚钥匙，在铁门的锁孔中转了几转。令狐冲只道他开了锁后，便会推开铁门，哪知他退在一旁，黑白子走上前去，从怀中取出一枚钥匙，在另一个锁孔中转了几转。然后秃笔翁和丹青生分别各出钥匙，插入锁孔转动。令狐冲恍然省悟：“原来这位前辈的身分如此重要，四个庄主各怀钥匙，要用四条钥匙分别开锁，铁门才能打开。他江南四友有如兄弟，四个人便如是一人，难道互相还信不过吗？”又想：“适才那位前辈言道，江南四友只不过奉命监守，有如狱卒，根本无权放他。说不定四人分掌四条钥匙之举，是委派他们那人所规定的。听钥匙转动之声极是窒滞，锁孔中显是生满铁锈。这道铁门，也不知有多少日子没打开了。”

丹青生转过了钥匙后，拉住铁门摇了几摇，运劲向内一推，只听得叽叽

格格一阵响，铁门向内开了数寸。铁门一开，丹青生随即向后跃开。黄钟公等三人同时跃退丈许。令狐冲不由自主的也退了几步。

那人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小朋友，他们怕我，你却又何必害怕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走上前去，伸手向铁门上推去。只觉门枢中铁锈生得甚厚，花了好大力气才将铁门推开两尺，一阵霉气扑鼻而至。丹青生走上前来，将两柄木剑递了给他。令狐冲拿在左手之中。秃笔翁道：“兄弟，你拿盏油灯进去。”从墙壁上取下一盏油灯。令狐冲伸右手接了，走入室中。

只见那囚室不过丈许见方，靠墙一榻，榻上坐着一人，长须垂至胸前，胡子满脸，再也瞧不清他的面容，头发须眉都是深黑之色，全无斑白。令狐冲躬身说道：“晚辈今日有幸拜见任老前辈，还望多加指教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不用客气，你来解我寂寞，可多谢你啦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不敢。这盏灯放在榻上罢？”那人道：“好！”却不伸手来接。

令狐冲心想：“囚室如此窄小，如何比剑？”当下走到榻前，放下油灯，随干将向问天交给他的纸团和硬物轻轻塞在那人手中。

那人微微一怔，接过纸团，朗声说道：“喂，你们四个家伙，进不进来观战？”黄钟公道：“地势狭隘，容身不下。”那人道：“好！小朋友，带上了门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！”转身将铁门推上了。那人站起身来，身上发出一阵轻微的呛啞之声，似是一根根细小的铁链自行碰撞作声。他伸出右手，从令狐冲手中接过后一柄木剑，叹道：“老夫十余年不动兵刃，不知当年所学的剑法还记不记得。”

令狐冲见他手腕上套着个铁圈，圈上连着铁链通到身后墙壁之上，再看他另一只手和双足，也都有铁链和身后墙壁相连，一瞥眼间，见四壁青油油地发出闪光，原来四周墙壁均是钢铁所铸，心想他手足上的链子和铐镣想必也都是纯钢之物，否则这链子不粗，难以系住他这等武学高人。

那人将木剑在空中虚劈一剑，这一剑自上而下，只不过移动了两尺光景，但斗室中竟然嗡嗡之声大作。令狐冲赞道：“老前辈，好深厚的功力！”

那人转过身去，令狐冲隐约见到他已打开纸团，见到所裹的硬物，在阅读纸上的字迹。令狐冲退了一步，将脑袋挡住铁门上的方孔，使得外边四人瞧不见那人的情状。那人将铁链弄得当当发声，身子微微发颤，似是读到纸上的字后极是激动，但片刻之间，便转过身来，眼中陡然精光大盛，说道：“小朋友，我双手虽然行动不便，未必便胜不了你！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未学后进，自不是前辈的对手。”

那人道：“你连攻黑白子四十余招，逼得他无法反击一招，现下便向我试试。”

令狐冲道：“晚辈放肆。”挺剑向那人刺去，正是先前攻击黑白子时所使的第一招。

那人赞道：“很好！”木剑斜刺令狐冲左胸，守中带攻，攻中有守，乃是一招攻守兼备的凌厉剑法。黑白子在方孔中向内观百，一见之下，忍不住大声叫道：“好剑法！”那人笑道：“今日算你们四个家伙运气，叫你们大开眼界。”便在此时，令狐冲第二剑早已刺到。

那人木剑挥转，指向令狐冲右肩，仍是守中带攻、攻中有守的妙着。令狐冲一凛，只觉来剑中竟无半分破绽，难以仗剑直入，制其要害，只得横剑一封，剑尖斜指，含有刺向对方小腹之意，也是守中有攻。那人笑道：“此招极妙。”当即回剑旁掠。

二人你一剑来，我一剑去，霎时间拆了二十余招，两柄木剑始终未曾碰过一碰。令狐冲眼见对方剑法变化繁复无比，自己自从学得“独孤九剑”以来，从未遇到过如此强敌，对方剑法中也并非没有破绽，只是招数变幻无方，无法攻其暇隙。他谨依风情扬所授“以无招胜有招”的要旨，任意变幻。那“独孤九剑”中的“破剑式”虽只一式，但其中于天下各门各派剑法要义兼收并蓄，虽说“无招”，却是以普天下剑法之招数为根基。那人见令狐冲剑招层出不穷，每一变化均是从所未见，仗着经历丰富，武功深湛，一一化解，但拆到四十余招之后，出剑已略感窒滞。他将内力慢慢运到木剑之上，一剑之出，竟隐隐有风雷之声。

但不论敌手的内力如何深厚，到了“独孤九剑”精微的剑法之下，尽数落空。只是那人内力之强，剑术之精，两者混而为一，实已无可分割。那人接连数次已将令狐冲迫得处于绝境，除了弃剑认输之外更无他法，但令狐冲总是突出怪招，非但解脱显已无可救药的困境，而且乘机反击，招数之奇妙，实是匪夷所思。

黄钟公等四人挤在铁门之外，从方孔中向内观看。那方孔实在大小，只容两人同看，而且那二人也须得一用左眼，一用右眼。两人看了一会，便让开给另外两人观行。

初时四人见那人和令狐冲相斗，剑法精奇，不胜赞叹，看到后来，两人剑法的妙处已然无法领略。有时黄钟公行到一招之后，苦苦思索其中精要的所在，想了良久，方始领会，但其时二人早已另拆了十余招，这十余招到底如何拆，他是全然的视而不见了，骇异之余，寻思：“原来这风兄弟剑法之精，一至于斯。适才他和我比剑，只怕不过使了三四成功夫。别说他身无内力，我瑶琴上的‘六弦无形剑’奈何他不得，就算他内力充沛，我这无形剑又怎奈何他得了？他一上来只须连环三招，我当下便得丢琴认输。倘若真的性命相搏，他第一招便能用玉箫点瞎了我的双目。”

黄钟公自不知对令狐冲的剑法却也是高估了。“独孤九剑”是敌强愈强，敌人如果武功不高，“独孤九剑”的精要处也就用不上。此时令狐冲所遇的，乃是当今武林中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，武功之强，已到了常人所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一经他的激发，“独孤九剑”中种种奥妙精微之处，这才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独孤求败如若复生，又或风清扬亲临，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也当欢喜不尽。使这“独孤九剑”，除了精熟剑诀剑术之外，有极大一部分依赖使剑者的灵悟，一到自由挥洒、更无规范的境界，使剑音聪明智慧越高，剑法也就越高，每一场比剑，便如是大诗人灵感到来，作出了一首好诗一般。

再拆四十余招，令狐冲出招越来越是得心应手，许多妙诣竟是风清扬也未曾指点过的，遇上了这敌手的精奇剑法，“独孤九剑”中自然而然的生出相应招数，与之抗御。他心中惧意尽去，也可说全心倾注于剑法之中，更无恐惧或是欢喜的余暇。那人接连变换八门上乘剑法，有的攻势凌厉，有的招数连绵，有的小巧迅捷，有的威猛沉稳。但不论他如何变招，令狐冲总是对每一路剑法应付裕如，竟如这八门剑法每一门他都是从小便拆解纯熟一般。

那人横剑一封，喝道：“小朋友，你这剑法到底是谁传的？谅来风老并无如此本领。”

令狐冲微微一怔，说道：“这剑法若非风老先生所传，更有哪一位高人能传？”

那人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再接我这路剑法。”一声长啸，木剑倏地劈出，

令狐冲斜剑刺出，逼得他收剑回挡。那人连连呼喝，竟似发了疯一般。呼喝越急，出剑也是越快。

令狐冲觉得他这路剑法也无甚奇处，但每一声断喝却部令他双耳嗡嗡作响，心烦意乱，只得强肉镇定，拆解来招。

突然之间，那人石破天惊般一声狂啸。令狐冲耳中嗡的一响，耳鼓部似被他震破了，脑中一阵晕眩，登时人事不知，昏倒在地。

